

歐美名家小說

俠隱記

第二冊

法國大仲馬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俠隱記卷一

## 第十五回 廷辯

再說這件事出來的第二早。阿托士並沒回寓。達特安同頗圖斯把他不見了的話。告訴了統領。阿拉密告了五天的假。說是回家辦事。特拉維待他部下。如子弟一般。只要穿上了火槍營的號衣。他就當親兄弟看待。他聽了這話。立刻就到捕局打聽。知道阿托士暫時被禁在孚拉維監裏。那阿托士所受的苦。同邦那素受的一樣。前回已說過。他們兩個人對質過了。阿托士起先怕把達特安的事弄壞了。並沒供出什麼來。只供自己是阿托士。不是達特安。又供說邦那素夫婦。他向來不認得。當天晚上去探達特安。未去之先。是在特拉維統領那裏喫飯。若不相信。却有二十箇人可以來作證。就把那些人名字說出來。其中就有脫力木公爵。那兩箇巡官聽了他的話。摸不着頭腦。大凡穿袍子的人。同掛劍的人。是相視如仇的。那巡官很想借他身上消消氣。後來想到特拉維同脫力木兩箇人的名字。他只好罷休。他們就把阿

托士送到主教那裏。剛好主教進了宮。那時特拉維見了孚拉維管監的。知道阿托士並不關在那裏。也到宮裏去了。他是火槍營的統領。常時可以進宮的。再說。路易第十三。向來同王后不大對的。主教又常在那裏作弄。叫他們不和。主教知道女人的力量大。可以破他的奸計。故想出多少法子來。離間他們夫婦。主教最恨的是王后。同那施華洛夫人要好。這兩箇女人結了黨。王上是害怕的了不得。叫他日夜煩心。他從前同西班牙打仗。及現在同英國不睦。或是有時籌算國用。還沒有怎樣的煩心。他曉得施華洛夫人。不但幫着王后在那裏安排許多祕密的政策。還在那裏幫王后辦祕密愛情的事。他心裏惱極了。王上聽見主教說。施華洛夫人是已經貶逐的人。現在又來了巴黎五天。巡警都捉不着他。大爲生氣。路易第十三。素來是喜怒無定。優柔寡斷的。當時人都稱他公道真正。他是要保住這種好名譽的。其實據歷史看來。是實在不配。那主教又告訴王上。施華洛夫人不獨到了巴黎。還同王后祕密通信。我正要想破了他們的詭計。去捉那通信的人。又被火槍手把巡警打散。

了。王上聽了大怒。跑向王后房裏來。那主教却沒說出巴金汗的名字。剛好特拉維進來了。看見王上主教在那裏生氣。王上剛要出去。內侍來報特拉維的名。王上接不住怒氣。向特拉維道。我聽見你的火槍手辦的好事。特拉維不動神色的答道。我要告訴陛下巡警辦的好事。王上道。你就說。特拉維心平氣和的說道。有一隊巡警同了巡官。這班人名譽倒也不壞。只是要同軍人反對。這班人跑到人家裏。把王上的火槍手捉了。在街上亂拖。關在孚拉維監裏。我同他們要拘票看。他們不肯給我看。他們待名譽最好的軍人。待最有膽的軍人。待王上特別看待的軍人。就是如此。他們捉去的。就是阿托士。王上聽了。遲疑的說道。阿托士。我記得這名字。特拉維道。阿托士就是打傷克荷薩的。回頭問主教道。克荷薩的傷。痊愈了麼。主教咬牙切齒的答道。痊愈了。謝謝你。特拉維又說道。阿托士去看朋友。那朋友就是王上禁兵營的一名候補兵。德西沙統帶的。那朋友不在家。他就拿本書來看。等朋友回來。誰知就有一羣巡警。同兵。把房子圍住了。把門打開了。說到這裏。主教向王上遞眼色。

王上攔住答道。我曉得的。這爲的是公事。特拉維道。原來如此。大約我的火槍手。並未犯法。被人捉住在街上拖過。滿街上的人看見。都在那裏笑。也是爲的公事。這箇人不獨並沒犯法。並且有勇敢的特色。這箇人替王上辦事。流血也有十數次。這箇人是常常都肯替王上拚命的。王上聽了。沒了主意。哼道。這話靠得住嗎。主教道。特拉維却忘了說。那火槍手一點鐘前。把我派去查辦要事的四箇巡警偵探打跑了。特拉維說道。請你拿出憑據來。一點鐘之前。阿托士在我那裏喫飯。飯後還在我那裏。同脫力木公爵查賴士伯爵談天。王上回頭問主教。主教說道。有巡官供單爲憑。我的巡官被他打了。有稟帖上來。我就請陛下公斷。特拉維答道。穿長袍子的人的供單。比得上掛劍的人口說的話麼。王上道。特拉維。你別生氣。特拉維道。若是主教疑我部下的人有了不是。他要公公道道的。讓我開堂審訊。主教道。巡警去搜的那房子。還住了一箇人。是那火槍手的朋友。特拉維道。他說的是達特安。主教道。特拉維。我說的是你的門下。特拉維道。不錯。是我的門下。主教道。難道你不疑心他教壞

……特拉維攔住道。阿托士比達特安的年紀長一倍。那是沒有的事。況且那天晚上。達特安也在我那裏。主教道。看來那天晚上他們都在你那裏。特拉維十分生氣。的說道。你不相信我的話麼。主教道。我並不疑你的話。他什麼時候在你那裏。特拉維道。時候。我曉得極準。他進來的時候。我看見是九點半鐘。我還以為那鐘慢了一些。又問道。他走是什麼時候。特拉維答道。十點半鐘。過鬧事的時候一點鐘了。主教知道特拉維是不說謊的。覺得自己也沒了把握。只好說道。不管什麼。他們是在福索街把阿托士捉着的。特拉維道。難道你禁火槍手。不許他探望朋友麼。難道是你不願意他同德西沙部下的人作朋友麼。主教道。他們相會的地方。是巡警密查的。我是不許的。王上道。特拉維。那所房子裏頭的人。是形跡可疑的。或者你不知道。特拉維道。我實在不知道。那房子裏的人。雖是形跡可疑。但是達特安。自己有自己的房間。不一定是同他們串通的。我不曉得還有別人比他忠敬王上。佩服主教的。王上一面看那主教。一面問特拉維道。他可就是在喀米德所打傷伽塞克的麼。主教

臉紅了。特拉維道：「是他第二天又把波那朱打傷了。陛下記性甚好，王上道：『這件事怎麼了？』結主教道：『請王上公斷。』特拉維道：『我說他無罪。陛下有司法官，請派司法官判結。』王上道：『我們把那案交給司法官，讓他們斷。』特拉維道：『真是不幸的事。隨你品行怎麼好，就是替國家出了許多力，也要受巡警的氣，受他們的躑躅。陸軍的人爲巡警的事，常常的受人騷擾，怎麼叫他們心裏舒服？』特拉維這幾句說得太過火了。他却是故意的要鬧到底，把這事即刻弄清楚了。王上喊道：『巡警的事，你曉得什麼？你管你的火槍營，不要來惹我。聽了你的話，就像是捉了一箇火槍手，國家就要危了。爲了一箇火槍手，鬧出多少事來？我若是要捉一百箇火槍手，或是把全營都捉了，我不要聽見一句閒話。』特拉維道：『王上一說火槍手有罪，他們就有了罪了。我是預備好了，把劍放下來。我曉得主教已經說我的部下不好，就要說我的不是，不如也把我收了。』同阿托士達特安在一處，不久達特安也是要被捉的了。王上道：『你這性急的喀士剛人，你別着急。』特拉維聲氣一點不改的說道：『請陛下把火槍手』



放了。聽候審訊。主教道。那是一定要審訊的。特拉維道。既然如此。我要請王上讓我代訴。王上曉得這事鬧到極點了。說道。倘若主教沒把這事看得怎樣關切……

主教知道王上的意思。赶快說道。如果陛下疑我有私。我就不告這狀了。王上對特拉維道。你敢向着老國王發誓。說當鬧事的時候。阿托士的確在你府裏。並不在場麼。特拉維道。當着老王。當着陛下。我發這誓。主教道。請陛下再三斟酌。如果把阿托士放了出來。我們就不能知道實在情形的了。特拉維道。阿托士是什麼時候都找得着的。律師隨時都可以問他。主教請放心罷。我可以保他不逃走。國王道。我也知道他不逃的。特拉維說的不錯。隨時都可以找得着他的。又聲音略低。望着主教。叫他不必再爭的意。說道。不管怎麼。先把他放了。有人監察着他。也不要緊。主教微笑的說道。隨王上高興。赦罪的權。是陛下的。特拉維道。赦罪。是指犯了罪。講我的火槍手無罪。我所求的。是公道。不是赦罪。王上問道。你不是說他關在孚拉維監裏麼。特拉維道。關在單間的囚牢。同最下等的犯人一樣。王上道。這却怎樣辦。主教答道。請

王上下旨放了他。特拉維說的話是可以算數的。特拉維鞠了躬。心裏雖然高興。却還害怕。他知道主教容易遷就。有時比極力反對還險。王上把赦罪的旨簽了字。交把特拉維。正要告辭出來。主教回過臉來。微微笑的向王上說道。看見火槍營的人同他們的統領如此的和睦。實是高興。可見是操縱得法。辦事極可望成功的。特拉維自思道。主教又在那裏想法來害我。這種人不容易勝他。我却不要就誤了。王上的主意是活動的。把人關了監。是極容易的。若既放了出來。又再把他關了。却不甚容易。特拉維就到了孛拉維監。把阿托士放了出來。按下不提。再說有一日特拉維碰見達特安。說道。你曉得他們替伽塞克報仇。報的很快。你這次便宜了。他們還要同波那朱報仇。你却要留心。以後不要全靠好運氣。便宜的脫逃了。再說特拉維猜主教還要想法害他。猜的不錯。等特拉維出來。關了門。他就對王上說道。現在沒人了。我們商量怎麼辦。陛下可曉得巴金汗公爵來了巴黎麼。住了五天。今早纔走的。

第十六回 搜書

再說。王上聽了主教那句話。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主教知道剛纔小有失敗。這時候却又大勝了。王上喊道。巴金汗在巴黎。他來作什麼。主教道。大約是來同陛下的對頭奉耶穌教的人及西班牙人謀反。王上喊道。不是的。我曉得了。他來同施華洛夫人。朗威勒夫人。康狄親王等。要害我家庭的名譽。主教道。陛下怎樣會有這種意思。王后是明白人。不會作出這無耻的事的。况且王后極戀愛陛下的。王上道。女人的心性沒定的。王后同我的愛情如何。我是曉得的。主教道。雖然怎麼說。我看準了。巴金汗是爲國事而來。王上道。我也看得準。他不是爲這事而來。倘若王后果然犯了罪。我却叫王后發戰。主教道。說起疑心。王后我心裏痛的很。不過王后的舉動也著實不對。蘭諾夫人今晚告訴我。說前天晚上。王后睡的很遲。在那裏寫信。常常的哭。王上喊道。寫信把他無疑了。主教。我一定要把王后的信弄來。主教道。用什麼法子取來呢。陛下同我都不好去搶那書信。王上極不高興的說道。從前鄧克爾的書信。

是怎麼樣弄來的。他的信包。他的房子。連他的身上。都搜到了。主教道。鄧克爾。不過是箇法羅蘭小意大利國名的女光棍。陛下。的王后。是奧國的安公主。法國的王后。是天地間。最尊最貴的人。王上道。這並不把他的罪減輕了。他以最尊最貴的人。作出這種事來。他的罪名更大。我早已立定主意。要把這種秘密事體止住了。他用的一箇人。叫拉波特。……主教接着道。我曉得。這是王后的心腹人。王上道。主教。你也同我的一樣意思。說王后在那裏瞞着我麼。主教道。王后謀的是王上的權柄。却不是王上的體面。王上喊道。我告訴你罷。王后在那裏兩樣都謀。我告訴你。王后並不戀愛。我他戀愛別人。我告訴你。王后戀愛那巴金汗。他在巴黎的時候。你爲什麼不把他捉住。主教道。捉那公爵。他是查理第一的大臣。却要鬧出亂子來的。王上疑心的事。我是不信的。萬一是真有其事。豈不醜聲播揚了出來麼。王上道。倘若他的行爲。同賊一樣。他一定……說至此。停住了。口裏要說的話。不敢再說出來。主教等了一會。王上還不說。主教問道。他一定怎麼樣。王上道。沒怎麼樣。不過他在巴黎的時候。

你可曾留心的。察看着他。主教道。察看的。王上問道。他住在那裏。主教答道。拉哈普街七十五號。問道。這是在那裏。你曉得。王后同他見面沒有。答道。王后的位分太高了。想來總沒讓他來見。王上道。王后同他通信。我一定要那信。主教道。但是……王上道。不管怎麼樣。我是要定的。主教道。雖然怎麼說。我請王上要斟酌……王上道。難道你也幫他們的忙來反對我麼。你也同着英國。西班牙國。施華洛夫人。王后。一班人。串通麼。主教答道。我以為陛下不疑心到我了。王上道。主教。你聽見我說了。我一定要那些信。主教道。只有一箇法子。王上道。什麼法子。主教道。我看只好請王上。傳掌印大臣。薛吉爾來。他是王上心腹大臣。叫他辦這件事。王上道。就叫他來。主教道。他現在在我家裏。是我叫他來的。我入宮的時候。留下話。叫他等我。王上道。叫他立刻來。主教道。陛下的諭旨。立刻就照辦起來。但是……王上道。但是什麼。主教道。王后也許不奉詔。王上道。什麼。王后不奉詔。主教道。是的。王后若曉得的。確是王上的旨意。那就沒話說了。王上道。要叫王后知道是我的意思。我自己先去告

訴他。主教道：我是已經盡力想法，免得有反目的事體。王上道：主教，我曉得你看待王后的意思，是存不爲己甚的心。我覺得太過寬縱了些。將來有一天，我還要同你細談這件事。主教道：我很願意聽。王上有什麼說的，我是很要盡力。要王上同王后琴瑟和諧的。王上道：主教，你的好意，我是相信的。請你先去叫薛吉爾來。我要到王后那裏去了。說完，路易第十三開了門，向王后那邊去了。看見王后同那些夫人，都坐在那裏，在座的就是吉討夫人、蒙伯桑夫人、薩布力夫人、格密彌夫人。那常在身邊伺候的西班牙女人愛斯狄芬，另坐在房角上。格密彌夫人，在那裏讀書，把王后聽。夫人們也在旁靜聽。其實王后心緒煩亂，一箇人在那裏沉思，特爲請格密彌夫人讀書，亂人的耳目。王后爲愛情所動，雖然有些快活，實在是悽慘的很。他曉得王上是同他極冷淡的。主教因爲從前對待王后有過非望，被王后峻拒了。故此深懷痛恨。時時刻刻想法，叫王后下不去。王后的最好朋友，或是最可靠的心腹，已經驅逐完了。替王后盡力的人，都是站不住的。施華洛夫人、華爾尼夫人，已經被逐了。拉

波特現在已搖動。不久也是要走的了。王后覺得同他親近的人都是沒好下場的。想到這裏不禁傷心。忽然房門開了。王上走了進來。那箇在那裏讀書的忽然不讀了。餘人都站起來。房裏十分肅靜。王上也不理會他們。一直走到王后跟前。說道。掌印大臣。一會就來見你。是我叫他來。有話同你說。可憐見的那王后。時時刻刻在那裏怕王上來責他。或貶逐他出境。聽了這話。臉青了。問道。有什麼話。王上可以自己對我說。爲什麼叫宰相來。王上不答。轉腳出去了。同時統領親兵的吉討報道。宰相來了。薛吉爾進來的時候。王上已是走了。宰相走上前來。臉上有點發紅。在那裏微笑。看官要曉得。這位宰相名薛吉爾。性情是和平的。當先是主教。的侍者。薦把主教的主教見他人極可靠。當日相傳他的故事。却有幾件。有一件說是他少年的時候。性子甚野。什麼事都敢作。忽然間入廟修行。那廟門算是把他那箇人的身體關住了。却關不住他從前習慣的野性。天天想作壞事。他就告訴了廟裏當家的。求他想法子當家的說。你是被魔鬼迷住了。叫他搖廟裏的大鐘趕鬼。廟裏的和尙聽見鐘

響知道是同門中有人着迷。都來念經救他。他照着法子搖了大鐘好幾次。衆人真來念經。但是魔鬼迷人。有了立脚地步。却不容易趕他出來。那些和尚。越是出力念經。那魔鬼。越把那着迷的抱得更緊。到後來。魔鬼鬧得兇了。那箇大鐘不分日夜的。在那裏搖弄得和尚們一刻也不得空白。天是跑上跑下。夜裏不得睡覺。聽了鐘就要從被裏爬出來。跪在地。下念經。當時的記載。却沒說明是和尙勝了。還是魔鬼勝了。只曉得過了三箇月。和尚跑了出來。人家都知道他是被魔鬼纏得最兇的人。和尚作不來。他就去學法律。居然做了司法官。入了主教的黨。這就見得這箇人的本事了。末後做到宰相。幫着主教。起先反對太后。後來反對王后。因爲替主教出了許多力。主教極相信他。故此現在這件事體。就叫他去辦。他進來的時候。王后還是站着。看見他來了。自己坐下。叫那些夫人們也坐下。很帶驕蹇的意思。問他道。你來作什麼。答道。我是奉王命而來。要搜查王后的信件。王后道。搜查我的信件。這事件使不得。宰相說道。我是照着王上的旨意行事。王上先來通知過了。王后道。請你搜原



來當我是箇犯了罪的人。愛斯狄芬把鑰匙拿出來。那宰相曉得當日王后寫的那封信一定不是藏在抽屜的。他只好作搜查的樣子。來搜了一會。他却要搜王后的身。就跑到王后跟前。局促不安的說道。還有一件極要緊的事。未曾辦呢。王后故作不知的問道。那一件。宰相道。王上曉得日裏王后寫了一封信。却未曾寄去。但是抽屜裏沒有。總在別的地方了。王后怒目的看住他。說道。難道你要搜我的身麼。宰相道。我是王上的忠臣。王上的旨意。我也沒法。都是要照辦的。王后道。你說的也是。主教的偵探真能辦事。我今天寫了一封信。却沒寄去。信在這裏。一面說。一面把手放在胸口。宰相道。請你交把我。王后道。我只能把信親手交給王上。宰相道。王上若是要這信交把他。他自然同你要。我奉命來要這信。自然是該交把我。若是不交……王后道。不交。便怎樣。宰相道。不交把我。我要就動手拿。我奉的旨意。說的清楚明白的。你若不交。我却要搜了。王后喊道。真是可怕。宰相道。請王后把我的職分弄容易些罷。王后道。這是件極丟人的事。你可曉得嗎。宰相道。這都是王上的旨意。請

王后不要怪我。王后覺得他們太無禮了。太藐視了西班牙同奧大利。喊道。我甯可  
 死了一刻也不能受這種羞辱。宰相深深的鞠躬。走上前去。便要動手。看官記得。作  
 者說過。王后是箇極美麗的女人。宰相來作的事體。是極難下手的。若不是路易喫  
 巴金汗的醋。萬不會作出這等無禮的事來。當下宰相舊日的毛病發作起來。便要  
 搖那廟裏的大鐘。不過現在自己不在廟裏。只好大着膽子。伸出手來。真箇要搜王  
 后。見了退後一步。臉色都灰了。同死人一樣。左手扶住桌子。免得跌倒。地下右手從  
 懷裏掏出信來。交把宰相。又氣又怒。氣的聲音也不聯貫。喊道。這就是那封信。拿去  
 罷。你也走罷。不要令我看見。生氣。宰相拿了信。鞠躬走了。門尙未關。王后氣得半死。  
 暈倒在夫人們身上。宰相拿了那封信。並不看看。一直就送給王上。王上接信在手。  
 氣得打戰。及找那信面的住址時。臉色先白了。看見並沒住址。他慢慢拆開了。看見  
 第一箇字。知道是寫把西班牙國王的。他就趕快的往下讀。原來信上並沒什麼話。  
 不過是想奪去主教權力的法子。叫他兄弟及奧帝。同法國宣戰。要求斥逐了主教。

看官須知。主教時時要把那兩國弄弱了。那兩國是恨極了主教的政策。不過信裏並無一字說起愛情的事情。王上看信。高興的不得了。就問主教走了沒有。聽說他還在辦事房。王上就到那裏。說道。公爵。主教到底還是你猜着了。是我錯了。那箇秘密事情。係國政上的。並不是愛情的事。信上却有許多說你的話。主教接過信來。慢慢讀了。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說道。陛下現在曉得我的仇人恨我極深了。你若不把我斥退了。兩國要來同你打仗。看來若是我作陛下。我只好不去同這兩箇強鄰作對。在我自己。我却很願意告退了。王上道。公爵。你說什麼。主教答道。我說的是。我因爲這些秘密的事。我的身體喫不住了。攻打那拉羅諧爾的事。我有點來不及了。我要請王上派康狄。或是巴桑披。或是別的人去。我是教裏的人。還有應辦的事。都被這些我不想辦的。不相干的事體。耽誤了。我走開了。陛下的家事也好了。外交也有起色了。王上道。公爵。我曉得你的意思。你只管放心。信裏說的人。連王后在內。我都要辦他們的。主教道。若是因爲我。叫王后受罪。天也不容的。王后總當我是他。

的仇人。誰曉得王上是知道的。我不獨幫王后。還有時幫着王后同王上反對呢。倘若王后作出害王上體面的事來。我也要請王上懲辦的。現在却並沒這種事。王上道。你並沒錯。你向來都是對的。王后却叫我生氣。主教道。是陛下叫王后生氣也難怪。王后因王上待他未免太嚴……王上道。我的仇人你的仇人。我是要待得嚴。我也不管他的位分。我也不管冒什麼險。主教道。我是王后的仇人。陛下不是王后的仇人。王后是極愛陛下的。從來並無過犯。又是極柔順的。請王上還是以恩情相待纔是。王上道。王后總要自己先下氣。先來求我的饒。主教道。應該王上先下氣的。王上先疑王后。那是王上錯了。王上道。要我先下氣。我是永遠不來的。主教道。王上還要斟酌。王上道。我怎麼作得到。主教道。陛下可以想箇法子。叫王后高興。王上道。什麼呢。主教道。開箇跳舞會。王后是最喜歡跳舞的。王上若是這樣作法。王后必喜歡。王上道。我是從來不喜歡這種無謂的事的。主教道。因爲王上不喜歡這種事。王后是加倍領情。況且王上送王后生日的那金剛鑽扣子。王后從沒戴過。有了這

箇機會就可戴出來了。王上因見王后犯的並不是那最可恨的罪過。他心裏着實高興。正想要同王后說和。就對主教說道。慢慢再講。主教。你用意太寬厚了。主教道。嚴厲的事。是大臣做的。王上就交把他們做。王上是要仁慈爲主。多作仁慈的事。將來是必多好效果的。那時已打十一下鐘。主教告辭臨走。還是請王上去同王后打圓場。再說。王后因爲那封信的事體。正在盼望王上來同他鬧。到了第二早起。王上來了。却是笑容滿面的。王后覺得奇怪。王后想起昨日種種羞辱他的事體。原是要先同王上發作。那些伺候的夫人們。苦苦相勸。只好先不發作。看王上說的什麼。王上趁機會。先說了不久要開跳舞會的話。王后因爲許久沒開過跳舞會。聽了這話。高興的很。氣也不生了。竟不出主教所料。就要問是幾時。王上說是要同主教商量。王上果然天天問主教。幾時好開跳舞會。主教却天天的推。如是者。過了十天。搜信後的第八天。主教接着倫敦的一封信。說道。我得着了。不過沒路費。不能離倫敦。速寄五百箇畢士度來。收到此款後。四五日就回到巴黎。有一天。王上又問主教。幾時

聞跳舞會。主教屈指。在那裏算日子。心裏想道。他收到了盤費。四五日就可到這裏。那錢要四五日纔到倫敦。由倫敦起程。又要四五日纔到這裏。共要十日。我們還要算風色。若是遇着逆風。還有那意外的耽擱。總要十二天。王上催他道。你算好了沒有。主教道。算好了。今日是九月二十日。十月初三日。城裏的大紳。有大宴會。這天最好。人家也看得那跳舞會。並不是特爲王后而設的。又說道。陛下却不要忘了請王后。那日戴起那金剛鑽來看看。

### 第十七回 主教之手段

再說王上聽見主教第二次說起金剛鑽來。心裏就犯了疑。知道其中有點古怪。路易常常的因爲主教用了許多偵探。打聽到許多宮裏事來。比自己還曉得真切。他要在王后嘴裏打聽。看是什麼古怪事。也要主教曉得自己的消息靈通。他就去到王后房裏。找出事來。責備那些夫人們。王后不理他。隨他說。路易不高興起來。特爲要同王后理論。找出線索來。他就故意的責備王后。王后說道。請陛下告訴我。因爲

什麼事體惱了。我作什麼事。犯了什麼罪。我就是寫信給我的兄弟。你也不能怎樣的發氣。王上聽王后把信的事體直說出來。却不好回答。主教雖是告訴王上。不要先說起金剛鑽來。要等到開跳舞會前一晚再說的。路易因無話回答。就說起金剛鑽來。說道。城裏議事堂。不久就開跳舞會。我要你賞點臉給城裏的大紳。你要穿宮粧去。最要緊是要穿戴起我前時送你做生日的金剛鑽扣子。王后聽了末後這箇話。魂也沒了。他自然以爲王上都知道了。他也猜着。主教是教王上預先不要說起的主教的刻毒詭計。王后是知道的。王后聽了。臉色也白了。扶着桌子。兩眼現出害怕的情形。瞪着看王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王上見王后難過的情形。心裏着實高興。却不曉得其中的底細。說道。你聽見沒有。王后口吃的答道。我聽見了。王上道。跳舞會。你是要來的。王后道。來的。王上道。要戴金剛鑽。王后道。戴的。王后的臉色更白了。王上見他這樣情景。更覺得得意。不管人家難受。這却是路易第十三品行最不好之一端。路易說道。這是商妥了的。也沒別事了。王后問道。跳舞會究竟是幾時開。王

上立意先不告訴他。說道：快了。我却不曉得是那一天。我還要問主教。王后道：原來跳舞會是主教的主意麼？王上有一點不好意思的答道：是的。你爲什麼要問？王后道：大約金剛鑽的話也是他的主意了。王上道：這事是……王后攔住道：我說着了。是不是他的主意？王上道：他的主意也罷。我的主意也罷。有什麼要緊？難道是叫你戴金剛鑽？是犯了罪麼？王后道：不是的。王上道：你聽我的分付便了。王后道：聽你的分付。王上得意的了不得。說道：很好。我相信你。王后向王上呵腰屈膝。却不是要行禮。因爲王后腿已軟了。再支不住了。王上覺得自己把事辦的出色。大樂而去。王后自己唧咕道：我可毀了。毀了。主教偵探出我的事了。王上現在還不曉得。不久却要曉得了。天呀。我可毀了。說完。兩膝跪着墊子。把頭放在兩臂上。在那裏叫苦。看官須知。此時王后的情景。着實可憐。巴金汗是已經回到倫敦了。施華洛夫人遠在土爾。正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王后曉得是有人偵探他。他身邊的夫人們走了消息。却不知是那一箇。拉波特是不能離開的。身邊沒箇可靠的人。想到絕望的時候。大



哭起來。忽聽得有極柔和極表同情的聲音說道。我可以替王后幫忙麼。王后急回轉頭來看是誰說話。原來是邦那素的老婆。站在門裏。王上進來的時候。他在那裏疊衣裳。躲避不及。什麼話都聽見了。王后起先看不清楚是誰。喊了一聲。那女人看見王后如此。慄慄自己。也快丟下淚來。說道。王后不要害怕。我是肯捨了性命。替王后辦事的。我雖是箇下賤人。無權無力。我却曉得一箇打救的法子。王后喊道。你呀。你敢擡頭看我麼。我怎麼樣能相信你。四面八方都是害我的人。邦氏代那素的女人道。我却要捨命救陛下。王后看他如此。知道他是的確可靠。邦氏又說道。陛下說的不錯。奸賊是真多。聖母在上。我敢發誓。再沒別人還比我忠心爲陛下的。王上說的金剛鑽扣子。陛下已經給了巴金汗公爵了。是不是把那扣子是裝在一箇小紅木盒內。巴金汗公爵出宮的時候。還拿在手裏。是不是的。王后渾身打戰的說道。是的。邦氏道。我們要想法。把金剛鑽要回來就是了。王后道。那箇自然。不過誰去取來。邦氏道。揔要打發箇人去。王后道。這樣難辦的事。我靠誰去辦。邦氏道。請王后放心。把事

交給我。我去找人。王后道：我要寫封信。邦氏道：那箇自然。王后親筆寫幾箇字。用了私印。就是了。王后道：這幾箇字。就可以定我的罪。休了我。或是貶逐我。邦氏道：仇人得了。自然不妥。我敢保這封信。交到本人。王后道：我的性命。我的名譽體面。都在你手上了。邦氏道：是的。我都能保護得安穩。王后道：你告訴我。你打算怎麼辦。邦氏道：我的男人。是放了出來兩三天了。我還沒工夫看他。他是箇老實人。也不同人好。也不同人壞。我叫他作什麼。他就作什麼。只要我分付他。他就動身。把信送去。也不問是誰送的。也不知道是爲什麼事。王后聽了。拿了邦氏的手。定了睛看他。像是要看到他心裏。看他的兩眼。倒是誠實可靠的樣子。沒一毫的奸詐。王后就摟着他說道：你去辦罷。救我的性命。同我的名譽。邦氏道：我同陛下辦的。不過是點小事。我却是打好了主意。叫陛下不中他們的奸計。請陛下就寫信罷。不要再就誤了。王后寫了信。用了私印。交把邦氏。王后道：還有一件要緊事。我們却不要忘了。邦氏問是什麼事。王后道：送信人的路費。邦氏紅了臉說道：不錯的。我要老實告訴陛下。我的男人……

……王后攔住道。你的男人沒錢。是不是。邦氏道。他錢是有的。不過他不肯花。但是王后不必煩心。我們尙可以想法子。王后道。我也無錢。看官讀當時的記載。哦。有了。你等一等。王后說完。走去拿首飾盒子。拿出一樣東西來。說道。人家都說這箇戒指。很值錢。是我的兄弟西班牙國王的。現在算是我的了。你拿了去。就可以換錢。叫你男人起程。邦氏道。有一點鐘。就可安排停當了。王后低聲的同邦氏說道。你看見信面麼。是送給倫敦巴金汗公爵的。邦氏道。這封信是要交到公爵手裏的。王后道。你真是箇有膽子的女人。我怎樣謝你纔是。邦氏拿王后的手。親了一會。把信收在懷裏。走了出來。不到十分鐘。就到了家。邦氏這幾天。真是沒見過他男人。他却不得他的男人的心腸全變了。況且盧時伏伯爵來找過他幾次。很拉攏他。又告訴他。說他的女人被擄。是政界上沒法子的事。不要緊的。他以為伯爵是他的最好朋友。心腸全變壞了。同從前是兩箇人。邦氏到得家來。看見只有他男人一箇人在那裏。幫着收拾房子。女僕是早跑了。家貨是破了許多。櫥裏抽屜裏的東西。是丟的乾淨。邦

那素被放回來。就送信給他的女人。叫他趕緊回家。等了五天。平常時候。邦那素是要着急的。現在是情形不同了。有伯爵來望他。有時他自己還要去見主教。心裏忙的很。也就忘記了老婆許久還沒回來。伯爵常稱叫他好朋友。他以為主教很看得起他。他不久是要鬧的了。再說邦氏那些天。心裏却也不閒。很在那裏記掛那箇有膽子的少年。見他同自己那番殷勤。心裏却丟不下。他是十八歲嫁把邦那素的。見的都是邦那素的朋友。都不能動他的心。那時城裏人看見上等人。是了不得的。達特安是箇上等人。女人最稱讚的是火槍手。其次就是禁兵了。況且達特安年紀又輕。面貌又好看。又有膽子。又吐過愛情。邦氏今年不過二十三歲。見上這箇人。自然是要動心的。再說邦氏回到家來。邦那素伸手來摟他。摟了一會。邦氏說道。我有話要告訴你。邦那素道。什麼事。邦氏道。很要緊的事。邦那素道。是麼。我還有要緊的話問你。我要問你。當日你是怎麼樣擄去的。邦氏道。現在先別提這事。邦那素道。也好。你要說什麼。要說我在監裏的情形麼。邦氏道。出事的那一天。我都曉得了。我知道。

你並不犯什麼罪。又沒同人串通。作什麼壞事。我心裏就不着急了。邦那素見他女人一點不替他着急。有點不高興。說道。你倒看得事體不要緊。這是你並不知道我關在巴士狄監裏一天一夜呢。邦氏道。一天一夜。過得快的很。今天我爲一件事來看你。你請聽聽。邦那素道。原來你並不是因爲久別了來看我的。邦氏道。爲的久別。我是要來看你。爲的事體。我也要來看你。邦那素道。什麼事。邦氏道。是件極要緊的事。我們將來的富貴。就靠這件事了。邦那素道。自從同你分手之後。我們的運氣很有進步了。等不到幾時。我們的鄰居就要妒忌我們了。邦氏道。是的。如果我叫你作什麼。你就作麼。邦那素道。叫我。邦氏道。叫你。現在有一件極要緊的事。極好的事。叫你作。還有極大的酬勞。邦氏是曉得的。只有錢財能動他男人的心。他却不曉得。不但一箇賣欄杆雜貨的人。隨你什麼人。同主教說了十分鐘的話。那箇人就要變了的。邦那素道。那件事。可以落多少錢。邦氏道。大約有一千畢士度。邦那素道。哼。要辦什麼事。邦氏道。你立刻就要動身走。我把一封信給你。你送一給箇人。那封信却不

要給別人看見。邦那素問道：要我送到那裏？邦氏道：送到倫敦。邦那素道：我去倫敦。你別要頑笑了。我去倫敦作什麼？邦氏道：自然不是你的事。是別人的事。邦那素道：別人是誰？我老實告訴你。我再也不去在黑闇地裏辦事了。我要曉得我替誰辦事。爲什麼要跑遠路？邦氏道：你替一箇位分極高的人辦事。送信把一箇位分極高的人。我告訴你。那箇酬勞大的很呢。是你夢不到的。邦那素道：又是秘密詭計。總是秘密詭計。我可再不幹了。主教已經分付我。叫我留神了。邦氏喊道：主教。你見着主教麼？邦那素得意的很的答道：主教請我去的。邦氏道：你去了麼？你爲什麼作這不該的事？邦那素道：那却由不得我作主。是兩箇兵把我押着去的那箇時候。我因爲素來沒見過。却也不甚願意見他。邦氏問道：他待你好不好？還是嚇你？邦那素道：他同我拉手。叫我是他的朋友。你聽見麼？我現在是大主教的朋友了。邦氏啐道：大主教。邦那素道：難道你不相信他的闊處麼？邦氏道：嚶。不是的。我並不是不相信。不過這種人的說話。是總靠不住的。你若果是相信。就是箇瘋子了。你可知道。還有別人。

比他更闊勢力比他更大。我們要依靠。還是依靠這種人。不要依靠主教。邦那素道。別的人我不管。我就是依靠他。邦氏道。呀。你替主教出力麼。邦那素道。我是替主教辦事的人。我不要你串通別人。謀害國家的治安。我不許你幫同王后去辦那秘密的詭事。王后是西班牙人。存了西班牙人的心。好在有主教的兩箇眼睛。在那裏時。刻刻的查看。隨你有什麼詭計。他都有法子破的。這幾句話。原來都是盧時伏伯爵說的。他聽了。就拾了來。告訴他的女人。邦氏原要叫他的男人幫忙。故此纔應許了王后。替他冒險出死力。聽了丈夫這番話。着急起來。不獨他自己有危險。連王后的事。也就無人出力了。後來想了一想。知道丈夫是箇懦弱的人。性情又是極貪的。又拿話勸他道。原來你是箇主教黨。他們辱待王后。又欺負你的老婆。你還是要幫他們麼。邦那素道。先公而後私。我幫的是保護國家治安的一黨。這兩句話。又是盧時伏伯爵說的。他得了空。就要說出來。邦氏聳聳肩說道。你曉得什麼國家大事。你只好老老实實的做箇安分百姓。作點發財的事。就完了。邦那素。拿手拍拍。一箇大。

圓肥滿的口袋說道我的心肝你曉得這裏是什麼東西邦氏問道那些錢是那裏來的邦那素道你猜猜看邦氏道主教の麼邦那素道是他給的還有我的好朋友盧時伏伯爵給的邦氏道盧時伏伯爵擄我的就是他邦那素道儘許是他邦氏道你要他的錢麼邦那素道你剛纔告訴我他擄你去爲的是國事邦氏道但是他們把我擄了要我供出王后的私事來壞王后的名譽或者害王后的性命也未可知邦那素道王后是箇西班牙人是箇壞人主教作的事未有錯邦氏道呀我只曉得你爲人懦弱貪財無膽我今天纔曉得你是良心喪盡的了邦那素從沒見過他女人這樣生氣倒有點害怕問道你說什麼邦氏見自己說的話有點動了他答道我說你是箇下流東西你還要講國事還要講主教辦的國事你想想看可配你看罷你要把你自己的身體靈魂都賣給魔鬼了邦那素道不是是賣給主教邦氏道一樣的主教就是魔鬼邦那素道低些恐怕有人聽見邦氏道不錯若是有人曉得你這樣無恥我臉上真難爲情邦那素道你老實告訴我你要我作什麼邦氏道我



已經告訴你了。我現在叫你辦的事。你馬上就要起程。如果你肯幹。我什麼事都饒了。你什麼事都不提。邦那素雖然是箇懦夫。是箇財迷。他却很疼他的老婆。聽了這話。在那裏游疑。邦氏道。趕快罷。拿定主意罷。邦那素道。我的寶貝。你也要想想。你叫我作的什麼事。倫敦離巴黎很遠的路上。是很險的。邦氏道。那也算不了什麼。只要你留心。避了險。就是了。邦那素道。算了罷。我是拿定主意。隨你有什麼好處。我都不去的了。我不願意那些秘密事。我看見過巴士狄監牢裏面一次了。我可不要再看見了。想起來心也寒。肉也麻了。他們當先還要拿苦刑叫我受。你曉得苦刑麼。夾棍是要夾到腿都要裂的。你曉得麼。夾棍之外。還有別的花樣。我是不去的了。你爲什麼自己不去。我是讓你騙了。我當先以爲你是箇女人。誰知你見直的是箇男人。是箇肯拚命的男人。邦氏道。你呢。你却。是箇女人。是箇極沒出息。極無用。極獸氣的。女人。你害怕麼。你如果馬上去。我要請王后把你捉了。送你到巴士狄監裏去。橫豎你是喜歡的。邦那素聽見了。盤算了一會。他却實是害怕那主教。馬上盤算好了。

說道：你只管捉我。我會求主教救我。邦氏到這時候纔曉得自己把話說多了。看看他丈夫的臉，却是一臉的沒出息。一臉的疲玩。就自己後悔已經把許多話告訴了他。邦氏道：細細的想想，還是你的主意不錯。講到國事，自然是男人比女人懂得多些。你是常同主教來往的，又比別的男人懂得更多。不過我以為我最愛的丈夫，我素來依靠的，却如此的待我不愛我。我說的話總不肯聽。邦那素得意極了，說道：你說的話太過難辦了。我恐怕你沒想透。邦氏道：就是怎樣罷。我們丟開那主意，再不要提了。邦那素忽然想起盧時伏曾經告訴他，叫他打聽他老婆的秘密事。可惜記得遲了些。他問道：你叫我到倫敦，到底是辦麼件事。邦氏覺得他丈夫問的奇怪，答道：我們別提罷。不過叫你替王后買東西，你可以落幾箇經手錢。邦那素見他女人不肯告訴他，他更要打聽了。他就立定主意，先透箇信給盧時伏，說是王后要打發箇人去倫敦。他就問老婆說道：你別怪我要出去一會。我是不曉得你今天回來。我先同朋友約下了。你且等幾分鐘。我的事體完了。我就回來。領你到宮裏去。邦氏道：

謝謝你用不着了。我自己可以去。不必你費事了。邦那素道。我的寶貝。隨你便罷。你幾時再回來。邦氏道。下一箇禮拜。我就沒事了。我就可以回家收拾房子。這房子亂的不像樣子了。邦那素道。很好。我到了下禮拜。就望你回來。你不是同我生氣麼。邦氏道。不是的。我並沒同你生氣。請了再見罷。邦那素拉住老婆的手。親了一嘴。就跑了。邦那素出了門。邦氏關了門。獨自一箇人在那裏說道。這箇獸子。沒出息到極處了。他跑去作了主教的傀儡。我却應許了王后。叫他幫忙。咳。王后一定也疑我也是箇主教的偵探了。呀。邦那素。邦那素。我本來就不甚稀罕。你現在我見直的是恨你了。我說在先。你這箇反叛。是沒好結局的。說到這裏。忽然聽見有人敲樓板。過了一會。有人說道。我的邦奶奶。請你把小門開了。我下來。

### 第十八回 懦夫出首

邦氏開了小門。達特安跑了進來。說道。你別怪我說。你的丈夫。真不是箇東西。邦氏着了急。問道。我們說的話。你聽見了麼。達特安答道。箇箇字都聽見。邦氏問道。這是

怎麼講。答道。我想出一箇法子。有人在樓下說話。我在樓上都可以聽得見。你從前同主教偵探說的話。我都聽見了。邦氏道。你聽見我們兩口子的話。你看怎麼樣。答道。我看出好幾層的道理。第一層。你的男人是箇沒出息的東西。第二層。你自己不得了。我却喜歡的了不得。因爲我有了幫你忙的機會。蹈火探湯。我都是願意的。第三層。是王后要找箇有膽子。有見識。靠得住的人。去倫敦。你要的是有那三樣好處的人。纔辦得了這件事。我是有了兩樣的了。我在這裏聽候你的分付。邦氏先不答。心裏却高興的很。知道那件事可以成了。有了望了。問道。若是我把這件事交給你辦。你有什麼憑據。叫我相信你。答道。就是我的愛情。就是憑據了。你只要說句話。分付下來。只要告訴我。說。是要我辦。邦氏沈吟道。你不過是箇小孩子。我敢把這極危險的秘密。靠你去辦麼。達特安道。你要我找箇人作保麼。邦氏道。那麼我可以放心。達特安問道。你認得阿托士麼。邦氏答道。不認得。問道。你認得頗圖斯麼。答道。不認得。問道。認得阿拉密麼。答道。也不認得。這些人都是誰。達特安道。他們都是御

前火槍營的人。你認得他們的統領特拉維麼。邦氏道。我不認得。我却聽見王后常說他是箇忠勇不過的好漢子。達特安道。你總不怕他把祕密事件。告訴了主教。邦氏道。不怕。達特安道。請你去問問統領。把祕密事件告訴了他。問問他。我可靠得住。邦氏道。這祕密事體。我不好告訴他。達特安道。你爲什麼還想告訴你的丈夫呢。邦氏道。也不過當他是箇裝信的物件。就如我們把信放在樹裏頭的窟窿。或是把信掛在鴿子翎膀。或是掛在狗的頸頸子。達特安道。你雖是曉得我戀愛你的。你還不相信我。邦氏道。那是你說的。達特安道。我又是箇有信實的人。邦氏道。這箇我相信你的。達特安道。我也有膽。邦氏道。這箇我也相信的。達特安道。很好。你爲什麼不叫我作給你看。邦氏遲疑不決。兩眼只管看他。見他眼上帶着很踴躍的意思。說話的聲音。也能叫人相信。就不由得不相信他。況且他自己所處的地位。又十分爲難。除却他。還有誰可靠。這件事太相信人。固然是不妥。太不相信人。也是不好。邦氏却又覺這得箇少年可愛。想了一想。只好把全事都告訴了他。說道。你聽着。我都告

訴了你上帝在上我先發箇誓。如果你害我自己就尋死。我的血淋到你的頭。達特安道。我也發誓。如果我去送辦這件事。被人捉住了。我甯死也不吐出一句秘密事體來。邦氏就把這件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他。有些他那晚在橋邊已經知道了的。因為他們兩箇人同知道這件秘密的事。兩箇人的愛情從此就固結住了。達特安見他又戀愛自己。又相信自己歡喜的了不得。自己便覺得加了多少力量。什麼事體都敢去辦了。說道。我立刻動身。邦氏道。你還要告假呢。達特安道。可不是我的康士旦之邦氏名我却忘了。你說的不錯。還要去告假。邦氏沉吟道。這却添了爲難。又耽誤了時候。達特安想了一想。答道。你放心罷。這箇爲難。我有法子想的。邦氏道。你用什麼法子。達特安道。我今晚就去見統領。托他同我告假。邦氏道。還有一件事。達特安問道。什麼事。邦氏道。恐怕你沒有錢。達特安笑道。不要說了。恐怕見直的是沒有。邦氏當下開了櫥。拿出那包錢來。就是半點鐘前他的丈夫拿手拍拍的那一包。邦氏說道。你就把這包錢拿了去。達特安在樓上的時候。揭開樓板。都聽見他夫婦說的。

話。笑問邦氏道。這是主教給你丈夫的錢。邦氏道。是的。你看看。這箇包兒還重呢。達特安道。倘若我們真能毅。把主教的錢。來救了王后。那可真好頑了。邦氏道。你是箇有膽的少年。將來王后一定的重賞你。達特安道。你已經許我戀愛。你這就是我的重賞了。邦氏忽然驚了。止住達特安道。別響。達特安問道。什麼事。邦氏道。我聽見有人在街上說話。達特安道。那箇聲音好像是……邦氏道。是我男人的聲音。達特安跑去。先把門關了。說道。等我先走了。你再開門。邦氏道。我也要走。不然那一口袋錢丟了。怎麼講。達特安道。不錯。我們兩箇人都要走。邦氏道。那箇辦不了。他一定看見我們走。達特安道。你到我房裏去。邦氏哭道。我害怕的很。達特安看見他害怕。趕緊的安慰他。說道。你到我房裏。就同在教堂裏頭一樣的安穩。邦氏沉吟道。我們就去罷。我相信你。達特安輕輕的把門開了。走到過道。上了樓。進了房子。達特安先把門用東西攔了。兩箇人從窗縫往外看。看見邦那素。同一箇披了罩袍的人說話。達特安不。看。便。罷。一。看。見。那。箇。人。他。就。拔。出。劍。來。要。出。去。喊。道。那。就。是。蒙。城。那。箇。人。邦。

氏喊道。你作什麼。你要把我們兩箇人都毀了。達特安道。我是發過誓的。要殺這箇人。邦氏道。你現在是已經發過誓。替王后辦事。王后的事要緊。我不許你冒險。達特安道。我替你出力。你就不管我去冒什麼險了麼。邦氏道。替我辦事。我要你小心。我們且聽他們說。他們在那裏說我呢。達特安跑到窗口聽。原來邦那素已開了門。看見房裏無人。又跑出去。同那披罩袍的人說道。我的女人走了。想在宮裏了。那人問道。你的女人。不曉得你爲什麼事出來麼。邦那素道。他不曉得。他淺的很。想不到。那人問道。那箇當禁兵的。不在家麼。邦那素道。想是不在家。窗子關了。房裏也沒燈。那人道。我們先要看清楚。邦那素道。怎麼看法。那人道。敲敲他的門。邦那素道。我先問問他的跟人。那人道。你就去問罷。邦那素又進來。上了樓。敲達特安的門。沒人應。原來他的跟人。去跟頗圖斯赴宴會。達特安聽見敲門。只是不作聲。房裏兩箇人。十分着急。聽見門外說道。裏頭沒有人。那人答道。不管罷。我們到你的房裏去。比站在大門外好。邦氏啣咕道。這却叫人着急。他們兩箇說話。我們一字都聽不見了。達特安



道。不要緊。我們聽得更清楚。說完了。把樓板起出三四塊來。鋪一塊地毯。兩箇人跪在那裏聽。那人問道。你知道樓上真是沒有人麼。邦那素答道。真是沒人。問道。你相信你的女人……答道。他回宮了。問道。他只對你說。沒向別人說麼。答道。他沒看見別人。那人說道。這一層很要緊的。你曉得麼。邦那素道。看來我告訴你的話。是很要緊的。那人道。要緊的很。邦那素道。主教曉得總很喜歡我了。那人道。那是一定的。我要問你。他同你說話的時候。說出什麼人的名字來。沒有。答道。沒有。問道。說到施華洛夫人。巴金汗公爵。華爾尼夫人。沒有。答道。沒有。他只說要我去倫敦。替一箇閹人辦事。邦氏在樓上聽見了。就罵他的男人是反叛。達特安。拿住邦氏的手。叫他別響。邦氏的手。並沒縮回去。又聽見那人道。這不要緊。但是你太犷了。你爲什麼不應許了他。那封信就到你手上了。他們的詭計也破了。你也算出了力。保存了國家了。邦那素道。我保存國家。那人道。主教就可以封你一箇爵了。邦那素問道。主教告訴過你麼。那人道。是的。我知道。主教要出其不意的封你一箇爵。邦那素道。很好。不要

忙還有時候呢。你可曉得我老婆很愛我。當我是一位尊神呢。邦氏聽了。說道。這箇獸子。達特安。把邦氏的手。更抓緊些。叫他別響。那人道。還有什麼時候。邦那素道。我到宮裏去找他。對他說。我想過了。還是去的好。他自然就把信交給我。我就把信送給主教。那人道。你馬上就去。我再回到這裏來聽信。說完。那人走了。邦氏聽了。着實生氣。罵他的男人。達特安。把他的手。抓的很緊。叫他別作聲。忽然聽見大喊。喊的可怕。原來邦那素。看見裝錢口袋。丟了。大聲在那裏喊道。有賊。有賊。邦氏道。他要把鄰舍都驚吵出來了。誰知那條福索街。常時有人吵鬧的。況且邦那素的房子。近來出過事。隣舍都不理會。也沒人來管。他就跑到街上。喊一直喊到別條街上去了。邦氏說道。你該動身了。凡事要大膽。却也要小心。你總要記得。第一件是替王后出力。達特安道。替王后出力。替你出力。我的寶貝康士且。你請放心。我總要替王后作臉。替你作臉。也不枉你戀愛我一場。邦氏聽了。不響。臉却飛紅了。等一會子。達特安披上罩袍。掛了劍。出門去了。邦氏看他去了。依依不捨的。等到看不見了。他自己跪在地

上合了手。禱告上帝保護王后及自己。

第十九回 送信

達特安一刻不敢耽擱。他知道那箇人是主教的偵探。他一直就到統領府來。因爲有這件要緊事交把他辦。他覺得甚高興。不獨從此可望富貴。並且同他心愛的女人。可以日見親近起來。到得府來。剛好統領有客。他就走到統領的書房等。煩人去通知統領。不到五分鐘。統領進來。一看就知是他有非常要緊的公事。達特安在那裏盤算。不知是把事體告訴了統領好。抑或只託得代告假。想到統領待他是極坦白的。素來又是忠心於王后。最恨的是主教。他就打好主意。把這件事詳細的告訴統領。特拉維先開口道。你來同我有話說。達特安道。是的。不曉有什麼不便沒有。事體却是極要緊的。統領道。是件什麼事。達特安低聲答道。這件事與王后聲名相關。或者同王后的性命相關。也未可知。統領四圍一看。見沒有別人。問道。你說什麼。達特安道。我碰巧打聽出一件祕密事件。統領道。你却不可洩漏了。達特安道。我一定

要告訴你。我應許了替王后辦的事體。惟有統領可以幫忙。統領道。這件事同你自己有相干麼。達特安道。沒有。只同王后有相干。統領問道。王后有叫你告訴我沒有。答道。沒有。王后不許我告訴別人。統領道。你爲什麼又要告訴我。達特安道。因爲沒你的幫忙。我這件事辦不成。我又怕倘若不把情形告訴你。你是不肯准我所求的事體。統領道。你不要把祕密事體告訴我。你只要說的什麼事。達特安道。我求你同德西沙統領說。給我十四日假。統領道。幾時起假。達特安道。從今晚起。統領問道。你要離開巴黎麼。答道。是的。問道。你可以告訴我。你到什麼地方去麼。答道。倫敦。問道。有人攔阻你麼。答道。主教肯花許多錢攔阻我。問道。你一箇人去麼。答道。獨自一箇人。統領道。你頂多走到邦狄。就不能去了。我是曉得的。達特安問道。統領何以見得。統領道。因爲路上有人行刺你。達特安道。我也只好拚命了。統領道。就是拚了命。你的事體却沒辦成。達特安道。這話不錯。統領道。辦這種事。有四箇人。比一箇人好。達特安道。統領說得是。你曉得阿托士他們三箇人。究竟能穀幫我多少忙。還是

全靠統領。統領道：我不要曉得的祕密事。難道你都告訴他們麼？達特安道：自然是不告訴他們。我們曾經發過誓。遇着爲難的事。彼此都要相信不疑。若是統領告訴他們。說統領相信我。他們就沒得說了。統領道：我可以給他們每人十四天的假。阿托士傷未痊愈。可以到福吉士地方養傷。那兩箇陪他去。我就給他們兩箇人的假。把假單給他們。達特安道：謝謝統領。我感激不盡。統領道：你就去找他們。叫他們預備。你自己也要寫封信告假。現在你的腳後跟。就許有人偵探你。你有一封信。就可以解說清楚。你來見我的緣故。我看你來見我。已有人報告把主教知道了。達特安寫了告假的信。交把統領。統領告訴他。明早兩下鐘。那兩箇人就有准假的單子了。達特安道：請把我的准假單。送把阿托士。我想看。我不必回寓了。統領道：很好。請罷。望你一去成功。達特安走了幾步。統領喊他回來。問道：你有錢麼？達特安把口袋拿出來。把統領看。統領問道：穀不穀？達特安道：有三百箇畢士度。統領道：走到天邊都穀了。請罷。統領伸出手來。達特安很感激的抓了。達特安先找阿拉密。這幾天很

少見面見面的時候。總覺得阿拉密愁眉不展的。這次見他坐在那裏發愁。他就問了幾句。要打聽他發愁的緣故。阿拉密說是這幾日忙的。在那裏用功。要同聖阿格士丁第十八章作注解。用拉丁文注一箇禮拜就要注完。很有些累墜。那兩箇人正在那裏談天。忽然特拉維送了一封信來。阿拉密問是什麼。送信的。道是告假的。准單。阿拉密道。我並未告假。達特安道。別管他。收了就是了。掏出半箇畢士度。賞送信的人。說道。你回去告訴統領。阿拉密很多謝。送信的人。鞠躬走了。阿拉密問道。這算什麼會事。達特安道。你要陪我出十五天的差。阿拉密道。我馬上叫起來。不能走。又沒人告訴我。……達特安攔住。代他說道。那箇女人。不曉得怎樣。阿拉密問道。你說的是誰。達特安道。說的是在你這裏看見的女人。有一塊繡花手巾的。阿拉密的臉。變了死灰色。問道。誰告訴你這裏有過女人。達特安道。我親眼看見的。阿拉密問道。你曉得是誰。達特安道。我倒曉得一點。阿拉密道。你既然曉得這些了。你或者也曉得他到那裏去了。達特安道。他大約是回土爾去了。阿拉密道。到土爾去了。也許

是的。我看你是認得他。你可能駁告訴我。他爲什麼回土爾去。也沒給我箇信。達特安道。他怕人家捉他。阿拉密道。爲什麼總沒信把我。達特安道。他怕拖累你。阿拉密道。你叫我放心了。我以為他騙我。我很喜歡再見他一次。我却從沒想起。他因爲我自己去冒險。我却又不知道他因爲什麼事到巴黎。達特安道。我們今日就要起身往倫敦。也就爲的是那箇緣故。阿拉密問道。什麼緣故。達特安道。有一天。你總要知道的。現在我只好學那教裏朋友的姪女兒的樣子。阿拉密微笑。他曉得達特安說的什麼事。阿拉密道。很好。你既然知道他離了巴黎。就沒有什麼事拘留我在這裏。我就陪你走。你有箇什麼辦法。達特安道。我們先要見阿托士。你趕緊收拾。我們已經就誤了許多時候了。你却別忘了帶巴星去。阿拉密道。他也跟去麼。達特安道。我想叫他去。先別管。叫他先跟我們到阿托士的寓所。阿拉密叫巴星跟去。自己拿了罩袍。一把劍。三把手槍。開了幾箇抽屜。看看有錢沒有。找來找去。找不出一箇錢。他就跟着達特安出去。心裏在那裏想。怎麼樣他房裏有箇少年女人。達特安會知道。

的一面走上前。把手放在達特安肩膀上。說道。你沒把看見女人的事。告訴別人麼。達特安道。沒告訴一箇人。問道。連頗圖斯。阿托士。都沒告訴麼。達特安道。一字都沒說。阿拉密道。這就很好。兩箇人向前走。一會走到阿托士的住處。看見他一手拿着准假單子。一手拿着特拉維的信。在那裏發糊塗。見了他們。說道。這是怎麼一會事。一面讀那信道。阿托士足下。你的身體。須要靜養十四天。我勸你到福吉士去。那裏的水好。不然。往別處合宜的地方也好。望你早日痊愈。達特安道。你要同我一路走。阿托士問道。到福吉士麼。達特安道。福吉士也好。別的地方也好。問道。替王上辦事麼。答道。王上的也罷。王后的也罷。反正我們當的是兩箇人的差。說到這裏。頗圖斯跑進來了。說道。你們聽見沒有。當軍人的。並沒告假。就准了假了。達特安道。有的。許是他的朋友。替他告了假。頗圖斯道。是了。又有了新把戲了。阿拉密道。是的。我們就要動身。頗圖斯道。到那裏。阿托士道。我却不曉得。你問達特安。達特安道。往倫敦。頗圖斯道。到倫敦作什麼。達特安道。這箇我可不能告訴你。其實沒有什麼。你相信我。



就是了。頗圖斯道。去倫敦是要錢的。我却一文也沒有。阿拉密道。我也沒有。阿托士道。我也沒有。達特安道。我却有錢。就把那口袋摔在桌上。說道。袋裏有三百箇畢士度。四箇人分。一箇人得七十五。去倫敦來回。是有餘的了。況且我們不是箇箇都得到得倫敦。阿托士道。何以見得。達特安道。我們幾箇裏頭。許有被人在路上截住的。頗圖斯道。我們有仗打麼。達特安道。我先告訴你。我們打的很險的仗。頗圖斯道。既然是性命交關的事體。我却要曉得是會什麼事。阿托士道。你就曉得了。也得不着什麼便宜。阿拉密道。我却同頗圖斯表同情。達特安道。譬如王上叫我們去打仗。他告訴我們什麼緣故麼。他只要分付。叫我們去喀士剛尼。或是去比國打仗。我們只好去打。你難道還要問緣故麼。阿托士道。達特安說得不錯。准假的單子。是有了。是統領那裏來的。錢也有了。是三百箇畢士度。却不曉得是那裏來的。我們去送了命。就是了。還問什麼。達特安。不論什麼地方。我都跟你去。頗圖斯道。我也去。阿拉密道。我也去。我要離開巴黎。找點熱鬧事體做做。達特安道。熱鬧事體多咧。阿托士問道。幾

時動身。達特安道。馬上就走。一刻都不能耽擱了。說完。就叫他們的跟人快快預備。跟人們聽了。就去馬房備馬。頗圖斯道。我們也要先安排箇辦法。先到那裏。達特安道。我們從加來走。這是往倫敦的直路。頗圖斯道。很好。我有一箇辦法。阿托士道。你打算怎樣。頗圖斯道。你可曉得。四箇人帶了跟人走。人家看見。容易起疑心。我們分路走。達特安應該把各人應辦的事。先說好了。我先到布朗。兩點鐘後。阿托士起身往阿密安。阿拉密另走一條路。達特安喜歡怎麼走。就怎麼走。却要扮作跟人。叫他的跟人。扮作主人。阿托士說道。我們不要告訴跟人。我們往那裏去。作主人的。偶然會洩漏機密。跟人是最喜歡賣機密的。達特安道。頗圖斯的法子。有點行不通。因為我沒有一定的事體。分派各人做。我自己也不過是帶了一封信。我又不能把這封信。抄作三封。我們是只好同走的了。我把信收在這箇口袋裏。如果人家打死我。你們總要一箇人替我送信到倫敦。若是那箇人又死了。另外一箇去送信。只要把信送到了。這事就算辦成了。阿托士喝采道。好極了。我很贊成。況且我們作事。也要不

離譜我是爲的身體。要去洗澡。你們是陪我去的。我現在不去。福吉士。我改了主意。去洗海水澡。若是路上有人攔阻我們。我們就把統領的信。同准假單子。給他們看。若是有人攻打我們。我們就同他打。有人來問我們。我們就說是去洗海水澡的。若是有人來攔。我們倘是一箇人。那却抵敵不住。我們人多了。就不要緊。跟人們也要帶兵器。隨他怎麼樣。只要有一箇人逃得去送信。就完了。阿拉密喝采道。阿托士。你講的話。都是有理的。我贊成的。頗圖斯。你怎麼樣。頗圖斯道。只要達特安說好。我就照辦。他是送信的人。他算是首領。他定規了。我們只好照辦。達特安道。我定規照阿托士的辦法。半點鐘就動身。衆人齊說道。都定規了。各人拿了七十五箇畢士度。去預備上路。

## 第二十回 搶照殺人

再說早上四點鐘。四箇人出了城。那時天色黑暗。恐有人暗算。都不敢響。等到天大亮了。都高興起來。他們都騎了黑馬。軍人的裝束。跟人都都帶了兵器。一路上走。十

分威武。八點鐘到一客店。吃早飯。入到店房。看見先有一箇人在那裏喫飯。說是從別一條路來的。彼此見面交談。敬起酒來。後來跟人來說。馬已備好。他們都站起來。正要出店房。那箇先到的人。要同頗圖斯吃杯酒。恭祝主教長壽。頗圖斯說要連着同王上祝壽。那人就說。他只曉得主教。頗圖斯說他醉了。那箇人就拔出劍來。阿托士說道。你上當了。但是不要緊。後悔來不及了。我們不能等你了。你把那人殺了。就跟我們走罷。三箇人上了馬。剩下頗圖斯同那箇人打架。三箇人跑了半里多路。阿托士說道。已經少了一箇了。阿拉密問道。那箇人爲什麼挑頗圖斯呢。達特安道。爲的是頗圖斯說話最響。那箇人當他是我們的首領。阿托士道。達特安真是機靈。這羣人走了兩點鐘。到了一處。他們停住了。叫馬歇息。一面等頗圖斯。等了不來。他們又往前進。又走了幾里。到了一箇地方。名叫布威。那大路兩旁有高隄。看見有九箇十箇人。像在那裏修路。阿拉密看見他們拿泥。在那裏填路上的窟窿。把那條路弄得更壞。就同他們說。他們就罵起來。阿托士急了。拍馬上前。推倒一箇人。那些人跑

到溝邊。把藏在那裏的槍。取出來。這三箇火槍手知道上了當。阿拉密肩膀上中了一槍。跟人摩吉堂。屁股上中了一槍。跌下馬來。却不是爲的傷重。爲的是看不見中了那裏。以爲是傷重了。達特安喊道。這是伏兵。不要冒險。我們跑罷。阿拉密雖受重傷。抓緊馬鬃。就往前跑。摩吉堂的馬。也跟着跑。却把騎他的人丟在地下。阿托士說道。這匹馬倒有用。達特安道。我甯可要件帽子。我的帽子被槍子打丟了。幸而信不在那裏。阿拉密道。我恐怕頗圖斯來了。他們要殺他。阿托士道。若是頗圖斯沒受傷。這時候也該到了。我恐怕那箇吃醉的人。打起架來。是不醉的。他們又跑了兩點鐘。馬也乏了。不能再多跑了。到了加拉威地方。阿拉密是受了重傷的。不能走了。時時的要暈倒。後來到了一箇小商店。叫他的跟人巴星伺候他。那兩箇走了。要赶到阿密安。阿托士說道。不算跟人。只剩兩箇人了。我先發誓。不同人打架了。我把劍收了。把嘴關了。等到了加來再講。達特安道。你別發誓了。趕緊跑罷。兩箇人拍馬上前。走到了半夜。就到了阿密安地方。在一間金蓮店房下馬。店主人十分恭敬。一手拿着

燭。一手拿着睡帽。出來迎接。讓他們到兩間上等的客房。那兩間房。却不連在一處的。他們不願意。店主說。沒有再好的客房了。他們就要在飯廳睡。店主人還說。使不得。他兩箇一定要睡在那裏。也就隨了他們。正要收拾睡覺。關了門。忽聽見有人敲門。就問是誰。認得是他們自己的跟人。就開了門。讓他們進來。巴蘭舒說道。吉利模看馬。我睡在門口。就沒人能進來了。達特安道。你睡什麼東西。巴蘭舒指着一捆草道。我就睡在這箇上頭。達特安道。這倒不錯。我看這箇店主人。不是箇好東西。太過恭敬了。阿托士道。我也不喜歡他。巴蘭舒果然睡在門口。吉利模跑到馬房。還說。明天早起五點鐘。把四匹馬都預備好了。晚上倒也安靜。到了兩點鐘。忽然有人要開門。巴蘭舒登時就起來。問是誰。那箇人說是找錯了。就走開。到了四點鐘。忽然馬房大吵起來。原來是吉利模去喊醒看馬房的人。那人不高興。打吉利模。達特安叫他們把窗開了。看見那的跟人倒在地下。不省人事。頭上受了重傷。巴蘭舒就去備馬。誰知馬都不能用了。摩吉堂的馬。沒走什麼路。原還可以用的。誰知晚上。馬醫來

替店房的馬放血。錯把摩吉堂的馬放了血。阿托士同達特安。只好在那裏等。巴蘭舒跑去。要重新買三匹馬。看見門前有兩匹馬。倒也合用。鞍墊都是齊備的。就打聽賣不賣。有人告訴他。說是店裏客人的。昨晚到的。現在算帳。快要走了。達特安同巴蘭舒。站在店門。阿托士去算房錢。店主人在後房。阿托士拿了錢進去還帳。店主人獨自坐在櫃檯邊。有一箇抽屜半開着。他把阿托士的錢接了來。反過來看看。說是假的。要把阿托士及他的同伴捉住。要當鑄假錢的辦。阿托士大怒。走上前道。你這箇壞種。我要把你的耳朵割下來。忽然間就有四箇人。帶了兵器。跑進來圍住他。阿托士大聲喊道。我被他們捉住了。達特安你趕快先走。不要等我。說完連放了兩槍。達特安同巴蘭舒就騎了門前兩匹馬跑了。達特安問巴蘭舒道。你看阿托士怎麼樣了。巴蘭舒道。我看見他拿槍打倒兩箇人。一手把劍敵住那幾箇。達特安道。阿托士真可以。我們把他丟在那裏。實在不對。不過也是沒法。我們或者也要碰着這樣的事。也管不得了。只好向前走。巴蘭舒。你今天辦的很好。巴蘭舒道。我老實告訴主

人。我們披喀狄地方的人。只要有了機會。就現出膽子來。況且我現在到了自己家鄉。心裏覺得更有把握了。兩箇人又向前跑。跑到一箇地方。下了馬。站在馬旁邊。在那裏飲食。又跳上馬。往前跑。離加來城不到幾十步。達特安的馬乏了。倒在地下。巴蘭舒的馬。多一步也不能走了。他們就離了馬。向碼頭走。到了那裏。巴蘭舒就叫他的主人看。那一邊有一主一僕。站在那裏。他們走近去看。看見那箇人神色不定。靴子上都是土。像是跑遠路的。在那裏問。馬上有船開往英國沒有。聽見有一箇快要開船的船主答道。原是容易的很。不過。今早奉了主教的示諭。凡是沒有主教特別護照。不能過海。那人說道。我有護照。就從袋裏掏了出來。船主道。請你拿去。叫鎮守海口官簽了字。我就渡你過海。那人問道。鎮守官住在那裏。答道。在他的別墅。問道。別墅在那裏。答道。離此里把路。這裏可以看得見。山下有間房。頂鋪石板的就是。那人謝了他。帶了跟人。就向那房子走。達特安帶着自己的跟人。離開幾十步。隨後跟了去。等出了城。剛好快到一箇樹林。達特安就快跑。趕上去。說道。你忙的很。那人答



道。我。是。實。在。忙。達。特。安。道。我。也。是。忙。我。還。有。一。點。事。要。借。光。那。人。問。道。什。麼。事。達。特。安。道。我。要。先。走。那。人。道。這。却。萬。萬。不。成。我。四。十。四。點。鐘。跑。了。六。百。里。還。要。明。天。日。中。趕。到。倫。敦。達。特。安。道。我。是。四。十。點。鐘。跑。了。六。百。里。還。要。明。早。十。點。鐘。趕。到。倫。敦。那。人。道。那。可。沒。法。我。先。到。先。走。達。特。安。道。這。怎。麼。好。我。雖。是。後。到。的。我。却。要。先。走。那。人。問。道。你。辦。的。是。王。差。麼。達。特。安。道。不。是。我。辦。我。自。己。的。事。那。人。道。看。來。你。是。有。意。同。我。爭。鬧。麼。達。特。安。道。你。亂。說。的。什。麼。那。人。道。我。不。曉。得。你。要。什。麼。達。特。安。道。你。要。曉。得。麼。那。人。道。我。要。曉。得。達。特。安。道。我。要。你。身。上。的。護。照。我。自。己。却。沒。有。我。一。定。要。一。張。那。人。道。我。看。你。是。同。我。開。頑。笑。達。特。安。道。並。不。是。的。那。人。道。你。讓。我。走。達。特。安。道。你。不。能。走。那。人。道。你。這。箇。小。夥。子。我。曉。得。了。你。要。我。把。你。的。腦。子。打。出。來。就。喊。他。的。跟。人。道。陸。賓。拿。我。的。小。槍。來。達。特。安。也。喊。道。你。先。弄。住。他。的。跟。人。我。去。對。付。主。人。巴。蘭。舒。是。好。打。架。的。聽。了。這。話。早。把。那。箇。人。的。跟。人。打。倒。在。地。不。讓。他。起。來。主。人。看。見。拔。出。劍。來。攻。達。特。安。不。到。三。秒。鐘。光。景。那。箇。人。中。了。三。劍。達。特。安。喊。道。一。劍。替。阿。托。士。

二劍替頗圖斯。一劍替阿拉密。那箇人倒在地下。達特安以爲他死了。彎着身子去搜那張護照。誰知那箇人手裏還拿着劍。向達特安胸口刺來。喊道。這一劍給你。達特安急了。又刺他一劍。把他釘在地上。喊道。再給你一劍。這是末了一劍。那箇人登時暈過去。達特安把護照搜了出來。看見照上的名字。是狄倭達伯爵。達特安看他的仇人。相貌魁梧。年紀不過二十五六歲。因爲自己替別人辦事。無緣無故的把他傷了。或者傷重致死。也未可知。心裏着實難受。歎了一口氣。他的跟人還在那裏喊。巴蘭舒叉着他的咽喉。不叫他喊。對達特安道。這是箇那曼人。有名的倔強的。我把他又住了。他不喊。一放手。他又喊了。達特安拿條手巾。把他的嘴塞了。巴蘭舒道。我們須把他網在樹上。他們把他網牢了。把狄倭達拖到他跟人身邊。天色將晚。樹林把那兩箇人遮住。過路的人就看不見。達特安說道。我們去見那鎮守官。巴蘭舒道。你已受傷了。達特安道。這算不了什麼。先辦公事。辦完了再看傷。兩箇人就向鎮守官家裏跑。報了狄倭達伯爵的名。見那鎮守官。鎮守官說道。你有主教的護照沒有。

達特安拿了出來。說道：這就是主教的護照。鎮守官道：不錯的。達特安道：主教倒還相信我。鎮守官道：我知道主教是要截留一箇人。不許他過海。達特安道：是的。那箇人叫做達特安。從巴黎動身。帶着三箇朋友。鎮守官道：你認得那箇人麼。達特安問是誰。鎮守官道：就是那箇達特安。達特安道：認得之至。鎮守官問道：你可以把那人的面貌告訴我麼。達特安就把狄倭達伯爵的面貌。細說一番。又問道：有人同他一路走麼。答道：他帶一箇人。叫做陸賓。鎮守官道：我們要留心他。我們若是捉着了。是要派兵送他回去巴黎。達特安道：你能覈辦得到。主教一定是喜歡的。鎮守官道：你回來的時候。見主教麼。達特安道：一定要見的。鎮守官道：託你替我致意。達特安道：那箇自然。鎮守官高高興興的。簽了字。交把達特安。還說了許多恭維的話。達特安鞠躬出來。趕緊就走。另外走了一條路。進了城。走到碼頭。船主在那裏候着。見了達特安問道：怎麼樣了。達特安道：你來看看。護照是簽了字了。船主道：那一位客人呢。達特安道：他今天不走。這是船錢。你收了罷。船主道：我們立刻開船。達特安道：自然。

不必等了。說完。同跟人跳上小船。不到五分鐘。就上了大船。正是時候。等不到一會子。聽見礮響。就是鎖海口的礮。放了之後。船隻是不許出口的了。達特安這時候纔看看他的傷。幸而不重。不過傷了脇骨。汗衫子黏了傷口。血是早止住了。他却是不極了。在船面鋪塊褥子。就熟睡了。明天一早。看看尙離英國口岸數十里。因爲晚上沒風。船走的慢。到十點鐘。船到杜華。下了棹。再過半點鐘。達特安登了岸。高興的很。喊道。我可到了。主僕兩箇。僱了馬。同鄉導的人。走了四點鐘。到了倫敦。達特安從來沒到過倫敦。又不曾說英國話。他把巴金汗的名字。寫在紙上。去問人。找着公爵府。原來公爵不在府裏。去了溫雪宮。陪英王打獵。他找着公爵的家人。那人會說法國話。他就告訴他。有一件性命交關的事體。要見他主人。那箇家人叫做白得理。聽他這一番話。備了兩匹馬。叫他主僕騎了。自己就領了他們去。巴爾舒疲乏了。動不得。不能同去。達特安跟白得理到了溫雪。聽說巴金汗同英王。在七英里外打獵。只好趕到那裏去。白得理聽見他主人的聲音。他就問達特安道。我見着主人。怎麼稟報。

達特安道。你就說。在新橋要同他打架的人。要見他。白得理道。這是句很古怪的話。達特安道。不要緊。這就可以的了。白得理騎馬跑了。把話告訴他的主人。那公爵記得新橋那件事。知道法國有事。同他有關係的。就問送信人在那裏。後來看見達特安。他就跑過來。白得理遠遠的落在後頭。巴金汗的神氣很着急。走近了。就問達特安道。王后沒事麼。達特安道。我盼望王后沒事。但是王后有些危險。非公爵不能救他。巴金汗喊道。我什麼事。我只要辦得到。我什麼力都肯出。你趕緊說。達特安道。都說在這封信上了。公爵道。誰的信。達特安道。王后的。巴金汗喊道。王后的信說的時候。臉都青了。達特安也不免驚怕起來。公爵見信穿了一箇洞。就指着問道。爲什麼這封信。破到這箇樣。達特安道。我却沒留心。想是狄倭達伯爵刺我的時候弄的。巴金汗一面拆信。一面說道。你受了傷了。達特安道。不要緊的。不過擦了一下。公爵讀了信。喊道。老天呀。真是不幸的事。白得理。你在這裏等。不是的。你去對王上說。我要告假。有極要緊的事。馬上要回去倫敦。就拉住達特安。一同跑回去倫敦。

第二十一回 金剛鑽

再說巴金汗同達特安一路跑。一路盤問情形。他看了王后的信。同聽了達特安答的話。他曉得王后所處的情形。是十分危險。他最驚奇的。是主教必定要攔達特安。否則捉住他。不讓他到倫敦。何以居然能到。達特安就把一路上的情形。同狄倭達相打的話。說了一遍。公爵聽了。睜眼看達特安。看他不過是箇小孩子。居然有這樣的膽子。有這樣的謹慎。把事辦成。他們兩箇人趕快的跑。不到幾時。就到了城外。進了城。達特安以爲他是要慢慢走的。誰知公爵還是如飛的跑。不管碰人不碰人。跑到一處。碰了人。公爵也不管連頭也不回。達特安在後頭跑。聽見後邊的人。彷彿是在那裏罵。到了府。直跑到院子。跳下馬。達特安也下馬。公爵從正門進去。跑的很快。達特安幾乎趕不上。穿過幾間大房。鋪陳得十分華麗。法國頂闊的世爵。也趕他不上。後來到了一間臥室。鋪陳更華麗了。牆上掛了帷帳。公爵牽開了。拿把金鑰匙。開了一道小門。達特安立在公爵身後。不肯上前。公爵開了門。正要進去。回頭同達

特安說道。你跟我進來。你回國之後。若見着王后。你要把今天所見的事。告訴他。達特安跟了進去。公爵把門關了。原來這間房。安排的同小教堂一樣。四圍掛的都是波斯國所出繡金綉帳。點着許多臘燭。有一箇像神座似的臺子。上面擺一副全身的安公主真像。上面蓋着藍天鵝絨的罩帳。描畫如生。像是要說話的。達特安見了驚奇的。很。不禁。喊。了一聲。真像之下。神座面上。擺着那箇裝金剛鑽的盒子。巴金汗走上去。跪在神座前。同教士跪在十字架前一樣。把盒子開了。把金剛鑽拿在手上。說道。這件寶物。我是曾經發過誓。要同我陪葬的。但是王后給我的東西。王后仍可以取回。他既這樣分付。我是要聽的。公爵把金剛鑽拿到嘴邊。要親一親。忽然大喊一聲。達特安忙問道。怎麼樣了。巴金汗臉已青了。喊道。我們上了當了。丟了兩顆金剛鑽。只剩十顆了。達特安問道。是丟了的。還是被人偷了的。公爵道。是偷了的。我曉得這是主教的手段。你看看。剪子痕跡還在呢。達特安道。爵爺。疑心是誰剪的。那剪了去的人。總沒賣去。還可以找得回來的。公爵道。且慢。我是一箇禮拜前。王上在溫

雪宮開宴會的時候。我獨是這一次戴過這金剛鑽。我從前同威脫伯爵夫人鬧翻了。的那天晚上。同我又好了。他同我重新要好。是假的。他是醋性大不過的女人。要借機會報仇。自從那天晚上之後。我却從沒看見他了。他是替主教作偵探。我是曉得的。達特安道。看來他是處處有偵探的。巴金汗咬牙切齒的答道。他是箇肉身魔鬼。你說跳舞會幾時開。達特安道。下禮拜一。公爵道。下禮拜一。還有五天。不要緊。還辦得了。就開了小門。喊家人道。白得理。你來。白得理來了。公爵分付道。你去請首飾匠來。請書記來。書記住在府裏。先到。看見公爵在臥室寫信。公爵說道。伽克順。你把這箇條子。交把宰相。請他立刻頒行下來。伽克順問道。倘若宰相要問爵爺。爲什麼要這樣辦法。我怎樣答他。公爵答道。你就說是我高興。要這樣辦。別人管不了我。伽克順問道。倘若王上問起來。爲什麼。是船都不許出口。難道宰相也用爵爺那一番話回答麼。公爵道。就是那樣答。還可以請宰相同王上說。我已經決定。要同法國開仗。不許船隻出口。就算是宣戰。那書記鞠躬而出。公爵回頭來對達特安說道。我們



不怕了。若是那兩顆金剛鑽。還沒到法國。總要等你回國之後。纔能到的了。達特安問道。爵爺是什麼意思。公爵道。我把國裏海口的船。都扣留住了。沒有專照。是不能出口的。達特安看見公爵用到這種大力量來。假公濟私。覺得詫異的很。公爵看出他意思來。微笑說道。只要安公主說句話。我是賣國。賣王上。賣天。賣地。都來的。王后叫我別幫拉羅諧的耶穌教人。我就不幫我從先原應許他們幫他們的。這不是失了信嗎。但是失信。我也不管。只要償的了。王后的心願。我却不是白作的。你看那副眞像。就是王后給我的。就是我聽他的話的好處。看官要曉得。國家的大事。同箇人所作的事。往往都受了這種不相干的小事運動。達特安心裏也是這樣想。那首飾匠已經進來了。這是箇愛爾蘭人。本事極好的。他說公爵給他的生意。一年有四萬鎊。公爵把首飾匠領到小教堂裏頭。說道。奧拉利。你看這金剛鑽。值多少錢。首飾匠細細看了一番。答道。每顆值一千五百畢士度。公爵問道。這樣的金剛鑽扣子。幾天可以作兩箇。我這裏只得十顆。我還要兩顆。奧拉利答道。大約一禮拜。公爵道。我給

你三千畢士度作兩顆。後天交來。奧拉利答道。後天一準交來。公爵道。你聽着。這件事要作的祕密。不許人知道。我看你只好到府裏來作。奧拉利道。這恐怕辦不到。除了我之外。別人作的。恐怕同那十顆不像。公爵笑道。奧拉利。你是我的犯人了。你現在想走也走不了。你只好想法子。把你的匠人器具弄進來的了。奧拉利沒法。只好答應了。問道。可許我同我的女人通信。公爵道。可以之至。我不要把你在這裏。叫你煩悶。你把這一千畢士度收了。算是定價之外。賠補你幾天的不便。達特安聽了。心裏想道。這就是箇大臣。把錢拿去。千萬萬的花。却把人當作傀儡。首飾匠當下就寫了信。把一千畢士度的票子。裝在裏頭。封了。叫他的女人把最有本事的匠人。那項大顆的金剛鑽。同一切器具。送到公爵府裏來。公爵安置奧拉利在另外一間房子裏。門口派兵把守。只許白得利一箇人進出。奧拉利同他的匠人。是不許出門的。安排好了。公爵對達特安說道。我的小朋友。你要什麼。達特安答道。我現在什麼都不要。只要一鋪牀。巴金汗就把貼連自己臥室的一間臥房。讓把他。常常同他

談談王后。再說這些事體過了不到半點鐘。倫敦城就貼起示諭。說凡是開往法國的船。都不許出口。就是郵船。也不能開。人家都以為是要同法國開仗。過了兩天。那兩顆金剛鑽扣子。弄好了。果然製得不錯。同原來的都辨不出來。就是極在行的人。也看不出。公爵就喊達特安說道。你來取的金剛鑽扣子。已預備好了。你是看見的。我因為要叫王后滿意。我是什麼人力都盡到了。達特安道。爵爺放心。我一定要告訴王后的。這金剛鑽不裝在盒子了麼。公爵道。有了盒子。反是累墜。況且只剩了一箇盒子了。我看得寶貴的很。你就告訴王后。說盒子我留下了。達特安道。我照樣告訴王后。公爵道。我應該怎樣酬謝你呢。達特安局促不安。臉紅起來。他知道公爵要送他一分厚禮。但是因為這件事。去受英國的金錢。他覺得難受。便說道。我先要把我所處的地位。先說了。不然恐怕爵爺要誤會。我是德西沙所統帶的禁兵營一名兵。辦的是法國王上王后的事。德西沙同特拉維是親戚。都是忠心為王上王后的。我若不是替一箇女人出力。我這件事也不能這樣出力的辦。我為那箇女人。就同

爵爺爲王后一樣。公爵聽了，微笑道：「我曉得那箇女人是誰，就是那……」達特安道：「我却沒說出那箇女人的名字來。」公爵道：「然則我還要感激那一箇女人。」達特安道：「是的，我原是爲他出力，現在英法兩國總算是宣戰了。我看英國人就是我的仇敵。我甯可同他在戰場上相見，不願在溫雪宮或羅弗宮相見。不過我就是拚了命，也要把這件事體辦妥了。」公爵道：「我們有句俗話，說是驕傲賽過蘇格蘭人。達特安道：「我們也有一句俗話，說的是驕傲賽過喀士剛人。喀士剛人就是法國的蘇格蘭人。說完了，鞠躬就要走。」公爵止住他道：「你這樣就要走麼？你怎樣回得了法國？」達特安道：「我却沒想起。」公爵道：「你們法國人真肯冒險。」達特安道：「我忽然忘了英國是箇島。爵爺就是島王。」公爵道：「你到倫敦碼頭去，問一隻船，船名桑德。你把這一封信交把船主，他就把你渡到法國一箇小海口，就沒人來理會你。那海口只有漁船到的。」達特安道：「那海口叫什麼名字？」公爵道：「叫華洛里。你到了，就一直到家客店。那客店却沒名字，也沒招牌。只有水手來往。那箇村裏，只有一箇客店。你弄不錯的。」達特安

道。到了那裏怎樣。公爵道。你叫店主來告訴他一句話。說是向前走。達特安道。這句話怎樣講。公爵道。這是箇暗號。你說了。他就同你備馬。告訴你路徑。路上還有四處換馬的地方。你只要把歇的地方告訴了。他們就送馬來。那些馬你是看見過的。那天我們從溫雪回來。騎的就是那種馬。你看見了。還在那裏稱讚。這些馬都是預備臨陣的。你雖是驕傲。我請你收用一匹。你的朋友。每人一匹。你還可以用這幾匹馬。同法國打仗。達特安道。我就受了這分厚禮。拿來好好的用。公爵道。我們將來在戰場見面罷。當下我們先拉拉手。還是好朋友。達特安道。我很盼望在戰場同你相見。當你是箇仇敵。公爵道。不久我們就可以在戰場相見了。達特安道。我很相信你的話。說畢。鞠躬而別。就向碼頭走。找着那條船。交了信。船主見是鎮守官簽了字的。就預備開船。碼頭上有四五十號船。都是想要出口的。達特安的船。開出口的時候。打一條船邊走過。彷彿看見那條船上有箇極美貌的女人。好像是他在蒙城看見的。那箇美人叫做密李狄。那時水流急。只看了一眼。明早九點鐘。船到法國華洛里海。

口登岸找着那箇客店。店裏却有許多水手。在那裏談英法兩國要開仗的話。達特安找着店主。把暗號說了。店主即刻使手勢叫他跟着走。走到馬房裏。看見馬已備好。問他還要什麼。達特安就問他路程。店主告訴他道。你先到某處。由某處到某處。那裏有箇某客店。你把暗號告訴他。他就同你另備快馬。達特安問他要花多少錢。店主說是錢是早付過的了。你要快走。就可以走。達特安騎上馬跑了。跑了四點鐘。就到那客店。果然說了暗號。馬是備好了。皮包裏還裝了小手槍。店主問道。你到巴黎住在那裏。達特安道。住在德西沙的禁軍營。他就問路徑。店主答道。你要走某路。不過要從右手的路走。走到某村。有箇某店。在那裏換馬。達特安問他是否還用那暗號。店主說是的。他上馬又跑了。到了那客店。馬也是早預備好了。把住址告訴了店主。店主把路徑告訴他。後來又換了一趟馬。九點鐘到了特拉維府。算是十二點鐘。跑了六百里。特拉維見了他。同他拉手。覺得比平常親熱些。就告訴他說。德西沙今日值班。叫他去宮裏見他的統領。

第二十二回 跳舞會

再說第二天通巴黎城裏談的都是跳舞會。先一箇禮拜已經在那裏預備了。那天早上十點鐘。禁軍營的掌旗官拉各士。帶了弓箭手。同兩名巡警偵探。把議事廳各房間的鑰匙。取了來。把出入的門口把守住了。十一點鐘。杜哈力營官。帶了五十名弓箭手來把守。下午三點鐘。又來了兩隊禁兵。六點鐘。客人陸續來。九點鐘。議事長的夫人到了。女客中王后是第一座。他居第二座。十點鐘。王上喫晚飯。半夜始從宮裏出來。到議事廳。議事員出來迎接。議長進頌詞。王上答詞。說因爲同主教有事商量。來遲了些。跟隨王上的。有王兄及各世爵。王上臉上畧帶愁容。像是心裏有事的。先前早已預備好各人有各人的房子。房裏擺了各色新奇衣服同面具。王上分付侍從。主教到了。先通知他。半點鐘。王后到了。各人迎接進來。王后也略帶愁容。還有疲倦之色。王后進來的時候。帷帳後有一箇人出來。原來就是主教。臉色略青。作西班牙壯士打扮。看見王后。他神氣却高興起來。因王后並沒帶金剛鑽扣子。王后同

廳裏的夫人們周旋。忽然看見王上同主教出來。主教在王上耳邊說話。王上聽了。臉色變青。王上跑到王后跟前問道。爲什麼不帶金剛鑽扣子。我很喜歡你帶起來。王后聽了。四圍的看。臉上着實可憐。看見主教在背後。臉上洋洋得意。王后聲音發戰的答道。因爲今晚人多。恐怕失了。王上道。我送你金剛鑽。原是要你帶。你不該不帶。王上說到這裏。在那裏生氣的發抖。衆人看見。都不知爲什麼事。王后說道。你要我帶。我可以叫人到宮裏取來。帶上就是了。王上道。趕緊去取。再等一點鐘。就要開場跳舞了。王后點了點頭。同伺候的夫人們。回到自己房間。王上也回到自己的房間。衆人看見。心裏都不舒服。知道王上同王后有些不對。却離得遠。不聽得他兩箇人說些什麼。樂器奏起來。也沒人去聽。過了一會。王上裝扮好了。先出來。穿的是打獵的模樣。裝得極其華麗。王兄及侍從的世爵。也照這樣裝扮。主教走到王上跟前。來送王上一箇盒子。裏頭有兩顆金剛鑽。王上問道。這是怎麼講。主教答道。王上送王后的金剛鑽。我看是不在王后那裏。如果王后還有請王上數數。恐怕只得十顆。



就請王上問問那兩顆那裏去了。王上聽了，望着主教，正想往下問，忽然廳上的人在那裏低聲說出好些稱讚的話來。原來王后出來了，裝扮箇女獵戶的模樣，頭上戴的帽子插着藍色鳥羽，珠灰色獵袍，銀線鑲邊的藍緞獵裙，左肩上掛了藍色帶子，上面帶了閃光的金剛鑽扣子。王上一眼看見那金剛鑽着實歡喜，主教却發起愁來。那時王后尙離得遠，王上主教却數不出有幾箇金剛鑽。王后到了大廳，音樂一齊奏起來。王上把手讓與議長夫人，王兄把手讓與王后，各人配對好了，跳舞起來。王上就在王后對過跳，跳得近了，把眼不住的數那金剛鑽。主教的臉上是大失所望的樣子，跳了一下鐘歇了，各人拍手喝采，男人把女客引歸了座位。王上就跑到王后跟前，說道：你帶上金剛鑽，我喜歡的很，但是恐怕是你已經丟了兩顆。在這裏了。說完，就把主教剛纔給他的那兩顆金剛鑽，送把王后。王后詫異的很的問道：這是怎講？你還送我兩顆麼？湊起來是十四顆了。王上也覺得詫異，細細的數了一數，果然是十二顆。王上使眼色，叫主教來，嚴詞厲色的問道：這是怎講？主教道：我

原。想。送。王。后。兩。顆。金。剛。鑽。我。想。只。有。這。箇。法。子。王。后。纔。肯。賞。收。王。后。微。笑。作。出。看。破。奸。計。的。樣。子。來。說。道。我。謝。謝。你。恐。怕。你。這。兩。顆。金。剛。鑽。花。的。錢。也。有。王。上。那。十。二。顆。的。一。樣。多。呢。說。完。大。大。方。方。的。點。點。頭。就。回。到。自。己。房。裏。卸。裝。再。說。達。特。安。當。着。議。事。廳。正。熱。鬧。的。時。候。站。在。一。箇。門。口。在。那。裏。看。剛。纔。那。金。剛。鑽。的。事。他。也。看。見。不。過。別。人。看。見。了。是。莫。名。其。妙。的。惟。有。他。却。曉。得。看。見。王。后。回。房。他。也。正。要。走。忽。然。有。箇。少。年。女。人。拍。他。的。肩。膀。叫。他。跟。着。走。那。箇。女。人。戴。着。面。具。達。特。安。一。看。就。認。得。他。是。那。那。素。的。女。人。達。特。安。到。巴。黎。的。時。候。他。同。這。箇。女。人。不。過。說。了。幾。句。話。當。下。他。跟。着。女。人。走。走。到。過。道。看。見。沒。人。達。特。安。伸。手。來。攬。他。他。跑。開。了。達。特。安。要。同。他。說。話。那。那。素。的。女。人。又。止。住。他。走。了。一。會。到。一。過。門。邦。氏。開。了。門。讓。他。進。去。房。裏。甚。黑。邦。氏。叫。他。等。半。開。了。一。扇。門。射。進。些。燈。光。進。來。邦。氏。把。他。一。箇。人。放。在。那。裏。自。己。走。了。達。特。安。聽。見。有。兩。三。箇。女。人。說。話。的。聲。音。又。聞。見。一。陣。陣。的。香。他。就。曉。得。離。王。后。的。房。間。不。遠。安。心。在。那。裏。等。那。些。夫。人。們。看。見。王。后。向。來。都。是。愁。眉。不。展。的。今。晚。看。見。

王后十分高興也覺得詫異。王后說是今晚跳舞。他覺得高興。達特安雖然未見過王后。因為他說話帶外國腔。說話的樣子與別人不同。故此在隔房也辨得出來。還有幾次看見王后的影子。擋住燈光。忽然看見一隻極美麗的手。從門外伸進來。達特安就跪在地。下恭恭敬敬的捧起來。親了一下。那手立刻就縮進去了。臣子見王后親手達特安自己手上。覺得有一樣東西。一看是箇戒指。那門就關了。達特安一箇人在黑暗之中。把戒指戴在指上。等邦氏來。他既得了王后的酬報。當下專等邦氏的酬報。雖然王上王后的跳舞。算是完了。那天晚上別的熱鬧。却還未有完。三點鐘纔喫夜消等等。王后房裏人聲漸漸少了。過了一會。全沒人聲了。再過一會。門開了。邦氏跳進來。達特安喊道。你來了。邦氏把手塞住達特安的口。說道。別響。慢慢的。輕輕的。從舊路回去罷。達特安問道。我幾時可以見你。在什麼地方見你。邦氏道。家裏留下封信。你看見就知道了。你走罷。請了說完。開了門。領達特安到了過道。達特安一點也不唧咕。乖乖的聽他的分付就走了。看官要曉得。這就是達特安深入溫柔鄉。

了。

第二十三回 第一次幽期密約

再說達特安當下就跑回家。大門沒關。跑到樓上敲房門。巴蘭舒開了門。原來巴蘭舒隨到倫敦之到。達特安先打發他回來巴黎了。達特安進了門。就趕緊問道。有人送信來沒有。巴蘭舒道。沒人送信來。却有一封信。是自己來的。達特安說道。你這獸子。這話怎麼講。巴蘭舒道。我剛纔出去一會。回來看見你臥室桌上。有封信。鑰匙在我身上。不曉得那封信。怎樣來的。達特安道。信在那裏。巴蘭舒道。信還在那裏。這樣自己跑來的信。真是古怪。若是窗門沒關。還說得過去。但是窗門是關了的。請你小心點。恐怕這裏頭有些妖術。達特安不去理他。跑到臥室。把信拿來。看是邦氏的。他拆開一看。那信說道。我們謝謝你替我們辦的事。今晚十點鐘。請到聖克路宮來。在德西沙房子旁邊亭子前頭等。達特安讀畢。十分高興。這算是他所得的第一封情書。巴蘭舒問道。是不是的。這封信沒甚好事。達特安道。不是的。這封信說的頂好的。

事。這裏有一箇柯朗。你拿去喫酒罷。巴蘭舒道。謝謝。不過關了門。信會進來的一定是從……達特安道。從天上丟下來的。巴蘭舒道。你很喜歡這封信麼。達特安道。巴蘭舒。我是天地間頂快活的人。巴蘭舒道。我可以去睡覺了麼。達特安道。你儘管去。巴蘭舒道。願上天降你的福。那封信却有些古怪。一面搖頭。一面啣咕的走了。心上還在那裏疑惑。達特安一箇人在那裏讀信。讀完又讀。讀了好幾遍。還拿到嘴上親了幾遍。後來上牀睡覺。作了一夜好夢。明早七點鐘就起來。喊巴蘭舒。喊了兩趟。他纔敢進來。像是不放心的。達特安說道。我今天要出門一天。晚上七點鐘回來。你要備好兩匹馬。巴蘭舒說道。我曉得了。又是去受槍子。達特安道。別忘了帶火槍同小手槍。巴蘭舒道。可見我說得不錯。這都是那封信弄出來的。達特安道。不要煩心。這趟却是去頑的。巴蘭舒道。就同前幾天的一樣。在刀林彈雨中過日子。達特安道。你不願意。就不必來。我一箇人可以去。我甯可一箇人去。不願意膽怯的人陪我。巴蘭舒道。你是曉得的。爲什麼說我膽怯。達特安道。我恐怕出過那趟差之後。你膽子怯。

了。巴蘭舒道。到了機會。你就看見了。我的膽子。還剩一點。不過不要太踏踢很了。後來還用得着呢。達特安道。今天晚上。你還有點膽子麼。巴蘭舒道。應該還有。達特安道。很好。我指望你了。巴蘭舒道。到了時候。我就預備好了。我却不曉得馬房裏不止一匹馬。達特安道。現在不過是一匹。今晚就有四匹了。巴蘭舒道。哦。我曉得了。我們去倫敦。就爲得是弄馬來。達特安道。可不是說畢。出門去了。走到門口。碰見邦那素。他原想不招呼的。但是這房東恭敬的很。只好站住了。說幾句話。況且晚上去會他的老婆。只好同他的男人客氣點。邦那素以爲達特安全不曉得他同蒙城人說的話。他就把這事告訴了達特安。又把巴士狄監裏情形說了一遍。達特安很奈煩的在那裏聽。聽完了。問道。你可曉得是誰把你的老婆擄去的。邦那素道。他們誰都不肯說。就是我的老婆。也在那裏賭咒。說連他自知也不知道。你這幾天那裏去了。好幾天沒看見你。同你那幾箇朋友。達特安道。我同幾箇朋友。出了一趟差。纔回來。問道。你離開巴黎麼。答道。離開不遠。不過四百里。我陪阿托士到福吉士。我就走開了。

邦那素說道。你不得不回來了。我曉得了。你們年輕的人。是捨不得同你們戀愛的女人離開久了的。有人在這裏等你。是不是。達特安笑道。瞞不了你的。確是有人很不耐煩的等我。邦那素有點犯疑的樣子。達特安却不覺得。邦那素又帶嫵笑他的樣子。說道。你是要去討點好處了。達特安也不理會。笑答道。我盼望應了你這句話。邦那素道。我問一問。要曉得今天晚上你回來的晚不晚。達特安道。你問作什麼。難道你候我的門麼。邦那素道。不是的。我因為被人捉過。房子被人搶過。晚上聽見門開。我是十分害怕。我不是箇打架的人。我是沒法。達特安道。半夜兩三點鐘我回來。你却別怕。也許我今晚不回来了。邦那素聽了。臉都青了。達特安看見。問他什麼緣故。邦那素道。沒什麼。我自從遭了難之後。常常的發暈發抖。不要緊的。你去享你的福罷。達特安道。我很享福。邦那素道。你別着急。時候還早咧。達特安道。不錯的。你也是去享福麼。或者今天邦奶奶回來。看你。邦那素道。他今天不得空。在宮裏當差。達特安道。我替你難過。我自己享福。也要別人享福。看起來是做不到的了。他說了這

句笑話。以爲只有他知道樂的了不得。走了。邦那素恨的他要死。說道。你笑你的罷。達特安走遠了。沒聽見這句話。因爲他樂的了不得。就是聽見了。也不相干。達特安一直向統領府來。要告訴統領好些話。看見統領在那裏很高興。因爲在跳舞會的時候。王上王后都同他很好。主教那天晚上。却甚不高興。一點鐘就回去了。王上同王后是六點鐘纔散的。再說。特拉維先看看四處無人。低低的問達特安道。你今天可好好把你路上的事。細細說給我聽。我看起來。王上同王后的高興。主教的生氣。都是因爲你出差辦得好。你却要小心。因爲你所處的是極危險的地位。達特安道。王上王后既然都喜歡我。我還怕什麼。特拉維道。雖是這麼說。你眼前還有許多危險。我曉得那主教。人家破壞了他的事。他是永遠懷恨的。我是曉得的。有一箇少年。喀士剛人破壞他的事。好幾次了。達特安道。難道人家作的事。他都知道麼。難道他知道我到了倫敦麼。特拉維道。到倫敦。你到倫敦了麼。你手上閃光的金剛鑽。就是倫敦帶來的麼。你收受仇敵的禮物。却要小心。有一句拉丁話說的好。我想想看……



達特安是不懂拉丁文的。接着說道。許是有這麼一句話。特拉維道。我曉得是有的呀。我想起來了。說的是受了仇敵的禮。是要留心的。達特安道。這箇金剛鑽。不是仇敵送的。是王后賜的。特拉維驚訝問道。王后賜的。御賜的東西。頂少也值一千箇畢士度。王后叫誰送你的。達特安道。王后親手送我的。特拉維問道。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送的。答道。在王后裝扮的房間隔壁送我的。問道。怎麼送法。答道。王后伸手給我親。就把戒指放在我手裏。問道。你親了王后的手麼。答道。王后許我親的。問道。有人看見沒有。答道。沒人看見。就把當時的情景。細述一番。統領聽了。喊道。這些女人。未免太好新奇。太好脫俗了。你只看見那隻手。你若是再遇着他。你認不得他。他也認不得你。達特安答道。認不得。除非看見這箇戒指。特拉維道。你聽着。我有句話相勸。達特安答道。我很願意領教。統領道。你趕緊跑去頂近的一箇首飾店。把這箇戒指。賣箇好價錢。就是遇着箇猶太人。他頂少也要給你八百箇畢士度。錢是沒人認得的。那箇戒指。却是有人認得的。就可以把你毀了。達特安喊道。怎麼把戒指

賣了。王后賜的東西。我永遠不賣的。統領道。你是箇馱子。你若是不肯賣。你也應該把金剛鑽向裏戴。不要叫人看見留神。人家都曉得的。一箇喀士剛的窮人。那裏會有這樣好東西。人家看見了。犯疑心。是要打聽的。達特安問道。統領看我真有危險麼。統領道。譬如有一箇人。睡在一箇地雷上。地雷的藥線。是已經點着的了。你比那箇人所處的還要險。達特安道。真是箇惡鬼。這却怎麼好。統領道。你時刻都要小心。主教記性是好的。手段是有的。將來有一天。你是要曉得的。達特安道。他把我怎麼樣呢。統領道。那可難說。他收拾人的法子多咧。什麼法子都有。譬如說。他可以把你捉了。達特安道。王上的禁軍。也可以捉的麼。統領道。爲什麼不捉。我在宮裏三十年了。我從閱歷上說的話。你可以相信的。你不要自己高興。說你的地步安穩。你要步步的留心。防仇人來害你。設使有人尋你爭鬪。那怕他不過是箇十歲小孩子。你也要讓他。不論晚上日裏。有人攻打你。你只好躲開了。你若是過橋。你要把橋板試。看那塊板承得住。承不住你。若是在蓋房子的地方走過。你就要留心。不叫磚打破了。

頭。若是晚上回家太遲了。你要叫隨從的人帶兵器。若是從人靠得住的。你還要叫他緊靠你身邊走。總而言之。是人都要防。無論是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你的女相好。都是要防的。女相好。尤其要緊。達特安聽了末後這句話。臉紅了。問道。女相好。爲什麼。女相好要加倍的防呢。統領道。因爲主教是最喜歡用女人作偵探的。女人有依靠不住的。只要得十箇畢士度。就把男相好賣了。教書上說的狄立拉。就是箇榜樣。達特安聽了。就想起當天晚上他去同邦氏約會的事來。不過他却相信邦氏。從不疑心他作偵探。特拉維問道。你那一箇朋友。怎麼樣了。達特安道。我正要問統領。有什麼消息。我只知道把他們三箇人留在三處地方。一箇在某處同人比劍。一箇在某處受了傷。槍子傷了肩膀。一箇被人誣賴使假線。捉住了。特拉維問道。你却怎樣跑得脫的。答道。真是微倖。我胸口受了狄倭達伯爵一劍。我後來把他傷得半死的。丟在加來路上。特拉維道。什麼。狄倭達。他是主教的偵探。是羅時伏的親戚。我告訴你。一箇法子罷。達特安道。什麼法子。特拉維道。當下主教還在巴黎城裏找你。你就

靜悄悄的跑到披喀狄路上。打聽那三箇朋友的消息。你也該照管照管他們。達特安道。我明天就去找。特拉維問道。明天爲什麼今晚不去。答道。我今晚有很重要的約會。特拉維說道。呀。我曉得了。有了愛情的事了。我再告訴你。你要小心呀。男人的事。都是被女人破壞的。天地常存。永遠是如此的。你聽我勸。今晚就走罷。達特安道。萬做不到。特拉維問道。你已經應許了。今晚同人相會麼。答道。是的。特拉維道。那是沒法。倘若明早。你還沒死。你一早就要動身。探聽那三箇人的消息。達特安道。我一定去。統領問道。你有錢麼。答道。我還有五十箇畢士度。總轂的了。問道。你的朋友呢。答道。也總還有。我們臨走的時候。每人身上有七十五箇畢士度。統領道。你動身之前。還來見我麼。達特安道。除非遇着意外的事。不然。我是不來的了。特拉維道。很好。請罷。望你遇着好運氣。達特安謝了統領。鞠躬辭別出來。跑到三箇朋友的寓所。打聽都沒回來。又跑到禁軍營馬房。看見來了三匹馬。巴蘭舒看見那三匹馬。不禁詫異。正在那裏刷馬。看見主人來了。說道。呀。主人來了。我有話要告訴。達特安道。什

麼事。巴蘭舒道。我說的是房東邦那素。你相信這箇人麼。達特安道。我不相信他的。巴蘭舒道。那就好了。達特安問道。你爲什麼要問。答道。主人同他說話的時候。我留心看他的臉。我看見他臉上很不好看。達特安說道。胡說。巴蘭舒道。主人大約是不大留心。因爲你全副精神都在那封信上。我是很留心看的。那封信來的太古怪。我總放心不下。達特安問道。據你看來是怎麼樣。答道。據我看來。店主人是箇反叛。是箇光棍。我還看見他等你走了。他拿了帽子。關了門。就反向着你走的一條路走了。達特安哼道。這却有點古怪。也不要緊。我將來總要他解說清楚了。我纔付房錢。巴蘭舒道。主人不要把這件事看輕了。我看是要緊的。達特安道。據你的意思。要我怎麼樣。巴蘭舒道。何妨。今天晚上不去。達特安道。巴蘭舒。那是不能的。我不管邦那素不邦那素。人家已經有信來約。我是不爽約的。巴蘭舒道。主人一定要去。達特安道。一定要去。你却不要忘了。六點鐘在這裏等我。我來找你。巴蘭舒看見主人不聽他的話。他歎了一口氣。去弄馬。達特安想了一想。就不回寓。去同一箇教裏的朋友喫

飯看官記得。這就是達特安幾箇人沒得錢花的時候。去擾過他的。

### 第二十四回 大失所望

再說當天晚上九點鐘。達特安回到禁軍營馬房。他的跟人早已把馬備好。在那裏等。那時四匹馬都已到齊。達特安帶了劍。把兩把小槍裝在馬上的皮包。主僕兩人上馬就走。在城裏的時候。巴蘭舒的馬在後頭。離他的主人頗遠。出了城。到了空曠地方。他就緊跟着後頭。及到了大樹林。他同主人並馬而行。巴蘭舒看見樹枝搖動。心裏就有點疑懼。達特安看見了。問道。你怎麼樣了。巴蘭舒道。沒什麼。我到了樹林裏頭。就像到了教堂一樣。達特安問道。這是什麼緣故。答道。我說話不敢響。問道。爲什麼。害怕什麼。答道。怕有人聽見。問道。怕人聽見。我們說的不相干的話。聽見也不要緊。巴蘭舒說道。咳。邦那素的眼神不對。難看的很。我看他存了壞主意。達特安道。你爲什麼總撇不開邦那素。巴蘭舒道。我是撇不開。達特安道。你是箇膽怯懦夫。巴蘭舒道。膽怯懦弱。是一件事。小心謹慎。又是一件事。小心謹慎。是箇美德。達特安道。

我曉得了。你是有美德的。巴蘭舒道。你看看那裏月影裏頭。不是把火槍麼。我們先不要讓人看見。達特安想起統領告訴他的話。說道。這箇人不久要把我變作箇懦夫了。說完。拍馬快走起來。巴蘭舒緊趕着。過了一會。問道。我們終夜都是這樣跑麼。達特安道。不是的。你是到了的了。巴蘭舒道。你呢。達特安道。我還要往前走。巴蘭舒道。我一箇人留在這裏麼。達特安道。怎麼樣。你害怕麼。巴蘭舒道。不怕。不過今天晚上冷。受了冷。是要鬧風溼病的。受了風溼病。是不好跟隨着跑來跑去的主人。達特安道。你若是怕冷。不如到那邊的酒店去。明早六點鐘來找我。巴蘭舒道。你早上給我的。一箇柯朗。我已經花完了。我要禦禦寒。沒得錢了。達特安給了他半箇畢士度。說道。明早六點鐘來找我。說完了。下了馬。把馬韁交把巴蘭舒。獨自一箇人跑入黑影裏去了。巴蘭舒等到看不見主人。他就說道。我冷的很。看見那邊有一箇像鄉下的酒店。他就跑去敲門。再說達特安尋着樹林裏的小路走。走到聖克路。轉到離宮旁一條小路。不久。就到了約會的地方。原來小路旁邊是一道高牆。牆角上有箇亭子。

路那邊是籬笆。籬笆外頭是箇花園。花園裏頭有箇小屋。因爲沒約好暗號。他只好在那裏等。夜深人靜。達特安靠着籬笆。兩眼向黑影裏看。還看得見花園。同那間小屋。遠遠看見城裏幾點燈光。他想起相會的快活。就忘了眼前的寂寞。等了一會。聽見打十點鐘。他兩隻眼只管看那亭子。亭子的窗子都關了。只剩樓下一扇沒關。透出燈光。照着外邊的樹。達特安心裏想。邦氏將來。就在那裏候他。兩隻眼往裏看。等等。又聽見打半點鐘。達特安打了一箇冷戰。忽然想起。恐怕是約的時刻不對。他跑到窗外再看看信。信裏說的清清楚楚。是十點鐘。他跑回原地方等。等的有點不耐煩了。鐘打十一下。達特安着急了。恐怕邦氏遭了什麼禍。他急的了不得。只好試試普通暗號。拍了三下手。一點動靜也沒有。忽然想起邦氏也許因爲等的不耐煩。睡着了。他just想爬牆看看。却找不着承腳的東西。忽然想到爬樹。他就爬上去。不看房裏便罷。一看裏面。却不由得害怕起來。原來有一扇窗子。是已經打壞了。房門也打壞了。桌子上原擺了許多好喫的東西。也打翻了。酒瓶酒杯。打的粉碎。喫的東西。



摔得滿地。一看就知道是鬧事不久的。達特安以爲還看見扯碎的衣服。桌布還有血跡。他心裏一上一下。爬下樹來。要去打聽。下得樹來。重新細看。纔看見許多馬蹄痕跡。還有車輪印。馬車是來到亭邊。就沒向前去。後來仍回巴黎的。再看一會。找着一箇女人的手套。沾了泥。撕破了的。却還認得是新手套。香氣還沒散。他越看越着急。急急的一頭汗。呼吸也快起來。他心裏只管不願意說是邦氏遇了禍。心裏只管在那裏怕。他立刻就跑到大路上。趕到擺渡口。擺渡人就告訴他說。晚上七點鐘。渡過一箇女人。罩着黑袍。像是怕人認得他的。那箇女人年紀尙輕。長得俊俏。那時巴黎城內外。這樣的女人還多。不見得就是邦氏。惟有達特安聽了。以爲是邦氏無疑了。他知道是出了亂子。趕緊跑回離宮來。再踏勘。那時路上還是沒人。忽然想到園裏的小屋子。許有人住在那裏。問他打聽消息。園門是關了的。他跳了籬笆過去。狗叫起來。他也不管。就去敲門。敲了好一會。屋裏一點響聲也沒有。他急了。加大力的敲。聽見屋裏有悄悄的脚步聲。他就哀求開門。並說明並無相害的意思。後來慢慢的

開了一扇枯朽的窗門。一開。立刻又關了。達特安已經看見一箇老者的臉。他就喊道。老丈在上。請你聽我說。我在這裏很苦惱。你告訴我。今晚上你可聽見或是看見什麼異樣的事沒有。那窗又慢慢開了。那箇老人的臉。又張出來。害怕到臉色同死灰一樣。達特安把事告訴他。却沒說出名字。把如何約會。如何在樹上看見亭子裏的情形。說了一遍。那老者在那裏搖頭。達特安問道。你曉得的。請你告訴我。答道。你別問了。我就告訴你。也弄不出好事來。達特安拿出一箇金錢來。捧給老者。說道。你總曉得一點。你就把你所曉得的。告訴我。我萬不叫你被拖累的。那老人見他苦惱的可憐。就告訴他道。快到九點鐘的時候。我聽見路上有聲響。我以為奇怪。就有人到我門口。想進來。我是箇窮人。不怕人搶東西。我就開了門。我看見不遠站着三箇人。樹底下有一輛馬車。有幾匹馬。在那裏等着。還有三匹有鞍子的馬。就是那三箇人的。他們穿的是騎馬衣服。我就說道。你們要我做什麼。有一箇人彷彿是爲首的。就問我要梯子。我就說有一把梯。是我摘果子用的。那箇人給我一箇柯朗。說道。借

把我們用。你要記得。今晚上你聽見的。看見的事。一字也不要同人說。你說了。要你的命。那箇人說完了。給了我錢。把梯子搬走了。他們走開。我回到屋裏。關了門。重新悄悄的從後門出來。走到籬笆旁邊。躲在樹後。他們說什麼作什麼。我都聽得見。看得見。那輛馬車慢慢的。不響。到了亭子前頭。有一箇黑臉人。身子很胖。年紀略大的。走出來。爬上梯子。向窗子裏張。趕緊爬下來。說道是那箇女人。那箇爲首的。取出鑰匙來。開了亭子門。進去。就關了門。那幾箇就爬上梯子。小胖子把門。車夫管着車。馬夫管馬。忽然聽見叫喊起來。有箇女人向窗口一張。像是想跳下來的。看見有人從梯子上來。女人縮進去。兩箇人也就從窗口爬進。到了這時候。我就不看見了。只聽見桌子椅子跌倒的聲音。女人喊救的聲音。不到一會。女人的聲音被人塞住了。兩箇人把女人擡起了。從樓窗下梯子來。放在馬車裏。小胖子跟進馬車。爲首的關了窗。是末了一箇下來的。看見女人在車裏。同伴的上了馬。他也上馬。使了手勢。馬車就走。走的很快。三箇騎馬的跟着車。以後我就沒聽見什麼。沒看見什麼了。達特安

聽了。知道他剛纔害怕的事。是作成了。失了魂的在那裏說不出話來。老人道。還有一件事。你可以放心。那女人却沒死。還可以救回來的。達特安問道。你可曉得這班人是誰。答道。我一點也不曉得。問道。爲首的你認得麼。答道。不敢說一定認得。問道。他同你說過話。他的模樣。你還可以說得出來麼。老人問道。你要我說他的模樣麼。達特安答道。那箇自然。他是箇什麼樣人。老人道。那爲首的身材很高。很強壯的。黑鬍子。黑眼睛。是箇闊人的樣子。達特安道。是那箇人。蒙城遇見的人。這箇魔鬼。總要跟着我。害我的性命。那一箇是什麼樣呢。老人問道。你說那一箇。達特安道。那小胖子呢。老人道。呀。那箇不過是箇平常人。沒掛劍。那些人都不大理他的。達特安道。許是箇馬夫。可憐的女子。他們要怎麼樣他。老人說道。你說過的不害我。達特安道。你不要害怕。我不會失信的。說完了。達特安又向渡口來。心裏又苦惱。又痛恨。他想那邦氏許還有別的相好。因爲喫醋。把他搶了。心裏着實難受。盼望那三箇朋友來幫忙。他們又沒回來。那時已是過了夜半。只好先去找巴蘭舒。找了幾處。都找不着。正要

再找。忽然想起恐怕走來走去。犯了人家的疑。好在是約在早上六點鐘見面的。他想到了時候。他的跟人是自己會來的。他又想到在附近的地方。或者可以打聽出些消息來。他就走到一箇小酒店。要了一瓶酒。坐在一角上。等天亮。那酒店裏有幾箇粗人說的都是不相干的話。一點消息也聽不了。只好坐在那裏睡一覺。他是纔二十歲的人。是容易睡着的。早上快六點鐘。他醒了。晚上却沒睡好。整整衣服。摸摸口袋。他就走去。去找巴蘭舒。不一會就找着了。

## 第二十五回 摩吉堂獵酒

再說達特安。找着他的跟人。先不回寓。一直去見特統領。就把聽來的情節。都告訴了統領。他曉得統領或者可以同他想法。況且統領是差不多天天能見王后的。或者可以打聽點消息。特統領聽了這番話。知道這裏還有別的事。不但是爲的愛情一件。他就說道。這是主教的擺佈無疑了。達特安道。這却有什麼辦法。統領道。沒辦法。你只好趕緊離巴黎。我去把邦氏的事。告訴王后。王后是一點都不知道的。王后

也就可以打聽。等到你回來。我或者有點消息給你。達特安知道。統領說的話是算得數的。聽了這話。就告辭出來。立刻回到福索街。預備出行。快到寓所的時候。他遠遠看見邦那素。穿了早上的衣服。立在門口。就想起巴蘭舒勸他的話。就加倍的留心看他臉色。曉得他有懷恨的意思。他笑的時候。也藏着一肚的惡意。達特安見了他。就無心去同他交談。誰知邦那素見了。先招呼起來。說道。小兄弟。近來應酬多的很呀。大早七點鐘。人家纔起來。你纔回家。達特安答道。那箇自然。人家那裏能數箇箇都學得到你這箇道學的樣子。況且有了美貌少年的老婆。他自然在家裏取樂。我說的對不對。邦那素臉青了。勉强的笑了。說道。哈哈。你是渾身的風流快活。你昨天晚上。到底在那裏。路上很有些泥。達特安聽了。看看自己的靴子。果然有許多泥。看看店主的鞋。也有許多泥。忽然想起來。老人所說的那箇先爬上梯子。從窗子張進房裏的。那箇小胖子。就許是邦那素。就是他人串同了。把自己的老婆叫人擄去的。想到這裏。就想把他的咽喉又住了。當下弄死他。自己却按住了火氣。邦那素看

見他臉上變了色。就想退後。因爲門擋住了。退不了。達特安說道。你也不要笑我的靴子。有泥。你的鞋。轆也沾了泥。你也好像昨天晚上。在外邊過的夜。你這樣年紀的人。家裏有的是美貌老婆。還作這種事。你不慚愧麼。邦那素答道。不是的。我到某處僱箇傭人。路上泥多。我來不及換鞋。邦那素說的地方。却是同聖克路反對的。達特安聽到這裏。知道他所疑的是確實了。心裏倒寬了些。他心裏想。如果邦那素知道老婆在什麼地方。他可以想法子。從他口裏打聽出來。就是用強硬手段。也要叫他說出來。最要緊的。是先打聽看他曉得不曉得。就說道。對你不起。我渴得很。要到你房裏喝口水。使得麼。不等邦那素回話。他就跑到屋裏來。進去邦那素的房子。一看。就曉得邦那素的牀。是晚上沒人睡過。他也是纔回來的。也許他跟着那班人。到了收藏他老婆的地方。達特安喝完了水。說道。穀了。謝謝你。我要到我自己房裏去。叫巴蘭舒刷靴子。刷完了。叫他同你刷。說完。跑到樓上。看見巴蘭舒在那裏很着急。一見了主人。就說道。見直的是不得了。我以爲你不回來了。達特安問道。又有了什麼。

事了。答道：你萬猜不着。你不在這裏的時候，來的是誰？問道：幾時？答道：不過半點鐘前。問道：誰來了？趕緊說。答道：克和阿。問道：就是主教親兵營的統帶麼？答道：是的。問道：你看他是來捉我的麼？答道：一點也不稀奇。他的臉上却是很好的。問道：他臉上很好麼？答道：他太客氣了些。達特安道：是麼？巴蘭舒道：他說是奉主教命來的時候，你還要請你跟他到羅阿宮。達特安問道：你怎麼答的？巴蘭舒道：我說辦不了。你看我的主人不在家。達特安問道：他說什麼？巴蘭舒道：他說請你今天去看他。隨即低聲說道：你告訴你的主人說，主教很看得起他。見面之後，一定有好處。達特安道：看來主教的手段，還不算十分高。巴蘭舒道：我也看出點。我就說我的主人回來，一定是懊悔的。他就問我，你的主人那裏去了？我就說是去了某處。他又問幾時去的？我說是昨晚去的。達特安說道：巴蘭舒，你很伶俐。巴蘭舒道：如果主人真要見他，自然會說是我回錯了。我去擔責任。達特安道：巴蘭舒，不要緊。沒有人說你說謊。我們一刻鐘又要走了。巴蘭舒道：這是最好的法子。我們到那裏去呢？達特安道：我們去的



地方。剛好同你說的是反對。我看你也想打聽打聽吉利樸巴星摩吉堂三箇人了。巴蘭舒道。不錯。你幾時走。我就走。鄉下空氣。比巴黎的空氣好些。達特安道。把東西收拾好了。就走罷。我把兩隻手放在口袋裏。在外頭閒逛。就無人疑心了。你在禁軍營等我。我細細一想。我們這箇房東。真不是箇好東西。巴蘭舒道。我一向是這樣想。我曉得你也是要看得出的。你要找壞種。就叫我。我會看他們的臉。達特安先走了。到那三箇朋友的寓所討消息。討不出什麼。只見有一封信。等阿拉密。信面的住址。寫得很秀。信封還有點香。達特安把信拿了。就一直到了禁軍營。自己備好馬。巴蘭舒也來了。達特安道。把那三匹馬備好了。一齊走。巴蘭舒問道。一箇人兩匹馬。跑得快些麼。達特安道。獸子不會的。不過若是找着他們。他們也要騎馬回來的。巴蘭舒道。我盼望找着他們。達特安上了馬。說道。但願我得着他們。主僕兩人却是分路走。到了某處。纔會齊。一路無事。到了長德里。在前次出差歇過的客店。下了馬。店主人跑出來迎。達特安想了一想。已經走了一百多里。不如先歇一歇。慢慢再說找

人的話。他叫人看好了馬。跑進飯廳。要了一瓶頂好的酒。點了幾樣好菜。喫早飯。店主人看他。是箇闊人。就要自己伺候。達特安又要了一箇酒杯。叫店主人自己倒酒。喫。說道。讓我先喫一鍾。恭祝你生意興旺。這一句頌詞。是沒人爭論的。我不喜歡一箇人喫。你陪我喫一鍾罷。店主人道。你十分賞臉。我謝謝你。達特安道。不要客氣。我望你的客店生意好。同你自己盼望的一樣。我常在這條路上走的。總望你們生意好。你們生意好了。我們走路的人也沾點便宜。店主人道。從前我好像見過你。達特安道。許是有的。我常在這條路走。不過不一定總住一月客店。我前次住這裏的時候。我的一箇朋友。是箇火槍營裏的。同一箇人。因爲一點小事比劍。店主道。有的。我還記得。爵爺的這位朋友。叫頗圖斯。達特安道。不錯的。他沒喫什麼虧。店主道。他後來不能走了。達特安道。我知道。他說隨後就來。後來我們却沒看見他。店主道。他還住在這裏。達特安問道。怎麼講。還住在這裏麼。答道。住在這裏。我們很替他着急。問道。爲什麼事。答道。爲的是房飯錢。達特安道。那箇不要緊。他要還你的。店主道。我聽

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我們爲他花了錢不少。今早外科醫生還說。如果頗圖斯不給他醫費。他是要同我們要的。因爲是我們請他來看的。達特安問道。頗圖斯受了傷麼。答道。我實在不能說。問道。你該曉得呀。爲什麼不能說。答道。不錯的。我就是曉得。有的也不便說。况且人家已經有話在先。如果我的嘴疎了。他要割我的耳朵。達特安道。我可以去看看頗圖斯麼。店主道。可以。你到樓上去。敲第一號的房門。你就見着他。不過你先要報你的名。達特安道。這是爲什麼呢。答道。不然。你是要受傷的。問道。爲什麼就要受傷呢。答道。頗圖斯倫若不曉得。以爲你是店裏的人。他生了氣。就要來刺你的。不然必拿手槍來打你。問道。你作了什麼。叫人這樣生氣。答道。我們並沒作什麼。不過同他要錢。達特安道。我曉得了。頗圖斯沒錢的時候。是最恨人來要錢的。現在應該不這麼樣了。店主道。我們原是這樣想。我們店裏的章程是嚴的。一箇禮拜一清帳。我們照例開單送去。我們一開口要帳。他就叫我們滾。昨天晚上。他還同人賭錢。達特安道。同誰賭。店主道。我不大曉得是誰。有一位客人住在這裏。

同他賭。達特安道：「頗圖斯輸光了。店主道：『是的。連馬都輸了。我看見那位客人。今早走。騎了頗圖斯的馬走的。』我們就問他。他叫我們不要管。我們就告訴頗圖斯。頗圖斯說：『君子說話是靠得住的。』那位客人既然說那匹馬是他的。就是他的了。』店主又說道：『我見同他算帳算不清。我就請他搬到別的地方去。他說這箇店好。不肯搬。我聽這句恭維話。不好怎的。只好同他商量。請他搬到第三層樓小房間住。他現在住的是店裏頂好的房子。他又不肯搬。他說有一位女相好。是宮裏的閹人。不久就要來同他住。現在住的這間房子。還不算好。我也不去同他爭。只要他搬到小房子裏去。他就急了。把小槍拿出來。放在桌上。說：『不管是誰來叫他搬。他就要放槍打他。』從此以後。就沒人敢近他。只有他的跟人進去。達特安道：『原來摩吉堂還在這裏麼。』店主道：『是的。你走了五天之後。他回來了。弄得很窘的樣子。大約是路上遇了什麼了。誰知他的跟人。更不講理。他要什麼東西。響也不響。要什麼就拿什麼。』達特安道：『這箇跟人。原是很戀主的。』店主道：『也許是的。不過我的店裏。若多遇着幾箇這樣戀。

主的。跟。人。我。們。的。店。可。要。關。了。達。特。安。道。不。要。緊。他。總。要。還。帳。的。店。主。聽。了。在。那。裏。搖。頭。的。哼。達。特。安。道。他。是。一。箇。闊。女。人。的。相。好。總。不。叫。他。因。爲。這。一。點。小。事。爲。難。店。主。道。我。曉。得。這。位。闊。女。人。是。誰。達。特。安。道。你。曉。得。麼。店。主。道。我。曉。得。達。特。安。問。道。你。怎。樣。曉。得。的。店。主。道。你。却。不。要。說。是。我。說。的。達。特。安。道。你。只。管。說。店。主。道。我。們。是。要。小。心。的。達。特。安。道。你。說。店。主。道。有。一。天。頗。圖。斯。叫。我。們。寄。信。給。他。的。公。爵。夫。人。那。時。他。的。跟。人。還。沒。回。來。達。特。安。道。怎。麼。樣。呢。店。主。道。我。爲。的。是。穩。當。點。就。派。了。夥。計。到。巴。黎。親。自。送。去。達。特。安。道。送。去。怎。麼。樣。店。主。道。你。曉。得。這。位。公。爵。夫。人。是。誰。達。特。安。道。頗。圖。斯。同。我。說。過。我。却。忘。了。店。主。道。你。曉。得。這。位。假。公。爵。夫。人。是。誰。達。特。安。道。我。已。告。訴。你。了。我。不。曉。得。店。主。道。原。來。是。一。箇。狀。師。的。老。婆。叫。作。柯。吉。那。今。年。頂。少。也。有。五。十。歲。了。我。早。已。就。納。悶。爲。什。麼。一。箇。公。爵。夫。人。會。住。在。那。種。街。巷。的。達。特。安。問。道。你。怎。樣。曉。得。這。樣。清。楚。的。店。主。道。送。信。人。回。來。說。那。箇。女。人。讀。了。信。大。生。其。氣。說。頗。圖。斯。沒。良。心。總。是。爲。的。別。箇。女。人。去。同。人。打。架。受。了。傷。達。特。安。道。頗。圖。斯。真。受。了。

傷麼。店主道。可了不得。我不該說的。達特安道。他真受傷無疑了。店主道。是的。不過他分付過我。叫我不說。達特安道。這又是爲什麼呢。店主道。頗圖斯好吹。他說一會工夫。就要把敵人打倒了。誰知他反被敵人打倒。他不願意人家曉得。只要那位公爵夫人曉得。要那箇女人可憐他的意思。達特安道。他睡着不下來。總是傷重了。店主道。他受了很兇的一劍。幸而你的朋友。身體結實。不然。是不得了。達特安問道。你在場的麼。店主道。我跟他去看他們打的。他們却沒看見我。達特安問道。是怎麼一箇情形。店主道。打的不久。交手不到幾下。那箇人把頗圖斯刺了。入肉三寸。就倒了地。那人就問他的名字。聽見他不是達特安。就扶他起來。送到店裏。一語不響。上馬走了。達特安問道。原來那箇人是要同達特安打。店主道。是的。達特安問道。他那裏去了。答道。不曉得。從前沒見過他。後來也沒見過他。達特安道。我都曉得了。你說頗圖斯住在樓上第一號。店主道。是我們店裏頂好的房子。達特安道。你別着急。頗圖斯是要拿柯吉那公爵夫人的錢還你呢。店主道。我也不問他是不是公爵夫人。

只要他肯供給錢。但是他說在先。一箇錢也不給。爲的是他替還的債太多了。頗圖斯又沒長性。達特安道。你把這話告訴了頗圖斯麼。店主道。我們不敢說。說了他就知道我們是派專差送去的。達特安道。他還在那裏盼望送錢來麼。店主道。他昨天還寫了一封信。是他的跟人拿去寄的。達特安道。你說的是。這位公爵夫人。又老又醜。店主道。頂少也有五十歲了。送信人說。無一可取。達特安道。你請放心。不久那位夫人。是要後悔的。看來頗圖斯欠的錢。不見多。店主道。不少了。不算醫費。已經有了二十箇畢士度了。他很。不。客。氣。只要。喫。好的。看來是喫慣的了。達特安道。即使他的女相好不理他。還有朋友幫忙呢。你只管讓他喫罷。錢是可以放心的。店主道。你應許了。不提那箇假公爵夫人的話。也不提受傷的話。達特安道。那箇自然。店主道。他曉得了。是要喫了我的。達特安道。你別害怕。他沒有這樣兇惡的。說完。就往樓上跑。看見第一號的房子。就敲開門。進去。看見頗圖斯睡在牀上。同摩吉堂賭錢。火上烤着兩隻竹雞。鍋子裏噴出一陣陣的香味。旁邊一張小桌。桌上同一箇抽屜櫃上。擺

了許多空瓶。頗圖斯看見達特安很高興的在那裏喊。摩吉堂站起來讓坐去弄煮的東西。頗圖斯說道：好朋友你來了。好極了。可惜我不能起來歡迎你。你曉得我的事麼。達特安道：不曉得。頗圖斯很不放心的問道：店主沒告訴你麼。答道：我問你在這裏沒有。我就上來了。頗圖斯放了心。達特安道：你怎麼樣了。頗圖斯道：我細細告訴你我拿劍刺我的仇敵。傷了他三處。我想再一劍就結果了他。誰知石頭滑。我滑倒了。傷了膝蓋頭。達特安道：運氣真不好。頗圖斯道：可不是。不然我一定把他刺死了。達特安道：他怎麼樣。頗圖斯道：我也不曉得。大約他也穀了。就走了。你這些日子作什麼。達特安問非所答的說道：你傷了膝蓋頭。不能起牀。我看見了。難受的很。頗圖斯道：不要緊的。一兩天就好了。達特安道：爲什麼不叫人送你到巴黎。住在這裏悶的很。頗圖斯道：我也曉得。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達特安道：請說。頗圖斯道：我因爲悶很了。就同一位過往的客人擲骰子解悶。運氣不好。我口袋裏七十五箇畢士度。到了他口袋裏。我那匹馬也讓他贏了。你自己怎麼樣。達特安道：你還要什麼呢。



你不能盼望樣樣事都有好運氣。你曉得那句俗語麼。賭錢的運氣不好。愛情的運氣就會好。你愛情的運氣好了。自然賭錢是要輸的。那有什麼要緊。你的那位公爵夫人。自然是要幫你的忙的。頗圖斯道。我賭錢的運氣。是豈有此理的壞。我寫過信問他要五十箇路易。我爲的是受了傷用的。達特安道。怎麼樣呢。頗圖斯道。他總也不覆我的信。我恐怕他是到了鄉下了。達特安道。你從沒接着他的信麼。頗圖斯道。沒有。我又寫了一封加緊的信。讓我聽聽你的新聞。我爲你。很在這裏着急。達特安指着煮的東西。同那些空瓶。說道。店主人似乎待你還好。頗圖斯道。也還罷了。但是前箇兩三天。那箇不識好歹的東西。來要錢。我把那箇人。連他的帳單。都闕出去了。我現在。算是在這裏。被圍還算。沒有被他們攻倒。但是我預備好了的。時時刻刻防他們來攻。達特安指着空瓶。說道。你攻打敵人的本事。却還不錯。頗圖斯道。我因爲傷了。不能起牀。都是摩吉堂出去。擄掠來的。轉頭對他的跟人。說道。摩吉堂。有了接濟。你就該……達特安接着道。摩吉堂。我要問你。摩吉堂道。什麼。達特安道。我要你

把秘訣傳授把巴蘭舒。因爲將來有一天。我也許被圍。也要巴蘭舒辦點接濟。摩吉堂答道。嚶。容易的很。只要留心的看。就是了。我是鄉下生長的。我的父親。得空的時候。偷野味過日子。達特安問道。沒得空的時候。作什麼呢。摩吉堂道。他作的事。倒也能混幾箇錢。達特安問道。是件什麼行業。摩吉堂道。當那耶穌教同天主教爭鬧得最熱鬧的時候。耶穌教人要殺天主教人。天主教人要殺耶穌教人。嘴裏都說的是爲宗教出力。我的父親却奉了一種雜教。有時歸的是耶穌教。有時歸的是天主教。他常常背了一桿槍。在大路上籬笆背後走。若是碰了天主教的人來。他就要幫了耶穌教的忙。等那箇人快到跟前。他就把槍指住他。不許他走。在那裏交到臨了。那箇人總要把錢包。雙手奉送。纔得了命。若是碰見耶穌教的人。他馬上就變了一箇頂熱心奉天主教的。我自己奉的是天主教。我的父親。是守定宗旨的。我們弟兄兩箇。我的父親叫我奉天主教。叫我的兄弟奉耶穌教。達特安道。你的父親。後來怎樣。摩吉堂道。不幸的很。有一天。在一條窄路上。碰見一箇奉天主教的一箇奉耶

蘇教的。那兩箇人都認得他。他們兩箇人就把他吊在樹上。他們就跑到村裏來。我們兄弟兩箇。剛在那裏喫酒。他們兩箇人。在那裏誇他們辦的事。達特安道。你們聽見了。怎麼樣。摩吉堂道。我們就讓他們說。等他們離了酒店。分路走了。我們兩箇人就分路去截他們。我截的是奉耶穌教的。我的兄弟截的是奉天主教的。不到兩點鐘。我們把他們兩箇人。結果了。想到我的父親。叫我們兄弟兩箇分開。奉兩種教。法子。真是不錯。達特安道。據你說來。你的父親很有見識。你剛纔說。他閒的時候。偷野味。摩吉堂道。我是跟父親學的本事。我看見店主。待我們不好。拿粗人喫的東西。把我們喫。同我們喫慣的口味。不對。我就顯顯我的本事。我就到親王的大園子。逛。逛。開了幾箇捉野味的窠。走到湖邊。放幾條線。我們現在魚也有了。鱸也有了。竹雞野兔也都有了。這種東西。又輕。鬆。又適口。病人喫了。纔能滋補。達特安道。你的酒怎樣弄來的。是店主供給的麼。摩吉堂道。不很是的。達特安道。這是怎麼講。摩吉堂道。供給呢。是他供給的。他却不知道。達特安道。這箇謎。我猜不着。請你解說。解說。摩吉

堂道。我從前在各處混的時候。碰着一箇西班牙人。這箇人走了許多地方。連新大陸都去過。達特安問道。新大陸。同那桌子上的酒瓶。有什麼相干。摩吉堂道。你不要忙。等等你就知道了。達特安道。請你說。摩吉堂道。這箇西班牙人。有箇跟人。跟他到過墨西哥。這箇跟人是我的同鄉。我們又有同好。我們很要好。我們喜歡打獵。他就告訴我在墨西哥打獵的事體。說的是他們在墨西哥。用條粗索子。打箇活結。去打老虎。打野牛。我就不信離二三十步。怎麼會套得準。他就作把我看。離三十步遠。擺箇酒瓶。把索子一摔。果然把酒瓶套牢了。我就常常的練習練習。我現在摔索子的本事。也比得上墨西哥人。你現在曉得我說這段故事的意思了。店主人有箇酒庫。藏的好酒却不少。那把酒庫的鑰匙。從不肯交把別人。那酒庫却有一箇天窗透氣。我就從天窗。摔索子。我還曉得頂好的酒。藏在什麼地方。我就向那裏摔。哈。你現在曉得新大陸。桌上的酒瓶。有相干了。你請嚐嚐看。我們的酒好不好。達特安道。謝謝了。我纔喫了早飯。頗圖斯道。摩吉堂。不要管你去擺飯。我們一面喫早飯。一面聽

聽達特安這十天裏頭的事。果然當他們在那裏放量的喫飯時候。達特安把倫敦路上碰着的事。都說了一遍。到了倫敦。後來的事。一字都沒說。只說帶了幾匹馬回來。送他的那一匹在樓下馬房。說到這裏。巴蘭舒進來說道。馬已備好了。如果這箇時候走。晚上還趕得上到加利門地方。達特安就先告辭。約一箇禮拜後回到長德里。同他一路回去。頗圖斯說。膝蓋頭還要過幾天纔能好。並且還要等公爵夫人的回信。達特安還了帳。留了一匹馬給頗圖斯。同跟人走了。

## 第二十六回 阿拉密談經

再說達特安恐怕頗圖斯見怪。傷了交情。故此他受傷。同伯爵夫人的話。一句沒提。不過曉得他有這一段故事。倒可以利用利用他。不提。再說達特安一路上。愁眉不展。心裏害怕着邦氏中了主教的計。還有主教的親兵統帶來找他。不曉得爲什麼事。可惜又沒見着。不然還可以打聽點出來。心裏有事的人。不管外邊的。故此一路上的風景。他也沒在意。走了只七十里。到了克拉圍地方。進了從前把阿拉密留下

的客店。女店主出來迎接。達特安不同前番的繞了許多灣子來打聽。一直就問道。好奶奶。你可曉得我前十四日留在這裏的一位朋友麼。女店主問道。是不是問箇美貌少年。年紀約二十四歲的。達特安道。是的。他肩膀上還受點傷。女店主道。是的。他還住在這裏。達特安聽了。跳下馬。把馬韁交把巴蘭舒。問道。他住在那裏。我很想見他。女店主道。你別怪。我不曉得他這箇時候。見客不見。達特安道。爲什麼不能見。難道他有女客麼。女店主道。不是的。可憐見的孩子。並沒女客。達特安問道。誰在那裏。女店主道。某處的教士。同阿密安耶穌軍的長老。達特安道。了不得了。他病得這樣重麼。女店主道。不是的。他受傷之後。就立定主意。要當教士。達特安道。是了。我記得他說過。不過是暫時當火槍手的。女店主道。你還要見他麼。達特安道。要見之至。女店主道。在院子裏的樓梯上去。他在第二層樓。第五號。達特安走上了樓梯。那第五號却是很幽密的。同他在巴黎住的房子一樣。巴星在過道把守。不許閒人亂闖。巴星早已想伺候教裏的人。天天盼望主人作教士。若不是他的主人常常安慰他。

他是早走的了。阿拉密因爲受了傷。又爲被他的女相好棄他跑了。心裏很難受。他就拿定主意。要改了行業。巴星見了達特安。就嫌他來的不是時候。但是女店主已經讓他來了。也是沒法。只好告訴達特安說。他的主人同兩箇教裏的人。商量要事。不便驚吵。又說事體重大。一天恐怕還商量不了。達特安那裏去管他。一隻手把巴星推開了。一隻手推開門。一進門。看見房裏。却真是有趣。原來阿拉密穿了一件黑長袍子。坐在桌旁。頭戴一頂教士戴的圓帽子。右手坐着的是耶穌軍的長老。左手坐的是一位小教士。桌子上都是些紙張。同大本頭的書。窗簾都下了。房裏很黑暗。盔帽、手槍、長劍等物。都收起來。一開了門。阿拉密就認得他。却還是很用功的。好像不甚理會。阿拉密先說道。達特安。你好呀。我看見你。很歡喜。達特安道。我也極喜歡見你。不過我幾乎不知道。是同我的舊火伴說話。不是阿拉密道。自然是的。你爲什麼還疑心。達特安道。我起初還以爲走錯了。走到教士們的房子。我見了這兩位。我以爲是你病重了。那兩箇教士聽見了。很不高興。達特安不去理他。又說道。阿拉密。

我驚吵了。你在這兩位面前懺悔麼。阿拉密臉紅了。答道。並不驚吵。我看見你。安然無恙。我很高興。達特安心裏想道。哈。我就要把他念頭回轉過來。阿拉密指着達特安。同那兩箇教士說道。我的這位朋友。纔打極危險的地方逃了出來。兩箇教士同時點頭說道。要求上帝的慈悲。阿拉密也點頭道。我也在這裏祈禱。又說道。你來得正好。幫我們討論。這兩位在這裏。同在討論宗教裏的問題。我要領教你的意思。達特安聽了。有點不安。答道。這種問題。軍人的話。是不能算數的。你還是聽這兩箇的指教罷。兩箇教士點頭。很以他這句話爲然。阿拉密道。你的話。是很有價值的。長老道。我那篇論。應該抱住古人的家法。要發揮明白。以示學者。這就是我們的問題。達特安驚訝道。你在這裏作論麼。那箇耶穌軍的人答道。要作教士的。一定要作篇論。達特安更驚異道。你要作教士麼。阿拉密說道。長老說。我那篇論。要守古人家法。我是要揮發我的意思。題目是有了。阿拉密說出一句拉丁文的題目來。達特安是不懂得。阿拉密就解說道。題目說的是代天賜福。是要兩手並用的。那箇耶穌軍長老說。



道。這是箇很好的題目。那箇小教士也是不甚懂得拉丁文的。只好去附和那箇長老。說道。題目很出色。達特安却不去附和。阿拉密說道。好是很好。不過問題太難了。非在經典上。及古時經論家。很用點功。是做不出來的。我當了這些日子的兵。常常的要值班。我那裏有工夫去用功呢。如果我能夠自己找箇好着手點的問題。就好些。這一番話。達特安同小教士聽了。都不耐煩。長老聽了。說了一句話。用了一箇拉丁字。小教士也說了一句。湊了幾箇拉丁字。阿拉密看見達特安打呵欠。幾乎嘴都閉不攏。就說道。長老。我們還是講法國話罷。達特安聽了。還可以懂。達特安道。我路走多了。我也倦了。不大能懂拉丁文。長老聽了。頗不高興。小教士聽了。却很感激達特安。長老說道。我們看看。討論出什麼道理來。你可曉得。當日摩西。是用兩隻手的。福音書上說的。也是兩隻手。不是一隻手。說到這裏。小教士擺了兩隻手。作箇注解。長老接住說道。比得說的。却是用手指。這兩說。就有點不同了。阿拉密答道。不同的地方。我很看得出。不過這箇道理。太深奧了。長老說道。比得用手指。教王也用手指。

你們曉得用幾隻手指呢。是用三隻手指。一隻代聖父。一隻代聖子。一隻代聖靈。其餘的小教士是用刷子灑。那箇刷子。是代無限若干大小仙女的手指。就是這箇道理。有了這箇題目。我可以寫出兩大本書來。長老說的極高興。把手在桌上的大本頭的書。一拍桌子。幾乎斷了。達特安發起抖來。阿拉密道。這箇題目。真是不錯。我怕得太難了。我自己揀的題目。達特安。我說把你聽聽。我的問題。是事上帝是要帶點追悔的意思。長老說道。這箇問題。有點離經畔道。你要小心。不然。你是不得了的。小教士搖搖頭。說道。你不得了的。長老道。你是要講到主意自由了。這是很可怕的。況且你怎樣能證實。我們一面服事上帝。一面還要去追悔這箇世界。上帝是上帝。世界是魔鬼。你爲什麼要追悔魔鬼。阿拉密正要說。又被長老攔住了。達特安聽了頭痛。以爲是到了瘋子院。只好不響。他們說的話。他有大半不懂。阿拉密有點不耐煩。說道。我並沒說追悔魔鬼的話。長老伸出兩隻手向天。小教士也學他。阿拉密道。我們不喜歡的東西。還拿來供上帝麼。達特安道。你說的不錯。長老同小教士聽了。

跳起來。阿拉密說道：「我的意思，是我們這箇世界，是很有可以留戀的事，我也棄了不要。這就是犧牲了自己。經上說過的，要犧牲自己，以事上帝。」長老道：「有的。」阿拉密道：「我去年曾經用這箇意思，作了一首詩，也還有人稱讚。」長老聽了，露出很看不起的意思。小教士也學他的樣子。達特安道：「念給我們聽。」阿拉密念了一遍。達特安同小教士聽了，都很喜歡。惟有長老在那裏搖頭。長老說道：「你的論，或者夫人們聽見了，喜歡。」阿拉密道：「但望可以叫他們喜歡。」長老道：「你一定執住那箇問題麼？」阿拉密道：「我不換的了。」我作完了，明天送你看。」小教士道：「慢慢的作。」長老道：「種子是播了的，就恐怕有些到了石田上。有些到了路邊上。有些被雀子喫了。」說完，又說了一句拉了話。達特安聽得實在不耐煩。小教士道：「明天見罷。」長老道：「明天見。」你這箇人，倒可以望將來替宗教大發光明。但望你不要太過了。變了一團大火。說完了。兩箇人走了。巴星聽得久了，領了他們出去。阿拉密也送出來。回到房間，因為談經談久了，略歇一歇。說道：「我又回到我起初的老主意了。」達特安道：「是的。」阿拉密道：「我主意打了。」

好久了。你總聽見我說過了。達特安道。我一向以爲你是說笑話的。阿拉密道。這箇怎麼好當作笑話呢。達特安道。人家還拿死當笑話咧。阿拉密道。他們錯了。死就是箇門。上天堂。下地獄。都是這從箇門走。達特安道。阿拉密。我經也聽穀了。拉丁文我是外行。我要告訴你。自今早十點鐘。到如今。我沒喫東西。我餓得要死了。阿拉密道。馬上就開飯。不過今天是禮拜五。不許喫肉。只能讓你喫點素菜。不過爲你起見。我可以讓你喫雞蛋。這也是犯例的。你曉得。雞蛋可以出小雞的。達特安道。這種菜。我原不稀罕。只好依了你罷。阿拉密道。你肯犧牲這點。我很感激。不過你的身體雖然得不着什麼好處。你的靈魂。却占點便宜。達特安道。你打定主意當教士了麼。你的同伴特統領聽見了。要說你是箇逃伍的。阿拉密道。我不是第一趟當教士。我算是重當教士。我從前是出了教堂。去當軍人的。達特安道。我却不知道。阿拉密道。你不曉得我爲什麼從教堂出來麼。達特安答道。不曉得。阿拉密道。我告訴你。我九歲的時候。就進教堂讀書。到了近二十歲的時候。我將要升小教士了。有一天晚上。我去

着朋友年紀輕的人。是沒什麼把握的。我白天到了朋友家。我讀書把女主人聽。有一箇武官。看見了。很忌我。當天晚上。我作了一首詩。讀把那位女人聽。他扶着我的肩膀。武官進來。看見了。先不說話。等我出了門。他跟着我。說道。小教士先生。你願意挨打麼。我答道。從來沒人打過我。我却不能答。那武官說道。你聽着。如果你再進這家門。我就要打你。我聽了。很害怕。兩條腿直發抖。一句也答不出。那武官大笑。跑回家去了。我就回到教堂。我是箇君子。覺得受他這番羞辱。實在難過。一句也不敢響。我就先同長老說。今年不能行受職的禮。請改遲一年。我就跑到巴黎。跟好手學比劍。每天學一趟。學了一年。到了受辱的那一天。我脫了長袍子。裝起壯士的模樣。赴一箇朋友家的跳舞會。我知道那武官一定在那裏的。他果然在那裏。很巴結的對着一位女客唱曲。唱到第二段。我就去打叉。說道。先生。你還是不許我到某街上某家麼。我若是進去。你還打我不打。武官聽了。很詫異的答道。我不認得你。我就說道。我就是那箇小教士。讀某書給人聽。還作了一首詩的。武官答道。我記得了。你要

什麼。我說道。我請你出去走一走。武官道。明早罷。我說道。不能等。要現在走。武官道。你一定要麼。我答道。我一定要。武官道。來。我們走。夫人們不要等我。只要幾分鐘。把這箇人殺了。我回來再唱。我們兩箇出去。領他到了去年他羞辱我的地方。那天晚上。月亮極好。我們就動手。我第一劍。就把他刺死了。達特安啊。噲了一聲。阿拉密道。我知道人家一定曉得是我把武官刺死的。我只好不去行受職的禮。後來阿托士。頗圖斯。就勸我投到特統領營裏當軍人。幸而我的先父。是在某處打仗陣亡的。王上是認得的。我就補了一名火槍手。你就知道我爲什麼要回教堂去。達特安道。你爲什麼不先不後。一定要這箇時候回教堂呢。近來遇了什麼事。叫你想這種沒趣的主意。阿拉密道。我因爲受了傷。其中彷彿有點天意。達特安道。傷已快好了。難道你心裏還想着這一點的傷麼。阿拉密臉紅了。問道。你說是什麼呢。達特安道。據我看來。是你的心傷。叫你難受。阿拉密作出很不相干的樣子來。說道。你猜錯了。我要戀愛作什麼。那都是身外浮雲。你以爲我真是因爲戀愛不遂麼。我戀愛誰。愛的是

生意人的老婆。還是女僕。達特安道。你不要怪我說。我以為你戀愛的人。身分要高許多。阿拉密道。身分高。我是箇什麼人。有這種奢望。一箇火槍手。無名無位的。達特安很不相信的說道。阿拉密。阿拉密很愁悶的答道。我也不過是塵土。塵土復歸塵土。人生在世。不過都是愁苦人。同人相繫的結子。是極容易散的。我們心裏的愁苦。不必告訴人。人家都爲的打聽新聞。纔來探你的心事。達特安也歎一口氣道。你這句是有閱歷的話。我也是這樣說。阿拉密道。是麼。達特安道。我有一箇極戀愛的女人。纔被人用強硬手段搶去了。我不曉得他現在怎樣了。也不曉得他在那裏。他也許關了監。也許是已經死了。阿拉密道。不管怎的。你的那箇女人。並沒有把你丟開了。不過是人家不許他同你通信。至於我這件事……達特安問道。你的事怎麼樣了。阿拉密道。並沒什麼。達特安道。你是立定主意。要離開世界的了。阿拉密道。是的。今天你是我的朋友。明天就是箇路人。我當你是沒有這箇人。世界算不得什麼。不過算是座大墳罷了。達特安道。你說的話。扯淡的很。阿拉密道。不是怎的。

達特安微笑不響。阿拉密說道：我現在還在世界上。我還要同你談談你的事。并幾箇同伴的事。達特安道：我也想談談。不過你什麼都不來。同你談愛情的事。你搖頭。你說朋友不過是箇影子。世界不過是座大墳。阿拉密歎氣道：我說的都是實情。你將來就知道了。達特安道：我們再也不提那些話。說到這封信恐怕又是令你失望的。倒不如燒了罷。阿拉密着急的很。問道：什麼信。達特安道：你出門之後到的。我同你送來。阿拉密道：不曉得是誰的信。達特安道：許是生意人的老婆。不然就是施華洛夫人的女僕。他許是已經同他的女主人到了土爾地方。想起來要拿香箋寫封信。把你用公爵夫人的私印封了。以爲關的了。不得阿拉密道：你說的什麼。達特安要同他開頑笑。故意的作出找不著那封信的樣子來。說道：恐怕這封信我丟了。其實也不要緊。世界不過是座大墳。男人女人也不過是些影子。愛情也是件虛浮的事。阿拉密喊道：你別叫我等了。趕快拿出來罷。達特安掏了口袋。說道：在這裏。就把信拿出來。阿拉密跳上前。搶了信。拆開就讀。臉上高興的很。達特安道：這箇伺候夫



人的女僕。寫的信還不錯。阿拉密道。我謝謝你送這封信。那箇女人。是回土爾去了。他還是戀愛我。我高興的很。這兩箇人。就高興的同瘋子一樣。圍着那本大經論跳。地下滿地。都是些散張經論經解。也不管。只在上頭跳。巴星剛好把素菜雞蛋拿進來。阿拉密把教士帽摔了。喊道。馱子。誰喫這種東西。還不趕快去拿一隻燒兔子。燒公雞。四瓶頂好的酒來。巴星看他主人變臉。變得太快。莫名其妙的。把雞蛋丟在素菜裏。素菜丟在地下。達特安還拿剛纔教士說的拉丁文來取笑。阿拉密說道。別說了。我們喫酒談談舊事罷。

## 第二十七回 阿托士之妻

再說。達特安喫飽了。很高興的說道。我們去找阿托士了。阿拉密道。他是箇比劍的好手。又鎮定。不會喫什麼虧的。達特安道。阿托士本事膽子都有。就怕敵人多了。我想趕快去看他。阿拉密道。我也想同你一路去。不過恐怕還不大能騎馬。達特安道。你病很了。頭腦恐怕有點不清。阿拉密問道。你幾時去。達特安道。明天一早。

你今晚睡箇好覺。明天也許能同我一路走。阿拉密道。能同去更好。我看你也要歇歇。再趕去。兩箇人都去睡了。明天早上。達特安走到阿拉密房裏。見他倚着窗子。往外望。達特安問他看什麼。阿拉密道。那箇馬夫牽着的那三匹馬。着實好看。騎上這種馬。是極快活的。達特安道。你也可以享受。一匹是你的。阿拉密道。那一匹。達特安道。隨你揀。阿拉密道。鞍墊呢。達特安道。也是你的。阿拉密道。你別開頑笑了。達特安道。你不說拉了。我也不開頑笑。阿拉密道。那些華麗鞍墊韁勒。都是的麼。達特安道。是的。那一匹是我的。那一匹是阿托士的。阿拉密道。這幾匹馬好極了。達特安道。我看你喜歡。我很高興。阿拉密道。除了王上。沒人能彀送你這一分的厚禮。達特安道。却不是主教送的。你也不必問是誰送的。你只管收了一匹就是了。阿拉密道。我就要那一匹。我就是中了二十槍傷。這匹馬也可以治好了。你看馬鐙有多好看。巴星快來。巴星來了。却是垂頭喪氣的樣子。阿拉密道。把我的劍擦亮了。把我的帽子罩袍刷刷。把小槍裝好了。達特安道。馬上有的是小槍。不必去裝了。巴星在那裏歎氣。

達特安道。不必難過。不論作那一行。也可以上天堂的。巴星幾乎要哭的答道。我的主人。經論教務。很熟的了。不難做到主教。達特安道。你想想看。作教士有什麼好。作了教士。也還是免不了要打仗的。你看第二次打仗。主教還要去帶兵。某主教也是要去的。你不信。去問問。他的跟人。常常的要同主人裏傷呢。巴星歎氣道。我曉得了。現在是天翻地覆的世界。一面說。一面主僕兩箇人。走到院子。阿拉密道。巴星。同我拿住鐙子。他一摔。就上了馬。誰知那馬一跳。阿拉密臉青了。暈起來。達特安扶他下來。送到房裏。說道。你別去罷。好好的自己照應着。我一箇人去。找阿托士罷。阿拉密道。我看你是箇鐵鑄的。達特安道。不是的。我不過運氣好。我走了。你怎麼樣消遣呢。不要再談經罷。阿拉密微笑答道。我作詩。達特安道。作詩送施華洛夫人的女僕罷。我看你倒不如教巴星作詩。也可以安慰他。你可以天天騎騎馬。慢慢把身子養回來。阿拉密道。你不要掛念。等到你回來。我就可以同你一路走。於是兩箇人分手。達特安就向阿密安地方去。交代女店主同巴星。照應病人。達特安記得那一日阿托

士所處的情形十分危險。不曉得他這幾天什麼樣。又不曉得他在那裏。再說那四箇英雄頭裏。算阿托士的年紀最長。他的性情嗜好舉動。同達特安全不同。但是幾箇人之間。達特安最敬重的。就是阿托士。阿托士的面貌極其名貴。本領最好。性情最安靜。膽子却是極大。講到模樣。同對待人的樣子。有時比特拉維還好。身材不長不短。却極強壯。比起力氣來。頗圖斯還比不過他。臉上英光四射。一箇筆直的鼻子。兩隻手極其細嫩。阿拉密最喜歡收拾自己的手。見了阿托士那雙手。還是羨慕的。阿托士說起話來。聲音是最好聽。平常不大說話。聞見却是極廣的。他的樣子擺出來。人家一見。就知道他是在最上等的社會走慣的了。遇着大宴會。阿托士知道安設座位的先後。講到家世。及國裏的貴族。是無不源源本本的說得出來。說到臂鷹打圍。他是無一事不在行。路易第十三聽了。也要詫異的。至於騎馬比劍。更不必說了。他是極在行的。那時候的上等人。不大肯講究學問。阿托士却不然。阿拉密好弄拉丁文。有時錯了。阿托士同他改正。那時候的軍人。不大考究宗教倫理。做人都是

極放蕩的。阿托士却極正派。不肯亂行一步的。總而言之。在那時候的人。他算得箇是特別的。不幸他受過不如意的事。未免常帶憂愁。那時他的眼神也差了。話也不大說了。只好拿酒去解憂。有時同他的同伴在一起。也不肯說句話。達特安從來沒打聽出來。阿托士傷心的緣故。從來沒看見有人寄信把他。他所去的地方。朋友都曉得的。再說達特安一路走。一路說道。阿托士許是死了。也未可知。如果是死了。就是我對他不住。原是我拉他來的。他也不曉得爲的什麼。也得不着好處。巴蘭舒道。不但這樣。我們有了性命。還是虧得他。你還記得他說。你們走你們的罷。我是被他們捉住了。那時候。我看見他拿着劍。在那裏打。就像是有一二三十箇人打架。達特安想起那天的情形。更着急起來。主僕兩人。趕快的跑。那早十一點鐘。就看見阿密安地方。十一點半鐘。就到了客店。達特安要收拾那店主。他就一直跑到院子。把帽戴低了些。一手拿馬鞭。一手抓住劍柄。見了店主人。就問道。你還認得我麼。店主人答道。我不認得。達特安問道。你當真不認得麼。答道。爵爺不認得。達特安道。我說兩句

話你就認得了。兩箇禮拜前。你誣賴一位客人用假錢。這位客人在那裏。店主人臉都青了。答道。再也不要提起了。我爲那件事。喫了大虧了。達特安道。那位客人在那裏。店主道。你聽我說。饒了我罷。請進來。先坐坐。達特安坐下了。在那裏很生氣。巴蘭舒站在後頭。臉上很兇。店主人在那裏發抖。說道。你就是那天先走的客人。達特安道。是的。你就講實話。倘有半箇字不對。我是不饒你的。店主道。你別着急。讓我慢慢講。就說道。原先有人送信把我。說有一箇慣使假錢的人。不日就要到。假扮作火槍手的模樣。那些人主僕的面貌。同馬的樣子。都說得很清楚的地方。官還派了六箇人。幫我忙。我自然就預備着。捉這班使假錢的人。達特安問道。你們捉着的那箇人。在那裏。店主人道。讓我說。那天你先跑了。我更疑心了。你的朋友打得很好。他的跟人。不幸同馬房的人鬧起來。那馬房的人。原來都是一班偵探。達特安道。可恨極了。原來你們都是一班偵探。我要把你們殺光了一箇也不留。店主道。我可以證實了。我們不是串通的。你的朋友拿手槍。打倒兩箇。拿劍打倒一箇。把我也打倒了。達特

安道。你幾時纔說完。我問你我的朋友怎麼樣了。店主道。他一面打。一面退。退到地下酒庫的樓梯口。他搶了鑰匙。跑了進去。把門鎖了。我們就讓他在裏頭。達特安道。你的意思。並不要殺他。只把他關起來就算了。店主道。好。一箇被禁的人。是他先殺了一箇人。又重傷了兩箇人。自己關在那裏。我跑去告訴地方官。地方官說。他全不曉得。還說。如果我說出他的名字來。他要把我吊死了。看起來。我是關錯了人。那箇真的却跑了。達特安道。阿托士現在那裏。你還沒告訴我。店主道。我因爲着急的。很要把事體弄清楚了。我就跑到酒庫。放他出來。誰知酒庫裏頭。藏的不是箇人。見直的是箇魔鬼。我要請他出來。他說不相信我的話。怕上我的當。說要同我立合同。我就說。原是我的不是。不應該誤得罪了火槍手。他就說。第一款。是要他的跟人帶了兵器進去。我答應了。他的跟人叫做吉利樸。雖然受了傷。也進了酒庫。進去之後。馬上又把門關了。闕我們走。達特安問道。現在阿托士在那裏。答道。還在地下酒庫。達特安喊道。你這箇光棍。你把他關在酒庫。這些天麼。店主道。天呀。他在酒庫裏。不能

怪我。是他自己願意。關在那裏的。你如果能勸他出來。我就感激你一輩子。達特安道。我到酒庫裏。找得着他麼。店主道。找得着。他自己要關在那裏。不肯出來。每天我們用把叉子。叉些麪包。從小窗口送把他們兩箇人喫。他們要肉。我們就送肉。他們還不止喫麪包。喫肉咧。有一天我同著兩箇夥計。要進去。他就大生其氣。主僕兩箇就裝起槍來。我就問他作什麼。他就說。如果我們一踏腳進去。他就要開槍。我就跑去告訴地方官。地方官不管。還說是我。不應該得罪有體面的人。達特安也禁不住笑了。問道。你怎麼樣呢。店主道。從此以後。我們就窘到不得了。我們的貨色。都在酒庫裏。裏頭藏的是瓶頭的酒。桶頭的酒。還有皮酒。香酒。菜蔬。鹹肉。香腸。我們不能下去取東西。就不能供應客人。生意一天壞一天。你的朋友。若是再住一箇禮拜。我只好關店門了。達特安道。這都是你的錯。收拾得你好。你不該把體面人當作使假錢的。店主道。你說得不錯。你聽聽。他又吵鬧起來了。達特安道。又是你們去吵他了。店主道。不得不吵他的。剛纔來了兩箇英國人。達特安道。怎麼樣呢。店主道。英國人



好喫好酒。你是曉得的。我的老婆。去同你的朋友求情。要進去取好酒。他不讓進去。你聽他吵得多兇。達特安一聽。果然吵得利害。店主在那裏發抖。達特安拉了他。就向庫門口來。巴蘭舒裝好槍。跟着來兩箇英國人。也在那裏吵。說是走了遠路。要喫喝的。有一箇打法國話說道。真是虐政。爲什麼讓一箇人霸佔住了。叫我們捱餓。我們去攻門罷。他若是同我們打。我們就殺了他。達特安拿出手槍來。說道。慢點。我們不要講殺。阿托士在門裏喊道。讓他們來。我們收拾他。那兩箇英國人雖然有膽。不曉得酒庫裏。到底是箇什麼人在那裏。遲疑不決。有一箇淘氣些的。跑下幾級梯子。用力踢門。達特安把手槍弄好。同巴蘭舒說道。你對付樓下那箇人。我對付樓上的。回頭對英國人說道。你要打麼。我們預備好了。阿托士喊道。達特安。是你麼。達特安也喊道。不錯的是我。阿托士道。好極了。我們一會就把這些強盜收拾了。那兩箇人已經拔劍在手。見地勢不便。又不肯罷手。那一箇又把庫門一踢。裂了一條大縫。阿托士喊道。達特安。你站開。我放槍了。達特安原是箇有分寸的人。說道。你們兩位且

等一等。阿托士。你也且不動手。你們無故的去丟性命作什麼。我同我的跟人送你三槍。酒庫裏頭還要送你幾槍。況且我們還有劍。我現在看。不必流血。就可以把這事了結。你等一會。就有酒吃。阿托士在裏頭說道。還不曉得有酒剩沒有。店主聽了。又發抖。說道。什麼。沒得酒剩了。達特安道。總還剩許多。兩箇人不能把庫裏的酒吃光了。先生們請先收了劍。兩箇英國人答道。你把槍收了。我們也把劍收了。達特安道。那箇自然。一面說。一面收了槍。叫巴蘭舒也收了槍。英國人也收了劍。達特安把阿托士的事。說了一遍。兩箇英國人聽了。也說店主的不是。達特安說道。請你們在飯廳等一會。酒就來了。英國人到飯廳去了。達特安說道。沒有別人了。請你開門罷。阿托士搬開了許多東西。開了破門。達特安跳上前。抓他的手扶他上樓。阿托士走不了。達特安驚訝問道。你受傷了麼。阿托士道。不是的。我喫醉了。我是最會趁機會的好店主。我至少喝了一百五十瓶酒。店主叫道。跟人若是只喝了七十五瓶。我的生意是毀了。阿托士道。吉利模是懂規矩的。不敢同主人比。他喫的是桶裏的酒。喫

了忘記塞桶酒還在那裏流咧。達特安聽了大笑。店主在那裏着急。吉利模走出來。抗住火槍。喫得爛醉。遍身沾了一種東西。店主認得是橄欖油。三箇人一齊到了另一間房子。店主夫婦兩人。到酒庫一看。看見滿地空桶。一窪一窪的。又是水。又是酒。浮了許多板片。還有許多火腿骨。一角上堆了許多空酒瓶。一箇大桶沒塞子。酒在那裏流。幾乎流乾了。五十串大香腸也快喫光了。夫婦兩箇看見這種情形。在那裏哭。在那裏喊。達特安聽了。也有點難受。阿托士一點也不動。誰知店主哭了之後。生氣起來。拿了火鉗。跑進房來。阿托士看見了。喊道。快拿酒來。店主道。你喫的酒。值一百箇畢士度有多。我是毀了。阿托士道。沒有的話。我們喫的。還不穀解渴。店主道。你喫也罷了。還打碎了許多瓶。阿托士道。這是你的錯。是你把我推在一堆瓶子上的。店主道。油也糟蹋了。阿托士道。你打傷吉利模。我們拿油同他數。店主道。香腸也喫完了。阿托士道。老鼠喫的。酒庫裏多得很。店主道。你要賠的。阿托士道。你這箇老東西。想站起來。又坐下了。達特安拿了馬鞭子。店主退後了。達特安道。我要教訓你往。

後待天上送來的客人。你要同他客氣些。店主道。魔鬼送來的客人。達特安道。你還要同我門辨。我們四箇人。就要一同到酒庫裏。看看糟蹋了多少。店主道。原是我的不是。我也認了。請你們饒了我罷。你們是上等君子。我不過是箇窮店主。我求饒罷。阿托士道。得了得了。你再怎麼說。我的心要碎了。我的眼淚也要同你桶裏的酒一樣流了。我們並不是魔鬼。我們慢慢的商量罷。店主慢慢的走到跟前。阿托士道。你記得那天我要還帳。我的錢包。擺在桌上。店主道。是的。阿托士道。裏頭有六十箇畢士度。那裏去了。店主道。在縣衙門裏。他們說是假的。阿托士道。不是假的。你要了回來。就把了你。店主道。你是曉得的。到了官的東西。是要不回來。除非錢是假的。或者還許。要得回來。阿托士道。我可不管。你想法子要回來。達特安道。來。我們談別的事體罷。阿托士的馬在那裏。店主道。在馬房。達特安問道。你看那匹馬。值多少錢。店主道。不過五十箇畢士度。達特安道。頂少也值八十。你拿了去。就算清了帳罷。阿托士道。你把我的馬賣了。我騎什麼。難道騎在吉利模背上麼。達特安道。我帶了一匹

馬來給你。阿托士道。另外一匹麼。店主道。是的那匹馬好的很。阿托士道。你就把那匹拿了去。再送點酒來。店主脾氣變好了些。問道。你喜歡什麼酒。阿托士道。酒庫頂裏頭的。現在大約還剩兩打酒。那幾瓶當我跌倒的時候都壞了。拿六瓶來。店主自己說道。這箇人飲酒同魚一樣的。若是他再住兩禮拜。酒帳算清。我還可以賺回幾文來。達特安喊道。還拿四瓶給英國人。阿托士道。他們去拿酒去了。你告訴我。我們的同伴。怎麼樣了。達特安把頭圖斯傷了膝蓋頭。阿拉密同兩箇教士談經的話。說了一遍。店主送酒來了。還弄了一條火腿來。阿托士倒滿酒。說道。我們喝一鍾。恭祝他們兩箇。但是你爲什麼。總不高興。達特安道。怪不得。我的運氣算頂不好。阿托士道。你怎麼運氣不好。你說給我聽。達特安道。等等說。阿托士道。爲什麼等。你以爲我醉了麼。我喫了一兩瓶。心裏最是清醒的。請你說罷。達特安把邦氏的事。說了一遍。說完了。阿托士道。不好不好。達特安道。你只管說不好。你常常都說這句話。但是我自然不能望你同我表同情。你是從來沒戀愛過的。阿托士聽了。眼睛冒火。一會。

又沒事了。同平常一樣說道。不錯的。我從來沒戀愛過。達特安道。看來你的心是硬的。我們的心是軟的。你就不該說我們。阿托士道。軟心。硬心。我看戀愛的事體。就同買彩票一樣。中了的。就是贏得箇死字。你輸了。倒是你的運氣。我勸你還是輸的好。達特安道。你不曉得。那箇女人。好像是很戀愛我。阿托士冷笑道。很像麼。達特安道。他很戀愛我。阿托士道。天下的男子。都是同你一樣的思想。以爲女人戀愛他。其實都是受了騙了。達特安道。就是你一箇沒上當。你是從來未有過女相好的。阿托士停了一會。答道。是的。我從來未有。我們喫酒罷。達特安說道。你是箇哲學家。可以教教我。我很要人教。安慰安慰。阿托士道。爲什麼要人安慰。達特安道。因爲我倒運。阿托士道。你的倒運。算得了什麼。我若是告訴你一件戀愛的故事。你聽了。又不知還要說什麼呢。達特安道。是你的事體麼。阿托士道。是我的也罷。是朋友的也罷。都不要緊的。達特安道。我很想聽。你說罷。阿托士道。喫酒罷。我喫酒的時候。說得好點。達特安道。你一面喫。一面講罷。阿托士道。這箇法子。倒不錯。喫了一鍾。又倒滿了。達特

安道。我留心在這裏聽。阿托士直一直身子。提一提精神。達特安看見他的臉也青了。阿托士是有點醉了。若是別人。是要酣睡的。他却坐直了。同說夢話一樣。阿托士問道。你真要聽麼。達特安道。真要聽。阿托士說道。這件故事。是這樣的。這是我的朋友的故事。不是我的。你不要弄錯了。我這箇朋友。是箇巴利省的伯爵。在國內數一數二的。很有名望。他二十五歲的時候。戀愛一箇十六歲的長得極體面的姑娘。那位姑娘。年紀雖輕。却是十分聰明。他同兄弟住在村裏。兄弟是箇小教士。什麼時候搬到村裏住。却無人曉得。外面看來。却是箇安分人家。那箇時候。我的朋友。勢力極大。硬把他搶來。也是無人敢說一句話的。不過我的朋友。是箇君子。就把那姑娘娶了來。這箇人真是箇大獸子。達特安問道。你既然說他戀愛那位姑娘。你爲什麼說是箇大獸子。阿托士道。你聽着。他娶了那位姑娘。就作了他家裏的女主。論起那姑娘的才貌。却還配得起。阿托士聲音微了。說得很快的說道。有一天。他夫婦兩箇去打獵。女人跌下馬來。暈過去了。那伯爵就去救他。拿出刀子來。把衣領割開了。叫

他好呼吸。割開衣領。就露出肩膀來。達特安。你猜猜看。他肩膀上有什麼。達特安道。我怎麼猜得着。阿托士喝乾了一鍾。說道。肩膀上刺了一朵花。達特安道。刺了一朵花。有這樣事體麼。阿托士道。我說的是實話。這箇女子。原來是箇女賊。達特安問道。這位伯爵。怎麼樣呢。阿托士道。伯爵原是當地極有勢力的人。可以辦刑名的案子。就把他的衣裳撕了。網起來。弔死了。達特安道。這豈不是犯了殺人的罪名麼。阿托士臉上變了黃色。答道。可不是。趕着又說道。達特安。我渴了。請你把酒拿來。他倒了酒。一飲而盡。把頭藏在兩手上。達特安見了。驚懼的說不出話來。阿托士擡起頭來。就說。這位伯爵。就是他。自己。又說道。從此我的戀愛美人的病。就治好了。但願你的病。也可以治好了。達特安道。他死了麼。阿托士停了一會。答道。大約是死了。達特安酒喫完了。喫點火腿罷。達特安低聲問道。那女人的兄弟呢。阿托士道。他兄弟麼。達特安道。那箇小教士。阿托士道。我原要找他。也把他弔的。他却先跑得無影無蹤了。達特安問道。你到底查考他是箇什麼東西。阿托士道。我看他是那女人的相好。串通



來做的。原也是箇上等人。假裝作小教士。我盼望他在這時候也吊死了。達特安聽了。臉也呆了。阿托士切了一塊火腿。送到達特安的盤子上。說道。喫塊火腿罷。好得很。可惜酒庫裏。沒得火腿。不然。我還可以多喫五十瓶酒。達特安聽了。阿托士那番話。把頭藏在兩手。一點也動不得。阿托士看他這樣子。就說道。這些年輕的人。一點酒也不能喫了。

## 第二十八回 賭馬

再說達特安聽了阿托士所說的故事。一夜不得十分安眠。明早起來。一箇字也沒忘記。再要去詳詳細細的盤問。阿托士一句也不說了。只同達特安拉拉手。說道。我昨天晚上。一定喫得很醉。我的舌頭發熱發腫。脈動也不照常。我一定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達特安道。你沒說什麼非常的話。阿托士兩眼瞪着達特安道。我記得了。我告訴了你一段極極慘的故事。達特安道。看起來。還是我比你醉。我一句也記不得了。阿托士放了心。說道。各人喫醉酒。有各人的樣子。我喫了酒。倒動起憂愁。若是

醉了。就好說叫人害怕的故事。就是這樣不好。不然。遇着誰。我都敢同他對喫。達特安道。是了。我彷彿還記得弔人的事。阿托士臉青了。說道。是了。我最好作弔人的惡夢。達特安道。不錯。不錯。我記得彷彿還有箇女人。阿托士臉無人色的說道。是了。我最喜歡說這一段故事。說的是一箇美貌女子。我說這段故事的時候。總是喫醉了。達特安道。是了。那箇美貌女人。身長。面白。眼藍。阿托士道。是了。他被弔了。達特安很留神的對着他說道。那箇女人的丈夫。是箇貴族。是你的朋友。阿托士道。你看。一箇人喫醉了。就亂說。拖累了自己。可見這種是頂不好的脾氣。我往後只好加倍的小心了。達特安不答。阿托士改說別的話。說道。我還得謝謝你送我的馬。達特安道。你喜歡麼。阿托士道。很喜歡。不過恐怕那馬不能多跑路。達特安道。我不曉得你爲什麼要這樣說。我不到一點半鐘。差不多跑了一百里。那匹馬一點也不見苦。阿托士道。我可追悔了。達特安問道。你怎麼樣了。阿托士道。我賣了。達特安道。爲什麼。阿托士道。我今早六點鐘起來。你還在那裏酣睡。我昨晚雖醉糊塗了。我却一早起來。跑

下樓。我跑到客廳。就聽見那一箇英國人。同一箇賣馬的講價錢。要買馬。我跑近了。聽見他肯出一百畢士度。我就說道。我有馬賣。英國人道。是匹很好的馬。我昨天看見了。我就問道。你看那馬值一百畢士度麼。英國人道。值的。你肯賣麼。我說道。不賣。我同你賭罷。我們就賭起來。我輸了。後來我把鞍墊贏回來。達特安聽了。很不高興。阿托士道。你很不高興。達特安道。我是不高興。那匹馬到了戰場。可替我們立功。況且又是人送的。你大錯了。阿托士答道。你設身處地。也是這樣。我不喜歡英國馬。馬是會死的。達特安禁不住大笑起來。阿托士道。我不曉得你看這些牲口。看得這樣重。我還有別的話告訴你。達特安問是什麼。阿托士道。我把我的馬輸了之後。很想拿你的馬去賭。達特安道。總盼你沒賭。阿托士道。賭了。達特安很着急的問道。怎麼樣呢。阿托士道。又輸了。達特安道。輸了我的馬。阿托士道。是的。你的馬。達特安道。阿托士。你瘋了。阿托士道。我昨天告訴你那段故事的時候。你該說這句話。我今天不過輸了兩匹馬就是了。達特安道。真瘋了。阿托士道。等等。你還沒聽完。我若不是糊

塗了。我算箇頭等賭手。我醉了也是一樣的糊塗。達特安道。你現在輸光了。不能再賭了。阿托士道。還有。我昨天還看見你手指上的一箇戒指。達特安看看戒指。說道。我的金剛鑽。阿托士道。我從前頑過金剛鑽。還算識貨。你這一顆金剛鑽。頂少值一千畢士度。達特安道。你沒提起我這顆金剛鑽。阿托士道。我說起的。因為只剩了一金剛鑽了。我以為或者還可以把那兩匹馬贏回來。或再贏幾箇錢。路上用用也好。達特安道。你瘋了。阿托士道。我把那金剛鑽的話也告訴了我的賭友。達特安道。你說罷。阿托士道。我算把金剛鑽分作十分。每分值一百畢士度。達特安怒髮直豎的說道。你兒直是同我開頑笑了。阿托士道。我並不開頑笑。我有十天沒見過人面。天天同酒瓶作朋友。我有點變壞了。達特安氣極了。說道。你總不該拿我的金剛鑽去賭。阿托士道。你還沒聽完了。賭了十遍。都輸了。共總賭了十三遍。全輸光了。十三這箇數目。同我很不對。達特安拍桌子跳起來。喊道。你見了鬼了。阿托士道。耐煩些。我還有一箇機會。那箇英國人很有點心思。我看他今早同我的跟人說話。吉利模走

來告訴我。英國人要他改跟了他。我就把吉利模拿來賭。也分作十分。達特安聽了。禁不住大笑起來。說道。怎麼樣呢。阿托士道。整箇吉利模。原不值半箇畢士度。我就把金剛鑽贏回來了。達特安放了心。說道。我從來沒聽過這樣古怪的事。阿托士道。你可曉得。我因爲運氣轉了。我又拿金剛鑽去賭。把你的馬同鞍子贏回來。我的馬同鞍子也贏回來。其後又輸了一句說完。我們現在只有了鞍子。達特安更放心了。問道。金剛鑽還是安然無恙的。阿托士道。無恙。鞍子也無恙。達特安道。有鞍子沒馬。中什麼用。阿托士道。我有箇主意。達特安道。你的主意叫我發抖。阿托士道。你且聽我說。你許久沒賭了。達特安道。我不想賭。阿托士道。你別急。我說你許久不賭了。一賭起來。賭運總是好的。達特安道。怎樣呢。阿托士道。那兩箇英國人。還在那裏。他們還想要這兩副鞍子。你却想那匹馬。你爲什麼不拿鞍子去賭馬。達特安道。他們要的是兩副鞍子。阿托士道。兩副一氣賭。你只管有私心。我是沒私心的。達特安道。這箇法子好麼。阿托士道。爲什麼不好。你試試。賭一賭。達特安道。馬是輸了。我不願

意再輸這兩副鞍子。阿托士道：拿金剛鑽。達特安道：不來。阿托士道：拿巴蘭舒賭。達特安道：我什麼也不願意賭。阿托士道：可惜了。那箇英國人的錢滿地滾。何妨擲一擲呢。一會子就完了。達特安道：輸了怎麼樣。阿托士道：你一定贏的。達特安道：也罷。我去擲一擲。達特安道：如果輸了。阿托士道：你要把鞍子送給人。達特安道：我就擲一擲。阿托士就去找那箇英國人。原來在馬房看馬。阿托士就同他商量。兩副鞍子賭一匹馬。不然就賭一百畢士度。英國人算了一算。那兩副鞍子頂少也值三百畢士度。就答應了。達特安手抖的在那裏擲。一擲是箇三點。臉都青了。阿托士看了。都害怕。達特安道：夥計。擲的不好。鞍子恐怕是英國人的了。那箇英國人以為是一定贏的了。也不搖骰子。就擲。阿托士說道：這真奇了。只得兩點。我生平只看見四次。一趟在某人那裏看見。在我自己家裏看見一趟。在特統領府裏看見一趟。在酒店裏看見一趟。那一趟是我自己擲的。輸了一百箇畢士度。同一頓晚飯。那英國人說道：那匹馬還是你的。達特安道：那箇自然。英國人道：不用再擲麼。達特安道：我們說好。

的。只要一擲。阿托士道。且慢。讓我同朋友說句話。他就把達特安拉開了。達特安道。你說什麼。我曉得了。你還要叫我再擲。阿托士道。不是的。我要你想想再定奪。達特安道。想什麼。阿托士道。你不是要把馬拿回來麼。達特安道。自然。阿托士道。你錯了。你倒不如拿一百箇畢士度。隨你揀的。是我的話。我甯可拿錢。達特安道。我却要馬。阿托士道。你錯了。兩箇人要一匹馬做什麼。我們不能兩箇人都騎那一匹馬。我是一定要錢。無錢我們怎樣回巴黎。達特安道。我正要拿馬。阿托士道。馬是會跌交的。傷了膝。況且還會得病。主人還要喂馬。一百箇畢士度。反可以餓主人。達特安道。我們怎樣回巴黎。阿托士道。我們就騎跟人的馬。也沒什麼。達特安道。那像什麼。況且頗圖斯。阿拉密。騎的都是好馬。阿托士大笑。達特安道。你笑什麼。阿托士道。兩樣揀一樣罷。達特安道。你却勸我……阿托士道。我勸你拿錢。這就穀我們用到底的了。我們近來受了許多辛苦。歇歇也沒什麼。達特安道。阿托士。我是不能歇的。我到了巴黎。馬上就要找尋邦氏。阿托士道。馬比不得錢有用。我勸你拿錢。你拿錢罷。達

特安果然聽了他的話。拿了錢。就要動身回巴黎。花了六箇畢士度。還搭上阿托士的老馬。就還了帳。兩箇人騎了跟人的馬。跟人頂了鞍子。隨後跟到了克拉圍。遠遠望見阿拉密在窗口。看看那遠遠的塵土。達特安喊道。你看什麼。阿拉密道。我在這裏。想起世事真同浮雲。我那匹英國馬走了。只剩一片塵土。達特安道。怎麼講。阿拉密道。一點鐘走五十里的馬。只值了六十箇路易。他們兩箇聽了一笑。阿拉密道。我把你的一分厚禮。送丟了。你別怪我。逼住了。沒得法。況且是我自作自受。那箇買馬的。叫我上了他五十箇畢士度的當。我看你們的小心。你們騎跟人的馬。叫那兩匹好馬。慢慢隨後。來。等一回。一箇破棗車到了店門口。巴蘭舒同吉利模。頂了鞍子出來。那箇車是要到巴黎的。同他們約好了。裝他們回去。只要路上有酒喫。阿拉密驚問道。這是怎麼講。只剩了鞍子麼。阿托士說道。你現在纔明白過來了。阿拉密道。我們的運氣是一樣的。我也只剩了鞍子。巴星。你去把我的鞍子拿來。放在一堆罷。達特安道。你那箇教士那裏去了。阿拉密道。不要提了。你走了第二天。我請他們喫飯。



店裏有的。是好酒。我就把他們灌醉了。小教士就叫。我還是穿號衣好。不要換了。長老却要當起火槍手來。達特安道。弗做論了。我們不要論阿拉密道。後來我們的日子。過得很有趣。作了好幾天的詩。用的都是單音字。却是不甚容易。題目倒有趣。一共是四百韻。不過五分鐘。就讀完了。達特安是最不喜歡談詩的。說道。你作的這首詩。頂少有兩樣好處。一樣好處是短。一樣好處是難。阿拉密道。那首詩意思很多的。我們就回巴黎了麼。好久沒見頗圖斯。我很想他。他是一定不肯賣馬的。我猜得着的。他騎了那匹馬。就像是箇大蒙古王。他們三箇人歇了一點鐘。就走了。去找頗圖斯。見他很好看。面前擺了許多喫的。喝的。足穀。四箇人喫的。看見他們來了。起身說道。你們來的正好。同我喫飯罷。達特安道。我曉得。你這幾瓶酒。不是拿繩子套來的。你喫的菜。倒不錯。頗圖斯道。扭了筋骨。是要喫點的好。纔養得過來。阿托士。你扭過筋骨沒有。阿托士道。沒有。我從前在某一仗。受了一刀。兩箇禮拜後。覺得同扭了筋骨一樣。達特安問道。難道這桌上的東西。是你一箇人喫的麼。頗圖斯道。不是的。我

約了些朋友。他們不能來了。你們來正好。摩吉堂拿椅子來。再叫些酒。他們坐了十分鐘。阿托士問道。你們曉得我們喫的什麼。達特安道。我喫的牛肉。一箇道。我喫的羊肉。一箇道。是猪肉。阿托士說道。都錯了。不是的。是馬肉。達特安道。胡說。阿拉密綳住眉頭說道。馬肉麼。頗圖斯不響。阿托士道。頗圖斯是馬肉麼。好像是。還有馬鞍在裏頭。頗圖斯道。不是的。阿托士道。我們四箇人都是一樣的人家。以爲我們是預先商量好的。頗圖斯道。我也沒法。我的朋友看見我的馬。尙覺他們自己的馬難看。我只好弄丟他。達特安問道。你的公爵夫人還在鄉下麼。頗圖斯道。是的。講到那匹馬。這裏的巡撫看見了。很喜歡。我就給了他。我請來喫飯的就有他。達特安道。你把馬給了他麼。頗備斯道。只算是給他那匹馬。頂少值一百五十畢士度。那箇老財迷。只給了我八十畢士度。運氣不好的時候。良馬只好當劣馬賣了。阿拉密問道。連鞍子等件麼。頗圖斯道。單是馬。阿托士道。你們看看。還是頗圖斯辦得得法。比我們都好。說完了。大笑起來。頗圖斯是莫名其妙。後來他們告訴他。他纔明白。也笑起來。達特

安道却是有一樣好處。我們口袋裏都有幾箇錢。阿托士道。我因爲看見阿拉密的西班牙酒甚好。我就買了六十瓶。裝在菜車上。帶回去。我口袋却輕了好些。阿拉密道。我把剩下的錢。都給了兩箇教士。我因爲失了約。故此把錢給了他們。叫他們同我念念經。同你們也念念經。將來我們都可以得點好處。頗圖斯道。難道你們以爲我扭了筋骨。就不用花錢麼。況且還有摩吉堂的傷。外科醫生一天還來看兩趟。醫生還要拿雙分的醫費。他說。摩吉堂傷的。不是地方。不應該他去治的。故此我付摩吉堂往後。不要傷了那箇地方了。阿托士同那兩箇使眼色。笑道。你倒很體恤。你真是箇好主人。頗圖斯說道。我還清了帳。只剩有限幾箇錢的了。不到三十箇柯朗。阿拉密道。我只剩了十箇畢士度。阿托士道。我同你最不濟的了。達特安。你那一百箇畢士度。還剩多少。達特安道。我那一百箇畢士度麼。我給了你五十箇。阿托士道。你給了我五十。達特安道。給了你的。阿托士道。是的。我記起來了。達特安道。我給了店主六箇畢士度。他真不是箇東西。阿托士道。你爲什麼要給他六箇畢士度。達特

安道。你叫我給的阿托士道。是了。我太慷慨了。你現在還剩多少。達特安道。我只剩了二十五箇畢士度。阿托士從口袋掏出幾箇零錢來。說道。我只有……達特安道。你還有什麼。阿托士道。我剩有限的了。讓我看看。四箇人湊起來。還有多少。頗圖斯。你有幾文。頗圖斯道。只有三十箇柯朗。阿拉密。你有多少。阿拉密道。十箇畢士度。達特安。你有多少。達特安道。我有二十五箇畢士度。阿托士道。共總有多少。達特安算很快。答道。共總四百七十五箇利華。名錢到了巴黎。還可以剩四百箇利華。阿拉密問道。我們的馬。怎麼樣。兩箇人說道。我們那兩匹馬。拿來抽籤。拿四百箇利華。再買一匹。餘下的錢。都交把達特安。碰見頭一間賭館。就叫他賭。頗圖斯道。先把飯喫完了罷。不然。都要冷了。那四箇喫完了。叫跟人喫剩下的。這幾箇人到了巴黎。達特安接着特統領一封信。說是王上應許了把他補了火槍手。他高興的很。跑去告訴了那幾箇朋友。看見他們在那裏愁眉不展。幾箇都在阿托士的寓所。達特安就知道他們在那裏憂慮了。原來是特統領告訴他們說。E. 他們

我們要預備起來。要多少錢。阿拉密道。那却難說。頂省的話。也要每人花到一千五百箇利華。阿托士說道。四箇人就要六千箇利華。頗圖斯道。我有箇主意。阿托士道。這就好了。我却一點主意都沒有。我只曉得我是。要二千利華。阿拉密道。共總八千利華。我們好在還有鞍子。達特安先出去。謝謝統領。隨手關了門。阿托士說道。我們却別忘了。達特安還有箇金剛鑽戒指。這樣一箇好朋友。總不該叫我們爲難。





歐美名家小說

# 俠隱記

法國大仲馬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三冊



## 俠隱記卷三

### 第二十九回 辦行裝之爲難

且說這四箇人之中。達特安心裏最着急。論起來。一箇禁兵。預備一切。原不花多。不比得火槍手。要多花費些的。不過達特安是箇小心謹慎的。看錢是看得重的。却要  
比頗圖斯還好穿。他不獨因爲置辦馬匹等件煩心。他還在那裏想邦氏。王后雖是  
答應替他設法。達特安以爲是永遠見不着邦氏的了。阿托士不出門。不去想法子  
置辦行裝。說道。還有兩箇禮拜。如果到了兩箇禮拜。還辦不了。我只好去找四箇主  
教的親兵。不然就找八箇英國人。同他們打。那是總要打死的。死了之後。人家總說  
是我爲國而死。却用不着去籌款辦行裝了。頗圖斯兩隻手擺在背後。擡起頭來。走  
來走去。說道。我有箇好主意。我是要照着辦的。阿拉密是垂頭喪氣。一言不發。那四  
箇跟人也學他四箇主人的樣子。在那裏發愁。摩吉堂終天在那裏無所事事。巴星  
進教堂。巴蘭舒坐在那裏不動。看蒼蠅。吉利模是一言不發。在那裏歎氣。除了阿托

士那三箇朋友。天天出去。半夜纔回來。天天無精打彩的在外頭逛。總想碰點機會。有時在路上遇着了。是面面相向。彷彿是要問。碰着了機會沒有。頗圖斯算是有點實在把握的。天天在那裏做。有一天達特安看見他。問某教堂那條街走。就跟着他。看見他捋捋鬍子。作出風流的樣子。進了教堂。靠着一條柱子。達特安亦悄悄的進去。躲在對過。那時教士正在那裏講經。聽的人很多。頗圖斯在那裏看女人。戴的帽子有點舊了。烏毛的顏色也淡了。金線也變了色。但是教堂裏黑暗。雖是他的樣子有點寒酸。也還不甚覺得。遠遠看見。倒還像樣。等一會子。達特安看見一箇女人。坐在橙子上。離頗圖斯不遠。那箇女人。先前總算得是箇美貌的。現在風采却減了。也還看得過。頗圖斯的眼。常看這箇女人。女人看見他。臉紅了。彷彿有點不耐煩。在那裏咬牙。兩隻脚不停的踏地。頗圖斯却得意的很。兩隻眼又去同別一箇女人使眼色。這箇女人。坐得遠些。不獨貌美。且是大人家的風範。有一箇小黑奴在那裏伺候。還有一箇女僕拿着小包。小包上繡的綸章。第一箇老點的女人。兩隻眼跟着頗圖

斯的眼走。就看見了那第二箇美貌的女人。頗圖斯一面看。一面笑。老點的女人。就在那裏生氣。後來着急的很。就咳嗽了一聲。響的很。驚動了許多人。連美貌的女人。也驚動了。頗圖斯知道那老點的女人。要他回頭看他。他却故意的不理會。看來那帶小黑奴的女人。動頗圖斯的情多。達特安。留心細看。原來就是蒙城客店見過的密李狄。他就留心察看頗圖斯的舉動。後來想一想。就知道老點的女人。就是狀師的老婆。原來頗圖斯在這裏要報從前寫信要錢。那女人一文不給的仇。等到講完了。經那狀師的老婆走到聖水缸。頗圖斯搶上去。把一隻手都浸在聖水裏。狀師的女人笑了。以爲頗圖斯替他遞聖水缸。誰知頗圖斯轉了頭。看那美貌的女人。把手從聖水裏拿出來。遞向美貌女人。這女人把細嫩的手指。在頗圖斯那隻粗手上。沾了一沾。畫了十字。微微一笑。就出了教堂。狀師的老婆看了。很生氣。若是他是箇大家的女人。他登時就要暈倒的了。他想想。自己不過是箇狀師的女人。只好氣抖抖的說道。頗圖斯。你就不送聖水。把我頗圖斯。故作驚訝的樣子。說道。柯奶奶原來是。

你麼。你的男人好麼。實在奇怪。怎麼這半天。我都没看見你。你坐在那裏。柯氏道。我坐的同你很近。你的眼睛却沒看見我。我只看見你送他聖水的美人。頗圖斯故作不安的樣子說道。你看見那女人麼。柯氏道。我眼睛也不瞎。爲什麼看不見。頗圖斯冷淡得很的答道。你可曉得。這是我朋友。是一位公爵夫人。因爲公爵最容易喫醋的。故此我難得同這位夫人會面。今日他送信給我。特爲到教堂來會我一面。狀師的老婆說道。請你扶我五分鐘。我還有話告訴你。頗圖斯笑了說道。那箇自然。這箇時候。達特安跟着密李狄。在他們兩箇人面前走過。看見頗圖斯高興的。了不得。就歎一口氣。心裏說道。我們四箇人裏頭。有了一箇。他的馬匹行裝。是有了指望了。再說。頗圖斯同狀師的老婆。到了一箇廟。四圍沒什麼人。只有小孩子們在那裏頑耍。花子在那裏要錢。是箇僻靜地方。狀師的老婆先看看左右前後無人。就說道。頗圖斯。你真是了不得。女人見了你。是人見人愛的。頗圖斯作出得意洋洋的說道。你這句話。怎麼講。柯氏道。你送聖水的那位夫人。一定是箇公主。身邊帶着小黑奴女僕。

頗圖斯道。你猜錯了。那位不過是公爵夫人。柯氏道。他坐的馬車。還有穿着闊號衣的馬夫。同跟人。頗圖斯原沒看見馬車。柯氏眼快。是看見的。頗圖斯很後悔。爲什麼不說那夫人是位公主。柯氏歎口氣道。女人們是喜歡你的。頗圖斯道。天生我總算是不錯。也難怪他們喜歡我。柯氏兩眼望着天。說道。男人是最易忘記的。頗圖斯道。女人的記性。却不見得比男人好。就拿你來說。我在長德里受了傷。幾乎要餓死。你是怎樣的待我。我告急的信。你連覆都不覆。柯氏想起當時大家的女人對待男相好的情形來。也覺得自己不對。說道。頗圖斯……頗圖斯攔住他說道。我爲你。同某男爵夫人分了手。柯氏道。我知道。頗圖斯道。還有某伯爵夫人。柯氏道。你不要說了。頗圖斯道。還有公爵夫人。柯氏道。你別提往事罷。頗圖斯道。也好。我就不提往事。柯氏道。那件事原是我的男人不好。他不肯借錢。頗圖斯道。你還記得我寫把你的第一封信麼。我却記得這封信我是永遠不能忘的。柯氏又歎一口氣說道。你要同我借的錢。款子太大些。頗圖斯道。我爲的老交情。先同你借。我只要寫信給某某公爵

夫人。我不必把他的名字告訴你。他就馬上送我一千五百利華。柯氏聽了。丟下淚來。說道。你罰我也罰穀了。從此以後。你遇着不得了的時候。你只管告訴我。頗圖斯作出很厭煩的樣子。說道。別說錢的話。說起來。太丟臉。柯氏道。你不戀愛我了。頗圖斯不答。柯氏道。你不答我。我知道你的主意了。頗圖斯道。我在這裏想。你待我的情形。柯氏道。我的寶貝。我將功贖罪罷。頗圖斯聳了聳肩。說道。第一件。我同你要什麼。不過借幾箇錢。借的也不多。我也曉得。你手上沒什麼錢。就是有幾文。也不過是你。的男人。替人打官司。弄來的是刻薄得來的錢。倘若你是箇伯爵夫人。或是公爵侯爵。夫人。自然又當別論了。柯氏覺得難過了。說道。我老實告訴你。我雖然是箇窮狀師。的老婆。我箱子裏的錢。恐怕還比那些公爵侯爵的夫人。多些。他們不過是裝架子罷了。頗圖斯把手縮了回來。說道。你更不該了。你既然有錢。爲什麼不肯借。柯氏自知話說太多了。趕快辨道。我說我有錢。不過是說穀用罷了。頗圖斯道。我們別談錢罷。你會錯意了。我們的交情。算是完了。柯氏道。你這箇人沒良心。頗圖斯道。都

是你的不該。柯氏道。我不留難你了。你去你的美貌公爵夫人那裏罷。頗圖斯道。這位夫人的交情。是靠得住的。柯氏道。我問你一句話。你到底還愛我不愛我。頗圖斯作出極淒涼的樣子來。歎口氣道。說來作什麼。我不久就去打仗了。這一回恐怕總是死的了。柯氏大哭道。你不要這樣說了。頗圖斯道。我看見兆頭不好。柯氏道。你老實認了罷。你戀愛別人了。頗圖斯道。我雖然是還有點戀愛你。但是愛情的事。我早已不提了。大約有兩箇禮拜。就要開仗。我預備一切。忙得很呢。我還要回到家裏去。想法子弄錢。頗圖斯看見柯氏心裏已經在那裏打仗。一邊是愛情。一邊是捨不得花錢。兩邊在那裏交鋒。頗圖斯道。你在教堂看見的那位公爵夫人。有些田產。離我家裏不遠。我們兩箇人一路回去。有人陪着一路走。路上也不寂寞。柯氏問道。你巴黎城裏沒朋友麼。頗圖斯帶點責備的意思答道。我原想是有一箇的。現在我纔知道。我想錯了。柯氏很高興的說道。你並沒想錯。你還有一箇朋友。你明天到我家裏來。說是我的表親。從披喀狄來的。到巴黎來料理幾件官司。要請狀師。這幾句話。你

記得麼。頗圖斯道。我記得。柯氏道。喫晚飯的時候來罷。頗圖斯答應了。柯氏又分付道。你在我男人面前。說話却要小心。他雖然年紀大了。今年七十五歲。他却是很精明的。頗圖斯道。不過七十五歲。還算是壯年呀。柯氏很有意思的。看着頗圖斯說道。不然。他年紀實在老了。我天天都可以作寡婦。好在我們的婚約說好的。誰後死。誰承受產業。頗圖斯道。什麼財產都算在裏頭麼。柯氏道。什麼都算在裏頭的。頗圖斯很用勁的抓柯氏的手說道。我的寶貝。柯奶奶。你真會打算。柯氏作出許多媚態說道。我們又是好朋友了麼。頗圖斯道。一輩子的好朋友。柯氏道。請了。明天見罷。我的沒良心的反叛。頗圖斯答道。請了。明天見。我的沒長性的騙子。

第三十回 達特安追尋密李狄

再說。達特安跟着密李狄。密李狄却不曉得。他聽見他分付車夫往聖遮猛。達特安因趕不上馬車。就回去。留街半路。碰見巴蘭舒。在一間茶食店外面看樣子。饒的很。就分付他回來。預備兩匹馬。牽到阿托士的寓所。於是巴蘭舒先回去。達特安走



到孚留街。看見阿托士在家。喫買回來的好酒。見了達特安。就使眼色。叫吉利模拿酒鍾來。達特安就把在教堂看見頗圖斯同狀師的老婆的話。說了一遍。還說頗圖斯的行裝。是有了指望了。阿托士道。我的行裝。就沒有女人來幫忙。達特安說。你要曉得。把你的這副相貌。同你的世家的舉動擺出來。隨你要什麼。不論是什麼女人。就是王族的女人。看見了。也是要給你的。阿托士一面聳聳肩。一面分付吉利模再拿一瓶酒來。說道。達特安。你的年紀還輕呢。剛好巴蘭舒伸進頭來說。馬已備好了。阿托士問是什麼馬。達特安道。特統領借我的兩匹馬。我要到聖遮猛去。阿托士問道。你到聖遮猛作什麼。達特安就把在教堂裏。看見那箇蒙城客店裏的女人的話。告訴了一遍。阿托士聳聳肩。說道。你又戀愛這箇女人。同你從前戀愛邦氏一樣了。達特安道。並不是的。我要去打聽這箇女人作的什麼詭事。不曉得是怎的。我雖然不曉得他是誰。我心裏總覺得。我一生的事。是同這箇女人有點關係。就是邦氏不見了。也同這箇女人有相干。阿托士道。你說的也許是不错。不過據我看來。女人丟

了的是值不得再找的。邦氏丟了。我心裏也覺得不好過。達特安道：你不曉得我的意思。我的康士旦。小名邦氏我還是很戀愛的。我只要曉得他在什麼地方。我走到天盡頭。也是要去找他的。我打聽了好久。還是打聽不出來。我現在心裏是發了狂一樣。阿托士道：你去找密李狄罷。你如果覺得有趣。我盼望你快活。達特安道：你看怎麼樣。與其關在這裏。同關監的一樣。倒不如騎了馬。同我一路走。阿托士道：騎馬是要有馬的。沒得馬只好跑腿的了。達特安微笑了。說道：很好。我却不要擺架子。人家給我什麼。我就騎什麼。請了。阿托士也說請了。打了手勢。叫吉利模開了剛纔拿來的那瓶酒。達特安主僕兩人上了馬。就向聖遮猛而來。達特安聽了阿托士的話。心裏更捨邦氏不下。他却真是戀愛邦氏。天盡頭都要找到的。可惜地是圓的。他却不曉得先從那一方走。只好先找密李狄。他以為第二次也是那穿黑罩袍的人把邦氏擄了去的。這箇人在蒙城客店。同密李狄說過話的。他以為找着密李狄。就可以打聽出邦氏的所在來。一面在那裏想。就到了聖遮猛。走過了離宮。這所離宮。就是

十年後法國王上路易第十四降生的地方。他就在街上走。要碰那箇美貌英國女人。走來走去。走到一所大房前面。看見樓下平地上。有一箇人在那裏走。像是認得的一時却叫不出來。巴蘭舒却先記得。問達特安道。主人。你看看那箇人。你認得麼。達特安道。臉是很熟。名字却忘記了。在什麼地方會過的。我也說不出來了。巴蘭舒道。就是狄倭達伯爵的跟人。名叫陸賓。一箇月前。我們在加來。去找鎮守官的時候。你在半路上。把伯爵刺倒的。達特安道。我記起來了。你看他還認得你麼。巴蘭舒道。當日他們已捱斃了。我看他認不得我們。達特安道。你就去同他交談。打聽那伯爵是死是活。巴蘭舒就下了馬。去同那人說話。陸賓却不認得他。達特安把兩匹馬牽到房子那一邊。又走到前邊來。忽然聽見馬車響。達特安躲在籬笆後。他看見外邊。外邊却看不見他。那輛馬車。停在房子門口。密李狄坐在車裏。從車窗探出頭來。分付幾句話與女僕。女僕年紀約二十歲。聽了車裏分付。就跳下車來。到陸賓那裏。還沒走到。陸賓聽見有人喊他。先走開了。巴蘭舒四圍的看。找他的主人。那女僕忽

然把一封信交給巴蘭舒。說道：給你的主人。巴蘭舒很詫異的問道：給我的主人。女僕道：是的。是要緊的信。馬上就要交的。女僕跑回頭。跳上車。那馬車立刻就走了。巴蘭舒看看那封信。覺得很詫異。跑回路上。見了達特安。說道：有封信把你的。達特安道：給我的信。你沒聽錯麼。巴蘭舒道：我沒聽錯。那箇女僕說給我的主人。我沒得別箇主人。就是你。那箇女僕長得很美呢。達特安拆開了信。信上說道：有一箇同你極有關係的女人。問你幾時有空。可以到樹林裏逛逛。明天在某客店。有箇馬夫穿了紅黑顏色號衣的。在那裏等回信。達特安讀完了。說道：這件事。越鬧越有趣了。密李狄同我找的同是一箇人。巴蘭舒。你可打聽出來。那位伯爵是死是活。巴蘭舒道：他還活在那裏。不過血流多了。人還未復元。陸賓把那事全告訴了我。他一點也不認得我。達特安道：辦得好。辦得好。我們趕快上馬。趕那輛馬車罷。兩箇人登時上了馬。就往前趕。居然趕上了。那馬車停在路旁。看見一箇壯士。穿得很時路的。騎着馬。在門口停住。同那女人說話。說得很入神的。達特安主僕兩人。到了車邊。他們還沒理

會只有女僕知道。那兩箇人說的是英國話。達特安不懂。只看見密李狄生了氣。把扇子極力的在那壯士身上打。把扇子也打碎了。那箇壯士只管大笑。密李狄聽了更生氣。達特安看見機會來了。走到馬車那一邊。脫了帽子。恭恭敬敬鞠躬問道。那一位先生。很叫你生氣。我可以幫你的忙麼。你只要說句話。我就罰他的無禮。那箇女人回過頭來。很詫異的說法國話道。這箇人若不是我的兄弟。指丈夫之兄弟我是很願意你幫忙的。達特安道。我却不曉得。我得罪了。那箇壯士說道。你同那箇無禮的人說的什麼。他來這裏做什麼。達特安答道。你纔是無禮。我喜歡在這裏。那箇壯士同女人說了句英國話。達特安道。我同你說的是法國話。你爲什麼不拿法國話答我。你雖是這位夫人的兄弟。你却不是我的兄弟。大凡女人都是膽怯的多。見了這事。總要排解的。誰知這箇女人。却不然。他背靠車子。一點也不管。只分付馬夫趕回家去。惟有那俊俏的女僕。却頗着急。馬車走了。只剩兩箇人。面面相對。那箇壯士正要跟馬車走。達特安忽然認得他是在客寓贏了他的馬的那箇人。就跳到馬前。抓住

韁攔住了。說道：「你這箇人太無禮了！你且慢走。我還有句話同你說。」那英國人說道：「哈哈，原來是你麼？你總是不安分的。」達特安道：「不錯，我還沒報復咧。我要看看你比劍的本事。比擲骰子的本事如何？」那人答道：「我却沒劍。」達特安道：「你家裏總有，我有兩把劍。我們擲骰子揀劍。」那人道：「用不着。我家裏有。」達特安道：「那更好了。你挑好了劍。今晚同我會面。」那人問道：「在那裏會？」達特安道：「在羅森堡後面園裏。」那箇地方最好。那人答道：「很好。我是來的。」幾點鐘會。達特安道：「六點鐘。你有朋友麼？」達特安道：「我有三箇朋友。」那人道：「三箇。這真奇怪。我也是有三箇。請問你貴姓？」達特安道：「我叫達特安。」喀士剛人在德西沙手下當禁兵。請問你貴姓？那人道：「我是威脫世爵。薩費爾男爵。」達特安聽了，就上了馬。同巴蘭舒跑回巴黎。一直去找阿托士。原來阿托士躺在榻上，還在那裏等行裝。等他自己來。達特安把事告訴他。只有那封信的事沒說。阿托士聽見說是箇英國人，喜歡的了不得。他平生最喜歡的是同英國人打。於是就請了頗圖斯、阿拉密來商量。頗圖斯聽了，就拔出劍來。一上一下。一來一往的。向

着牆打阿拉密的詩還沒作完。走到阿托士房裏。關起門來。不許人吵他。阿托士同吉利模打手勢。要酒喫。達特安想了一箇法子。以爲是最妙的。常常的。自己微笑。他的這箇法子。究竟好不好。讀者觀後文便知。

### 第三十一回 達特安會密李狄

再說約會的時候到了。四箇朋友帶了跟人。到了羅森堡的園子裏。那時真無旁人。只有箇看羊的。在那裏看羊。他們給了他幾箇錢。叫他領了羊走。叫跟人們四面把守。防生人來攪局。不到一會。那四箇英國人也來了。彼此見了面。四箇英國人都是有爵位的人。聽見四箇法國人的名。古怪也摸不清他們是什麼路數的人。威脫世爵先說道。你們的名字。是看羊人的名字。我們到底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阿托士道。你就曉得。這都是假托的名字了。世爵道。我們很要曉得你們的真名。阿托士道。你們同我們賭的時候。却不要知道我們的真名。世爵道。你的話不錯。不過從前賭的是錢。現在賭的是命。賭錢是同誰人都可以賭的。賭命一定是要同名位相當的。

人。阿托士道：「這話也有理。就把一箇英國人拉開，把自己的真名低聲告訴他。頗圖斯。阿拉密也是一樣的告訴了。」阿托士問道：「你現在知道我的名位，你沒得說了麼？」世爵道：「沒得說了。」阿托士說道：「我還有句話要告訴你。世爵問是什麼話？」阿托士道：「你不該問我的真名姓。」世爵道：「這是爲什麼？」阿托士道：「人家都以為我是死了的，我却、不、願、意、人、家、都、知、道、我、又、活、了。我這件祕密事，不要人知道。除非是我把你刺死了。那箇英國人聽了，以為阿托士是在那裏開頑笑。誰知他却是真的。」阿托士說道：「你們都預備好了麼？」衆人一齊答道：「預備好了。」同時八把劍，同閃電一樣的，都出了鞘。就打起來。打的真熱鬧。阿托士是極鎮靜。他在那裏打，就同在書房時習練的時候一樣。頗圖斯因爲在長德里喫了點虧，這趟就加倍的小心。阿拉密還有幾句詩沒作完，着急的很。要結果了仇敵，回去作詩。阿托士只一劍，就把他的仇敵刺死了。頗圖斯傷了敵人的腿，敵人認了輸，把劍獻了出來。頗圖斯扶他上車。阿拉密打得十分出力，敵人招架不住，跑了。讓跟人恥笑他。達特安起先只是守而不攻，得了機



會就把敵人手裏的劍打丟了。敵人往後一退，跌倒在地。達特安跳上前，把劍指着他的咽喉，說道：你的性命在我手裏。我原該結果你的，不過看你的姊妹李狄密面上，我饒你一死。達特安見想的法子甚好，自己十分高興。這箇英國人很感激達特安饒命之恩，說了許多恭維佩服的話。同他很親熱的拉手，因為有一箇英國人被阿托士打死了。他們先去照應他，先把他的衣領解開看看，有救沒有一解開衣服，就有一箇錢包從口袋裏掉出來。達特安拾起，交給威脫世爵。這箇英國人說道：你把我做什麼。達特安道：你可以拿去，還他的家裏。世爵道：他家裏用不着這箇。他死了之後，家裏承受產業。每年有一萬五千路易進項。你給了你的跟人罷。達特安把錢包放在自己口袋裏。威脫世爵說道：今晚我要帶你去見見我的喀拉力夫人。他在宮裏很有點力量的。將來或者可以幫你的忙。達特安鞠躬稱謝。剛好阿托士走了來。低聲問道：你要那錢包作什麼。達特安答道：我正要送給你。阿托士道：爲什麼送把我。達特安道：你把那人打死，自然是你的。阿托士道：你當我是強盜麼。達特安道：

打仗有戰勝品。爲什麼比劍就不該有呢。阿托士道。就是在戰場上。我也不幹的。達特安道。我們給了跟人罷。阿托士道。不能給我們的跟人說了。就把錢包摔給威脫的車夫。說道。你們拿去罷。阿托士如此慷慨。衆人都稱讚。只有他們自己的跟人不大高興。威脫告辭走了。先把喀拉力夫人的住址。告訴了達特安。原來是住在洛雅爾街第六號。是條闊人往的街。預先說好了。是晚上八點鐘。威脫到阿托士的寓所。找達特安。領他去見喀拉力夫人。再說。達特安不知怎的。總覺得密李狄同他自己的。一生。是極有相關的。故此很想去見他。他雖然曉得密李狄是主教的偵探。他却有點被這位美貌夫人迷住了。心裏只怕密李狄認得他。是在蒙城同那箇人打過架的。就知道他是反對黨的人。未免要喫點虧。達特安又曉得密李狄同那少年美貌的狄倭達伯爵。有祕密的關係。但是他自己是箇年輕的人。是一點都不害怕的。於是換了一身極光鮮的衣服。裝得極整齊的。先走到阿托士那裏。把事都告訴了他。阿托士很留心的聽了他這番話。在那裏搖頭。說他深入險地。又說道。你原有一

箇十全的美人。現在丟了。又去找別一箇。達特安道。你說的不錯。我是極戀愛邦氏的。不過我禁不住人都稱讚密李狄。我要去見他。爲的是要趁此打聽他在宮裏到底辦的什麼事。阿托士道。據你告訴我的話看。他辦的什麼事。是極容易曉得的。他自然是主教的偵探。你上了他的圈套。只好留下腦袋把他。達特安道。你只是說欺與的話。阿托士答道。我不相信女人。白頭髮。藍眼睛的女人。更不相信。我上他們的當。是上穀了的。你不是說這位夫人是箇白頭髮藍眼睛的麼。達特安道。你沒看見這箇女人的頭髮。白如銀絲的。阿托士說道。呀。你這箇小獸子。達特安道。你不曉得。我只要曉得他的詭計。我就同他分手。阿托士說道。你就竭力的去打聽罷。果然到了時候。威脫來了。同達特安坐了一輛極華麗的馬車。不一會就到了。喀拉力夫人很盡禮的歡迎達特安。房子是極講究的。雖然爲得是英法開仗。許多英國人都回了國。惟有這位夫人。還在那裏裝飾房子。可見得打仗的事。同他毫不相干的。威脫引見的時候。同這位夫人說道。我是箇英國人。得罪了他。同他比劍。我的性命。在他

手上他饒了我。你也要謝謝他。密李狄聽了，繃了眉頭，又笑起來。達特安見了，不免打戰。密李狄說道：我很歡迎你。你爲人慷慨，我永遠的感激你。這箇女人剛纔露出一兇惡面貌來。到說話的時候，他聲音却十分柔媚可聽。威脫就把比劍的事說了一遍。密李狄聽了，很不耐煩。臉上很有點着急的樣子。兩隻腳在那裏不歇的敲地板。威脫却一點也不理會。走到桌邊倒酒。請達特安喫。達特安知道推却是不恭敬的。也走到桌子那裏喫酒。兩隻眼却望着鏡子。留心看密李狄。看見他臉上的神氣，更加兇惡。在那裏像發狂的咬手巾。正在這箇時候，那先前見過的美貌女僕，開門進來。同威脫說了幾句英國話。威脫就同達特安說是有事，就出去了。達特安同他拉了手。回來同密李狄說話。那時他的神氣安詳了。密李狄就告訴了達特安說：威脫是他的夫兄，並不是兄弟姊妹。他嫁把威脫的兄弟丈夫，是死了，留下一子。如果威脫不娶親，就是這箇兒子承受家產。談了有半點鐘。達特安纔聽出來。密李狄並非英國人。原是法國人。達特安談天的時候，一味的恭維。密李狄只是笑。後來達特安

告辭了。下樓梯的時候。又碰着那箇美貌的女僕。女僕的衣裳。碰了達特安。紅了臉。同達特安說了得罪的話。翌日晚上。達特安又來。比昨日更加歡迎。那時威脫不在家。只有密李狄一箇人。在那裏招呼。帶了很關切的意思。問長問短。問他可想在主教手下出力。達特安是箇少年練達的人。聽了這話。在那裏極力恭維主教。就說特拉維原是箇世交。故此投奔他的。若是主教是箇世交。早就該投奔主教。替他出力了。密李狄換了話柄。問他到過英國沒有。達特安就說是特統領曾派他到英國。買了四匹好馬回來。總而言之。達特安一點也不上當。密李狄知道了。遇着箇敵手。談了一回。達特安告辭了。出來的時候。又遇見那美貌女僕。這女僕名叫吉第。兩隻眼不轉睛的看達特安。很露出愛慕的意思。達特安心裏有事。却沒有理會。翌日。達特安又來。後日又來。一連來了數日。一日比一日歡迎得親熱。每來是總碰見吉第。達特安仍然是不甚理會。

### 第三十二回 老狀師之款待

再說頗圖斯那天同人比劍。雖然比得熱鬧。却並沒忘記狀師老婆請他喫飯。翌日一點鐘。穿了極好的衣服。十分得意的走了。他的心在那裏跳。爲的是頭一次到那人家去。看看那裝錢的箱子。他夢裏也夢見了那錢箱好幾回。那箇女人也同他說過好幾回。還告訴他要開把他看。頗圖斯是未有家室的人。現在當軍人。常去的都是酒樓飯館。今天是到人家裏去。享受好酒好肉。還有人來巴結他。自然是高興的。況且還當他是箇親熱的表親相待。天天在那裏喫好東西。坐的是首座。說幾句笑話。叫那箇老狀師開開心。叫他把臉上的繃紋笑平了。閒得沒事。還要去教狀師的夥計擲骰打牌。贏他們幾箇錢用。頗圖斯就想。暫時先過過這種日子。倒也不錯。他是聽見人說。狀師都是捨不得錢的。但是他的老婆是不同的。還看得錢不重。頗圖斯一路走。一路胡思亂想。及到了門口。興頭有點差了。原來一進那條過道。是很黑的。樓梯也幾乎看不見。還虧得牆上有幾箇洞。從別人院子裏透進一點光來。上了第一層樓。看見大門上釘了大釘子。同監獄的門彷彿。頗圖斯就敲門。有一箇

瘦長條子頭髮有好幾天未曾梳的書手。開了門後頭跟了一箇矮些的書手。還有一箇瘦長條子。末後還有一箇十二歲的小孩子。共總是三箇半書手。也算得是箇闊狀師了。原來柯氏是早已在那裏等候。剛好頗圖斯進來的時候。他也來了。喊道。原來是表親。我的寶貝頗圖斯。請進來。請進來。那班書手聽見頗圖斯三箇字。就在那裏偷笑。頗圖斯瞪了他們一眼。他們就不響了。兩箇人從寫字房出來。就走到住房。那廚房就在寫字房的右手。他們進了客廳。頗圖斯看見那客廳。也不像箇客廳。再偷看那廚房。以爲必然大把火煮熬得熱鬧。誰知却是煙消火滅的一點聲響也沒有。不像是預備請貴客的樣子。那箇狀師大約是預先知道的。見了頗圖斯的面一點也不踴躍。頗圖斯走上前。恭恭敬敬行箇軍禮。那箇老頭子扶着藤椅。很艱難的慢慢起來。說道。我們算是表親。那箇老狀師裹了很厚的衣裳。兩隻小眼睛却還有光。看來只有他兩隻眼睛。還有他那板著臉笑的神氣。算是活的。渾身筋絡都不大活動了。兩條腿早已不能走路了。近來這五六箇月。是動不得。全靠老婆幫忙。故

此他見了這箇表親。是很冷淡的。若是早幾年。他還動得了。他這一門表親。是不肯認的。頗圖斯答道。是的。我們是表親。狀師說道。是女人的一面的表親麼。頗圖斯不領略他這一箇話的意思。在那裏微笑。柯氏曉得狀師說話。是有點意思的。聽聽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自從頗圖斯進來之後。這箇老頭子兩隻小眼。不住的向著他的寫字桌前。一箇木箱看。頗圖斯就曉得這箇就是他夢裏在那裏想的那箇箱子。看見比夢裏的箱子還大些。心裏很高興。老頭子不提表親的話。擡起頭來。頗圖斯說道。我盼望你同我們喫一頓飯。再去打仗。頗圖斯聽了這句話。大失所望。柯氏忙接著道。我們若是不好好的待他。我的表親是不肯再來的。他現在也忙的很。我們總要請他常來纔好。老狀師作出高興的樣子說道。我的腿不濟了。我的腿不濟了。頗圖斯聽了柯氏的話。心裏却很高興。等了一會。飯預備好了。他們就走到飯廳。原來就在廚房對過。房子也是冷落的很。那班書手聞見點菜香。却是件不常有的事。都跑到飯廳。在那裏等。頗圖斯看見那三箇餓狼。小孩子是不在一桌吃的。大



噢一驚。又想到。若是我家裏。總不要這班餓狼聚一處。好像是客人在船上。遇了險。壞了船。好幾禮拜沒吃飯的。柯氏把老狀師坐的有輪子的椅子。車到桌邊。頗圖斯還幫忙。老狀師進了飯廳。就嗅起鼻子。舔起舌頭來。同那班書手一樣。老狀師說道。哈。這樣湯的味。好得很。頗圖斯看見那一大盤像清水的湯。面上浮了幾塊麪包皮。就同大海上浮了幾點水藻一般。心裏想道。這種湯有什麼稀奇。柯氏在那裏微笑。使箇手勢。衆人都坐下了。柯氏送湯。先送把老狀師。其次到頗圖斯。其次到自己。以後剩下的麪包皮。都給了書手們。剛到這箇時候。門響一聲。頗圖斯看見那箇小孩子在外頭嗅乾麪包。在那裏聞廚房同飯廳的好味。湯喫完了。廚房的老婆子送了一隻煮雞進來。算是件了不得的大事。那班書手看見了。眼珠都幾乎跳了出來。這隻雞是瘦極了。皮却甚厚。沒得牙力。是咬他不動的。他們不曉得從那裏尋來的。也虧他們尋得着這種老皮老骨的雞。頗圖斯啣咕道。我原是箇敬老的。不過燒了喫。或是煮了來。喫。我却。不。稀。罕。他說完了。看看旁人怎樣。原來他們都眼不轉睛的看。

着那隻老雞。柯氏把雞擺在面前。割了兩條雞腿。送把男人。雞頭雞頸。留把自己。割了一只翅膀給頗圖斯。就分付老婆子。把雞拿走了。那班書手。一點也挨不着。另外來了一大盤豆子。上頭擺了許多羊骨。看不見什麼肉。那班書手看見了。只好不響。柯氏把豆子羊骨。揀了些。分給他們喫。等了一會。來了一小瓦瓶的酒。老狀師倒酒。每箇書手一小半鐘。自己也只倒了一小半鐘。就把酒瓶交把柯氏。同頗圖斯。那班書手把水倒滿了一鍾。先喫了一半。又添上水。當下頗圖斯在那裏喫雞翅膀。柯氏常常把膝蓋去碰頗圖斯。頗圖斯覺得了。就發抖。喫了一點酒。原是種最賤的酒。向來是沒什麼人喫的。老狀師看見他一點水也不加。就喫了。覺得這箇人太奢侈了。在那裏歎氣。柯氏向頗圖斯道。你要點豆子不要。他說話的意思。彷彿是勸他不喫的樣子。頗圖斯心裏想道。我甯可跟鬼跑。也不喫一粒這種的豆子。却大聲的回答道。謝謝你。我不能喫了。自此以後。桌上就沒人說話。頗圖斯覺得很難受。老狀師獨自一箇人說道。柯奶奶。你辦得真不錯。我們喫的很飽了。我不曉得喫了多少東西。

這句話一連說了好幾遍。老狀師喫的是湯。那隻老雞的兩條黑腿。還有一塊羊骨。上頭沾着看不見的一點肉。別塊羊骨。却連這一點肉還沒有。頗圖斯以爲他們開他的頑笑。在那裏捋鬍子。縐眉頭。柯氏的膝蓋又在桌子底下推他。彷彿是叫他耐煩些的意思。忽然又停住。沒人說話。頗圖斯是莫名其妙。那班書手是明白的。老狀師向衆人看了一眼。柯氏向衆人微微一笑。那班書手就都站起來。把喫飯手巾摺好了。點點頭。就出來了。然後柯氏站起來。從櫥裏拿出一塊牛乳腐。有幾箇糖果。還有一塊餅。却是柯氏自己親手製的。老頭子看見了許多的東西。就很高興。頗圖斯很在那裏難過。是因爲喫不飽。他回頭看看那盤豆子。想喫一點。誰知已經拿去了。老狀師喊道。今番真喫得爽快了。頗圖斯偷眼先看看那裝酒的瓦瓶。心裏想的。是有酒。有麪包。有牛乳腐。還勉強可以喫飽。那曉得那箇酒瓶也沒有了。兩箇做主人的。彷彿都不理會。頗圖斯心裏想道。往後的事。也可想而知了。他喫了一點糖果。喫了一口柯氏自製的發黏點心。心裏想道。我今天總算是上了當。只要看看錢箱。

裏頭有好東西。還算得來。老頭子喫完飯。是要睡箇小覺的。頗圖斯以爲他就在飯廳睡。誰曉得他一定還要回到剛纔那房間裏睡。不獨這樣就罷了。還要靠近那箇錢箱睡。還要把兩隻腳踏着錢箱。柯氏把頗圖斯拖到隔壁一間房。說道。我望你一箇禮拜來喫三趟飯。頗圖斯道。謝謝了。你太客氣了。我沒得閒工夫。還要去預備行裝。柯氏道。不錯的。預備行裝。真是討厭。頗圖斯道。你說的預備行裝很討厭。你說的不錯。柯氏問道。你預備些什麼。頗圖斯道。預備的多咧。我們是特別的一營。同瑞士營。禁軍營不同。柯氏道。你告訴我預備些什麼。頗圖斯不能一件一件的說出來。只好說一箇總數。就說道。一齊算起來。大約要……柯氏在那裏很留心的聽。問道。要多少。大約總不能過……說到這裏。住了。不去說數目。頗圖斯道。不過二千五百利華。我想若是省儉點。二千箇利華也彀了。柯氏聽了喊道。二千箇利華。彀過許多年日子的了。頗圖斯聽見了。很不高興。柯氏也覺得。就說道。我要問你要預備的是什麼東西。因爲我有幾箇親戚朋友。他們替你辦。總可省了一半。頗圖斯道。我明白。

了。柯氏道。第一件。你要備匹馬。頗圖斯說道。是的。柯氏道。我曉得有一匹。剛合你的式。頗圖斯說道。哈。馬是算有了。不過還有鞍子等件。是要自己揀的。大約要花到三百箇利華。柯氏歎口氣道。三百箇利華麼。就算是三百箇。頗圖斯微笑道。我原有一副鞍子等件。是達特安送的。我可白得三百箇利華了。頗圖斯又道。我的跟人。也要一匹馬。我自己還要一箇皮包。兵器你是不用管的了。我自己有。柯氏聲音發戰的問道。你的跟人。還要一匹馬。這却未免太闊了。頗圖斯道。你當我是箇乞丐麼。伸直了腰。作出一副驕傲的模樣來。柯氏道。我以為一匹好看的騾子。也可以當馬用了。頗圖斯道。一匹好騾子。是可以用的。我看見過西班牙的闊人。他的隨從人都是騎騾子的。不過你要曉得。騾子是要烏羽響鈴去配的。柯氏道。那箇自然。頗圖斯道。還有一箇皮包。要置的。柯氏道。你不必煩心。我男人有六七箇。你隨便揀一箇就是了。內中有一箇。他最喜歡的。那箇皮包很大。連你這麼大的人都裝得進去。頗圖斯道。難道那箇皮包是空的麼。柯氏見他問的古怪。答道。自然是空的。頗圖斯道。我的寶貝。我要

的皮包是裝滿東西的。柯氏歎了幾口氣。兩箇人又把那些零件都商量妥了。最後柯氏答應了給頗圖斯八百箇利華去包辦。馬同驟是柯氏去辦。一切都商量妥當了。頗圖斯就告辭。柯氏還使出許多手段要留他。他說公事要緊就走了。回到寓所餓的了不得。在那裏生氣。

### 第三十三回 密李狄之祕密信

再說。達特安自從會過密李狄數次之後。不由得自己一天一天的深入溫柔鄉。感動起戀愛之情來。阿托士苦苦的勸諫。總是不聽。達特安以爲將來有一天。密李狄自然也要戀愛他的。因此每天必去。有一天晚上。達特安到了。看見女僕站在門裏。見他來了。攔住他。拉住他的手。達特安心裏想道。一定是他的女主人叫他給我幽期密約的信了。心裏很高興。那女僕想說不說的說道。我有幾句話。同你講。達特安道。好寶貝。你說罷。女僕道。在這裏不能說。我要說的是極祕密的。話。達特安道。你要怎樣呢。女僕道。你跟我來。達特安道。請你引路。我什麼地方都肯去。女僕道。你就跟

我來。於是吉第拉了達特安的手，領他上一箇螺旋樓梯。一路黑暗得很。開了一道門。吉第說道：請進來。這裏說話，沒人聽見。達特安問是誰的房子。女僕答道：是我的房子。從那一箇門進去。就是女主人的房子。你請放心。他聽不見我們的話。他要半夜纔到那房裏來的。達特安四圍一看，看見這女僕的臥室，倒還整齊。但是他不停的向那一箇門看。吉第知道他的意思，就歎了一口氣，說道：你戀愛我的主人。達特安道：我想得瘋了。我戀愛的意思深了。說也說不完。吉第又歎氣說道：可惜了。達特安道：這話怎麼講。吉第道：我的女主人一點也不想你。達特安道：這句話是你的女主人叫你告訴我的麼。吉第道：不是的。我想還是告訴你的好。達特安道：謝謝你。你的意思是很不錯。不過令我聽了難受。吉第道：你的意思，是說我的話靠不住。達特安道：我有希望的人，自然是不肯相信的。吉第道：你是不相信我的話了。達特安道：除非我親眼看見點實在憑據……吉第從懷裏拿出一封信來，說道：你看怎麼樣。達特安趕快問道：是給我的信麼。吉第道：不是的，是給別人的。達特安道：給別人的

麼。吉第道。是的。達特安道。給誰的。給誰的。吉第道。你看信面就知道。達特安看是給狄倭達伯爵的。忽然就想起在聖遮猛的事體來。把信搶了。撕開去看。吉第攔他不住。喊道。你做什麼。達特安看那信上說道。我第一封信。你尙未答。你是病了。抑或是跳舞會之後。你就忘了我。現在有機會。你還不能來看我麼。達特安看完信。臉上登時青了。吉第抓他的手說道。可憐見的。達特安。達特安道。你可憐我麼。吉第道。我自然可憐你。我曉得戀愛的情形。達特安很留心的看他道。你曉得戀愛麼。吉第臉紅了。說道。曉得。達特安道。你不要在這裏可憐我。你還是幫我想辦法報仇。吉第道。什麼樣的報法。達特安道。我要頂替狄倭達。贏了密李狄。吉第道。我不能幫你這箇忙。達特安道。爲什麼。吉第道。有兩層道理。達特安道。什麼道理。吉第道。密李狄是不戀愛你。達特安道。你怎麼曉得。吉第道。你得罪過他。他恨你太深了。達特安道。我沒得罪過他。自從會過之後。我就同奴隸一樣的那裏有得罪他。你這句話怎樣講。吉第道。我也不懂。達特安又很親切的看吉第。覺得他的丰采。着實俊俏。有許多公爵夫人。



還趕不上他。說道。吉第。我曉得你的深意思了。說完。捉着親嘴。吉第臉紅發熱。答道。我曉得你不戀愛我。你剛纔說了你戀愛我的主人。達特安道。第二層的道理。還沒告訴我。吉第道。第二層的道理。是凡戀愛的事。人人都是爲己的。達特安記起吉第常常對着他歎氣的情景來。他爲的是戀愛了主人。就忘了女僕。打鷹的是不去理會小麻雀的。想了一想。他就要借着吉第的戀愛。兩箇串通了。去截密李狄給狄倭達的密信。還可以常常到吉第的臥室來。打聽許多消息。總而言之。達特安是要買了吉第去想密李狄的法子。達特安就說道。吉第。你要我戀愛你的憑據麼。吉第道。你有什麼憑據把我。達特安道。我今晚陪你。不去陪你的主人。你看怎麼樣。吉第拍手喊道。這樣好極了。達特安就坐在椅子上。說道。我的寶貝。你來。我要告訴你。你是第一美貌的女僕。吉第見他恭維的很有意思。也就信以爲真了。兩箇人談得很高興。時候過得很快。打過十二點鐘。忽然密李狄房裏的手鐘響了。吉第道。主人叫我了。你可立刻要走了。達特安站起來。拿了帽子。像要出去的樣子。忽然開了櫥門。就

跳了進去。藏在那些袍子裙子隊裏。吉第問道：「你這是幹什麼？原來達特安把櫥門的鑰匙也拿了。鎖在櫥裏。一句也不答。」密李狄在房裏喊道：「爲什麼喊你還不來？你睡着了麼？」吉第跑進去。一面跑。一面喊道：「我來了。我來了。進去之後。房門却沒關。達特安聽見密李狄罵吉第。氣平之後。談起他來。」密李狄先說道：「今晚我沒看見那箇喀士剛人。」吉第喊道：「怎麼樣？他今天沒來麼？」他就這樣的沒長性。密李狄道：「不是的。我把他牢籠緊了。大約是德西沙。不然就是特拉維。把他留住了。」吉第道：「夫人要怎麼樣待他？」密李狄道：「我怎樣待他。你不要管。他幾乎叫主教不理我。我是要報仇的。」吉第道：「我還以爲夫人戀愛他。」密李狄道：「我恨死他了。那箇馱子把威脫的性命抓在手裏。却不去殺他。殺了他。我一年可以多三十萬利華進項。」吉第道：「我曉得了。夫人的兒子就可以承受家產。不然是要等到成丁的了。」達特安聽見這樣美貌的女人。說出這種兇險陰毒的話來。在那裏發抖。密李狄道：「若不是主教叫我同他要好。我早把他收拾了。報了仇。」吉第道：「他戀愛的那箇女人。夫人還沒怎樣辦他。」

密李狄道：你說的那箇欄杆鋪的女人麼？達特安早已把他丟在九霄雲外了。這箇報仇算不了什麼。達特安聽了，嚇出一身汗，纔知道這美婦人是箇惡鬼。達特安還在那裏聽。原來密李狄已經卸了裝，不談了。末後密李狄分付道：你可以出去了。明天等我那封信的回話。吉第問道：給狄倭達伯爵的信麼？密李狄道：是的。吉第道：這一位似乎同達特安不同。密李狄道：你走罷。我不要聽你說了。達特安聽見，關了門上了門。吉第進入房，也把門鎖了。達特安從櫥裏走出來。吉第見了，低聲問道：怎麼樣了？你臉上都青了。達特安道：這箇女人見直是箇妖精。吉第答道：別響了，趕快走罷。這裏同那間房，只隔一層板，說話是聽得見的。達特安道：爲的是這箇緣故。故此我不肯走。吉第臉紅了，問道：怎麼樣？達特安道：我等等再去。說完了，伸手去摟住吉第的腰。吉第不敢響，響了，隔壁是要聽見的，只好隨他了。再說達特安纏住吉第，專爲的是要報仇。假使達特安不是箇沒良心的，他得了吉第，原就可以罷手。不過達特安是箇好勝，而又有傲性的人。他原想借着吉第，去打聽邦氏的消息。吉第說不

知道密李狄並沒告訴他。不過人是還沒死。說到密李狄幾乎失了主教的照應的話。吉第也不曉得是爲什麼緣故。達特安却想起從倫敦動身的時候。看見密李狄在一隻船上等出口。他曉得是爲金剛鑽的事。但是這件事還不算得十分要緊。密李狄最恨的爲達特安饒了威脫的命。再說達特安到了第二天。又來見密李狄。看見他在那裏很生氣。大約爲的是狄倭達沒回信的緣故。吉第走進來。遭主人的罵。吉第看了達特安一眼。彷彿是告訴他。受這些辱罵。爲的都是他。慢慢的密李狄的氣平了。聽達特安在那裏恭維。聽得很有味。還讓他親手。達特安都不管。只要打定主意去報仇。出來的時候。又遇着吉第。又同他到了房裏。知道密李狄罵吉第不小心。爲什麼伯爵就沒回信。還分付吉第明早九點鐘。拿第三封信。送把伯爵。達特安告訴吉第。先拿信把他看。吉第正是戀愛得滾熱。什麼都答應了。這天晚上。過得同昨晚一樣。先是達特安躲在衣櫥裏。吉第進房。同密李狄卸裝。回到自己房裏。鎖了門。睡覺。達特安等到天亮五下鐘。纔回寓。到十一下鐘。吉第拿信送到寓所來。因爲

他的身體同靈魂。都已經給了達特安的了。何況這封信。達特安拆開信。上面說道。這是第二封信。告訴你。我戀愛你。你要小心。我再寫信。就要告訴你。我恨極你了。你要是真心的悔過。這箇送信的女子。就告訴你。你應該怎樣的來求饒。達特安讀信的時候。臉色變了好幾次。吉第在那裏很留心的看見了。說道。我看出來了。你還是戀愛他。達特安道。不是的。你錯了。我並不戀愛他。我是要想法子去報仇。吉第道。我曉得你報仇的法子了。你告訴過我的。達特安道。只要是我戀愛你就是了。你還管什麼。吉第道。我怎樣信得過你。達特安道。你看我羞辱他。你就相信了。吉第聽了。歎一口氣。達特安拿起筆來寫回信。說道。我現在纔曉得你頭兩封信。是給我的。我原想我不配你這樣關切待我。且我近日很有病。不能回信。我曉得你的意思了。不獨你的信上告訴我。就是送信的人也告訴我。說是你戀愛我。送信的人。用不着告訴我求饒的法子。我自己今晚十一下鐘。就來賠罪。遲來一天。豈不又加我一層的罪過麼。我現在覺得是世界上最第一箇快活人。寫完了。還簽了狄倭達的名字。看官要

曉得這封信總算是箇冒名的假信。寫得也欠斟酌。拿現在的社會程度論起來。達特安的行爲。實在是不體面得很。但是從前社會的程度。本來是低的。不及現在的。程度高。達特安曉得密李狄是箇兇險不過的女人。無惡不作的。他就一點不留餘地了。再說。達特安想出一箇法子來。他曉得從吉第的房子。可以進去密李狄的臥室。就是或者辦不到。也只好冒險了。況且再過八天。就要去打仗。只好先下手。不去慢慢的牢籠了。達特安把信封好。交把吉第道。你送給密李狄。就算是狄倭達的回信。吉第臉上變了死灰色。他曉得信裏說的什麼話。達特安說道。這件事。遲早是要鬧穿了的。那時密李狄就曉得他的第一封信。是錯交了我的跟人。第二第三封。是我截留了。密李狄一定是闕你出來。還要想別的法子報仇。吉第歎氣說道。咳。我冒這些險。爲的是誰呢。達特安道。爲的寶貝。我曉得你全是爲我。我感激的很。吉第問道。你信裏說的什麼。達特安道。密李狄自然告訴你。吉第哭道。你不戀愛我了。我不快活的很。達特安只好極力的安慰他。吉第哭了好一會。纔收了眼淚。又勸了好一

會纔肯把回信拿去。達特安還應許他。一早就從密季狄臥室出來再同吉第會一會再回寓。吉第只好答應了。

### 第三十四回 阿拉密同頗圖斯之行裝

再說那四箇朋友。因爲去辦行裝。見面的日子就少了。四箇人不得在一處喫飯。只好去到那裏。就在那裏喫。不過約好。每禮拜在阿托士的寓所會一次。阿托士是發了誓。不出門的了。吉第找達特安的那一天。是他們聚會的日子。吉第走了。達特安就跑到孚留街。看見阿托士同阿拉密在那裏談道理。阿拉密說是還是當教士穿長袍子的好。阿托士也不去勸他。也不去留他。說是聽從各人自己打主意。他向來是不出主意的。就是人家問他。他是不肯十分就出主意的。他常說道。人家來請教的。原不想跟你的主意去作。不過等到事體辦壞了。好去賴別人。就是了。等了一會。頗圖斯也來了。就告訴他們。有一位很有位分的夫人。要替他辦行裝。還沒說完。摩吉堂進來說。是有極要緊的事。請他回去。頗圖斯道。想是爲行裝的事。摩吉堂道。也

是的也不是的。頗圖斯道。也是的。也不是的。你說的什麼話。摩吉堂道。請你趕快回去罷。頗圖斯只好同他的跟人走了。再等一會。巴星來了。阿拉密問道。你要什麼。巴星道。有箇男人在寓所等你。阿拉密道。有箇男人什麼人。巴星道。是箇乞丐。阿拉密道。給他幾箇錢。叫他走了。就是了。巴星道。這箇乞丐說。一定要見你。還說你見了他。一定要喜歡的。阿拉密道。他有特別要緊的話說麼。巴星道。他還說是從土爾來的。阿拉密喊道。從土爾來的。我只好走了。我盼望着有要緊的消息。說完就走了。只剩了達特安同阿托士。阿托士說道。達特安。你看怎的。我看他們兩箇人的行裝。是有了。達特安道。我曉得。頗圖斯還勉強的。想得出法子來。阿拉密。我是不替他愁的。阿托士。你贏了那英國人的錢。是花得很慷慨的。你怎樣的打算。阿托士道。我殺了那箇人。我很喜歡的。殺了英國人。算是作了一件好事。至於他的錢。我是不好意思拿他的。達特安道。你的意思。同人不同。又深遠的很。我真不懂。阿托士道。你不要管。你可曉得。昨日特統領到我這裏來。告訴我。說是你同主教保護的幾箇英國人。很要



好。達特安道。若只說是我去見那箇英國女人。那是有的。就是我告訴過你的那箇女人。阿托士道。哦。我曉得了。就是我勸你不要去見的那箇美人。你自然是沒聽我勸。達特安道。我把我爲什麼要同他來往的道理。告訴過你了。阿托士道。你說是。混幾箇錢來辦行裝。達特安道。不是的。我說這箇女人是串同把邦氏藏起來的。阿托士道。我曉得了。你因爲要找一箇女人。就同別的女人要好。這箇太繞道了。但你自覺着好頑的。達特安原想把事體告訴他。因爲他爲人正派。就不敢說了。阿托士也就不往下問。再說。阿拉密聽見土爾有人來找他。出了門就跑。跟人也趕不上他。他跑到自己的門前。看見有箇衣衫襤褸的人。在那裏候他。就問他道。你要見我麼。那人答道。我要見阿拉密先生。你是他麼。阿拉密答道。我就是阿拉密。你帶了東西來給我麼。那人道。東西是有。不過。你要把一條繡花手巾給我看看。阿拉密從懷裏取出鑰匙。開了一箇盒子。取出手巾。來說道。這就是那條手巾。你請看看。那乞丐道。不錯的。請你先叫跟人走出去。原來巴星已趕到了。要曉得是什麼事。站在門口看。

阿拉密叫他出去了。那箇乞丐見巴星出去了。還四圍的看。看見沒旁人。把破衣裳脫下來。撕開裏衣。取出一封信來。阿拉密看見信上的印。高興的了不得。一手就把信搶過來。拆開看。信上說道。天公不作美。叫我們不能長在一處。又要分離幾時。然少年得意之日方長。你只管安心去打仗。我作我的。送上一分微禮。請你收了。但望你早日立功。常常的想念。我。那箇乞丐又從衣裏拿出一百五十箇西班牙的雙畢士度來。擺在桌上。恭恭敬敬的鞠躬就走了。阿拉密也趕不及。阿拉密重新又讀那封信。讀了好幾遍。原來信後。還有一行。說道。你要好好的待送信的人。他是一箇伯爵。是西班牙的闊人。阿拉密跳着喊道。好夢來了。前程也有了。不錯的。我們的年紀都還輕的。一同過快活的日子還多咧。我的頂慈心頂可寶的心愛女人。說完了。很用勁同那封信親嘴。連桌子上的金錢。也不看。巴星在那裏敲門。阿拉密開了。讓他進來。看見桌子上的金錢。也糊塗了。他原來是進來報達特安的。糊塗的也忘了。達特安因爲要打聽這乞丐是什麼人。故此跑了來。看見巴星不替他報名。只好

自己跑進去了。說道。如果土爾送來的鮮果。有這樣好。我是很要感激那管果園的人了。阿拉密不願意說那些金錢是從那裏來的。就說道。這是書店送來的錢。這就是你聽見我說單音字那首詩的酬勞。達特安道。是麼。你那箇開書店的朋友。倒肯花錢。巴星聽了。插嘴道。這是作詩得來的錢麼。這樣看來。你比某某兩位詩家還出名了。你應該去作詩人。不要當教士了。我求你改了。去作詩人罷。阿拉密道。我們談得好好的。你來打什麼。又。達特安微笑的說道。呀。你得了許多錢。真是好運氣。你却要小心。不然你口袋露出來那封信。是要丟了的。大約那封信。也是書店來的。阿拉密聽了。紅了臉。把信收好。衣襟扣起來。說道。達特安。我們去找他們罷。我今天有了錢了。我請大家喫飯。等你有了錢。你請我們。達特安道。極好了。我們許久沒在一起喫飯了。我今晚要作一件冒險的事。多喫兩杯好酒也好。阿拉密高興的很。喊道。好極好極。要喫好酒。我表同情。怕什麼。阿拉密得了信。有了錢。却把當教士的話都忘了。他帶了幾箇大金錢在身上。其餘的都裝在盒子內。同繡花手巾。裝在一處。兩箇

人就到阿托士那裏。阿托士是發了誓不出門。他們只好把酒菜弄到他房裏來。因為阿托士是講究喫喝的。他們兩箇人就請他定酒定菜。出去找頗圖斯。走到半路。碰見摩吉堂。趕了一匹馬一匹騾。臉上很不高興。達特安忽然認得那匹黃馬。是他初到巴黎的時候賣了的。說道。阿拉密。這就是我從前那匹黃馬。你看看。阿拉密道。好難看的牲口。達特安道。我初到巴黎騎的就是這箇馬。摩吉堂問道。你曉得這馬的來歷麼。阿拉密道。這箇馬的顏色。實在稀奇。我從來却沒見過。達特安道。我相信你的話。我因為這樣。纔肯三箇柯朗賣了的。阿拉密道。人家買這箇馬。想是爲他這層皮。身子是沒用的。達特安問道。摩吉堂你打那裏弄來這樣的馬。摩吉堂道。少提起這件事罷。越提越生氣。這都是那位公爵夫人的男人辦的。達特安道。怎麼樣。摩吉堂道。我們很有一箇公爵夫人照應。主人不許我說他的名字。我只說了。這位公爵夫人。請我們受一匹頂好的馬。頂好的騾。誰知他的男人知道了。半路上奪回去。換了這兩條來。達特安道。你現在是把兩箇牲口送回去麼。摩吉堂道。他應許我

們好的。我們不能收壞的。達特安說道。不錯的。我倒很想看看頗圖斯騎在這條黃馬上。你就看見我當初到巴黎的樣子了。摩吉堂。你不必等了。你辦你的事罷。你的主人。在家麼。摩吉堂道。在家。在那裏很生氣。說完了。達特安他們兩箇人。去找頗圖斯。到了寓所。去搖門上的鈴。頗圖斯原看見他們來了。却不去開門。摩吉堂把那一騾一馬趕到狀師家門前。他的主人分付他。把兩匹牲口拴在門環上。就回來。他就一一照辦了。跑回去告訴主人。都說那兩匹牲口。原沒喫東西。到了這箇時候。就鬧起來。老狀師叫小夥記去看。是誰的牲口。柯氏認得是他送表親的一分禮。不曉得爲什麼又送回來了。原來摩吉堂回來。把達特安認得那匹黃馬。三箇柯朗賣把人的話。告訴了頗圖斯。頗圖斯很生氣的。跑來告訴柯氏。同柯氏約好了。在教堂相見。他就告辭。老狀師知道他一定要走的。就苦苦的留他喫飯。柯氏到了時候。果然就在教堂等候。知道頗圖斯一定要責備他的。心裏很放不下。頗圖斯果然大生氣。什麼責備的話都說到了。柯氏說道。我原是爲好。有一箇托我們打官司的人。欠了我

們的錢沒得還。我看見他有一騾一馬就牽來抵帳。他還告訴我說是兩條頂好的牲口。頗圖斯道。那箇人如果欠你們五箇柯朗。他拿這兩匹牲口來抵帳。他就是箇光棍。柯氏道。如果是買得便宜。也不算什麼。頗圖斯道。原是的。不過你樣樣都是這樣計較起來。你却不要怪我去找別的手段。闊綽些的朋友說完了。就要走。柯氏道。都是我不該。我不該去買這樣的賤牲口。送給你這樣出色的朋友。頗圖斯不響。彷彿是沒聽見的。柯氏就覺得頗圖斯身邊彷彿有許多公爵夫人圍繞着他。要送他錢。柯氏說道。你等等。不要着急。我們再商量。頗圖斯道。同你商量是沒用處的。柯氏道。你告訴我什麼。頗圖斯道。不要什麼。我不同你要了。柯氏捉住頗圖斯的手。哭道。我那裏會相馬呢。頗圖斯道。你爲什麼不交把我辦。我還懂得點。你要省錢。要自己辦。柯氏道。是我錯了。我還可以補救得來。頗圖斯道。你有什麼法子。柯氏道。今晚老狀師要去某公爵家。商量事體。至少也耽擱兩點鐘。你今晚來我家裏。是沒得別人了。我們慢慢的商量。頗圖斯道。很好。你這纔明白過來了。柯氏道。你饒了我麼。頗

圖斯道。再看罷。於是兩箇人約定了晚上再見。就分了手。頗圖斯心裏想道。老狀師的箱子。可以到手了。

### 第三十五回 達特安報仇之法

再說到了晚上九點鐘。達特安照常的去見密李狄。看見他很高興。一見就知道密李狄是得了狄倭達的回信。在那裏歡喜。等了一會。吉第拿了點心進來。主人對着他笑。他却很不快活的。都不理會。到了十點鐘。密李狄就坐臥不安起來。站起來。看鐘。又坐下了。彷彿是要達特安告辭意思。達特安站起來。拿了帽子。密李狄同他抓手。抓得加倍親熱。達特安出來的時候。心裏想道。這箇女人。戀愛狄倭達。想到瘋了。這一趟。吉第却並沒等他。他就跑上樓去找吉第。看見他的頭藏在兩手裏哭。聽見達特安進來。也不擡頭。達特安就去抓他的手。他還是哭。原來密李狄果然把回信裏頭的話。告訴了吉第。還說他送信有功。賞了他一口袋的錢。吉第氣得了不得。進了房。就把錢袋擰在樓板上。達特安看見樓板上有四五箇金錢。達特安極力的

在那裏安慰他。他擡起頭來。看見他滿面眼淚。一語不發。心裏着實難過。達特安雖是箇鐵石心腸的人。這時候也軟了些。不過他一心要報仇。別的事體是攔不了他的。他聽見說密李狄分付吉第把房裏的燈火都滅了。天沒亮就要讓狄倭達出去。他心裏更得意。等了一回。密李狄進了臥室。達特安就躲在衣櫥裏。密李狄就搖手鐘。吉第進去了。關了門。聽見密李狄詳細的問他見着伯爵時候的情形。再等一會。密李狄叫吉第滅了燈。回去自己房裏。達特安從門上鑰匙洞裏。看見滅了火。就跳出來。那時吉第正在關門。密李狄問道。是什麼響。達特安在門外應道。我是狄倭達。吉第把手去攔。他低聲說道。還沒到十一點鐘。密李狄聲音發抖的說道。伯爵你爲什麼還不進來。我在這裏盼望你呢。達特安把吉第輕輕的推開。就進了密李狄的臥室。他原不是密李狄心愛的人。現在聽見密李狄對他說了許多戀愛的話。却戀愛的別人。並不是他。他聽了。十分難受。也同吉第在自己房裏受罪差不多。密李狄說道。伯爵。我看你的眉眼。知道你戀愛我。我現在很高興。知道你是真情。不是



假意。我明天就要你戀愛我的真憑據。你現在收了這箇。却不要忘了我。說完。就從自己指上。脫了戒指。交把達特安。達特安從黑暗裏。雖看不出來。他却曉得密李狄平日戴的戒指。是箇青寶石鑲金剛鑽的。很值幾箇錢的。他原想不受的。但是密李狄已經同他戴在指上。一面戴一面說道。你戴了。作箇記念。況且你收了。我心裏就很高興。達特安正想把一切事由告訴他。要告訴他自己的真名姓。還要把復仇的話一說。不料密李狄先說道。謝天謝地。那箇喀士剛人。沒把你刺死。我怕你現在傷還沒全好呢。達特安不知所答。只好說道。是的。我還覺得很痛。密李狄道。不要緊。你的仇是早晚就要報的。達特安心裏想道。我却不能把真名姓告訴他了。雖然他心裏是這樣想。他却禁不住被這箇女子迷了。他若不是親歷其境。是萬想不到。仇恨同戀愛。是可以同然並存的。他聽見打一下鐘。知道是要走的了。很捨不得的同密李狄分手。兩箇人約好了。下禮拜再會。可憐見的那吉第。原望同達特安見面。說幾句話的。不料密李狄自己送達特安到樓梯口。吉第的話。就沒機會說了。翌日。早上。

達特安去找阿托士。把昨晚上的事體都告訴了他。阿托士聽了搖頭說道：「你那箇英國女人，雖然是箇極壞的女人，你却不應該騙他。你同他結了不解之仇了。阿托士一面說，一面看那青寶石鑲金剛鑽的戒指。那王后賜的戒指，是已經收起來了。達特安道：「你看我的戒指。阿托士道：「是的。倒像我家裏的東西。」達特安道：「是箇很好的東西。你說是不是？」阿托士答道：「好得很。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兩塊這樣的青寶石。你拿金剛鑽戒指同他換的麼？」達特安說道：「不是的。是那箇英國女人送我的。他實在不是英國人。他是在法國生長的。」阿托士很動了情的問道：「密李狄送你的麼？」達特安道：「他昨晚送我的。」阿托士道：「讓我細細看。」達特安除出來遞給他。阿托士道：「不解就是那箇戒指。怎麼樣會到了喀拉力夫人的手上？天下會有這麼樣相像的戒指。是令人難信的。」達特安道：「你認得這箇戒指麼？」阿托士道：「我原想是認得的。大約是我認錯了。就把戒指還了。」達特安說道：「我請你把戒指收起來。不要叫我看見。我看見了引起許多難受的記念來。我看見了是同你說不出話來了。你不是來

同我商量事體的麼。你說是遇着了爲難。不曉得怎樣辦。等一等。讓我再看看那戒指。我還記得那塊寶石。有一面有點擦裂的痕。達特安又除下來交給他。阿托士看一看。打了一戰。指着寶石。告訴他道。這豈不奇怪麼。達特安問道。阿托士。你當日怎麼樣得着這戒指的。阿托士道。我從我母親手上得來的。是我的祖母給我母親的。這算是件傳家寶。不該出了我們家門的。達特安很遲疑的問道。你可曾賣過。阿托士道。沒有。有一晚上。我送把人。當是戀愛的記念。就同人家昨晚送你的一樣。兩個人停了一會。沒說話。達特安把戒指收在口袋裏。後來阿托士一隻手放在達特安肩膀上。說道。你曉得我最疼你。我現在要勸你。就同勸我自己的兒子一樣。你那箇女人。是要丟開的。那箇女人。我却不能不認得。我曉得這箇女人。是近他不得的。不管是誰。近了他。一定是要惹大禍的。達特安道。你說的不錯。我從今以後。不去近他了。我老實說。他叫我害怕。阿托士道。你有這箇力量。能穀罷手麼。達特安一點無疑的答道。我有把握。阿托士道。我聽了。很歡喜。我只盼望你兩箇人。後來不碰在一處。免致

害了你的前程。達特安告辭了回寓。看見吉第在那裏等。吉第哭了一夜。擔了一夜心事。臉色全變了。比害了一箇月大病的還利害。現在他是奉了主人的命。去問狄倭達伯爵。幾時再來。吉第就找達特安。臉都青了。在那裏發抖。等達特安的回信。達特安聽了阿托士那番話。又想起是已經算報了仇。他就拿定主意。不再去了。立刻拿起筆來寫回信。信上說道。你別盼望我來赴約。因為我同別人的約會還有許多。總要等過幾時。纔得有空。等到幾時輪到你。我自然告訴你。寫完了。又假冒了狄倭達的名字。簽了。達特安却沒提起青寶石戒指的話。大約他要留下這隻戒指。作抵制密李狄的東西。也許他留下了。將來拿去變賣。這却是無賴的行徑。不過看官要知道。當日的情形。同現在不同。再說達特安把信給吉第看。起初還不大懂。後來明白了。很高興。雖說密李狄的脾氣甚暴。看了這封回信。是要大生氣的。吉第只好不管了。女人的脾氣。不問怎麼樣好。喫起醋來。是不管的。吉第故此就歡歡喜喜的回去送信。果然密李狄纔讀了幾箇字。就大生其氣。把信抓縴了。向吉第說道。這是怎

麼講。吉第發抖的答道。這是給你的回信。密李狄喊道。決不是的。沒有的話。但凡是箇上等人。都不能寫這種信給女人的。忽然得了一箇意思。半響的說道。難道是他看出……說不完。就停住了。在那裏咬牙切齒。臉上氣的死白色。想起來。到窗子那裏去。透透氣。四肢却在那裏發抖。伸出手來。又往後靠着榻。吉第以爲他暈倒了。去同他解衣裳。他推開吉第說道。你作什麼。你爲什麼摩我。吉第答道。我以爲你暈倒了。來幫忙。密李狄道。暈倒了。你當我是箇柔弱無能的女人麼。我受了人家的羞辱。是不會暈的。我是要報仇的。說完了。擺擺手。叫吉第出去。

### 第三十六回 密李狄報仇

再說那天晚上。密李狄分付說。達特安來了。讓他進來。達特安却沒來。翌日。吉第去把事體告訴了達特安。他聽了。覺得報仇報得好。只是笑。到了晚上。密李狄又分付讓達特安來見他的話。却又沒來。明早。吉第又去見達特安。臉上很有點發愁。達特安問他什麼緣故。吉第就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達特安見是密李狄寫把他的。

不是給狄倭達的。就拆開來看。信上說道。你快要走了。還不來看看朋友。是很不講交情。我同我的夫兄。等了好幾天。要見你。你今晚能來麼。達特安看完了。說道。果不出我的所料。去了狄倭達。他就同我要好起來。吉第問道。你要去麼。達特安要借口破戒。就說道。你可曉得。他這樣請我去。我不能不去。我若是從此不去。他要犯疑的。他不曉得要怎麼樣的報仇。吉第說道。你不管作什麼事。總要找出許多道理來。說你作的不錯。這一趟。你自然是用自己出頭。去牢籠他。如果他要你。事體是更不妙了。達特安拿話去安慰他一番。應許他再不着迷了。分付他回去說。晚上就來。却不。敢寫回信。恐怕認出筆跡來。晚上九點鐘。達特安到了。吉第去通報。密李狄就分付。如果再有人來。都回他說不在家。達特安看見密李狄。臉色帶青。有點疲乏的樣子。達特安先同他問好。密李狄說很有點病。達特安道。我來得不好。你想歇歇了。我就走罷。密李狄道。你不要走。你同我談談。我倒覺得舒服。達特安想道。他今晚同我十分要好。我却要小心。果然密李狄使出許多手段來。談得十分有味。眼上臉上都很。

有精神。達特安又被他迷住了。後來越談越投機了。密李狄問他有女相好沒有。達特安歎口氣道。你還要問。我自從見了你後。我活在世上。總爲的是你。密李狄笑道。你當真戀愛我麼。達特安道。難道你看不出麼。密李狄道。也許看出一點。你可曉得。值得去贏的人。不是一天就到手的。達特安道。我什麼爲難都不怕。只要人家報答我的戀愛。密李狄道。只要是真的戀愛。沒有做不到的。達特安道。沒有做不到的麼。密李狄道。沒有做不到的。達特安心裏想道。他換了一副手段了。難道他真同我要好。再送我一隻青寶石戒指麼。達特安把椅子挪近些。密李狄道。你做件什麼事。當戀愛我憑據呢。達特安道。只要你說。你分付了。我就去做。密李狄道。我分付你。你都肯做。達特安道。什麼都肯作。嘴裏只管答應。心裏想。我就先答應他。也沒什麼大不得了的。密李狄叫他把椅子再挪近些。說道。你聽着。達特安道。我留心聽了。密李狄想了一想。說道。我有一箇仇人。達特安裝出詫異的樣子來。問道。你這樣好。這樣美貌的人。會有仇人麼。密李狄道。我有一箇勢不兩立的仇人。他羞辱了我。不止一

次了。我非要他的命。不能報這箇仇。你肯幫我忙麼。達特安登時就曉得他指什麼人就答道。極肯幫忙。密李狄道。很好。你既肯幫忙……達特安道。怎麼樣呢。密李狄等了一會。答道。你就不用說做不到的事了。達特安聽了。跪在地下。去親他的手。說道。你叫我心裏真快活。密李狄心裏想道。讓他先去殺了狄倭達。同我報了仇。我自然有法子。把這箇大獸子撇開了。達特安心裏想道。他很薄待我幾次。現在又來同我要好。這箇女人。什麼都做得出來的。想了一想。說道。你要我做什麼。密李狄道。你的兩膀。很有力。很出名的。你肯幫我忙麼。達特安道。自然。密李狄道。我該怎樣酬答你。我曉得的。有了愛情的人。是望酬報的。達特安又挪近些。說道。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却不敢相信。真有這樣快活的事。密李狄道。爲什麼不相信。只要你值得。你就可以得着酬報。達特安道。你只管分付。我就去做。密李狄道。你真去做麼。達特安道。你只要把那人的名字告訴我。那箇害你滴淚的人。密李狄道。你怎麼曉得我滴淚的。達特安道。我猜的。密李狄道。我這樣的女人。是不滴眼淚的。達特安道。很好。你把名



字告訴我。密李狄道。這却是我的祕密事。達特安道。我總要曉得。不然。叫我何從下手。密李狄道。不錯。你看看。我是很相信你的。達特安道。我快活極了。你把名字告訴我。密李狄道。你已經知道了。達特安道。不是我的朋友麼。密李狄兩眼冒火的喊道。假使是你的朋友。你就不去做了麼。達特安知道他的意思。就答道。就是我的親兄弟。我也是要做的。密李狄道。你這樣忠心。我很喜歡。達特安道。你只喜歡我這一點麼。密李狄抓了他的手。說道。我戀愛你呢。達特安覺得渾身打戰。渾身都發熱。就把他的手抓住了。說道。你真戀愛我麼。密李狄讓達特安親了嘴。却不去親達特安的嘴。達特安覺得密李狄的嘴。其冷如冰。同親石人的嘴一樣。故意露出很快活的意思。來。裝得十分像。好似狄倭達在眼前。他就要馬上刺死他。密李狄就低聲告訴他道。我的仇人。就是狄倭達。達特安喊道。我曉得的。密李狄抓着他的手。很着急的問道。你怎樣會曉得的。達特安知道說錯了。密李狄又問道。你怎樣曉得的。達特安道。我怎麼曉得的麼。密李狄道。我要問你。達特安道。因為他把一隻戒指給我。看說

是你給他的。密李狄喊道。這箇沒良心的反叛。達特安說了這句話。也覺得不對。不過是已經說出來。沒法子。密李狄道。你打算怎樣。達特安道。我同你報仇。密李狄道。我謝謝你。你幾時動手。達特安道。明天。立刻。隨你分付。密李狄原想叫他立刻去。不過不好意思說。況且還要預備。不叫狄倭達知道。也要叫他來不及解說。達特安知道他的意思。說道。明天一定同你報仇。不然。我自己死了。密李狄道。那是不用怕的。我曉得他是箇懦夫。達特安道。也許他對女人是箇懦夫。對待男人。却是很有膽的。密李狄道。你前次同他打。是你贏了。達特安道。運氣是說不準的。上一次。是我的運氣好。明天的運氣。許是不好的。密李狄道。難道你不敢去麼。達特安道。不是的。我也許被他打死的。你不先給我點好處。却是不公道。密李狄看着他。很柔媚的說道。我自然不能不答應你的。達特安低聲答道。你是箇神仙。密李狄道。樣樣都算商妥了。達特安道。只有你應許我的好處。密李狄道。我已經應許你了。達特安道。我明天就許永遠不能再來見你了。密李狄道。別響。威脫來了。你不要讓他看見。密李狄搖

手鐘。吉第進來，密李狄領達特安到牆邊藏着的一箇私門。說道：你從這箇門走。我們等等再談。吉第讓你進來。吉第聽了這兩句話，幾乎暈倒了。密李狄說道：吉第。你爲什麼站在這裏不動。同石人一樣。你領這箇客人出去。到了十一下鐘，再讓他進來。達特安心裏想道：原來密李狄最喜歡的是晚上十一下鐘。密李狄伸出手來。達特安親了手。跑下樓去了。也沒聽見吉第怨望他的話。一路上想道：我却要小心。這箇女人是什麼都不顧的。

### 第三十七回 密李狄之隱事

且說達特安一直出來，並不到吉第房裏去。却有兩層道理。第一層，他是怕吉第怪他。又怕他留他。第二層，他一心在密李狄身上，就盤算怎樣下手。達特安是被密李狄迷住了。那是無疑的了。密李狄却並不想他。達特安原想回寓寫信，把前後的事體告訴他。然後說明爲什麼他不好去把狄倭達刺死。他却遲疑的，不去寫。爲的是他要用自己的名字，去降伏這箇女人。不肯把報仇的念頭丟開了。他就在那門前。

大地走了六七趟。常常擡頭看密李狄的樓窗。看見還有亮。知道是還沒去睡。後來燈却滅了。他又走進那房子。到了吉第的房間。吉第曉得他的意思。自然是要攔他。不料密李狄在房裏。留心聽。等着他。聽見他來了。就喊道。進來。達特安就進去了。吉第大喫起醋來。原想跑進去。把什麼事體都要說出來。想想。鬧出來。更不好。就忍住了。沒進去說。當下達特安所要的事體。到了手了。算是密李狄的一箇情人。達特安原也曉得這箇女人。不過是暫時利用他的。等到殺了狄倭達。就要推開他的。就許把他也殺了。也是難說的。不過達特安當下以爲密李狄是真戀愛他。只顧眼前的快樂。却把這箇女人的兇險性質忘記了。但是密李狄一心。只要報仇。過了一會。就問達特安。想箇什麼法子。去同狄倭達比劍。達特安當下只管快活。就說當下不能談這件事。況且在他面前也不便談。密李狄聽見他把這緊要事看得不甚要緊。就害怕起來。一定要他想出箇法子。達特安以爲可以勸他。叫他饒了狄倭達的命。纔一開口。密李狄帶了很瞧不起他的意思。說道。我看你是沒膽子。達特安道。你怎麼

還疑我沒膽子。我不過是要告訴你。狄倭達未必十分得罪你。密李狄道。他騙了我。這就穀了。我一定要他的命。來贖他的罪。達特安道。既然如此。他一定就要死。說話說得很認真的。密李狄果然就相信他了。到了快天亮。密李狄就催他走。分付他趕快去同他報仇。不要耽擱了。達特安道。我就去辦。不過還有一件。密李狄道。什麼。達特安道。你當真是戀愛我麼。密李狄道。你還問什麼。我不是給了你憑據了嗎。達特安道。我想是的。不管怎樣。我的身體靈魂。都是你的了。密李狄道。我的大膽子的情人。我就望你趕快去。做出你一心爲我的憑據來。達特安道。那箇自然。但是你既戀愛我。你不替我擔心麼。密李狄道。我爲什麼要擔心。達特安道。我也許受了重傷。或者死了。也未可知。密李狄道。你是箇最會比劍的。萬受不着傷的。達特安道。你一定要我。去比劍的了。據我看來。是用不着的。別的報仇法子。你是不要的了。密李狄看了他一眼。達特安趁着天的微亮。看見這一眼。十分的可怕。密李狄道。我看你是不甚着急的。達特安道。我是很着急的。不過我倒可憐起狄倭達來。因爲你既然不

戀愛他。他也算受穀罪了。密李狄道。你怎麼曉得我不戀愛他。達特安使出牢籠的手段。重說道。我現在相信你戀愛別人了。我倒有點可憐那伯爵的意思。密李狄道。你爲什麼可憐他。達特安道。我因爲曉得……密李狄道。什麼。達特安道。他沒怎樣得罪你。密李狄問道。這是怎講。達特安拿定主意。要告訴他真情。說道。我是箇講體面的男子。我知道你戀愛我。是靠得住了。是不是。密李狄道。自然是靠得住的。你請講罷。達特安道。我要在你面前。供我的罪狀。密李狄道。你供罪狀。達特安道。假使你不戀愛我。我是不肯供的。現在你戀愛我。是不是。密李狄道。你曉得的。達特安道。如果我因爲戀愛你。到了連命都不要的地位。作了一件得罪你的事。你是饒我的。密李狄道。也許饒的。達特安微笑了。作出戀愛的樣子來。還要去親他的嘴。他躲開了。臉色略青了。問道。你供你的。達特安說道。禮拜四晚上。狄倭達到你這房子來了一趟。是不是。密李狄一點也不遲疑。臉色一點也不改。答道。沒有的事。假使達特安是沒有真實憑據的。也就要相信他的了。但是他是有憑據的。就說道。我的迷人精。你

要騙我了。密李狄道：你說什麼？你要講解把我聽。難道你要嚇死我麼？達特安道：你不要害怕。你沒做過害我的事。就是做了。我也饒你。密李狄道：我不懂。請你解說。達特安道：狄倭達沒得什麼大不了的。密李狄道：什麼？你自己告訴我。那箇戒指……：達特安道：戒指在我這裏。我供出來罷。禮拜四的狄倭達。同今天的達特安。就是一箇人。達特安年紀尙輕。這次却獸得很。以爲把實情告訴他。他不過詫異一會。害羞一會。或者生點氣。哭一場。就完了。誰知這次大錯了。密李狄不聽便罷。聽了這幾句話。臉色青了。跳起來。用盡力去打達特安的胸口。跳離了牀。達特安因拉住他。一手捉着他的長衣。那衣料是很薄的。達特安用力過大。肩膀上撕破了。看見那條極可愛的玉臂上。刺了一朵花。原來這箇女人是犯過大案的女犯。達特安大驚。鬆了手。說不出話來。密李狄看見自己的最祕密的隱事。被他知道了。就登時同野獸被傷的一樣。跳起來。喊道：被你看出了我的隱事了。一跳就跳到粧檯旁邊。向盒子裏。拿出一把金柄尖刀來。就刺達特安。達特安看見了。也害怕起來。退後一步。靠住牆。拔出

劍來。對着密李狄的咽喉。密李狄拿手來奪劍。達特安躲開。拿劍對着密李狄。一面退向房門。密李狄大喊。拿小刀來刺。達特安說道。你別動手。不然。我要在你臉上刺一朵花。密李狄一面喊。一面趕緊要刺他。他招架着。退到房門。吉第從夢中驚醒。開了門。達特安跳進去。把門關了。兩箇人用死力頂着門。密李狄也用盡死力推進來。推不開。用小刀戳門。門也戳透了。露進刀尖來。達特安對吉第說道。你想法救我出去。不然。他喊起跟人來。把我殺了。吉第道。你身上沒衣服。怎好出去。達特安纔曉得自已沒穿衣服。說道。你隨便把衣服給我穿上。不要耽擱了。這是性命交關的時候。吉第拿了一件自己穿的花袍子。一件帽子。一件袍罩。一雙襪鞋。達特安穿上了。却沒穿襪子。就跑下樓去。開了大門。跑了出去。密李狄正在樓窗上喊。不許開門。

第三十八回 阿托士辦行裝的錢

再說達特安出了大門。那開門的纔知道放跑了人。達特安一路的跑。密李狄在樓上看見了。就暈倒了。達特安來不及管吉第。在街上跑。一直跑到阿托士寓所。跑上



樓敲門。吉利模驚醒了。起來開門。達特安往裏跑。把吉利模推倒了。吉利模是向來不大說話的。被他推倒了。喊道。你這箇不識羞的女人。幹什麼。達特安把蒙頭的東西露了一點出來。手上露出劍來。吉利模看見他的鬍子。纔曉得他是箇男人。以爲他是箇刺客。登時喊道。救命呀。救命呀。達特安說道。馱子別響。我是達特安。你不認得麼。你的主人在那裏。吉利模道。你是達特安麼。決計不是的。阿托士穿了睡衣。正要出來。說道。是你說話麼。一面走出來。說道。你別響。吉利模的手指着達特安。阿托士認得他的朋友。看見他穿着女人的衣服。臉上兩撇黑鬍子。不禁大笑起來。達特安道。不要笑了。這件事却不是笑的。阿托士見他臉都青了。說道。你臉色不對。你受了傷麼。達特安道。不是的。我纔受過一番頂可怕的危險來。阿托士關了門。問道。你趕快說。王上死了麼。或是你殺了主教麼。你告訴我。叫我放心。達特安道。阿托士。你聽。我把那最可怕的情狀告訴你。阿托士道。你先穿起這件衣裳來。達特安穿好了。阿托士道。請你說。達特安低聲同他說道。密李狄肩膀上刺了一朵花。阿托士喊道。

有這箇事麼。說話的時候好像刀子挖了心的一樣。達特安道。你從前說過的那箇女人。你可曉得的確是死了麼。阿托士道。那一箇。達特安道。你在阿密安告訴我的那一箇女人。阿托士把頭伏在兩手裏。在那裏哼。達特安道。我說的這箇女人。今年大約二十七歲。阿托士道。頭髮是白色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他的眼睛藍的很奇怪。眉毛是黑的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問道。身材頗長。樣子很苗條的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左邊缺了一隻牙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問道。肩膀上刺的花。小而紅。好像是想過法子去弄丟了的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我聽見你說他是箇英國女人。達特安道。他說法國話。同法國人一樣。威脫世爵。不過是他的夫兄。阿托士道。我要見見這箇女人。達特安道。阿托士。你要記得。你已經想殺過他一次。這箇女人有了機會。是要報仇的。阿托士道。他看見我。是不敢說一句話的。達特安道。這箇女人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你看見過他生氣麼。阿托士道。沒看見過。達特安道。他見直是箇母老虎。我恐怕他恨極。我們兩箇人要報仇的。達特安就把事

體都告訴了阿托士。又把兇很的行爲。同要報仇的意思。都說了。阿托士道。他曉得我還活着。一定是要謀殺我的。不過我們就要動身到拉羅諧爾去打仗。只要我們動了身……達特安道。阿托士。他若是知道了。他就是到了天盡頭的地方。也要找你的。讓他拿我報仇罷。阿托士道。他殺了我。有什麼要緊。我的性命。看得很不重的。達特安道。其中還有別的陰謀。我看得他是主教的偵探。阿托士道。如果是的。你却要十分小心。就使主教稱讚你到倫敦一趟。辦的好。他因爲你破了他的奸計。是萬不肯饒你的。你以後不管在什麼地方。作什麼事。你都要加倍留神。就是你看見自己的影子。也要防備的。達特安道。好在我們只要等過了明晚以後。我們遇見的仇敵。都是在青天白日裏的了。阿托士道。看來我不如不躲藏了。同你一路到福索街去罷。達特安道。很好。不過我不能這樣出去。阿托士道。不錯。就搖了手鐘。叫吉利。撲跑到福索街去拿達特安的衣裳來。阿托士道。這件事。却沒幫你去辦行裝。我看你的好衣裳。都留在密李狄房間了。他不見得送還與你。好在你有箇青寶石的戒

指。達特安道。那戒指是你的東西。你不是說。那是你們傳家之寶麼。阿托士道。是的。我先父告訴我。說那戒指值二千箇柯朗。是他娶我母親的時候。給我母親的。我母親給了我。可惜了。我把這件傳家之寶。給了那箇女人。達特安道。你既然看這箇戒指。看得這樣重。你就拿回去罷。阿托士道。到過那箇女人手上。我還要麼。達特安道。不如賣了罷。阿托士道。我母親的東西。我不能賣的。達特安道。不如先當了罷。至少也可當一千箇柯朗。先拿錢去辦行裝。等你有了錢。再去贖。阿托士笑道。達特安。你是箇頂好的同伴。你總是高興的。戒指當了。可使得。却有一層。達特安道。什麼。阿托士道。我們當了一千箇柯朗。要兩份分。達特安道。這却使不得。我的禁兵行裝。用不着多少錢。我把鞍子等件賣了。儘數了。我不要什麼。只要買匹馬給巴蘭舒。你不要忘了。我還有一箇值錢的戒指。阿托士道。你看那一箇戒指。比我看見的。還要重些。達特安道。是的。到了不得了的時候。是很有用的。不獨那金剛鑽是值錢的。並且可以當護身符用。阿托士道。你說的是不錯的。不過我不大懂。我們還是當那青寶石。

的戒指罷。當了的錢。你拿一半。不然。我要把戒指擲在河裏了。達特安道。我就要一半罷。說到這裏。吉利模同巴蘭舒送達特安的衣裳來了。巴蘭舒因爲不曉得他主人怎樣了。也跟來看。達特安換了衣裳。阿托士使眼色。叫吉利模拿了火槍。跟隨他到了福索街。看見邦那素站在門口。看着達特安。說道。我勸你快點走。樓上有箇美貌女子等你呢。女人是不大耐煩等的。達特安心裏想道。一定是吉第了。跑上樓來。看見吉第神色很不安的。靠着房門等他。見了他。就說道。你應許保護我。不叫我遭了密李狄的毒手。我現在來求你救我。達特安道。吉第你不要着急。我盡力的救你。我走過之後。有什麼新聞。吉第道。我不甚曉得。因爲跟人們聽見密李狄喊。就跑進來。密李狄在那裏罵你。詛你。我想起來。你是打我房裏向他房裏去的。他一定曉得我同你串通了的。我拿了些錢。拿了幾樣值錢的東西。就跑出來了。達特安道。可憐見的女子。我怎樣幫你。不幸我後天要走了。吉第道。請你救我出巴黎。或是救我出法國。達特安道。我去打仗。不能帶你在身邊。吉第道。難道你不能把我放在鄉下。或

是你家裏麼。達特安道。吉第你不曉得我家裏的女人們是不用女僕的。等等我想出法子來了。巴蘭舒你趕快去請阿拉密先生來商量要事。阿托士道。你爲什麼不托頗圖斯。他的公爵夫人……達特安笑道。頗圖斯的公爵夫人不要女僕的那班書手。就穀用了。況且吉第也不願意住在某街裏。吉第道。什麼地方我都肯住。只要沒人來找我。達特安道。我快要走了。你用不着喫醋了。吉第道。不管你在我跟前沒有。我都是一心爲你的。阿托士笑道。這總算是頂有長性的了。達特安道。吉第。你只管放心。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我有一句話要問你。你可曉得有一箇女人。有一天晚上。在聖遮猛地方。被人擄了。你曉得他在那裏。吉第道。你還想着那箇女人。你一定是戀愛他的了。達特安道。不是的。我有一箇朋友。很戀愛他的。就是阿托士。站在那裏的。阿托士聽了。很驚奇的說道。我麼。達特安拿手推他。要他會意。說道。可不是你。你曉得的。我們兩箇人都很留心着邦氏的。吉第是不會告訴人的。吉第。你曉得麼。我們說的就是進門來看見的那箇老頭子的老婆。吉第喊道。老天呀。我恐怕

他認得我。達特安問道。認得你。你會過這箇人麼。吉第道。我認得他。他到過密李狄屋裏兩次。達特安道。是什麼時候的事。吉第道。有兩箇禮拜了。昨天晚上。他還來過一次。達特安問道。昨晚來過麼。吉第道。是的。來得比你略早些。達特安道。我們恐怕投在網羅了。吉第。你看他認得你麼。吉第道。我一看見他。就蒙住頭。不過恐怕蒙得太遲了。達特安道。阿托士。你下樓看看他還在那裏沒有。他却不甚疑心你的。阿托士看了回來。說道。他走了。門也關了。達特安道。他去報信了。說是一羣鴿。都在籠裏了。阿托士道。我們只好跑了。留巴蘭舒在這裏。同我們送信。阿托士又說道。我們去請阿拉密。只好略等一等。達特安道。不錯的。我們要等阿拉密等了一會。阿拉密果然來了。達特安把事體告訴他。要他想法子。把吉第寄在一箇妥當朋友家。阿拉密想了一會。很遲疑的答道。波特里夫人同我說。他的朋友。住在鄉下的。要箇女僕。肯薦他把……吉第道。只要能救我出了巴黎。我是十分感激的。阿拉密說道。就是這樣罷。坐下來。寫了一封信。封好了。交把吉第。達特安道。我們也快要離開巴黎。

了。你也要走了。我們再會罷。吉第道。不問幾時再會。你見着我的時候。你總知道我是一心爲你的。達特安把吉第送到樓口。阿托士說道。你看看這些女人。聽聽他們說的話。於是三箇人商量好了。四點鐘在阿托士那裏會。留下巴蘭舒看門。就走了。阿拉密回到自己寓所。拿兩箇戒指去當。當了三百箇畢士度。當舖的人還說。肯出五百箇畢士度買。兩箇人就去辦行裝。阿托士是不講價的。人家要多少。就是多少。達特安就說他浪費。阿托士說是從來沒同人講過價的。阿托士買了一匹黑馬。花了一千利華。吉利模的馬。花了三百箇利華。等到買了吉利模的鞍子兵器等件。阿托士的錢已經用完了。達特安就要把錢借給他。他聳聳肩。問道。當舖的猶太人。肯出幾箇錢買那寶石戒指。達特安道。五百箇畢士度。阿托士道。這還可以得二百箇畢士度。一人分一百。這倒不錯。我們回去找他罷。達特安道。你要……阿托士道。那箇戒指。想起來。叫人心裏難受。我們又沒得力量可贖回來。贖不回來。是白丟了二百箇畢士度。達特安。你回去把戒指索性賣了罷。把二百箇畢士度拿回來。達特安



道。你拿定主意了麼。阿托士道。現錢是不容易得的。只好犧牲了。你去罷。吉利模同你一路去。不到半點鐘。達特安果然拿了二百箇畢士度回來。阿托士辦行裝。有了錢了。

### 第三十九回 路逢邦氏

再說到了四點鐘。幾箇人到了阿托士的寓所。雖然說是行裝辦好了。他們的臉上。還是發愁。等了一回。巴蘭舒拿了兩封信進來。一封是用綠火漆封的。簽了一箇鴿子。脚着綠葉的印。那一封是箇公文。簽了主教的印。達特安看見那封小信。心裏不禁跳起來。他雖然只看見過這筆跡一次。却並未忘記。拆了信。信上說道。禮拜三晚上。請你到薛洛路上。留神看走過的馬車。但是你若愛惜自己的性命。或戀愛你的人的性命。你千萬不要同你認得的人說話。也不要做出你認得他的樣子來。我是冒着大險。見你一面。信尾却沒簽字。阿托士說道。這是箇圈套。你不要去。達特安道。筆跡我却認得。阿托士道。筆跡或者是假冒的。況且薛洛路上。到了六七點鐘。是沒

得人的。就同到了森林一樣。若是你願意的話。我們一同去。若是有人來攻。我們可以敵得住。頗圖斯道。這是箇好機會。叫人家看看我們的好鞍勒。阿拉密道。若是女人寫的信。不願意給人看見。你却不要做出害他的事來。阿托士道。我們離遠點。等讓達特安一箇。走近馬車。阿拉密道。不過馬車走得很快的時候。在車裏是還可以放槍的。達特安道。他們打不中我的。倘若他們放槍。我們就去攻馬車。把他們都殺了。頗圖斯道。好的。我們同他們打。試試我們置的新兵器也甚好。頑的阿托士道。很好。達特安道。現在已經四點半鐘了。我們若是六點鐘趕到薛洛路上。可就要動身了。頗圖斯道。不早點走。就沒人看見。我們的新鞍新馬。豈不可惜。我們就走罷。阿托士道。那一封信。說些什麼。你也忘了。你也要看看。我看公文比那封小信。還許有趣些。達特安拆開看。那封信說道。德西沙麾下禁軍營。達特安。務於今晚八點鐘。來見主教。阿托士道。這件事。比那一件要緊多了。達特安道。我辦了那一件。再辦這一件事。第一件是七點鐘。第二件是八點鐘。還來得及。阿拉密道。我若是你。我就不去。達特

安道。男人不可失女人的約。阿拉密道。小心的人。自然是不去見主教。況且內中恐有危險。頗圖斯道。我同阿拉密表同情。達特安道。從前主教叫克和。阿請我去見。我却沒去。第二天就出了事。邦氏不見了。這趟我却要去。頗圖斯道。你既然拿定了主意。我就不攔你了。阿拉密道。巴士狄大監。怎麼樣。達特安道。如果他們把我收了監。你們就設法把我弄出來。頗圖斯以爲是件極容易的事。就答道。那箇自然。不過我們後天就要去打仗。我看你還是不去冒險罷。阿托士說道。頂好我們一夜都不離開他。我們每人帶三名火槍手。在主教的府門口等。倘若看見有關了窗的車出來。或有別的犯疑的東西。我們就攔住了。我們同主教的親兵。許久沒打架了。特統領一定是在那裏詫異。說我們太安靜了。阿拉密道。阿托士。你是箇天生的大將。諸位看這箇法子好麼。衆人都說是好。頗圖斯道。我就去挑幾箇火槍手。叫他們八點鐘在主教府前等。當下先去備馬。達特安道。我沒得馬。我就騎特統領的馬。阿拉密道。不必騎我的罷。達特安道。騎你的。你有幾匹。阿拉密道。我有三匹。阿托士喊道。你有

三匹麼。你要不了三匹。你爲什麼買三匹呢。阿拉密道。我原買了兩匹。今早有箇馬夫來送了我一匹。他不肯說主人的姓名。只說是奉主人之命……達特安道。大約是奉女主人之命罷。阿拉密紅了臉道。也是一樣的。他奉了命。把馬放在我的馬房裏。又說道。作詩的人。纔會有這種好運氣。達特安道。不管怎的。馬是有了。你騎那一匹。阿拉密道。自然是騎送來的那一匹。不然豈不得罪了……達特安接着道。那送馬的人。阿托士道。祕密送馬的女人。看起來。你買的那一匹。是沒甚用處了。是你挑的麼。阿拉密道。我很費了事挑的。你是曉得的。騎馬人的安否。全靠所騎的馬。達特安道。我就買了你那匹馬。阿拉密道。我原要讓給你。你拿了去。隨後給我錢罷。達特安問道。多少錢買的。阿拉密道。八百箇利華。達特安從口袋裏。拿出四十箇雙畢士度來。交把阿拉密。阿拉密說道。你很像發了大財的。達特安把口袋的錢。弄得很響。說道。是的。我很有幾文了。阿拉密道。你先把鞍子送到火槍營。隨後備好馬。送把你。達特安道。很好。現在已有五下鐘了。不要耽擱了。等了一刻鐘。頗圖斯騎了一匹好

馬。摩吉堂也騎了一匹馬。從孚留街口來了。頗圖斯得意的了不得。再過一會。阿拉密從街那一頭來了。騎的是英國馬。巴星也騎了馬。另外牽了一匹。是達特安的。兩箇人到了門前。阿托士同達特安在樓窗往外看。阿拉密先說道。頗圖斯。你倒得了。一匹好馬。頗圖斯道。這一匹馬。公爵夫人原先送把我的。他的男人要同我開頑笑。換了那匹壞的。現在在那裏受罪。很後悔呢。隨後巴蘭舒同吉利模把他們主人的馬牽了來。阿托士同達特安也上了馬。四箇人一路走了。跟人們隨在後頭。這一羣人。裝得很威武。假使柯狀師的老婆。看見頗圖斯。騎在馬上得意的樣子。也就覺得老狀師錢箱裏的錢。是花得不冤枉了。再說那四位英雄。快到羅弗宮的時候。碰見特拉維統領。從聖遮猛回來。他看見了。很恭維他們騎的馬。同那鞍勒。不到一會。就圍了許多人。達特安就把主教來的公文。告訴了他。那一封小信的話。却沒提一字。特拉維很以他去見主教爲然。還說明天若是不看見他。自己去找他。聽見打下六下鐘。四箇人就告辭了。跑了一會。就到了薛洛路上。天將晚了。看見幾輛馬車走過。達

特安一匹馬。同他的同伴離開了些。每輛車走過。他都留心往裏看。却沒認得的人。過了一刻鐘。天快黑了。看見一輛車來。達特安以爲是這輛車了。從他面前經過的時候。他看見車裏有箇女人。從車窗露出頭來。把兩隻手指放在嘴旁。彷彿是不叫他說話的意思。達特安認得那女人。不禁高興的一喊。原來那女人就是邦氏。他看見了。什麼都不管。就拍馬趕那輛馬車。那車窗登時就關了。他什麼也不見了。達特安纔想起。信上分付的話。只好勒住馬。心裏十分着急。却不是爲的自己。爲的是車中的女人。冒了大險。同他見一面。那馬車走得很快。再等一會子。就不見了。達特安停了一會。在那裏想。如果車中人是邦氏。現在回去巴黎。爲什麼要同電光一樣。只叫他看一眼。倘若車中人不是邦氏。因爲那時天色黑了。辨不清楚。也許看錯了。那就更加奇怪了。難道是仇人。又想出法子來。叫自己上當。想到這裏。那三箇也來了。都說看見車中有箇女人。惟有阿托士認得是邦氏。他說車中的女人。像是邦氏。好像他旁邊還坐着一箇男人。達特安說道。他們是從一箇監牢裏。搬他到別一箇

監牢。但不曉得他們現在送他到那一箇監裏去。阿托士說道：你要認得。除非是人死了。在這箇世界上。是再不能見面的了。倘若邦氏並未死。我們剛纔是看見他的了。遲早有一天。你是可以找着他的。大約不久就可以找着他。也未可知。當下聽見打七下半鐘。同伴就告訴達特安。同主教有約的話。並且叫他先盤算好了。因爲見主教。恐怕是冒險。達特安是好奇的。也不大聽旁人相勸的。一定要去見主教。他們就一齊到了主教府。看見十二箇火槍手。已經在那裏等。阿托士把火槍手分作三隊。他自己領一隊。那兩箇同伴。一人領一隊。在府前埋伏。達特安就直入大門。一面上樓。一面却放心不下。他曉得同密李狄的一件事。彷彿是窺破了他們的奸謀。主教是一定袒護密李狄的。況且狄倭達。又是主教的偵探。達特安也很有對他不起的事。得罪了主教黨人。就同得罪了主教。是一樣的。達特安心裏又想道。倘若狄倭達把事體都告訴了主教。主教自然是要同他下不去的。不過爲什麼早不動手。一定要等到這箇時候呢。或者因爲密李狄也把事體告訴了主教。激怒了他。因此等

到這箇時候。纔去發作。也未可知。幸而同伴在外頭等。不過特統領的幾箇火槍手。拚不過主教。主教管的是全國的兵。就是王上王后。也害怕主教幾分。後來又想到自己雖然有膽。還有別的本事。不過到底恐怕爲女人所害。再說達特安一面想。一面到了前廳。他把信給傳帖的人看了。那人進去通報。那時候前廳有五六箇親兵。看見了他。都認得他是伽塞克的仇敵。通報的人出來了。引達特安進去。穿過甬道。過一大廳。入了書房。看見一箇人在那裏寫信。達特安留心看那箇人。起首以爲那箇人在那裏看公事。隨後看見寫的一行一行。長短不一。纔曉得他在那裏作詩。再等一回。那箇人把手卷疊好了。卷面題的是一段戲曲。擡起頭來。看達特安。那箇人原來就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紅衣主教。

第四十回 達特安會主教

再說主教一手托着腮。靠住手卷。打量了達特安一會。兩隻眼釘在他臉上。像要把他心裏最秘密的思想。都要看出來的。達特安却安詳的很。臉色一點也不變。看了



一會。主教說道。你就是達特安麼。達特安說道。是的。主教問道。你們塔爾比的同族很多。你是那一支的。答道。我的父親。從前在老王顯理身邊。打過仗。主教道。你原來就是前兩年。來巴黎找過事的那箇少年麼。答道。是的。主教問道。你打蒙城走過。路上還遇着點事。我却不曉得是什麼事。答道。我却記得。我可以告訴大人。主教道。不要緊的。你有一封薦書。帶給特統領的。是不是。答道。是的。但是這封信……主教道。我曉得。丟了。但是特統領是箇聰明人。會看相他。一看見你。就知道你有本事。就把你安置在德西沙營裏。還應許你。將來升你作火槍手。答道。大人的消息很對的。主教道。以後你碰見的事。却不少。有一天你走到某處。那天你原應歇在家裏的。有一趟。你們到福吉士去。你的同們。都被人留難住。不能走。你却走開了。到了英國。辦了點事。是不是。答道。我去是辦……主教道。到溫雪打獵。我曉得的。我所辦的。就是要曉得別人的事。你回來了。有一位分極高的人見你。他給你一樣厚禮。我現在看見。還在你手指上戴着。達特安聽了。禁不住把手拿出。看那戒指。主教道。第二天。有一

位克和。請你到我府裏來。你却沒來。這趟你却是錯了。達特安道。我也知是錯了。得罪了大人。主教道。爲什麼呢。因爲你聽上司的號令麼。我並不怪你。我很稱讚你。不聽號令的人。我是不喜歡的。那聽號令的人。我是很喜歡的。你試追想。那天晚上的事。你就看見點憑據了。達特安想起。那天晚上。就是邦氏被擄。今天晚上。不過半點鐘以前。他還看見他坐在馬車裏。在他面前走過。他就想起從前把女人擄去的人。就是今天晚上把他搬到別處監牢的人。主教道。因爲我許久沒聽見你的信。我就叫你來問問。你是怎麼樣的打算。第一件。因爲一件事。你還要謝謝我。你應該曉得。我向來待你。還算是有體恤的。達特安聽了。鞠鞠躬。主教道。按公道辦。原是不應該的。不過我替你打算出一箇前程。要先同你商量。達特安聽見這話。拐了灣子。十分詫異。主教道。第一次我叫你來。就要同你商量的。你却沒來。也沒要緊。並不耽誤。今天我要同你商量。你請坐下。我慢慢同你談。達特安聽見這番話。非常詫異。竟沒坐下。等到主教說了兩遍。他纔坐下的。主教道。你爲人大膽。却又能精細。我最喜歡

的是有膽氣兼有思想的人。不過我要告訴你。你年紀雖輕。涉世雖早。你的仇人。却真不少。你若不小心。你就要壞了。達特安歎口氣道。我也曉得。我的仇人。都是有力量的。人。並且有極大勢力的人幫忙。我却孤立得很。主教道。你說的不錯。但是你一個人的事。已經不少了。你還可以作許多。但是。你也要箇人指點指點。我聽見說。你來巴黎。也是求名利。達特安道。我們年紀輕的人。名利之念。是切的。也許是立錯了念頭了。主教道。獸子纔發獸念頭。你是箇聰明人。是不會的。我要請你到我的親兵營裏。先當小武官。等到打完了仗。再升你作營官。你願意麼。達特安覺得進退兩難了。主教也驚訝道。難道你不願意當麼。達特安道。我當了禁軍營的兵。我心裏是很滿意的了。主教道。你到了我這邊來。也還是替王上出力。達特安道。大人錯會了。意了。主教道。我曉得了。你要有話藉口。那是極容易的。你若說是因爲求名利。或是說因爲這趨打仗立功。都可以說的。別人也沒得閒話說。況且你的仇人太多了。也要箇人保護。我老實告訴你。你很有。人說你的閒話。人家說你不是專替王上出力。

達特安紅了臉。主教道：「我這裏有一大堆的公事，都是說你閒話的。我先同你談，再請把你聽罷。我曉得你是有主意的。只要好好的用你的本事，將來是不可限量的。像你現在的樣子，不久就要惹禍的。你自己想想看，想定了，再告訴我。」達特安道：「大人的體恤，大人的慷慨，我受了也覺得很不配。但是我也要開誠布公的說。說到這裏，又遲疑不敢往下說。」主教道：「你只管說。」達特安說道：「我要告訴大人，我的好朋友都是在火槍營裏的。我的仇人却都在大人的親兵營裏。我若是到了親兵營，他們是不來歡迎我的。我的好朋友恐怕要恥笑我。還許同我作對。」主教道：「我要派你的差使。難道你還不满意麼？」達特安道：「不是的。我自己實在是不配。我將來都是在大人眼前辦事。大人如果以我爲然，我就算是領了大人的好意了。我現在所以不願到大人營裏來，是恐怕有人說我賣了身子。等到打完了仗，我自己覺得可以自由了。主教一面很稱讚他，主意打得定，一面未免不大高興，說道：「總而言之，你是不肯當我的差使。你自己喜歡去揀選認誰作好朋友，認誰作仇人，那原是你自己很可。」

以自由的。我也不便相強。達特安正要說。主教攔住道。我本不願意你惹禍在身。我因為要保護我的朋友。忙得了不得。也就沒得工夫去管我的仇人。我却要先招呼你。你要小心。你要曉得。一旦我不保護你。你一天也活不了。達特安一點也不害怕。答道。我永遠不忘主教今日的教訓。主教道。如果你將來惹出禍來。你就記得我會經招呼過你。我曾經竭力保護過你。達特安恭恭敬敬的鞠躬答道。我永遠感激主教。主教道。打完了仗。我們再會罷。我總留神着你。我也要去打仗的。我們回來再談罷。達特安道。請大人不要怪我。總要看我所作的事。都是大丈夫該作的主教說道。倘若打完仗之後。我還有機會請你在我這裏當差。我還是要請你的。這末後一句話。原は無定的。達特安聽了。比剛纔恐嚇的話。還要害怕。因為這句話裏的意思。是叫他知道眼前實是有極兇險之禍。叫他小心隄防。達特安正要說。那主教很驕蹇的樣子。搖搖手。達特安只好退出來。退到房門。還是遲疑。要上去告訴主教。情願當他的差使。隨後想起。如果當了主教的差使。阿托士是要同他絕交的。因為害怕。這

一層他只好退了出來。可見光明磊落的人。陶鎔朋友的力量。真是不小。達特安出了府。看見阿托士他們在那裏等他。看他好久不出來。還在那裏着急。達特安只同他們說了一句話。他們都放了心。就叫巴蘭舒去告訴那些火槍手。請他們先回營。四箇人就回到阿托士寓所。阿拉密同頗圖斯。就問達特安見主教的事。達特安就把主教要他在營裏當差。他辭了的話。說了一遍。那兩箇聽了。很以達特安爲然。惟有阿托士一箇人不響。在那裏想。後來散了。阿托士同達特安說道。你辭的是不錯。不過你的地位。是很險。我替你擔憂。達特安聽了。歎一口氣。他自己的意思。是同阿托士所說的話。是一樣的。翌日。各人都預備起程。達特安去同特統領辭行。特拉維問達特安短少什麼東西。達特安說是什麼都辦齊了。那天晚上。禁軍同火槍手。很熱鬧了一夜。因爲是就要動身。日後不知何時何地再能相見了。翌日天亮。號笛一響。各歸營伍。火槍手都到了特統領府。禁兵都到了德西沙府。各將官把他所帶的兵。領到羅弗宮。王上親閱了一會。王上面帶愁容。因爲昨晚上發燒。還不肯就擱行。

期。早起親自閱兵。盼望可以把病減輕了。校閱完了。禁軍先行。火槍手隨着王上。頗圖斯趁這箇機會。跑到狀師門前。走一趟。狀師的老婆。看見他騎的駿馬。裝扮得十分威武。禁不住要同他說幾句分手的話。就招手叫他停一停。頗圖斯在馬上。拿了兵器。身邊掛了劍。在那裏耀武揚威。却是好看。那班狀師公事房裏的書手。這趟却不敢笑了。恐怕他認真起來。柯氏把頗圖斯領去見老狀師。老狀師看見他的馬。匹號。衣花了許多錢。兩隻小眼釘在他身上。很生氣。後來想到人說這趟一去。一定有場惡戰。頗圖斯是一定陣亡的。再不能穀生還的。他心裏却安慰了好些。頗圖斯同老狀師辭了行。老狀師說望他馬到成功的話。柯氏禁不住滴淚。別人不曉得真情。以爲是表親遠行臨陣。傷心起來。後來頗圖斯進了柯氏房裏。他們纔算是真辭行。那時的情形。真是叫人看見傷心。頗圖斯告辭了出來。柯氏在樓窗上搖手巾送他。頗圖斯走得遠了。柯氏也幾乎看不見他了。還從窗裏遠遠的伸出頭來。望那街上的人。以爲是他要從窗裏丟下來。頗圖斯坐在馬上。作出慣受女人戀送他的樣子。

來。後來要轉灣了。纔脫了。轎子回禮。再說阿拉密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他這封信。寫給誰的。却沒人知道。只有吉第。他晚上就要動身到土爾的。在隔壁房間等。阿托士那天早起。坐在寓裏喫酒。達特安是同着他的禁軍營動了身。走到安敦街。回過頭來。看看那所巴士狄大監牢。他却沒留意。同時密李狄騎在馬上。把達特安指把。兩箇臉上極兇險的人。看那箇人就特爲跑近。那禁軍隊旁邊。留心的看。等到那箇人看。覷了。認得了。達特安。密李狄拍馬走了。那兩箇人跟着兵隊。走走。到街盡頭。有人在那裏牽着馬等他們。他們上了馬走了。

第四十一回 戰場遇刺客

再說當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三之世。拉羅諾爾之戰。是歷史上最有名的一件事。這一場惡戰。內中有幾件事。很同那四位英雄。有點關係。作者是要把這一場惡戰的根由。細說一番。這位紅衣主教。要打這一場的仗。却有兩箇緣故。一箇爲公。一箇爲私。何以見得是爲公。因爲老王顯理第四在生之時。天主教同耶穌教。常時爭鬪。開



卷的時候。已經約略說過了。那時候顯理第四。定下幾處地方。給耶穌教的人住。叫他們避避難。到了後來。那些奉耶穌的人。不能安居樂業。有許多就搬到外國去住。末後只剩了拉羅諧爾一箇地方。算是專給耶穌教人住的。住在那裏的人。也是不能安居樂業。常常要想造反。主教的意思。就要把這箇地方打服了。從此國裏。就可望太平。那箇時候。歐洲各國。因為鬧教。世界是很不和平的。就有許多不得意的人。從西班牙國、英國、意大利國、都跑到拉羅諧爾來。要同天主教的人爭。弄到一箇歐洲不得太平。那時兩教相爭。就拿拉羅諧爾作箇中心點。這箇地方。原是箇海口。現在封了口。不同英國往來。除了這箇爲公的意思。那主教却也有私意。他原來心裏。也是極戀愛王后。故此同巴金汗、公爵、喫醋。因爲戀愛的勢力。敵不過巴金汗。又因金剛鑽的事。他也大敗了。因此心裏大恨。要去攻圍拉羅諧爾地方。一舉兩得。公憤私仇。都要報了。主教心裏想。同英國打仗。就是同巴金汗打仗。敗了英國。就是敗了巴金汗。在歐洲各國面前。丟了英國的臉。就算是在王后面前。丟了巴金汗的臉。再

說那英國巴金汗公爵。面子上自然爲的是保存國體。要同法國打仗。骨子裏也就同主教是一樣的意思。他心裏想。既不能到法國當大使。他就要想法去打仗。打勝了。可以到巴黎議和。見法國王后一面。總而言之。這兩箇當國的大臣。都爲的是要在法國王后面前爭勝。全是一片私意。因此纔弄出這一場軍事來。巴金汗却是先發制人。他一下手。就派了九十號兵船。二萬兵。攻打法國的羅愛島。出其不意。就登了岸。鎮守官退守馬丁要隘。派一百名兵。守住拉拍理礮臺。主教着了急。就派奧林斯公爵。帶兵先行。他同王上。隨後帶大兵趕去。達特安就是隨着大軍去的。王上動身的時候。有點病。發燒。走得不遠。病重起來。就在維洛阿地方暫歇。王上歇了。火槍手也只好歇了。阿托士他們三箇人。就同達特安分開。不在一處了。達特安因爲這件事。很發愁。也沒得法。一六二七年九月十號。他就到了拉羅諧爾。那時軍情。無甚大變。巴金汗公爵的英兵。還在那裏圍攻馬丁同拉拍理兩處地方。還未得手。德西沙所帶的禁兵。紮在米尼斯地方。達特安同那三位分了手。就覺得很寂寞。想起許

多心事來。他覺得自己最戀愛的女人。就是邦氏。邦氏被擄了。不知在什麼地方。這是私事。講到公事。他不過是一名禁兵。位分是很低。却得罪了一箇名位最高的紅衣主教。這位主教的勢力。是了不得的。連國王王后。別國的皇帝。都畏懼他三分。主教只要一舉手。就可以把他殺了。現在雖還沒有殺他。前途却是可怕得很的。況且他還有一箇仇人。這箇仇人。就是密李狄。勢力雖然不及主教。也毅可怕的了。幸而王后還喜歡他。不過王后的喜歡。是有害無利的。王后的物。都被主教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了。只有一隻值錢的戒指。不過是賣不丟的。也就同平常不值錢的戒指。沒甚分別的了。他悶得難受。就在路上閒走。不覺走遠了。天快晚了。忽然見看籬笆後面。有閃光的槍膛。他登時明白了。知道有了火槍。必定有人。那箇人的意思。是可想而知的了。他就登時要離開遠些。一回頭。看見路的那邊。也有一把火槍。他是中了。了。看見第一把火槍。已經放平了。是要放的意思。登時自己摔倒在地。放平了身子。就聽見槍響。槍子從頭上飛過。達特安登時跳起來。同時第二把火槍響了。槍

子正中他倒的地方。石頭也打碎了。到了這箇性命交關的時候。只好用機警。膽子甚中用的了。他想想。不曉得有多少人。埋伏在那裏。要害他的性命。只好向紮營的地方。死命的跑。那第一把槍。又放了槍子。正中達特安的帽。帽子也落地了。他趕快拾了帽子。拚命的跑。跑到營裏。臉色也青了。幾乎氣都絕了。他却一聲不響。在那裏想。爲什麼有人來謀害他。他起初想是拉羅諧爾的敵人。在那裏埋伏。他細細一看他的帽子。纔知槍子不是軍中用的火槍打來的。是另外一種手槍。就知道不是敵人埋伏。他再想一想。或是主教叫人來謀害他。不過主教是極有勢力的人。用不着這樣費事。後來想到。或者是密李狄。想出來報仇的妙法。他就去想那兩箇刺客的模樣。因爲當時跑得太快。還沒有認準他們的面貌。想到這裏。就很盼望他那三箇同伴。來幫他的忙。那天晚上。他一夜睡得不安。常常從夢中驚醒。以爲是有人行刺他。到了天亮。却沒被人行刺。恐怕有人動他的手。就出營門。翌日早起。擊鼓齊集。原來奧林斯公爵。要去窺探敵人情形。德西沙向達特安使手勢。達特安就從

隊裏走出來。德西沙說道：爵爺要找幾箇告奮勇的人去辦一件極危險的事。辦好了。就算是立了大功。我曉得你一定願意去的。故此我叫你來。達特安聽了。極高興。就謝了他的統領。原來有箇大礮臺。有一角。是早兩日被官軍奪了。昨日晚上。又被敵人奪回去。公爵就要派幾箇人去窺探情形。說道：我要三四箇有膽的兵。跟着一箇領頭的。去辦一件要緊事。德西沙答道：爵爺要箇有膽量有本事的首領。我倒可以保舉一箇。這箇人去作首領。是不怕沒人跟他的。達特安舉起劍來。喊道：要四箇人。同我去送命呀。登時就有兩名禁兵。跳出來。要跟他去。又有兩名別營的兵。也願意去。達特安說：四箇人。還有別的要去的。他都不要了。登時他攆了這四箇人。就走。兩箇禁兵同他向前走。兩箇跟在後頭。離礮臺角約有一百步。達特安就立住腳。看看後頭。兩箇兵不見了。他以為這兩箇人害怕。落了後。他就同兩箇禁兵向礮臺轉過灣來。離礮臺角不過六十步。看見無人把守。三箇人正在那裏商量。忽然有十幾把槍。放的煙。把一角籠滿了。有十幾箇槍子。向他們三箇人身邊飛過。他們

知道這箇地方有人把守。久留無益。趕快就退。退到地道的轉角。忽然一箇禁兵。胸中中了一槍。就倒了。那一箇還向前走。達特安灣了腰。去扶那箇受傷的同伴起來。扶他回去。忽然聽見兩箇手槍響。那箇受傷的同伴。又中了一槍。打死了。那一槍的子。打在石上。達特安幸沒受傷。達特安見這兩槍。來得詫異。他知道在地道角裏。敵人的槍。是打不着的。他回過頭來看。纔想起跟他來的。還有兩箇人。又想起前天晚上。兩箇刺客。他就一定要找着那兩箇放槍的人。自己就登時倒在那受傷的同伴身上。像受了傷的一樣。忽然有兩箇頭。在土堆上出來看。達特安就認得是跟來的兩箇兵。他就曉得那兩箇人。是跟來行刺他的。刺死了。就推說是敵人打死的。那兩箇人以爲達特安不過受傷。恐怕他將來說出情節來。就要出來把他打死了。却沒先把火槍裝好了。走到跟前。離開有十步的光景。達特安就拔出劍來。對着他們。這兩箇人一想。若不先結果了達特安。回到營裏。是不好交代的一箇。就舉起槍來。要打達特安。達特安向旁邊一閃。不料讓出一條路來。那舉槍的。就跑了。向敵人所佔

的礮臺角走。敵人不曉得他爲什麼跑來。就向着他放槍。中了肩膀。倒在地下。達特安拿了劍。去打那一箇沒逃的兵。那箇兵只拿了空槍招架。達特安傷了他的腿。倒在地下。就拿劍尖對着他的咽喉。那箇兵在地下求饒。說道。你饒了我的命。我什麼都告訴你。達特安道。你告訴我什麼。那箇兵道。你若是愛惜性命的。你要聽我告訴你的話。達特安道。你講是誰叫你來行刺我的。那箇兵道。有一箇女人。叫我們來的。我不曉得女人的名字。我的同伴稱他做密李狄。他口袋裏還有一封密信。這封信是很要緊的。你要搶了來纔好。達特安道。你爲什麼要跟着那箇人。做這種事。那人道。他同我商量。要我幫他。我就答應了。達特安道。女人給你們多少錢。那人答道。一百箇路易。達特安道。他把我的頭定了一箇很高的價錢。你們這樣的人。看見一百箇路易。是了不得了。難怪他就肯作這樣的事。我饒了你的性命。也可以。不過有一層。那箇兵答道。是什麼。達特安道。你要去同你那箇同伴。把信要來。那箇兵道。這就是叫我去尋死。敵人的槍子。要把我打通了。達特安道。却是沒法。你自己揀選罷。

是去要信的好。還是死在我手裏的好。那箇兵喊道。饒命呀。饒命呀。你看你所戀愛的女人分上。饒我一命罷。你以爲他死了。我却曉得他並未死。達特安問道。你怎麼曉得我有一箇戀愛的女人。又怎麼曉得我以爲他是死了。那箇兵道。我從同伴的那一封信。曉得的。達特安道。我一定要那封信。說完了。就做出要殺他的樣子。那箇兵在地下亂滾。喊道。你別動。我願意去了。達特安拿了他的槍。叫那箇兵在前走。自己已在後頭。拿劍尖去輕輕的刺他。那箇兵一步一步往前拖。臉上害怕得要死。達特安說道。你在這裏等。我作箇樣子把你看。你也曉得有膽子的人。不像你這樣的。說完了。達特安就兩隻眼很留着神往前走。遇着有遮蓋的地方。就取了巧。不一會。就走到那箇倒在地下。的兵那裏。達特安原可以馬上在他身上搜信。或是拖回去。慢慢的搜。他却把死人背在槍後。當了一箇擋槍子的一重甲。就退回來。敵人在那裏放槍。還打中了死人身上。把他拖到地道。就摔在那箇受傷的身邊。去搜信。搜出一箇皮面袖珍小本子。一箇錢袋。裝滿了錢。還有一盒骰子。把骰盒擺在地下。把錢袋



摔給受傷的兵。打開了小本子。從許多信裏。找出那一封信來。上面說道。女人是逃了。到了尼姑庵裏了。你不該讓他到了庵的。那箇男人。你可不要讓他逃了命。你若。是讓他也逃了。你是知道以後我要怎樣對付你的了。那信並沒簽名。達特安曉得。是密李狄寫的。無疑了。就把信收起來作憑據。跑到地道的轉角去。審問那箇受傷的人。他說。是他同那箇同伴。原要把那箇女人從某路上擄了去。後來因爲入酒店。喫酒。誤了時刻。沒遇着那輛車。達特安很在那裏發抖。問道。你們把女人擄去。做什麼。答道。我們把女人擄了。要送到某處一所宅子裏。達特安喊道。我曉得了。要送到密李狄的宅子。想過來。纔曉得密李狄時時刻刻要害他。同他所戀愛的女人的性命。纔曉得密李狄打聽宮裏的消息。打聽得很詳細。總是主教告訴他的。無疑了。又。想道。王后一定知道邦氏關在什麼監裏。想了法子。把他放了出來。纔曉得在薛洛路上。瞥見邦氏一眼的緣故。纔相信阿托士說。邦氏沒死。還可以設法援救的話。達特安心裏很高興。就伸出手來說。你扶着我的手。我扶你回到營裏去罷。那箇兵答。

道。這不過是扶我回去問絞罷了。達特安道。你只管放心。我是第二次饒你的命了。那箇人就跪在地下。親達特安的腳。謝他饒命之恩。達特安因爲在那裏。離敵人太近。叫他趕快起來。回營裏去。當下那逃回去的禁兵。報告說是餘人都死了。後來達特安回來了。同伴見了。很詫異。很喜歡的。達特安就把情形說了。說這箇受傷的兵。是受了敵人的傷。那一箇是中敵人的槍死了。不到一會子。這件冒險的事。通營都知道。了。人人都稱讚達特安有膽。奧林斯公爵。叫了他來。恭維他一番。那一箇饒了命的人。現在都改了。很留戀達特安。那一箇刺客。是已經死了。達特安以爲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他却誤會了。密李狄的性情了。

第四十二回 十二瓶好酒

再說奧林斯公爵帶了兵。在拉羅諧爾地方。起初接到報告。都說王上病未痊愈。後來報說。病勢已減。王上着急。要身臨前敵。一等能騎馬。就要動身。公爵曉得。不久就要讓別位有名將官來接統。自己却曉得。並沒立了什麼功。也就不去出主意了。當

時達特安冒險回來之後。見刺客又死了。他心裏却安樂許多。只因並沒接着那三位朋友的信。心裏着急。有一天。是十一月初間。他接了羅洛阿一封來信。信上說道。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三位。有一天在我那裏喫飯。喫得高興了。就鬧起來。管離宮的大官。說他們壞了紀律。把他們看管起來。我奉了他們之命。送你十二瓶安周好酒。是他們最喜歡喫的。叫我把酒送給你。請你喫酒。替他們慶壽。信末簽了某某的名字。原來這箇寫信的人。是管火槍營火食的。達特安得了信。高興得很。說道。好極了。酒是要喫的。我却要請幾箇朋友來喫。於是去找兩箇朋友來。一箇不能來。一箇明晚也不能來。他只好把請酒的事。耽擱兩天。就把酒送到行營的酒店。叫他收好。再過了一日。早上九下鐘。他就叫巴蘭舒先去預備十二下鐘要請客。巴蘭舒恐怕自己一箇人忙不過來。就煩了達特安朋友的一箇跟人。叫作伏洛的來幫忙。還有那箇假裝軍人。幫同行刺達特安的。他得了命之後。就跟着達特安。幫巴蘭舒的忙。今天爲的請客。也在那裏幫手。到了時候。客人齊了。巴蘭舒臂上搭了手巾。在那裏

送菜。招呼一切。伏洛開酒。那箇假裝軍人名叫畢士列倒酒。那第一瓶酒。好像在路上太受了搖動。瓶底很渾濁不清。畢士列倒出來在那裏灑。把酒渣另外倒在一處。達特安說不要了。賞給他喫。同着客人喫完了湯。正要嘗酒。忽然聽見礮臺礮響。他們趕快拿了劍。就去歸隊。走出來不遠。纔知是誤會了。原來是王上到了。只聽見喊王上萬歲。主教萬歲的聲音。王上因爲病久了。不耐煩。好了之後。就兼程而來。帶了一萬救兵。火槍營護衛着王上來的。過了一會。那三箇朋友同他見了面。達特安先說道。你們來得正巧。我正在那裏請客喫飯。菜還沒涼咧。頗圖斯先答道。我們有得喫麼。好極了。阿拉密道。座上沒得女客麼。阿托士道。你有好酒請我們麼。達特安道。就是你們送我的酒。阿托士聽了詫異道。我們的酒。達特安道。是的。是你們送的。阿托士道。我們幾時送你酒。達特安道。就是你們喫的安周酒。阿托士道。我知道你說什麼酒。達特安道。你們很喜歡那酒。阿托士道。我們得不着香賓酒。自然是喜歡安周酒的原來我們送了些安周酒給你麼。達特安道。不是怎的。是別人替你們送的。阿托

士問道。阿拉密。你送他酒沒有。阿拉密說沒有。又問頗圖斯。頗圖斯也說沒有。達特安道。是你們營裏管火食的人送的。阿托士道。管火食人送的麼。達特安道。是的。他叫什麼。頗圖斯道。且別管是誰送的。我們只管喫罷。阿托士道。別忙。我們先要打聽出來。究竟是誰送的。達特安道。不錯的。你們並沒分付那人送酒來麼。阿托士道。我們並沒送。你說是我們叫人送給你的。達特安把信拿出來給他們看。他們一看。就說是假冒筆跡的。阿托士道。我未動身之前。查過他的帳。他的筆跡。我是認得的。頗圖斯道。這封信是假的。況且我們並沒受人看管。阿拉密說道。你怎麼就相信我們酒喫多了。鬧起事來。達特安當下臉都青了。在那裏發抖。阿托士道。你怎麼樣了。我看見你害怕。達特安喊道。趕快趕快。我犯了疑心了。又是那箇女人做的一面說一面跑到飯廳。阿托士隨後跟了進去。他們一進去。就看見畢列士倒在地下。在那裏哼。巴蘭舒同伏洛兩箇人。嚇得臉也青了。在那裏救畢列士。救也救不轉來。畢列士要快死的了。見了達特安說道。你應許饒了我的命。你爲什麼給我毒酒喫。達特安

道。老天在上。我並沒給你毒酒喫。你告訴我。我是怎樣中了毒的。畢列士道。你給我那酒喫。你毒死我了。達特安道。畢列士。我肯發誓。畢列士道。天不容你。達特安跪在畢列士身邊說道。我可以發誓。我不曉得那瓶酒是放了毒的。畢列士道。我不相信。再等一會。抽了幾抽。就死了。阿托士說道。這真可怕。頗圖斯把那幾瓶都打碎了。阿拉密要去找箇教士。也來不及了。達特安道。你們來得正巧。救了我。同我們幾箇人的命。我請你們一聲。也不要響。恐怕這件事同關人有相關。倘若播揚出去。我們將來還是不得了的。巴蘭舒道。老天。我這趟真僥倖了。達特安道。你別胡說了。巴蘭舒道。我原要喫點酒。替王上祝壽的。幸虧伏洛把我喊走了。伏洛發抖說道。我叫他。原是不懷好意的。我原想把他支開了。我自己去喫酒的。達特安同兩位同營的朋友說道。我們只好散了。我明天再補請二位罷。兩箇人自然就走了。只剩下他們四箇人。面面相向。都曉得這事太過兇險了。阿托士先說道。死人不是好同伴。我們到別處去罷。達特安分付巴蘭舒道。你把這箇人好好的收殮了。他雖然犯過行刺的罪。他

是已經悔過的了。他們四箇人。走到別間房子。喫了幾箇雞蛋。阿托士汲了些井水來喫。達特安把事體都告訴了頗圖斯同阿拉密。後來又向阿托士說道。你曉得我同密李狄結了不解之仇了。阿托士問道。我曉得。你看都是那一箇女人做的麼。達特安道。一定是他做的。阿托士道。我心裏却犯疑。達特安道。他肩膀上刺了花。阿托士道。也許是箇英國女人。在法國犯了大罪。故此也把他刺了花。達特安道。阿托士那箇女人是你的老婆。他的相貌同你所說的一樣。阿托士道。我親手吊他的。他怎麼會再活過來。達特安還在那裏搖頭。他心裏想。密李狄一定是阿托士的老婆。說道。我們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不是件事。我們總要想箇法子纔好。你有什麼高見。阿托士說道。你要去再見他一趟。就同他說和。你就說。你曉得的隱事。你不去播揚。他却不要再來謀害你。如果他不聽。你就去宰相那裏。不然就在王上面前去告他。拿法律來辦他。就是赦了罪。你還要去尋他。第一趟遇着了。就殺了他。達特安道。這箇法子倒不錯。但是怎樣去同他約會呢。阿托士道。你只管耐煩的等。自然有機會。

的。達特安道。原是的。不過我們眼前時時刻刻要防人行刺。阿托士道。有老天保護。達特安道。我們當軍人的。死了也算不得什麼。我那箇戀愛的女人。怎麼樣呢。阿托士問道。誰。達特安道。康士日。阿托士道。邦氏麼。我忽然忘記了。你還戀愛這箇女人。阿拉密道。那封信不是說邦氏在庵裏麼。他在那裏很安穩的。等到打完仗。我就……阿托士說道。我曉得你要作教士的意思了。阿拉密道。我不過是暫時當火槍手。阿托士低聲說道。他許久沒接着他的戀愛的女人來信。故此又說起當教士的話來了。我們且別管他。頗圖斯道。我倒有箇好法子。達特安道。你有什麼好法子。頗圖斯道。你不說他是在庵裏麼。達特安道。是的。頗圖斯道。只要打完了仗。我們就到那箇庵。把他接出來就是了。達特安道。我們先要打聽他在什麼庵裏。頗圖斯道。那箇自然。阿托士道。不是王后揀的一箇庵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頗圖斯就可以帮忙了。頗圖斯問是什麼緣故。阿托士道。你的公爵夫人。總可出點力。頗圖斯道。別響了。公爵夫人是主教的黨。這件事萬不可告訴他。阿拉密道。我可以找得出來。衆



人都喊道：你用什麼法子。阿拉密道：替王后施捨的人。我却認得。這件事商量好了。四箇人約好晚上再見。分路走了。

#### 第四十三回 火槍手遇主教

再說路易第十三。因爲恨極了巴金汗。很着急的要進攻。把英兵逐出了羅愛島。去圍拉羅諧爾。但是三位大將意見不合。耽擱了許多時候。那三位大將就是巴桑披、森波格、安吉利公爵。森波格同巴桑披。那時都是陸軍大將。很有名氣的。但是主教知道巴桑披同耶穌教表同情的。恐怕他不肯盡力去攻打耶穌教的人。故此叫王上派了安吉利公爵做統帥。又恐怕巴桑披、森波格不願意。另外又派了他們各管一軍。不相節制。巴桑披的兵駐紮城北。安吉利公爵在東。森波格在南。奧林斯公爵在東陂地方。王上的大營。有時在愛隄。有時在拉查。主教另外住在一間小房。四圍都無保障的。這樣布置好了。奧林斯公爵就可以常常監察着巴桑披的兵。王上監察着安吉利公爵的兵。主教監察森波格的兵。再說英國兵所處的情形。不甚得手。

因爲這些兵是喫慣好的。現在只有鹹肉餅乾。許多兵都得了病。那時大風甚多。他們的兵船天天都有損失。看起來巴金汗是不能持久的了。後來探報說。英兵要進攻。路易也就預備抵敵。看官要曉得。我們這本書是本小说。不是戰紀。故此當日打仗的情形。只好不詳細講了。總而言之。後來是英兵大敗。主教是高興極了。英兵都逃到船上。死傷有二千多人。法國各處得了這箇信息。都很高興。各處的教堂都在那裏慶賀。主教見敗了羅愛島上的英國兵。就專心去籌畫圍攻拉羅諾爾的事。不料有一天捉了一箇偵探。問出情形。纔曉得巴金汗的外交手段。辦得很得法。要同奧國、西班牙國、還有羅連、四國同盟。同法國爲難。又從巴金汗公爵營裏搜得書信。頗有干涉法國王后的事。主教只好想無限若干的法子。去打探消息。要知道歐洲各國對待法國的政策。他深曉得。若是巴金汗公爵的外交政策得了手。西班牙同奧國一定是要派公使到巴黎的。主教的勢力。就要滅了許多。王上雖是只聽主教的調度。心裏却是很不願意的。主教若是敗下來。王上心裏也是痛快的。那時候主

教住的那間小房子。來來往往的偵探。是日夜不絕的。那些偵探有時是教士的裝扮。有時是跟人的裝扮。穿的很鬆大的衣裳。留心察看的人都曉得是女人裝的。有時是鄉下人的打扮。手上臉上雖是黑的。看他們的舉動。也知道都是上等人裝的。有時來的人是不知來踪去跡的。故此就有許多謠言。說是有人要行刺主教。有人說是並無其事。就是主教自己造出來的謠言。其實是他自己要用刺客。去收拾他的仇人。那時的謠言雖然是多。主教的膽子却是甚大。常常的晚上出來。有時是發號令給安古利公爵。有時是同王上商量要事。有時是同那些祕密偵探相會。再說那些火槍手。倒沒什麼事。常常的去頑耍過日子。有一天晚上。達特安在那裏守地道。阿托士三箇人在拉查路上。找着一箇酒店。叫鴿子籠。那天晚上。他們在酒店頑骰了。騎了馬。披上罩袍。就回營去。恐怕遇着埋伏。手上拿着手槍。走得不遠。聽見有馬蹄聲音。從對面來。他們就立住了。三匹馬排在路中間。忽然月亮從雲裏出來。他們就看見前面路灣子。有兩箇騎馬的人也立住了。在那裏商量進退的樣子。實在

形迹可疑。阿托士就匹馬當先。大聲喊道。來者是誰。那兩箇人之中。有一箇也喊道。來者是誰。阿托士喊道。這不是對答的話。來者是誰。趕快說。不然。我要放槍了。聽見有一箇聲音很深的說道。你可要小心。阿托士聽了。說道。這一定是箇上司。出來巡查的。又說道。你們做什麼。那箇聲音甚深的人問道。你們是誰。你趕快答。不然。你們就要後悔的。阿托士知道那箇一定是箇上司。答道。我們是火槍手。那箇人問道。是那一營的。阿托士道。特領統帶的。那人說道。你上前來解說。你們爲什麼深夜在這裏。三箇人就上前去。阿托士先行。那兩箇人之中。有一箇也上前來。阿托士叫同伴立住了。自己上前說道。得罪了。我們不曉得你們是誰。只好預備自保。那箇人有罩袍。略蓋住臉。問道。你叫什麼。阿托士見他這樣盤問。很不高興。就說道。你也要給我們看。你有盤問的憑據。那箇人把罩袍分開了。露出臉來。問道。你叫什麼。阿托士很詫異的喊道。原來是主教。主教又問道。你叫什麼。阿托士報了名。主教使箇手勢。那一箇騎馬的就上前來。主教說道。我要這三箇火槍手跟着走。我不願意給人曉得。

我今晚離營出來。我叫他們跟着來。我未回營之前。他們就不能去報告別人知道的。阿托士道。我們都是君子。要不說就不說。我們不洩漏機密的。主教說道。你的耳朵倒尖。我叫你們跟我。不是怕你們洩漏。只因我要人保護。你那兩箇同伴是頗圖斯阿拉密麼。阿托士說道。是的一面使手勢叫他們上前。他們也上來了。主教說道。我曉得你們。可惜我不能當你們是我的朋友。我却曉得你們都是有勇有義的好漢。說話是靠得住的。阿托士請你陪我。王上碰見了。是要妒忌我的。阿托士道。大人說的不錯。路上是要有護衛的。我們在路上碰見幾箇面生可疑的人。我們在酒店裏還同四箇兇人爭鬧了一場。主教道。爲什麼鬧的。我極不願意你們鬧事。阿托士道。因爲這箇緣故。我要告訴大人。恐怕人家說是我們的不是。主教繃了眉頭問道。後來怎麼樣。阿托士道。我的同伴阿拉密。臂上受了點傷。不過還不算重。明天還能辦公事。如果主教明早要打仗。叫他上前。他還能上前。主教道。你們這班人。若不是鬧了許多事。是不會受傷的。你老實說罷。你們打死人了。阿托士道。我却沒拔出劍。

來。我只是拿手把仇敵抱住。從窗子把他摔出去了。他丟在地下。折了一條腿。主教道。哦。頗圖斯。你怎麼樣呢。頗圖斯道。我曉得比劍是犯法的。我只好抓了一條板櫬。把那兇人打了一下。把他的膀打折了。主教道。哈。阿拉密。你怎樣呢。阿拉密道。我是箇安靜脾氣。不久就要做教士的。我去勸解。就被一箇兇人。把我傷了一刀。我不耐煩了。也拔出劍來去刺他。刺通了他的身子。他就倒了。他的同伴把他擡走了。主教道。哈。你們在酒店鬧事。就打倒了三箇人麼。你們辦事是要辦得痛快的。到底是爲什麼鬧起來的。阿托士道。那班兇人。喫醉了。他們曉得有箇女客到了酒店。他們要去打開女客的房門。主教道。要打開房門麼。阿托士道。大約是要打開房。去行強暴。主教有點着急。問道。那箇女人是誰。年紀輕。長得好看麼。阿托士道。我們並沒看見他。主教很快的說道。哦。你們沒看見他。你們保護女人。是很應該的。我現在也要到那酒店去。我一問就知道實在情形了。阿托士說道。我們都是君子。不肯爲保全自己的性命。去說謊的。主教道。你說的話。我是相信的。你告訴我。那箇女人沒人陪着。

他麼。阿托士道。有箇男人同他在房裏。但是這箇男人一定是箇懦夫。不肯露面。主教聽了說道。不要這樣打量人。阿托士點點頭。主教說道。衆位跟我走罷。三箇人就退在後頭。主教把罩袍又蒙了臉。拍馬往前走。護衛的人跟緊在後。不到一會。就到了那鴿子籠酒店。一點聲響也沒有。很寂寞的。離那店門還有幾十步。主教分付護衛的人立住了。窗子外有一匹有鞍子的馬。拴在那裏。主教上前。敲了三下門。就有箇人開門出來。也是披了罩袍。同主教說了幾句話。走上了馬。向巴黎去了。主教說道。我曉得了。你們剛纔告訴我的情形。都是實在的。我們今晚會着了。倒是你們的好機會。你們跟我來。那三箇火槍手下了馬。拴好了。跟進店房。那店主人站在店門。他以為不過是箇兵官來訪那箇女客的。主教問道。你樓下有好房子。生箇火。請這幾位客人在裏面等我罷。店主就領了火槍手到一間房裏來。房裏原先是放着一箇火爐的。現在把火爐拿走了。換了箇火牆。主教分付道。請你們在這房間等等。我不到半下鐘。就來的說完了。就跑到樓上看那情形。主教是走熟的了。他一句也不

問。就跑上樓去了。

第四十四回 主教之詭計

再說那三箇火槍手。那天在酒店鬧事的。確是幫了那位女客一箇大忙。他們却不曉得女客是誰。也不過是路遇不平。拔刀相救的意思罷了。他們到了房裏。在那裏猜那位女客是誰。猜來猜去。猜不着。只好不猜了。頗圖斯叫店主拿骰子來。同阿拉密擲骰子頑。阿托士一箇人在那裏走來走去。在那裏想心思。不停的在那箇破了的煙通旁邊走過。原來火爐雖是拿走了。這一節的煙通。却沒移走。原是通到樓上那間房的。阿托士走過。聽見樓上有人說話。他就走近些。聽見幾箇字。就用心的去聽。叫他的同伴不要吵。彎了腰。在地下聽。聽見主教說道。密李狄。這是件極要緊的事體。我們坐下慢慢商量。就聽見一箇女人的聲音答道。請大人說罷。阿托士聽見這箇聲音。跳了一跳。發起抖來。主教說道。有一條小船。是英國人駕駛的。在某海口停泊。船主是我花了錢養的。船在那裏等你。明早就要開。女人道。我不如今晚上船。



了。主教道：等我分付你之後，你就要走。門外有兩箇人等着保護。待我走了半點鐘之後，你再走。女人道：好的。我們談談現在要辦的事。你細細告訴我。不要叫我誤會了。主教在那裏想。阿托士就使手勢，叫頗圖斯他們鎖了門。也來聽。他們拿了三把椅子來。坐在那裏聽。聽見主教說道：你去倫敦找着巴金汗。女人道：自從那金剛鑽的事體過後，公爵常避我。不大理我了。主教道：這趟不比從前。你只要老老實實的把話告訴他。就是了。女人道：老老實實的告訴他。主教道：自然是老老實實的說。這件事用不着祕密的。女人道：我就聽你的分付。主教道：你見着巴金汗，就告訴他。說是我說的。我知道他的主意了。我並不害怕。他如果只管同我作對，我就要使出手段來害王后。女人道：他曉得你有這箇手段麼？主教道：我有憑據的。女人道：我也要知道這憑據的性質。主教道：自然。你告訴他。有一天，某大官開一箇帶面具的跳舞會。巴金汗戴了面具。私會王后。他打扮的是箇大蒙古汗。原是某人要穿的。他花了三千箇畢士度。轉買來穿的。這些情形，我有某某兩箇人寫的憑據。我是要宣布出

來的女人道。很好。我就照樣告訴他。主教道。你還可以告訴他說。有一天晚上。他裝扮了一箇意大利算命人。私進了宮。罩袍底下。穿了一件白衣。繡了幾箇死人頭。是因爲如果犯了疑。人家就當他是白衣夫人出現。你曉得的。羅弗宮裏。遇着有點大事。白衣夫人是要出現的。女人道。就是這兩件。沒有別的了麼。主教道。還有。你告訴他。我還曉得他那天晚上。在阿密安的故事。如果他不罷手。我就要編出戲來。他當時的情節。同花園的圖樣。還有他們半夜的事。都編出來。女人道。我照樣告訴他。主教又說道。你告訴他。蒙特古已到。我手裏。關在巴士狄大監牢。我雖然沒從他身上搜出什麼信來。但是我用點酷刑。他就要吐出許多實情的。你可以告訴他。他從羅愛島跑了。留下許多信件。內中還有一封信。是施華洛夫人的。信上有許多干涉王后的話。不獨有王后戀愛王上的仇敵的憑據。還有叛逆的憑據。這幾件事。你記得清楚麼。女人道。記得清楚。第一件是跳舞會。第二件是羅弗宮。第三件是阿密安。第四件是蒙特古關監。第五件是施華洛夫人的信。主教說道。不錯的。你記性很好。女

人道。如果我拿這幾件事去恐嚇他。他還要同你作對。怎麼樣呢。主教說道。巴金汗戀愛王后到瘋了。他現在同法國打仗。也爲的是戀愛。但是他若知道了同我作對得太兇了。王后的自由權就沒了。他也要罷手了。女人道。只管怎麼說。萬一他真不聽。那又怎麼樣呢。主教道。萬一他真不聽麼。那總不會的了。女人道。也許有的。主教停了一會說道。萬一他真不聽。我只好等機會了。有時機會來得巧。國家的命脉都會變的。女人道。請你把歷史中這種遷移國運的機會說一件把我聽。我辦事就覺得容易些。主教道。你還記得老王顯理的事。就是箇好榜樣。那時顯理第四正要代意大利。同比利時叫奧國首尾受敵。忽然出了一件事。就把奧國救了。法國也許有這樣的好機會。女人道。你說的是老王忽然被刺的事。主教道。是的女人道。有刺客的榜樣在前。還有人敢再作這種事麼。主教道。國家當革命的時候。及當革教的時候。儘找得着幾箇瘋子去作那種事。瘋子們自己願意去犧牲了性命。買箇烈士的聲名。現在英國有一班奉清淨教派的人。很恨巴金汗的行爲。女人道。怎麼樣呢。主

教道。只要找着一箇年紀又輕。面貌又俊的女人。要同那巴金汗公爵。下不去。那公爵的愛情之事。有很多的。自然是有人喜歡他。却也免不了有人恨他。女人道。這樣一箇女人。自然是不難找的。主教道。只要找着這樣的一箇女人。叫他把小刀子。交給一箇瘋子。這箇女人就救得了法國女人道。不錯的。不過這箇女人。就是刺客的同謀了。主教道。從前都有過刺客的。他們的同黨。有誰找出來。女人道。那是因爲同謀的人。位分高了。就不容易找得着他。那裏有幾箇人能。把刑部衙門放火燒了。去保全自己首領的呢。主教道。難道你說刑部衙門。不是偶然失火燒了的麼。女人道。我並不是這樣講。我不過照事論事。倘若我的位分是高的。自然不用費許多事。去保護我了。主教道。你說的不錯。你要怎的女人道。我要你一張憑據。可以叫我便宜行事。主教道。你首先要找着那箇同巴金汗公爵有仇的女人。女人道。我已找着了。主教道。你還要去找一箇鬧教的瘋子。女人道。將來總能找着的。主教道。等你找着了瘋子。我就給你憑據。女人道。很好。我曉得我去作的事了。我去告訴巴金汗公爵。

就說你曉得某大臣開跳舞會的時候。公爵是改了裝。同王后私會。他後來又假裝意大利算命人。入宮去見王后。阿密安花園夜半私會的事。你也知道。蒙特古是關了監。將來要用酷刑取供的。施華洛夫人有封信。信上說了許多同王后有交涉的話。這封信在你手上。如果說了這些話。他還要同法國爲難。我只好說望老天悔禍。打救法國。你叫我辦的。就是這幾件事。是不是。主教道。一點也不錯。女人道。大人是把自己的仇人打發了。讓我說我自己的仇人。主教問道。你也有仇人麼。女人道。我的仇人都是因爲我替你辦事結仇的。主教道。你的仇人是誰。女人道。第一箇就是邦那素的老婆。主教道。我已經把他關在南特監裏了。女人道。原是關在那裏的。不過王后向王上說了情。把他放了出來。送他到尼姑庵裏去了。主教道。在那箇庵裏。女人道。我也不知道。這件事辦得很祕密的。主教道。我一定要打聽的。女人道。等你打聽出來。我也要曉得。主教道。這倒不難。女人道。我還有一箇仇人。比這箇女人可怕多了。主教問道。誰人。女人道。就是這箇邦氏的情人。主教問道。他叫什麼。女人很

懷恨的說道。大人認得這箇人。這箇人不獨是我的仇人。也是主教的仇人。打敗了大人的親兵。就是他。刺傷了狄倭達伯爵的。也是他。金剛鑽的妙計。也是他破了的。打聽出來是我擄邦氏的。也是他。他已經發過誓。只要碰見我。就要殺我。主教道。我曉得你說的什麼人。女人道。我說的就是達特安。主教道。這箇人膽子很大。是要加倍防他的。他一定是巴金汗的同謀。我却要找他的真憑實據。女人道。我可以找得十幾件憑據。主教道。那就很容易收拾他的了。你只要給我一件真實的憑據。我就可以把他的關在巴士狄大牢裏。女人道。關了之後。怎麼樣。主教就低聲說道。只要關了大牢。就無所謂後來的了。只要人家把我的仇人結果了。同我替別人結果了他的仇人一樣容易。……女人道。好極了。這箇交易。公道的很。一箇人抵一箇人。一條命換一條命。你結果了我的仇人。我就結果了你的仇人。主教道。我却不曉得你說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只要是道理上說得過去的事。我都肯替你辦。你求我的事。是件不相干的小事。我看不見有什麼爲難。況且你說那箇人是箇放蕩的。是箇刺客。

又是箇反叛。女人道。那箇人是極不要臉的。一箇下流人。我很曉得的。主教道。你把紙筆給我。女人就拿把他。主教很想了一會。大約是在那裏想。好不好寫憑據給他。若是可給的。應該怎麼樣寫法。再說樓下那三箇人。聽得入神。聽到這裏。阿托士抓了那兩箇人的手。領他們到房子那一邊。頗圖斯說道。你作什麼。我們索性聽完了。阿托士道。要緊的我們都聽見了。不然。我是不把你抓開了。我要出去了。頗圖斯道。你要出去麼。倘若主教問你到那裏去了。我們怎麼說。阿托士道。你不要讓他先問。你不如先說。我聽見了店主人說了兩句話。恐怕路上有疎虞。我去察看。我出去的時候。就先告訴主教的馬夫。我要出去辦我的事。你們只管放心。阿拉密說道。阿托士。你要小心。阿托士道。你放心罷。我不會胡鬧的。說完就走了。剩了頗圖斯兩箇人。坐在那裏。阿托士走到院子。告訴了主教的馬夫。說是先去探路。把手槍看了一眼。把劍拔了出來。騎了馬。慢慢的向營裏去了。

#### 第四十五回 夫婦密談

再說阿托士走了之後。不到一會。主教下了樓。推開房門。看見頗圖斯阿拉密兩箇人賭錢。賭得很入神。看見少了一箇人。問道。阿托士那裏去了。頗圖斯道。他先走出去看路。主教道。你們作什麼。頗圖斯道。我們賭錢。贏了阿拉密五箇畢土度。主教道。你們跟我回去罷。頗圖斯道。我們預備好了。主教道。天不早了。我們上馬罷。門外樹下有兩箇人。三匹馬。這兩箇人就是預備護衛密李狄的。主教的馬夫。也把阿托士臨走分付的話。告訴了主教。主教上了馬。兩箇火槍手護衛着。離了酒店。回大營去了。再說阿托士一箇人。出了店門之後。在大路上走。走了有一百碼遠。看不見酒店了。他向右轉一箇灣。回頭走。離酒店約有二十碼遠。躲在高隄後。看見主教走過去了。阿托士重復跑回酒店敲門。店主認得他。他說道。統領叫我回來。同樓上的女客有要緊話說。店主道。女客還在樓上呢。阿托士跑上樓。看見門還半開。密李狄正要戴帽子。阿托士進了房。把門關了。密李狄回過頭來。看見一箇人在房裏。披了罩袍。帽子拉低了。看不清那人的臉。密李狄看見這箇人。害怕起來。說道。你是誰。你要什



麼。阿托士聽了說道。不錯。是那箇女人。脫了帽子。上前走了兩步。說道。你認得我麼。密李狄上前走了一步。又退後了。像見了毒蛇一般。阿托士道。還好。你認得我。密李狄說道。原來是德拉費伯爵。說話的時候。臉變青了。直往牆邊退。阿托士說道。是的。我是德拉費伯爵。是從別的世界回來了。探望你。請坐下。我們談談。密李狄害怕的要死。一語不響。坐下了。阿托士道。你是天生的一箇女魔鬼。到世上來害人的。我曉得的。你很有害人的本事。不過我們男人。借了天的力量。也能降伏你。你從前出現過一次。我以爲是已經把你結果了。斷了禍根。誰知你又從地獄回來了。你從地獄回來。錢財也有了。名位也有了。換了一箇新名。幾乎連臉也換了新的。但是你的心。却沒換。還是毒的。你的身上。還是刺了花。密李狄聽了這番話。就同毒蛇咬了心的一樣。跳起來。兩眼發怒。阿托士坐着不動。說道。你以爲我已經死了。我也以爲你也死了。誰知阿托士就是從前的德拉費伯爵。就同現在的克拉力夫人。李狄就是從前的安勃勒你從前嫁我的時候。不是用這箇名字麼。現在我們兩箇人的情形。真

奇怪。我們以為彼此都死了。誰知還活在世間。密李狄斷斷續續的說道。你現在爲什麼來找我。阿托士道。你要曉得。我雖是有好久不知道你的踪跡。但是自從你當了主教的偵探。你每天的舉動。我都知道。密李狄聽了。露出不相信的意思。來。在那裏微笑。阿托士道。你聽着巴金汗公爵衣服上的兩箇金剛鑽。是你割的。邦那素的老婆。是你設法擄去。關在監裏的。你戀愛狄倭達伯爵。有一天晚上。你開房門讓達特安進去。你不知道。還當他是狄倭達。隨後你以爲狄倭達騙了你。你叫達特安去殺他。你因爲達特安看見你肩膀上的記號。就僱了兩箇刺客去刺他。你見沒刺了他。就去假冒名字。寫一封信。送毒酒去害他。今天晚上。你同主教商量好了。你去行刺巴金汗公爵。叫主教把達特安交給你。讓你任意報仇。密李狄又害怕。又生氣。說道。你自己就是箇魔鬼。阿托士道。你聽我說。你去行刺巴金汗。我不管。我不認得他。況且他又是箇英國人。但是達特安是我的好朋友。我要保護他。你若動了他一根頭髮。你却不要想再活了。密李狄道。他很羞辱了我。我一定要他的命。阿托士

道。誰人能彀羞辱你。你說他羞辱了你。你一定要他死。密李狄道。我一定叫他死。我  
先要那箇女人的命。隨後要他的命。阿托士聽了。大生氣。想起從前的舊事來。就要  
殺這箇女人。把手槍拿出來。密李狄嚇得臉無人色。想要喊。嚇得喊不出來。阿托士  
慢慢的把手槍舉起來。把槍嘴對着他的腦袋。說道。你身上有一張主教簽了字的  
憑據。你拿出來。給我。不然我就把你打死。密李狄聽了。不動。阿托士道。我給你一  
鐘打主意。密李狄看見阿托士快要放槍。他趕快從懷裏拿出那張憑據來。交給阿  
托士。阿托士接了。走到燈下。打開一看。見是不错的。阿托士說道。我把毒蛇的牙拔  
了。隨你咬罷。說完。就走出了房子。並不回顧。走出房門。看見那兩箇護衛的人。分付  
道。你們曉得主教分付的話了。你們要保護那箇女人。保到他上了船。那兩箇人鞠  
鞠躬。阿托士跳上馬。跑了。另走一條路。隨後聽見馬蹄響。他曉得是主教來了。他就  
把馬停在路中間。那時離營約有一百碼。等那主教同護衛的人快到了。他先問道。  
來者是誰。主教說道。這箇一定是我們的火槍手。阿托士道。不錯。是我。主教道。阿托

士。我謝謝你小心看路。我們到了。你們向左走罷。主教自己向右走。那天晚上。就住在營裏。且說。頗圖斯問道。他那張憑據。簽了字麼。阿托士道。簽了字的。在我口袋裏了。三箇人一語不響。回到營裏。就叫摩吉堂去告訴巴蘭舒。請他的主人。從地道回來的時候。馬上到火槍營。商量要事。再說密李狄等了一會。也離了酒店。原想把事體告訴主教。恐怕阿托士把他的隱事說了出來不便。只好先去替主教辦那件要緊事。等到這件事體辦完了。回來再想報仇的法子。那天晚上。走了一夜。早上七下鐘到了海口。八下鐘上船。九下鐘那船就開往英國。

第四十六回 奇賭

再說達特安去找那三箇朋友。走進房來。看見阿托士在那裏想心思。頗圖斯走來走去。捋鬍子。阿拉密讀禱告歌。達特安說道。你們實在有要緊事體商量便罷。不然。我是不饒你們的。我一夜在那裏攻打礮臺。打得十分熱鬧。辛苦了一夜。你們還不讓我睡。叫我來作什麼。你們應該也在那裏攻礮臺的纔是。頗圖斯一面捋鬍子。一

面說道。我們晚上去的地方。倒很好的。阿托士止住他道。別響了。達特安看見阿托士的樣子。說道。你們又辦了什麼祕密事了。阿托士問阿拉密道。你前天早上。在某店喫早飯的麼。阿拉密道。是的。阿托士問道。那箇店好麼。阿拉密道。我沒喫什麼。他們那裏只有肉。連魚都沒有。阿托士道。一箇海口的地方。沒得魚麼。阿拉密道。沒得魚。他們說。因爲主教築了一條攔江隄。把魚都嚇跑了。阿托士道。我不是問你這箇。我要問的是那箇店裏清靜麼。沒得人來打叉麼。阿拉密道。我明白了。那箇地方倒還清靜。沒得人來打叉的。阿托士道。既然這樣。我們就到那箇酒店去。這裏的牆同紙一樣薄的。達特安知道是有要緊事商量。就拉了阿托士的手。出去了。頗圖斯阿拉密跟在後頭。碰見吉利模。阿托士就叫他跟他去。一會子到了那箇店。那時天剛亮。只有七下鐘的光景。他們進去一間很清靜的房間。分付了店主。拿早飯來。他們想要清靜。却不能數。因爲許多兵進來喫早飯。店主却是很高興的。那四箇人却甚不高興。阿托士道。我看出來了。等不到一會。就要鬧事的。我們正要躲開了。達特安你

把晚上攻礮臺的事。告訴我們。我們隨後把我們昨晚的事體。告訴你。有一箇馬兵插嘴說道。我聽說。禁兵營在地道裏辛苦了一夜。達特安看了阿托士一眼。彷彿是要問他爲什麼同這箇人說話。阿托士說道。波西尼問你呢。你爲什麼不把昨晚的事體告訴他們。他們很要聽你說呢。旁邊又有一箇瑞士兵。在那裏喫皮酒。問道。我聽說。你們奪了一箇礮臺角。達特安道。是的。我們拿了一桶火藥。埋在礮臺角下。轟了一箇大口。有一箇兵。拿刀插了一只肥鵝。問道。是那一角。達特安道。就是聖朱維角。他們常躲在這箇角後。打我們地道裏的人。又問道。打得熱鬧麼。達特安道。熱鬧得很。我們死了五箇人。敵人死了十箇人。那箇馬兵說道。他們大約今天要派兵去收拾那箇口子。達特安道。恐怕是有的。阿托士道。我同你們賭一賭。那箇瑞士兵喊道。很好很好。賭罷賭罷。馬兵問道。賭什麼。那箇兵把肥鵝架在火上。喊道。等一等。店主。拿那盤子來。我要接鵝油。丟了可惜。瑞士兵道。是的。鵝油夾麪餅。是很好喫的。那箇兵說道。好了。阿托士。我們賭罷。阿托士道。我肯同你們賭。我同我三箇朋友。跑到

那箇礮臺角喫早飯。在那裏耽擱一點鐘。不管敵人怎樣來攻。我們也不走。頗圖斯同阿拉密彼此使眼色。達特安低聲問阿托士道。我們都要死在那裏了。阿托士道。我們倘若不到那裏去。死得更容易。頗圖斯轉過臉來。捋捋鬍子。說道。這箇賭得很公道。波西尼說道。我肯賭。賭些什麼。阿托士道。你們也是四箇人。我們就賭八箇人的一頓好喫喝。波西尼道。很好。那箇兵也道。很好。瑞士兵道。算我一分。那第四箇兵從沒開過口的。也在那裏點頭。店主人說道。早飯預備好了。阿托士道。拿進來。阿托士分付吉利模。把早飯的東西。都包好了。擺在一箇籃子裏。吉利模把籃子掛在手上。店主問道。你們要到那裏去喫早飯。阿托士擺了兩箇畢士度在桌上。說。你收了飯錢。不要管我們在什麼地方喫。店主人道。我還要找你。阿托士道。不要找了。你拿兩瓶香賓酒來。剩下的。算手巾錢。店主覺得沒甚賺頭。只把兩瓶安周酒。擺在籃子裏。並沒擺香賓。阿托士說道。波西尼。我們把表較準了。波西尼答道。很好。拿出表來一看。是七點半鐘。阿托士道。我把我的表針。擺在七點三十五分。你要記得。我的表。

比你的快五分。說完了。阿托士四箇人告辭了出門。向礮臺走。吉利模拿了籃子。跟在後頭。他們在營界裏。一句話也不說。等到走出了地道。達特安先問道。阿托士。你到底領我們到什麼地方。阿托士道。你還沒看出來麼。我們要到那箇礮臺角。達特安道。我們到了那裏作什麼。阿托士道。我們到了那裏喫早飯。你還不曉得麼。達特安道。我們爲什麼不在那店裏喫早飯呢。阿托士道。我們爲的是要商量緊要事。在酒店裏有人來吵。到了礮臺角。說沒人來吵了。達特安道。別的地方也還可以談。不然在海邊也好談的。阿托士道。談是可以談的。不過到不了一刻鐘。就有主教的真探知道我們商量緊要事了。阿拉密說道。不錯的。阿托士的主意不錯的。頗圖斯道。只要能覈找得出。在沙漠地方談祕密事。是最好的。阿托士道。已經同人賭了。只好去的。不能翻覆的了。好在沒人曉得我們的意思。我們要賭贏了。就得在礮臺角耽擱一下鐘。倘若沒人來打仗。那是很好的了。我們就可以太太平平的說話。若是有人打來。我們還可以說的不問怎的。我們有箇好機會。去顯我們的本事。盤算到底。



我們這件事辦得不錯。達特安道。錯是不錯。不過我們都要喫槍子。阿托士道。你要曉得。還有許多事。比仇敵的槍子。還危險的。頗圖斯道。不管怎的。我們該帶火槍來。阿托士道。帶那些累墜東西作什麼。頗圖斯道。一枝好槍。十來箇槍子。一大盒火藥。也算不了什麼累墜。阿托士道。難道你把達特安的話忘了麼。頗圖斯道。什麼話。阿托士道。他說昨晚攻礮臺。我們死了十箇八箇人。敵人死的數目相當。頗圖斯道。怎麼樣呢。阿托士道。並沒人去剝他們的東西同衣服。他們忙得很呢。頗圖斯道。這便怎樣。阿托士道。他們的火槍。槍子。火藥。一定還在礮臺角裏。我們到了那裏。何止找着四枝火槍同幾十箇槍子呢。阿拉密說道。阿托士。你真是箇奇人了。頗圖斯聽了。似乎相信阿托士的話。達特安不大相信。吉利模也不甚相信。趕快湊近了主人的身邊。問道。我們到那裏去。阿托士指着前面道。到礮臺角裏去。吉利模道。我們從此以後。是不能再出來的了。阿托士拿手指指天。吉利模把籃子放在地下。搖搖頭。也坐下了。阿托士拿出手槍來。擺好了機。把槍嘴對着吉利模的耳朵。吉利模登時跳

起來。拿了籃子。就往前頭走。他們走到了礮臺角。回頭看看大營。看見有三百多人。在那裏看他們。內中就同賭的波西尼。四箇人。阿托士脫了帽子。放在劍尖上。舉高了。在空中搖擺。本營的人看見了。都喝采。在礮臺角裏還可以聽見。於是吉利模先行。阿托士等就進了礮臺角。

第四十七回 喫早飯的地方

再說阿托士幾箇人。進去一看。果不出他剛纔所料。裏頭有十幾箇人的死屍。也有官兵。也有叛黨。阿托士道。吉利模先去預備早飯。我們就去拿火槍。收槍子。一面就商量我們的要緊事。死屍聽了。是不會去洩漏機密的。頗圖斯道。我們不如先搜搜他們的口袋。然後把他們摔在塹裏。阿托士道。這是吉利模的事。達特安道。叫吉利模馬上就搜。把他們摔了。阿托士道。不必這些死屍還有用處呢。達特安道。阿托士你好開頑笑。死屍還有什麼用處。阿托士道。教書說得好。料事不要太粗心。阿拉密。你拾了幾枝槍。阿拉密道。十二枝。阿托士道。多少槍子。阿拉密道。穀一百響的了。阿

托士道。穀了。我們先起裝槍子來。幾箇人就在那裏裝槍。剛裝好了。早飯也擺好了。阿托士就叫吉利模去把守巡哨。他們幾箇人就喫飯。給了吉利模一瓶酒。一塊麪包。幾塊羊排。叫他一面喫。一面巡。阿托士說道。我們就喫罷。四箇人盤了腿。在那裏喫。達特安道。現在沒人偷聽我們的話。請你先說罷。阿托士道。我們走了一路。走得很高興。眼前還有很好的早飯。你在洞口向外看。還可以看到看見有五百多人。看我們的舉動。他們以爲我們不是英雄好漢。就是獸子了。好漢同獸子。有時是很相像的。達特安道。你的祕密事。是怎麼一會事。阿托士道。我的祕密事。就是我昨晚見着密李狄。達特安正要。把酒鍾送到嘴唇邊。喫酒。聽了這句話。就發抖。趕快把酒鍾放在地下。不然。要潑翻了。達特安道。你看見你的……阿托士道。別響。別人沒有你這樣曉得我的故事。我是見了密李狄。達特安問道。在那裏看見的。阿托士道。在鴿子籠酒店。達特安道。我可不得了。阿托士道。還沒到時候。他現在在海上。向英國去了。達特安聽見了。呼出氣來。頗圖斯問道。密李狄是誰。阿托士喫鍾酒。答道。密李狄。是箇

很美貌的女人。那箇店主豈有此理。爲什麼拿安周酒來當香賓。那箇美人很想達特安。他不曉得怎的。却得罪了那箇美人。一箇月前。那箇美人想報仇。就買出刺客去殺他。過了一箇禮拜。又去拿酒去毒他。昨天他求主教殺他。達特安道。他同主教要我的頭麼。頗圖斯道。實有這件事。我也聽見他說的。阿拉密道。我也聽見的。達特安道。看來我的命是逃不了的了。我倒不如拿出槍來。先打死自己罷。頗圖斯道。你歎了。還有別的好法子呢。達特安道。我是八面受敵。逃不了的了。第一箇是那箇蒙城遇着的人。第二箇是狄倭達伯爵。我把他打傷的要死。第三箇是密李狄。他的隱事。被我知道了。第四箇是主教。我把他的詭計破了。阿托士道。這不過是四箇。我們也是四箇人呢。哈。你們看看。吉利模在那裏打手號。我恐怕不止四箇仇人來了。吉利模。什麼事。事體要緊了。你可以說話。不過要說短些。你看見什麼。吉利模道。有一隊兵。阿托士問道。有多少人。吉利模道。二十人。阿托士問道。什麼兵。吉利模道。十六箇開路兵。四箇別的兵。阿托士道。離開多遠。吉利模道。有五百步。阿托士道。很好。達

特安還來得及把雞喫完了。喝鍾酒。同你祝壽。頗圖斯阿拉密齊聲道。願你身體康健。達特安道。謝謝了。我恐怕你們恭祝我的話。沒有什麼用。阿托士道。頭頂上還有天。說完把酒喫乾了。慢慢起來。拿了一枝火槍。走到洞口。頗圖斯阿拉密達特安三箇都學了他的樣子。吉利模在他們身邊。專管裝槍。俄而看見仇人了。在地道上走。阿托士道。這一班人。手上只拿了銹子鏟子。我們原用不着丟了飯不喫。只叫吉利模叫他們走開。就完了。達特安道。不見得。他們來得很有膽子。除這班人之外。我還看見一箇小兵官。帶着四箇兵。手裏却拿了火槍。阿托士道。我料他們沒看見我們。阿拉密道。老實說。我很不願意放槍打這班鄉下人。頗圖斯道。你不是箇好教士。叛教的人。你還可憐他麼。阿托士道。阿拉密說的不錯。我要告訴他們。叫他們走開。達特安道。你作什麼。你要被他們放槍打中你的。阿托士不去理他。自己跑到缺口上。一手拿槍。一手拿帽子。同他們說話。那敵兵看見了。就同白日見了鬼一樣。登時不走了。相離還有五十步光景。阿托士很恭敬的向他們喊道。諸位聽了。我同幾箇朋

友在這裏喫早飯你也曉得的喫飯喫到一半讓人吵散了是很沒趣的我要問你如果你們要來這裏辦事請你們略等一等我們喫完了再來你們如果要投到我們這邊來那是更好了請你進來喫酒同王上祝壽阿拉密道阿托士你要小心你還不見他們要放槍麼阿托士道也許是的不過這班都是鄉下人不是放槍的好手說還未了有四箇槍子中了牆却沒打中阿托士火槍手登時還敬打死了三箇敵兵另外傷了一箇開道的阿托士還站在缺口喊道吉利樸再給我一枝槍吉利樸給他主人一枝槍那三箇也把槍裝好了四枝槍一齊放打倒了一箇小兵官兩箇鄉下人餘人退了阿托士喊道我們趕上去四箇人就趕到敵人倒地的地方把敵人的槍搶了幾枝又跑回礮臺來阿托士道我們喫早飯吉利樸裝槍我們剛纔說到那裏達特安道你說到密李狄去了英國却沒說他去辦什麼來阿托士道他去自己行刺巴金汗公爵或是叫人行刺達特安聽了喊了一聲生氣的了不得阿托士道那行刺的事同我沒相干吉利樸你把槍裝完了拿箇棍子綑一條手

巾在上頭。豎起來。叫敵人看。吉利模果然把白旗子豎起來。大營看見喝采。達特安說道。公爵被刺了。同你不相干麼。公爵是我們的好朋友。阿托士拿一箇空瓶。擡在地下。說道。公爵是箇英國人。他現在同我們打仗。他怎麼樣。我不管。我看他就同這箇空瓶一樣。達特安道。我不以你的話爲然。他送了我們幾匹好馬。頗圖斯說道。他還送我們好鞍勒。阿拉密道。上帝只願有罪的人改過。並不願叫他們死。阿托士說道。說的不錯。我們隨後再商量這件事罷。我同達特安最關切的。是一件公文。我向密李狄要來的。他有了這件公文。是隨便要殺一箇人。他都無罪的。頗圖斯道。這箇女人。見直的是箇魔鬼。達特安道。這箇公文在那裏。阿托士道。在我這裏。我很費了點事弄來的。達特安喊道。你第二次救我的命了。阿拉密道。原來你昨晚離開我們。就是去找這箇女人麼。阿托士道。是的。達特安道。主教給他的公文。在你那裏了。阿托士從懷裏拿出那公文來。交把達特安。說道。你看看。達特安在那裏發抖。打開公文。讀道。爲國事起見。我叫執拿公文之人。殺一箇人。下簽主教的字。押了一六二八。

年八月三號的日子。阿拉密道。密李狄殺了人是無罪的。達特安道。這紙公文一定要燒了他。阿托士道。燒不得。一定要好好的留着。任憑拿多少金子來。我是不換的。達特安道。依你看。他現在要想什麼法呢。阿托士道。他大約要寫信告訴主教。說是一箇火槍手。名叫阿托士的。把那件公文搶了去。他一定勸主教設法把阿托士同他兩箇朋友阿拉密頗圖斯害了。主教是記得的。這三箇人常常破他的奸計。再過幾時。也把達特安捉住。因為怕他一箇人太寂寞。叫他去同那三箇人在巴士狄監牢作伴。頗圖斯道。你同人開頑笑。開得可怕。阿托士道。我並不開頑笑。頗圖斯道。與其同這班奉耶穌教的人打仗。我們不如去把那箇女人的頭切下來奉耶穌教的人。並沒犯什麼罪。不過他們唱祈禱歌。是用法國話。我們唱祈禱歌。用的是拉丁文。阿托士道。我們的教士怎麼說。阿拉密道。我很同頗圖斯表同情。達特安道。我也表同情。頗圖斯道。幸虧那箇女人在英國。同我們隔一條海。倘若他近在我身邊。我一定覺得很不舒服的。阿托士道。不問那箇女人在英國。或是在法國。我都是不能



放心的。頗圖斯道。密李狄在你掌握中的時候。你爲什麼不絞死他。不然也溺死他。人死了。是不會回來的。阿托士笑了一笑。說道。你真是這樣想麼。這一笑。只有達特安會意。就說道。我有箇主意。頗圖斯道。什麼主意。忽然吉利模喊道。拿槍拿槍。幾箇人同時跳起來。提了火槍。這一次却來了二十五箇敵兵。頗圖斯道。我看不如回營罷。他們來的太多了。阿托士道。我們不可回營。第一件是我們早飯沒喫完。第二件我們的辦法尙未商妥。第三件是還差十分未到一點鐘。贏不了那一頓喫。阿拉密道。既然如此。我們要商定一箇抵敵之法。阿托士道。這箇容易的很。等敵人走近了。我們放一排槍。他們若是還向前進。我們再放。等到槍子完了爲止。若是敵人還沒死完了。還要向前來的。我們等他到塹邊。把牆推倒去壓他。這面牆是快要倒的了。頗圖斯道。你是天生的一名大將。主教終天在那裏吹那裏趕得上你。阿托士道。我們都預備了。各人都要看準了要打那一箇敵人。達特安道。我對準了我的。人。頗圖斯道。我對準了。阿拉密道。我也對準了。阿托士喊道。放。他們一齊放槍。打倒了四箇。

敵人擂鼓前進。以後的槍。是各有各放。却是槍無虛發的。敵人知道自己人多。逼上前來。阿托士他們雖是槍無虛發。却打不倒許多。等到敵人到了跟前。還有十二箇人。阿托士等又放了一排槍。敵人不。管跳到塹裏。阿托士喊道。只有末後一着了。向牆跑。向牆跑。四箇人在前。吉利模在後。拿了槍把。去推那一幅已經搖動的牆。拚命的把牆推了。只聽見一聲響。一陣的塵土。就完了。阿托士道。給你看。他們都埋在土裏了麼。達特安道。好像是都埋了。頗圖斯道。不是的。我看見有兩三箇。跛着腿。走了。實在是有兩三箇。一身土。一身血。跑回去了。餘人都埋在土裏。有死的。有傷的。阿托士看看表。說道。我們在這裏有一點鐘了。賭贏了。不過我們要慷慨點。多耽擱一會。況且達特安的主意。還未有說。說完了。他又坐下。喫早飯。達特安道。你說我的主意。阿托士道。你不是說你有箇主意麼。達特安道。我記起來了。我的主意是不如我再到英國。告訴巴金汗公爵。阿托士道。你不要去。達特安道。爲什麼呢。我是已經去過一趟的了。阿托士道。情形不同。你第一趟去的時候。英法兩國並沒打仗。公爵是我

們的朋友。不是我們的仇敵。你現在去。人家就說你是犯了大逆。達特安見他這話有理。就不響了。頗圖斯道。我現在却有一箇主意。阿拉密道。請你說。頗圖斯道。我去同特統領告假。應該怎麼措辭。是要你們教我的。我自己是不大會的。密李狄是認不得我的。我到他身邊。他是不會犯疑。我等到有了機會。就把他弄死了。阿托士道。據我看來。這箇主意倒不錯。阿拉密道。殺女人。是不冠冕得很。我有一箇好主意。阿托士道。請你講。阿拉密道。我們要先告訴王后。頗圖斯道。這箇意思很好。阿托士道。我們同宮裏不大通氣的。你有什麼法子去告訴王后呢。我們若是送箇信去。一定有人曉得的。這裏離巴黎還有一千多里。我們的信。還未有到半路。送信的人就要關在監裏了。阿拉密紅了臉。說道。我可以設法。送箇信給王后。我認得一箇很有本事的人。住在土爾。阿拉密看見阿托士在那裏微笑。就不說了。達特安問道。阿托士。你看這箇法子好麼。阿托士道。我不說這箇法子一定不能用的。不過我們要曉得。阿拉密是不能離開大營的。我們又不能另外叫箇人去送信。若是叫人去。不到兩

點鐘。主教的偵探是要知道的。那時節。阿拉密同他的有本事的朋友。都要被捉的。頗圖斯道。王后就是救了巴金汗的性命。却沒人來救我們的性命。達特安道。頗圖斯說的不錯。阿托士說道。那敵人營裏幹什麼。他們打鼓進兵了。四箇人都不響。果然聽見鼓聲。阿托士道。我看他們是要出隊來攻我們呢。頗圖斯道。我們可以不必在這裏等他們大隊來攻了。阿托士道。爲什麼不等呢。我很想等。我們只要有十幾瓶好酒在這裏。我可以抵敵他們全軍。達特安道。鼓聲漸漸的近了。阿托士道。讓他們來。頂快也要一刻鐘。纔能到。有一刻鐘。我們足穀預備了。我們若是離開了這裏。却找不出一箇形勢更好的地方來。我忽然想出箇好主意來。達特安問是什麼主意。阿托士道。我先要分付吉利模。就打手勢叫吉利模。指着死屍。說道。你去把這些死人扶起來。靠着牆。把帽子同他們戴上。把槍叫他們拿了。達特安說道。你真聰明。我曉得你的主意了。阿托士道。吉利模。你懂得麼。吉利模點頭。阿托士道。那麼。很好了。又說道。我說我的主意。衆人齊聲道。你說。阿托士道。達特安。你不是說密李狄有

箇夫兄麼。達特安道。有的。他們兩箇人。像是不甚對的。阿托士道。那是更好了。頗圖斯道。吉利樸在那裏幹什麼。阿拉密道。頗圖斯。不要響。阿托士問道。那夫兄叫什麼名字。達特安道。他叫威脫世爵。阿托士道。他現在那裏。達特安道。宣戰之後。他回英國了。阿托士道。我們要他帮忙。我們先告訴他。叫他留神。頂好。是倫敦也有什麼。改過。所。他。就。可。以。把。密。李。狄。關。在。那。裏。我。們。就。可。以。太。平。了。達。特。安。道。等。他。再。逃。出。來。我。們。又。不。得。太。平。了。阿。托。士。道。你。太。奢。望。了。我。告。訴。了。你。這。箇。主。意。我。却。沒。得。別。的。法。子。了。阿。拉。密。道。我。看。是。要。告。訴。王。后。的。阿。托。士。道。原。是。要。的。不。過。叫。誰。送。信。到。土。爾。叫。誰。送。信。到。英。國。呢。阿。拉。密。道。巴。星。可。以。送。信。到。土。爾。達。特。安。道。巴。蘭。舒。可。以。送。信。到。倫。敦。頗。圖。斯。道。我。們。自。己。雖。然。不。能。離。開。大。營。我。們。的。跟。人。是。可。以。走。開。的。阿。拉。密。道。我。們。今。天。就。寫。信。給。他。們。路。費。就。打。發。他。們。走。阿。托。士。問。道。你。們。有。多。少。錢。幾。箇。人。聽。了。這。句。話。都。面。面。相。向。達。特。安。道。你。們。看。那。邊。有。動。靜。阿。托。士。你。還。說。是。一。營。人。我。看。真。是。全。軍。來。了。阿。托。士。道。可。不。是。這。班。人。響。也。不。響。就。來。了。也。不。打。鼓。

也不吹號。吉利模。你預備好了麼。吉利模點頭。指那幾箇死屍。他果然把他們都豎起來。同生人一樣。也有肩着槍的。也有看準頭的。也有手上拿劍的。共總有十幾箇。阿托士道。吉利模。你辦得很好。頗圖斯道。好了。好了。我却要曉得……達特安道。我們先站開了。隨後再曉得罷。阿托士道。等一等。讓吉利模先把早飯東西收拾了。阿拉密道。敵人到跟前了。不要就誤了。阿托士道。我們可以回營了。我們原賭是一點鐘。現在已經有一點半鐘了。我們走罷。吉利模拿籃子先走。四箇人在後。離吉利模有十步。忽然阿托士站住了。說道。還有那面旗子。雖然說是塊手巾。也不要給敵人拿了。去說完了。跑回去。把旗子拿下來。敵人那裏肯饒。登時就開了一大排槍。阿托士四圍都是槍子飛過。身上却沒中着他。還在那裏揚旗大營。看見喝采。敵人在那裏切齒。又放一排槍。手巾打了許多洞。大營裏的同伴。喊他回來。他就回到同伴等他的地方。達特安道。我們已經辦得很好了。犯不着等死。阿托士不肯亂跑。還從從容容。一搖一擺的。走。吉利模走得遠了。槍子打不着了。忽然聽見一陣槍聲。頗圖斯

道。這是幹什麼。爲什麼看不見槍子。阿托士道。他們放槍打吉利模。豎起來的。死屍。頗圖斯道。死人是不会還敬的。阿托士道。不会還敬的。敵人就要疑到有埋伏。是要停一會子。再向前的。等他們覺着了。我們也走得遠了。槍子也穀不着了。你就明白了。用不着亂跑。頗圖斯道。我明白了。大營裏看見他們回來。在那裏叫喊。喝采。忽然聽見一排槍響。原來是敵人又把礮臺角佔了。槍子在他們身邊飛過。阿托士道。這班人放槍的本事太壞了。我們打死幾箇。打死十二箇麼。答道。十五箇。那牆壓死幾箇。答道。十箇。八箇。阿托士道。我們却並沒受傷。哈。達特安。你的手怎樣了。達特安道。沒什麼。阿托士道。槍子打了手麼。達特安道。並不是。阿托士道。到底怎樣。達特安道。我手壓着牆。一箇手指夾在戒指同牆之間。出一點血。阿托士道。這爲的是你要戴戒指。頗圖斯道。他有的是戒指。只要有了戒指。還愁沒錢麼。阿托士道。頗圖斯說得好。這箇主意頂高。頗圖斯道。可不是。爲什麼不把金剛鑽賣了。達特安道。是王后送我的。怎麼好賣。阿托士道。因爲這箇緣故。更要賣了。王后要救巴金汗。因爲他是戀

愛王后的人。那是應該的。有了這箇金剛鑽戒指。王后也救了我們。這也是應該的。我們就賣了罷。我們的教士。有什麼高見。阿拉密道。這箇戒指。不是達特安情人給的。就不算是戀愛的記念。達特安可以賣的。阿托士道。你說得不錯。你是勸……阿拉密道。勸他賣了。達特安很高興的說道。就賣了罷。不必再說了。阿托士道。我們都商妥了。也到了大營了。衆位要記得。我們一句都不許說密。李狄。我們的同伴來歡迎我們了。果然有四千多人在那裏。看見他們四箇幹。這冒險的事。看見他們回來。大聲叫喊。喝采。波西尼是頭一箇跑來。拉阿托士的手。同他賀喜。說他賭贏了。這些兵。喊得很利害。主教也聽見了。恐怕是鬧事。派了親兵統領來問。那些兵把這件事告訴他。他回去。主教問道。怎麼一會事。統領說道。有二箇火槍手。一箇禁兵。同波西尼他們賭。在聖朱維磯臺角。喫早飯。要在那裏耽擱一點鐘。那四箇人。一面在那裏喫早飯。一面抵敵住許多敵人。還殺了許多人。主教問道。你聽見說他們的名字麼。統領道。他們叫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主教道。他們真是不怕死。那禁兵是誰。統領



道。叫達特安。主教道。又是那箇少年魔鬼。我要想法子。把這四箇弄到我自己親兵營裏來。到了晚上。主教果然同特拉維統領談到早上的冒險事來。那時通營都知道。特拉維從他們幾箇人口裏聽來的。把詳細情形告訴了主教。那條手巾的事。也說了。主教說道。我要那條手巾。還要繡三朵金花在上面。送給你。就拿來當火槍營的旗子。特統領道。這恐怕不公道。因為達特安不是我營裏的人。是德西沙的部下。主教道。叫他也到了你的營裏。他們常在一起的。也應該同在一營。當天晚上。特統領就把這箇好消息告訴了他們。請他們明早喫早飯。達特安聽了很高興。同阿托士說道。你想的主意很好。對待密李狄那一層。我們是商妥的了。阿托士道。往後就沒人疑我們破主教的詭計了。人家都要當我們是主教黨了。晚上。達特安去見德西沙。就告訴他自己升遷的事。德西沙很捨不得他。要留他在自己營裏。達特安婉辭却了。去求德西沙同他賣戒指。爲的是等錢用。翌日早上。八下鐘。德西沙的跟人來找達特安。送了一口袋的錢。裏頭有七千箇利華。這就是賣王后所賞的那隻

金剛鑽戒指的錢。

### 第四十八回 威脫的家事

再說那天幾箇人在特統領那裏喫早飯。是很高興的。達特安早換了號衣。原來他同阿拉密差不多的高。阿拉密原有兩套。就送了達特安一套。達特安心裏總丟不開密李狄。因此還十分高興。喫完早飯。四箇人約好了。晚上在阿托士那裏會。達特安這一天無事。各處閒逛了一天。晚上去找阿托士。原來還有三件事體沒商量好。第一件是如何寫信把密李狄的夫兄。第二件是如何寫信把土爾的有本事人。第三件是派那箇人去送信。他們各人都肯叫自己的跟人去。阿托士要派吉利模。因爲他不好說話。頗圖斯要派摩吉堂。因爲他身壯有力。一箇人可打四箇人。阿拉密保舉巴星。因爲他主意多。又會應酬。達特安保舉巴蘭舒。因爲他有膽子。商量了好一會。阿托士道。最不幸的。是他們各有所長。却沒一箇能彀兼各人所長。我看還是派吉利模罷。幾箇人爭起來。各人保舉各人的跟人。阿拉密說道。我看這件。事也

不。甚。用。得。着。有。分。寸。有。膽。子。有。氣。力。還。是。要。看。那。一。箇。最。喜。歡。錢。阿。托。士。道。這。句。話。不。錯。我。們。還。要。論。他。們。的。短。處。阿。拉。密。真。是。箇。大。哲。學。家。阿。拉。密。道。我。們。要。看。看。那。一。箇。辦。得。最。妥。萬。一。有。點。疎。虞。不。獨。是。他。一。箇。人。丟。了。性。命。別。人。的。頭。也。要。陪。在。裏。頭。阿。托。士。道。阿。拉。密。你。別。說。得。太。響。你。說。得。不。錯。不。獨。跟。人。死。了。主。人。的。頭。也。是。要。丟。的。你。們。想。想。看。這。班。跟。人。能。毅。替。我。們。拚。命。麼。達。特。安。道。巴。蘭。舒。我。是。可。以。保。的。阿。拉。密。道。你。還。要。給。他。重。重。的。賞。那。就。可。以。有。把。握。了。阿。托。士。道。就。是。有。了。重。賞。還。是。靠。不。住。的。他。們。看。見。了。錢。什。麼。事。都。應。承。去。作。一。遇。了。險。他。們。就。忘。記。了。只。要。被。人。捉。了。那。時。就。容。易。叫。他。們。吐。出。供。來。況。且。要。到。英。國。還。要。先。離。開。法。國。法。國。的。海。口。主。教。的。偵。探。都。布。滿。了。並。且。還。要。取。一。張。護。照。纔。能。出。口。到。了。英。國。還。要。會。講。幾。句。英。國。話。這。件。事。體。倒。有。點。爲。難。達。特。安。道。不。然。並。沒。什。麼。爲。難。但。是。我。們。若。是。要。寫。信。給。威。脫。說。的。是……阿。托。士。道。別。太。響。達。特。安。低。聲。道。倘。若。我。們。同。威。脫。說。的。是。祕。密。的。事。是。要。受。車。裂。的。阿。托。士。你。要。曉。得。我。們。同。威。脫。說。的。是。家。事。我。們。只。要。

叫他把密李狄收管起來。不叫他來害我們。我們信上。只要說我的好朋友……阿托士說道。你寫信給英國人。還要稱呼他是朋友。我看你犯的不是車裂的刑。還是受肢解呢。達特安道。我信上就稱呼他先生。阿托士道。你要稱呼得合法。就不如稱他世爵。達特安道。信上就說。世爵。你還記得羅森堡後面的一件小事麼。阿托士道。這羅森堡三箇字。就同母后有相關。使不得。達特安道。我有了。你看怎麼樣。信上就說。你還記得在一處地方。有人饒了你的命云云。阿托士道。你不是箇好書記。你這樣說法。人家是要生氣的。當你是羞辱他。達特安道。這樣又使不得。那樣又使不得。你要挑剔起來。我就不管了。阿托士道。你倒說對了。你是要劍要槍的。講到動筆。還是請教我們的教士罷。頗圖斯道。還是阿拉密罷。他還會作拉丁文的論呢。達特安道。很好。阿拉密。你就動筆。你却要快快的寫。你若耽擱了時候太多。我是要打叉的。阿拉密道。我很願意寫。不過你們要把事體告訴我。我曉得那箇女人是箇魔鬼。我聽他同主教說的話。我就知道了。阿托士道。別說得太響。阿拉密道。我却不曉得。

其中細情。頗圖斯道。我也不曉得。達特安同阿托士兩箇人。面面相向不響。後來阿托士使箇眼色。臉也青了。達特安說道。你照着我嘴裏這樣說罷。你說。世爵。你的弟婦。是箇兇惡女人。他要害了你。去承受你們的家產。他並不算是嫁了你的兄弟。他在法國的時候。先嫁過人了。被人……達特安在那裏遲疑。看了阿托士一眼。就看了下說道。看出他是一箇刺了花的罪人。被人驅逐了。頗圖斯道。刺了花的罪犯麼。沒有的事。阿托士道。是的。阿拉密道。他從前嫁過人麼。阿托士道。是的。頗圖斯道。是他的丈夫看見他刺了花的麼。阿托士道。是的。阿拉密道。誰看見的。阿托士道。達特安同我都看見的。阿拉密道。他的男人還生麼。阿托士道。還生。阿拉密道。這句話。靠得住麼。阿托士道。靠得住。至。我就是他的丈夫。衆人聽了。都不響。阿托士道。情形是說清楚了。只管去寫罷。阿拉密道。這却不容易寫。我只好盡力寫就是了。於是阿拉密執了筆。想了一會。在紙上寫。寫完了。讀一遍。信上說道。世爵。寫信的人。同你在某處比過劍。因爲你待我不錯。故此我寫信通知你一件極要緊的事。你有箇弟婦。

曾經兩次要殺你。你以為他可以承受你的產業。其實你這箇弟婦。嫁你兄弟的時候。已經在法國嫁過別人。你的弟婦。昨晚又動身回英國。要害你的性命。你要加倍小心。你若要憑據。請看你弟婦左肩上可也。阿托士道。寫得很好。你可以當箇大臣。威脫得了這封信。自然是要留神的了。就是主教得了這封信。也害不了我們。但是送信的人。也許走了半路。回來騙我們。我們只好先給他一半的賞錢。等他送回信回來。再賞一半。阿托士又說道。你有那隻金剛鑽戒指麼。達特安道。我換了錢了。說完。把那一口袋錢。擗在桌上。頗圖斯阿拉密聽見錢響。都覺得詫異。阿托士問是多。少。達特安道。七千箇利華。頗圖斯道。難道你說那箇小戒指。值七千利華麼。阿托士道。一定是值這些錢了。桌上確是七千利華。達特安自己沒有零錢添上。達特安道。我們却別忘了王后。我們須要保護巴金汗公爵。他是王后的好朋友。阿托士道。這件事。却要阿拉密設法。阿拉密紅了臉問道。你們要我作什麼。阿托士道。你要寫封信。把土爾的朋友。阿拉密拿起筆來。想了一想。把信寫好了。讀道。我的表親。阿托士

道。原來這箇有本事的朋友。是你的表親麼。阿拉密道。很疎的了。阿托士道。請你讀信罷。阿拉密讀道。我的表親。主教圍攻拉羅諾爾的事。快告成功了。我看英國海軍萬到不了這箇地方。巴金汗公爵也不能離開英國。自有世界以來。主教是最有本事的人。假使太陽攔了他的路。主教也有本事把太陽弄滅了的。我夢見那箇英國人死了。死於刀子。或是死於毒藥。我却忘記了。我只記得夢見他死。我的夢是沒有不靈的。阿托士道。寫得好。你很有詩人的意思。信是寫好了。請你寫信面住址罷。阿拉密道。容易得很。執起筆來寫。寫的是內信送土爾女裁縫米桑收。那三箇朋友看見住址。不禁大笑了。阿拉密不去管他們。說道。還是派巴星送信好。他認得我的表親。況且巴星還讀過幾年書。他知道西士達第五未作教王之先。不過是箇牧豬奴。因此他自己也在那裏夢想。將來也可以作箇教王。頂少也要作箇主教。你們曉得有這種見解的人。是不會被捉住的。是甯死也不肯供的。達特安道。你派巴星去土爾。我派巴蘭舒去英國。密李狄有一次叫人把巴蘭舒打了。闕了出去。巴蘭舒是

有記性的。他要報仇。什麼都肯幹的。巴蘭舒到過倫敦。還記得幾句英國話。阿托士道。很好。我們先給巴蘭舒七百箇利華。等他回來。再給七百。巴星先拿三百利華。回來再拿三百。只剩了五千利華。我們每人拿一千利華。剩一千。交把我們的教士。預備將來緊急用項。你們看怎麼樣。阿拉密道。你安排得很好。阿托士道。就是這樣了。派巴蘭舒巴星兩箇人去很好。吉利模還是不去的好。別人也不慣伺候我。況且他經昨日那一番的險。也穀他受的了。不必再叫他去了。於是喊了巴蘭舒來。分付了他。叫他膽大心細。要冒點險。巴蘭舒道。我把信藏在衣服裏子內。若是人家捉了我。我就把信吞了。達特安道。這樣那封信是交不到的了。巴蘭舒道。讓我今晚把信讀熟了。我就記得。永遠忘不了。達特安道。你去是八天。回來也是八天。你若第十六天後。晚上八點鐘。回不了這裏。那賞錢是要罰了的。巴蘭舒道。既然是這樣。我却要箇表。對對時候。阿托士把自己的表。交給他。說道。你就拿這箇表。你却要小心。你若是多說話。或是喫醉酒。你就害了主人的性命。他因爲相信你。故此叫你去辦這樣。



的要緊事。你若是因爲不小心。害了你的主人。我是要同你算帳的。不管你在那裏。我要找着你。把你切得碎碎的。頗圖斯道。我是要剝你的皮。巴蘭舒害怕了。喊起來。阿拉密低聲的告訴他道。我却要用慢火把你煮熟了。巴蘭舒聽了。哭起來。却不曉得是因爲害怕。還是因爲捨不得主人。達特安捉住他的手。安慰他道。這幾位說的話。不過因爲同我要好。並不是真要難爲你。巴蘭舒道。我一定要成功的人家。就是把我把切碎了。我也不供出實情來。於是商定了。明早八點鐘。巴蘭舒動身。叫他先把信讀熟了。到了翌日早上八點鐘。巴蘭舒正要上馬。達特安拉開他。同他說道。你把信送給威脫世爵。等他讀完了信。你就告訴他。說要小心照應巴金汗公爵。因爲有人要行刺他。巴蘭舒。你要記得。這是件極緊要的事。我交代把你。連我的朋友。我都没告訴。連信都是不能寫的。犯不着去冒險。巴蘭舒道。請主人放心。我一定要把這事辦好的。說完上了馬。高高興興的走了。走了二百里。另外雇了馬。向海口去了。巴星是遲一天動身。說好了。八天來回。那四箇火槍手。很在那裏盼望回信。他們無事。

的時候。留心打聽消息。察看主教的舉動。有時叫他們去辦意料不到的事。他們就害怕起來。很怕密李狄想出新法去害他們。第八天早上。四箇人正在酒店喫早飯。巴星回來了。精神很好的。進來了。同他的主人說道。表親回信來了。四箇人使眼色微笑。知道他們要緊的事。總算辦了容易的一半了。阿拉密拿了信。紅了臉。說道。米桑的字。永遠寫不好的了。有一箇瑞士兵。剛纔同他們四箇說話的問道。你說米桑怎麼樣了。阿拉密道。不相干。他是箇很體面的女裁縫。我向來很喜歡他的。常有信來往。瑞士兵道。只要這箇女的名位也有他寫的字一樣大。你是有了運氣的了。阿拉密讀完信。交把阿托士。阿托士先看了一看。叫旁人不要犯疑。他就大聲的讀信道。我的表親。我同我的姊姊。都是會解夢的。我們最怕的是惡夢。至於你的夢。是要相反的。請了常常通信。讀完了。剛好一箇兵走上來。問道。說的什麼夢。瑞士兵也問道。什麼夢。阿拉密道。是我做的夢。告訴了他。瑞士道。做了夢。是容易告訴人的。我却從來不做夢。阿托士一面站起來。一面說道。你的運氣真好。我却不能說這句話了。

瑞士兵聽了。高興的很。說道。我真是永遠不做夢的。達特安也站起來。捉了阿托士的手。出去了。只剩了阿拉密頗圖斯兩箇人。同那兩箇兵說話。當下。巴星睡倒在一堆乾草上。在那裏做夢。夢的是阿拉密作了教王自己作了。主教再說巴星雖然是回來了。那四箇火槍手。心裏還是十分着急。越等越着急起來。以爲密李狄是有魔鬼帮忙的。達特安更虛心。聽見有點聲響。就怕是有有人來捉他。後來阿拉密頗圖斯也虛心起來。只有阿托士一箇人。還是照常一點也不動聲色。到了第十六天。達特安三箇人着急的受不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跑到大路上。盼望巴蘭舒回來。阿托士道。你們這樣着急。豈不成了小孩子了麼。就算是我們都關了監了。還有法子可以逃出來的。邦那素的老婆不是逃出來了麼。至於殺頭的話。我們天天在地道裏不是更險麼。設或腿上中了一槍。醫生鋸了一條腿。我看比殺頭還要疼。你們耐煩點罷。再等六點鐘。就到了。我是相信他的話的。達特安道。萬一他不來。怎樣呢。阿托士道。也許路上有耽擱。他在路上許擰下馬來。在船上也許閃了腿。也許得。

了。風寒病人。在世偶然之事。多得很呢。有道理的人。看了。只好付之一笑。我們不如。作箇有道理的人罷。坐下來。喫了酒。後來的事。且不去管。他達特安道。我開了一瓶酒。心裏先要想。看是密李狄送來的。不是阿托士道。你這箇人。真難伺候。密李狄是箇美貌女人。頗圖斯道。是箇有記號的女人。阿托士打了一箇戰。額上都是汗。站起來。到了晚上。酒店裏有許多人。阿托士有了錢。不大離開那酒店。他同波西尼還談得來。七下鐘的時候。他同波西尼打牌。七點半鐘。聽見吹歇息的號。達特安悄悄的。同阿托士說道。我們遭了。阿托士答道。遭了。把錢還了。說道。我們睡罷。阿托士出來了。達特安跟着他。阿拉密頗圖斯在後。手牽手的走。阿拉密背詩。頗圖斯捋鬚子。忽然見黑暗裏有箇人。聲音很熟的。說道。今晚很冷。我把罩袍送來了。達特安認得這箇聲音。很高興的說道。巴蘭舒。阿拉密頗圖斯同聲喊道。是巴蘭舒。阿托士道。自然是巴蘭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他說八點鐘回來。這纔打八下鐘。巴蘭舒。你的話很靠得住。你將來若是離開了舊主人。你就到我這裏來。巴蘭舒道。我永遠不離。

開老主人的一面說。一面把封信交給達特安。達特安道：「我有了回信。」阿托士道：「回去讀罷。」達特安原是很着急。要趕快跑回去。阿托士拉住他的手。要他慢慢走。到了營裏。點了燈。巴蘭舒把了門。達特安拆開信。信上只有四箇英國字。說的是「謝謝」。放心。阿托士把信拿了來。跑到燈前。把信燒了。阿托士喊了巴蘭舒來。說道：「你賺了七百箇利華了。但是那封回信。却不能叫你惹禍。」巴蘭舒道：「是我叫他寫短的。」達特安道：「你把情形告訴我。」巴蘭舒道：「說來話長。天也不早了。」阿托士道：「說得不錯。歇息的號已經吹了。我們還點着火。人家看見是要犯疑的。」達特安道：「也好。」巴蘭舒道：「你去睡覺罷。」巴蘭舒道：「我有十六晚上沒好好的睡覺了。」達特安道：「我也是這樣說。」阿托士道：「阿拉密頗圖斯三箇人都說道：我也是這樣說。」





歐美名家小說

俠隱記

法國大仲馬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俠隱記卷四

## 第四十九回 密李狄

再說密李狄在船面上走來走去。同一箇籠裏的獅子一樣。在那裏生氣。他因爲達特安羞辱了他。阿托士嚇他。他現在離開法國。一點仇也沒報。心裏很不高興。有一會。他想先回到法國去。船主要趕快到英國。不肯回頭。但是主教分付過。叫他好好的待密李狄。他答應。送他到法國某海口。不料那裏風浪太大。不好走。開了船九天。遠遠看見法國某處海岸。密李狄想想。就是登了岸。還有四天纔見得着主教。算是白遭了十三天。況且主教看見他回來。一定生氣的。只好不登岸了。就向英國走到。了英國波士木。那一天正是巴蘭舒從波士木動身回法國。那時波士木很熱鬧。有四條新打的兵船。剛下了水。碼頭上有巴金汗公爵站在那裏。穿得很華麗。頭上戴了氈帽。插了一條白鳥羽。那日天氣甚好。密李狄站在船面上。看船快進口。正要下錨。來了一條舢板。滿裝了兵。上頭一箇兵官。一箇副兵官。八箇兵。兵官上了船。拿出

公文來。船主看了。傳齊船上的人。到了船面。兵官問了些話。問他這條船是從那裏開的。到過幾處地方。走的是那一條路。問完了。就去查看船上的水手同客人。走到密李狄面前。站了一會。很留心的看。却一句話沒說。回到船主面前。說了幾句話。後來兵官就管駕了這條船。舳板跟着船走。兵官把船駛進去了。一路走。那兵官一路留心看密李狄。密李狄雖說是很聰明。也看不出兵官的舉動。這位兵官有二十五歲光景。臉色略青。眼深而藍。看他的嘴臉。像是箇主意打得很牢的。頭髮很細。却不甚多。他們進口的時候。天已晚了。天氣潮了。還帶點霧。密李狄在那裏發抖。兵官分付。把密李狄的行李送到舳板上。搬好了。就伸出手來。扶密李狄下舳板。密李狄看他一眼。在那裏遲疑。問道。你爲什麼加倍的照應我。兵官道。我是英國海軍的一箇兵官。密李狄問道。你們海軍兵官。都是這樣照應女客的麼。兵官道。太平時候。是用不着的。我們爲的是並不是客氣。爲的是小心。凡是外國人來。都要住在另外特別的地方。有人看管着。等到打聽清楚了。來踪去跡。纔許他們走。密李狄聽了。還不滿

意說道。我並不是箇外國人。我是克拉力夫人。你這樣……兵官道。這是照例的辦法。免不了的。密李狄道。既然這樣。我就跟你走。說完。走下了舢板。兵官把罩袍打開了。請密李狄坐。自己坐在他身邊。分付水手搖船。到了。就扶他登岸。有馬車等在那裏。密李狄問道。這是我們坐的麼。兵官說道。是的。密李狄問道。住的地方。離這裏遠麼。兵官道。是的。在那一方。密李狄說道。很好。進了車。兵官把行李同他照應好了。也進了車。坐在他身邊。馬車就走了。密李狄看見這種情形。背靠了車。在那裏尋思。過了一刻鐘。他擡起頭來。看是往那裏去。不見房子。只看見樹。密李狄發起抖來。問道。我們離開城市了麼。兵官不答。密李狄道。你若是不告訴我。送我到什麼地方去。我是再不去的了。兵官還是不答。密李狄道。這却使不得。從車窗探出頭來。喊道。救命呀。原來那是箇空曠地方。喊了也沒人聽見。兵官坐在那裏。同石人一樣。密李狄兩隻眼只管看那兵官。兵官一點也不理。密李狄就去開車門。跳出去。兵官道。你要小心。恐怕要傷了命。密李狄只好坐下。在那裏生氣。兵官看看他。看見他生氣。臉色都

變了。很難看。沒有不生氣的時候。那樣美貌了。密李狄也覺得生氣無益。登時就改變過來。問道。請你告訴我。這樣待我是英國政府的責成。抑或是我落在仇人之手了。兵官道。並沒什麼強硬手段。我已經告訴你了。凡到英國的。都要用這種辦法。密李狄道。你不曉得我是誰。兵官道。我却不知曉得。密李狄道。你並不仇視我麼。兵官道。並沒這箇意思。密李狄聽他說話很鎮靜的。也放了心。馬車走了有一點鐘。就停在一箇地方。那箇地方有很大很厚的鐵門。門裏是一條大道。兩旁有樹。進去是所極大的房子。蓋在山邊的。離海不遠。聽見風水擊石的聲音。馬車進了兩重門。到一箇黑暗院子。門開了。兵官先跳下來。扶密李狄下車。密李狄道。我現在還算是箇被禁的人。但是我盼望監禁的日子不長。我自己心裏知道我並沒犯罪。看你待我很有禮。我知道不久就出監的了。兵官也不答。兵官從口袋裏取出一箇銀哨子來。吹了三聲。就有幾箇馬夫跑出來。把車卸了。兵官領密李狄進去。走過一道矮門。上了一道石梯。在一箇大木門外停住了。兵官取出鑰匙。開了門。密李狄知道是自己住的。

房子往裏一看。看見那些椅桌及鋪陳。倒不像是間監房。看到窗子。都是有鐵條攔着的。自然是監房無疑了。密李狄害怕起來。沒了主意。倒在一把椅子上。垂頭喪氣。一會子。進來兩箇水手。送行李來。擺在一角。出去了。兵官在那裏看着。密李狄忍不住了。問道。這是怎麼講。眼看得見的兇險。或是不幸的事。我都能受。這種光景。我却受不來。我現在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安置我在這裏。窗上的鐵條。門上的重門。是什麼意思。倘若我是箇監犯。我却要問問我犯了什麼罪。兵官道。我奉命去接你。保護你到這箇地方。我一一奉命而行。辦得也算盡禮了。我的公事。現在算是完了。餘外的事。是別人管的了。密李狄道。這箇別人是誰。忽然聽見梯上有人脚步響。有人說話的聲音。再一會。就有人開門進來。兵官見了。伸直腰。行了禮。像是見了上司的樣子。說道。就是這一位。這箇人站在門口。沒戴帽子。身邊掛了劍。手上拿着手巾。密李狄一看。彷彿是認得的。伸出頭。只管看。那箇人走進房來。光照臉上。密李狄嚇了一跳。喊道。原來是我的夫兄。威脫伯爵。微笑點頭道。是我。密李狄道。這間大房。威脫道。

是我的密李狄道。這間住房。威脫道。是你的密李狄道。我是你的監犯了。威脫道。也可以算得密李狄道。這是無法無天了。威脫道。你坐下歇歇。不要說怎樣的話。我們原是親戚。有事慢慢談。他看兵官還在那裏等。威脫就說道。費爾頓。你的公事完了。你請歇歇罷。

第五十回 威脫與密李狄之密談

再說。威脫把門關了。窗子也關了。把椅子挪近密李狄。密李狄一面在那裏想。威脫是箇君子。打獵是箇好手。也會巴結女人。不過是箇很坦白的人。不會想什麼詭計的。爲什麼他曉得他來英國。還派人來把他捉了呢。聽阿托士說的話。他知道同主教商量的那一番話。是被人竊聽了。但是不明白。消息就洩漏得這樣快。心裏就害怕。他從前在英國的詭事。都被人看破了。大約巴金汗公爵曉得。金剛鑽是他割去的了。現在要報仇。但是公爵若是曉得他作這件事。不過爲的是喫醋。是斷斷不會這樣收拾他的。想到現在落在夫兄手中。並不落在別的好人手裏。他心中暗喜。就

說道。我們慢慢的談談。威脫道。你從前說過。永遠不再回來英國了。你爲什麼改了主意。又回來。密李狄不答這箇話。先問道。我要曉得你怎樣曉得我要回來。怎樣曉得我登岸的地方。同登岸的時候。威脫也不答這句話。先去問他道。你先要告訴我。爲什麼事回到英國來。密李狄只要安威脫的心。却不曉得中了達特安信上的話。就答道。我回英國來。爲的是要見你。威脫很犯了疑心的說道。你來看我麼。密李狄道。爲什麼我來看你。你倒覺得詫異呢。威脫道。你到英國來。就專爲看我。密李狄道。是的。威脫道。你過海只爲得是我麼。密李狄道。專爲你。威脫道。我不曉得你如此的留戀我。密李狄道。我不是你的至親麼。威脫道。你還是我的承受家產人。密李狄雖說是很能鎮靜的。聽了這箇話。不免一跳。其時威脫一隻手放在密李狄膀子上。也覺得這一跳。密李狄以爲威脫曉得他謀產的心事。初時以爲是吉第告訴威脫的。後來又疑到是達特安窺破了的。密李狄答道。我不懂你這句話怎麼講。難道你這句話。內中還有深意麼。威脫道。並不是的。你想來見我。我曉得你的意思。恐怕你一

箇人晚上到了不便。我派一箇兵官去接你。我送了我的馬車去接你來。這所大房子。現在改了礮臺。是我管的。我天天來巡查。我就收拾一間給你住。就常常可以見面談談。有什麼詫異的事情。密李狄道。我最詫異的。是你怎麼知道我來的。威脫道。這也並不奇怪。你沒留心麼。你的船快進口的時候。先把船上日記各種。打發小船先送到我這裏來。我是這箇海口的鎮守官。我就看見你的名字。我就曉得你冒了風波之險。來見我。我就派舢板去接你。此外的事體。是你都知道的了。我不必再說的了。密李狄聽了這番話。知道威脫是騙他的。心裏很着急。密李狄問道。我船到的時候。岸上那一位。是巴金汗公爵麼。威脫道。是的。我曉得。你看見他。是很關切的。你所從來的地方。那裏的人。天天都談他。你的好朋友紅衣主教。很留心公爵的事。密李狄嚇了一驚。說道。主教不是我的好朋友。威脫道。他不是你的好朋友麼。我許錯了。你不要怪。往後我們再談他罷。你不是說特爲來看我麼。密李狄道。是的。威脫道。我總要好好的照應你。我們好在天天可以見面。密李狄害怕了。問道。我就永遠住



在這裏麼。威脫道。你要什麼東西。我分付人去辦。密李狄道。我並沒男僕女僕伺候。威脫道。你要什麼有什麼。你只要告訴我。你第一箇丈夫是怎樣照應你的。我雖然不過是你的夫兄。我總要辦好了。叫你舒服。密李狄心裏很慌的。問道。我的第一箇丈夫。威脫道。你的法國丈夫。我不是說我的兄弟。倘若是你把舊事忘記了。我可以寫信去問他。他還活着呢。叫他把一切情形都告訴我。密李狄登時臉色變了。同死人一樣。兩隻手抓住椅子說道。你說笑話麼。威脫站起來說道。你看我像說笑話的麼。密李狄也站起來說道。你是羞辱我。威脫道。我羞辱你。這是做不到的事。密李狄道。你不是喫醉了。就是瘋了。你走開罷。叫箇女僕來伺候我。威脫道。女人嘴不密。不如讓我伺候你罷。家裏的醜事。只有我同你知道。就不至於外傳了。密李狄道。你這箇無禮的東西。一面說。一面跳上前來。威脫原是站在那裏。叉了手的。却有一隻手抓着劍。威脫說道。我曉得你是慣於行刺的。我要先告訴你。我要保護自己的。密李狄道。我也曉得。我可以相信你這種懦夫。會打無保護的女人的。威脫道。也許有的。

我動手自有說法。我也曉得人家有說法而後動你的手。不是一次了。威脫說完。拿手指着密李狄的肩膀。密李狄要喊。又喊不出來。躲到房角。威脫道。你要喊。只管喊。却不要咬。咬了。你沒得便宜。現在是沒人來救你的了。但是有的是法司。他們可以對付背夫再嫁的女人。自然有人去把你右邊肩膀上再刺了花。去配你左邊的肩膀。密李狄聽了這話。臉上露出惡鬼一般的樣子來。威脫看見了。也害怕。渾身都冷了。更生氣的說道。我知道你的手段了。你把我兄弟的產業承受了。你還想來承受我的家產。我老實告訴你罷。我已經預備好了。你若是把我謀死了。一箇錢也到不了你的手上。我告訴你。我因為念在兄弟手足之情。不肯把你送到官裏的監牢。或送你到法場上去。你可要安分的。就住在這裏。大約還有兩箇禮拜。我就帶兵赴拉羅諾爾去打仗。我動身那天晚上。你就上船。裝你到南邊的屬地去。你不要害怕。我派箇人護送你。你想逃走。這箇人就登時把你打死了。密李狄聽得。眼都直了。威脫又道。當下你就住在這裏。牆是很厚的。門是很結實的。窗子上有的是鐵條。我的人

都是我的心腹。在這裏把守。你就是到了院子。外頭還有三重鐵門。我已經分付了。你若逃走。他們就放槍。你若是不幸死了。那是你自取。你現在明白過來了。你是很有主意的。我看你現在就在那裏想法子逃走。你也可以試試。密李狄咬牙切齒。說不出一句話來。威脫又說道。那箇替我把守的兵官。你是看見了的。他知道他的職守。你在路上想法叫他說話。是無疑的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從他嘴裏。並沒打聽出什麼消息來。你是很用過手段去迷人。不幸許多人。都上了你的當。倘若你能覈牢。籠這箇兵官。迷住了他。你可真是箇魔鬼了。威脫說完了。開了門。喊守門的去請費爾頓來。過了幾分鐘。沒聲響。慢慢聽見脚步聲。來了一箇人。就是那箇兵官。威脫道。進來。關了門。費爾頓進了房。威脫道。你看這箇女人。年紀又輕。相貌又美。但是他所犯的罪。一本書還寫不完。他的聲音又柔脆。神情又動人。他一定想出許多法子來。牢籠你。不然他就想法子來殺你。費爾頓你須要記得。你從前過的日子。很難。是我提拔你。叫你做到兵官。有一次。還救了你的命。這箇女人。來英國。專爲的謀害我。

的性命。我現在把他置在我掌握中了。費爾頓。你要曉得我的性命。算是在你手  
 了。你要保護。我也要保護自己。不要讓這箇女人逃了。法網。費爾頓道。我發誓。我聽  
 你的分付。密李狄聲色不動的。在那裏聽。威脫看他彷彿是前後兩箇人。威脫又分  
 付道。費爾頓。不要讓他出了這間房子。不要讓他同外人通信。他可以同你說話。不  
 要同別人說話。費爾頓道。我曉得了。我發了誓。遵辦。威脫對密李狄道。你只好向天  
 求饒。人是不能饒你的了。密李狄點頭不語。威脫出了房。使手勢。叫費爾頓跟了出  
 來。關好了門。再等一會。房裏聽不見聲響。只聽見把門的。在門外往來的走。肩上背  
 了槍。腰間掛一把斧子。密李狄起先不敢動。恐怕有人在外偷看。等了一會。擡起頭  
 來。跑到房門聽。又跑到窗子往外看。回到椅子上。坐在那裏想。

第五十一回 巡查

再說。主教天天的很着急。望英國的消息。偶然得着點消息。聽了很不滿意。當下拉  
 羅諧爾地方。雖說是被官兵圍得很密。因爲海口築了長隄。船隻進不去。然而那城

裏的人守得很固。還可以支持得許久。主教見了這箇情形。十分着急。因爲將帥不和。巴桑披同安古利。很鬧意見。先是奧林斯公爵辦圍攻的事務。現在交代了主教。城裏的人有反叛的。市長捉來問絞。官兵偶爾搜着了拉羅諧爾同巴金汗來往密信。捉着了奸細。是不饒的。都是問絞。凡絞奸細的時候。都請王上親臨。因爲他圍城圍到厭倦了。要看看絞奸細解悶。後來悶得受不了了。就想回去巴黎。等了許多日子。拉羅諧爾的人。還是不降。官兵有一天。捉了一箇奸細。搜出一封信來。說的是求救於巴金汗的話。說是兩箇禮拜無救兵。全城的人都要餓死了。拉羅諧爾的人。只盼望巴金汗發救兵。若使有人告訴他們。說是不用盼望巴金汗。那守城的人也就心淡了。自然是要降的了。故此主教很着急。盼望英國有消息。說是巴金汗不能來。官軍營裏。常商量要進攻。盼望一戰成功。衆將却都不以爲然。主教曉得拉羅諧爾地方。是極堅固的。難以攻破。又恐怕叫法國人多殺法國人。天下的人都要罵他的。沒法子。只顧圍城。等他們沒得喫了。自然是要降的。想到那箇女偵探。他就狐疑起

來。恐怕他是死了。不然是走漏了消息了。他原曉得密李狄應許去辦一件事。不管什麼爲難。都要辦到的。除非是真沒法子想了。他纔罷手的。但是眼前這件事。有什麼爲難。却就料不到了。他後來想到。惟有他可以保護密李狄。總是靠得住的。最後就拿定主意圍城。不靠外事帮忙了。一面催人築隄。圍困得海口。水洩不通。主教又想起勸降的法子來。從前顯理第四圍困巴黎的時候。看見城裏乏食。就拋了許多麪包食物入城。現在主教拋了許多信件入城。信上說的。都是責備爲首的人。不應該死守。叫衆人去受苦的話。原來那爲首的人。打定了主意。餓死了多少老弱。都不管。只要少壯打仗的。有得喫。就是了。但是衆人看見官軍拋來的信。也曉得爲首的人不公道。因爲餓死的。都是少壯打仗的人的父母妻子。不應該分開。一箇有得喫。一箇要餓死。於是城裏就有人。慢慢的同官軍開議。主教的法子。正要收效的時候。忽然有一箇奸細。偷進了城。說是海峽有一大隊英國海軍。七八日間。就要開來救應。同時又接着巴金汗的密信。說是三國聯盟的事。已經辦妥了。不久就有西班牙

國、奧大利國、英國、幾國的兵。同攻法國。爲首的人。登時就把這些消息。榜示通衢。連小街狹巷。都貼滿了。就是從前偷去同官軍開議的人。也不去續議了。專候英兵來救。主教得了這箇消息。又着急起來。不曉得密李狄的事。辦得怎樣了。那時候官軍過的日子。倒很好。有的是錢。喫的是酒食。閒得無事。去捉奸細。捉着了。就把他問了絞。有時跑海邊去頑。有時到隄上去頑。想出許多解悶的法子來。他們的日子。過得很快。拉羅諾爾的人。日日盼望救兵。主教日日盼望好消息。那日子過得却不舒服。主教常常的騎馬。到隄上看工程。雖說那時很有幾箇有名的工程師。那工程却是作得甚慢。只要碰見了特拉維的火槍軍。他就留心看他。有一天主教着急得非常。在海邊騎馬走過。克荷薩同拉胡丁。兩箇人陪着他。他登了海邊的一箇小山。望見岸邊沙上。有七箇人。有四箇就是火槍營的人。內中有一箇在那裏大聲讀信。那些人連牌也不打。在那裏聽信。信上的話。一定是要緊的了。還有三箇人在那裏開酒。是他們的跟人。主教原是心裏着急。看見這幾箇人在那裏很快活。他心裏就不舒

服起來。他就使手勢。叫隨從的兩箇人。在這裏等他。他下了馬。慢慢走到那隊人那裏去偷聽。因爲沙是不響的。旁邊有一點土堆擋住。看不見。主教要躲在那裏竊聽。離他們十步。主教就認得達特安的聲音。他料想那三箇。一定是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了。主教聽是他們。更要聽他們說的什麼話。就躲在那一點土堆的後頭。只聽了幾箇字。忽然聽見有一箇喊道。兵官。原來是吉利模說的。阿托士很生氣的說道。你這箇東西。你吵什麼。吉利模不響。拿手指那一點土堆。幾箇火槍手。登時跳起來。認得是主教。站住了。行了軍禮。主教臉上很不高興。說道。你們火槍手。有例要人把守。同大兵官一樣的麼。阿托士是極機警的。答道。火槍手沒公事的時候。是可以喫酒打牌取樂的。對付自己的跟人。自己就是箇大兵官一樣。主教道。說什麼跟人。你們的跟人。就是巡兵一樣。阿托士道。我們假使沒叫跟人在這裏巡哨。我們這趟。就要失了機會。同大人見禮。我們有了這箇機會。就可以謝謝大人。優待我們。達特安也在這裏。他還要謝謝大人的栽培呢。達特安走上前。說了幾句感謝的話。那主教



還是不高興。說道。我很不願意當一名兵的人。擺出貴族的架子來。就是在一箇特別營裏當兵的。我也不喜歡看。紀律是妄劃一的。不能有分別。阿托士鞠躬答道。我盼望我們並沒犯了紀律。我們現在並不是辦公事。我們要怎樣解悶過日子。是可以自由的。主教有什麼分付。我們可以照辦。大人也看見我們出來。是帶了兵器的。說完。拿手指四枝火槍。架在一邊。底下擺一面鼓。鼓上擺了牌。同骰子。又說道。我們若是早知是大人。我們自然要護衛的。主教聽了。咬牙說道。我告訴你罷。你們四箇人。帶了兵器。帶了巡兵。好像是謀反的。阿托士道。大人說的也有一半對。因為我們謀的。是拉羅譜爾人。大人是知道的。主教道。我們只要看得見你們的心。如同你們剛纔看信的一樣容易。倒可以看出許多詭計來。那封信。你看見我來了。就收藏起來。阿托士有點急了。走前一步。說道。我看大人是審問我們。如果是審問我們。倒要問問是犯了什麼罪。主教道。我問的人。並不是你是第一箇。我問別人。別人都答我的。阿托士道。如果大人也要問我們。我們自然答。主教問道。阿拉密。你剛纔讀的是

封什麼信。阿拉密道：是箇女人給我的信。主教道：這種信。我們是要有分寸的。但是我是箇教裏的人。你可以給我看。阿托士看見事急了。答道：那封信。雖是女人的。但是簽字的人。並不是洛吾的。也不是代吉隆夫人的。阿托士明知說了這句話。犯了主教的怒。是有性命之憂的。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只好說了。主教臉色灰了。十分生氣。回過頭來。彷彿是要叫隨從人的意思。阿托士看見這箇情形。就向那火槍堆裏走。他的三箇朋友也跟着去。那時。主教共總只有三箇人。阿托士他們有七箇人。主教看見不濟事。微笑的說道：你們都是很有膽子的。我不能怪。你們帶了巡兵保護自己。到了要緊的時候。你們也去保護別人的。那天晚上。你們護送我到那間酒店。你們都是很出力的。我却並沒忘記。假使我恐怕路上有險。我是叫你們護送的。但是現在無險。我就不勞駕了。你們別動了。打你的牌。喫你的酒罷。請了。主教上了克荷薩牽來的馬。擺擺手去了。這四箇人。動也不動。話也不說。等到看不見主教了。他們面面相向。在那裏害怕。他們曉得主教臨走時候說話。是很客氣的心裏。

却是十分不高興。阿托士還在那裏笑。很有看不起那主教的意思。頗圖斯要找出氣。先開口道。吉利模並沒用心巡哨。吉利模正要辯。阿托士伸出手指。指住他。只好不響了。達特安說道。阿拉密。倘若主教一定要看信。你給他看麼。阿拉密道。如果他一定要看。我只好一手給他信。一手拿劍刺死他。阿托士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故此預先攔住。主教是不應該同我們說剛纔那番話。他把我們當作女人小孩子了。阿拉密說道。阿托士。我雖是很恭維你的機警。同你的膽子。我却要說。我們是不對。阿托士道。我們不對。這話怎麼說。我們呼吸的天氣是誰的。我們看見的海是誰的。我們坐的沙子是誰的。你的戀愛的女人寫給你的信是誰的。難道都是主教的麼。他以為天下的東西都是他的。你們站在這裏動也不動。話也說不出來。彷彿是你們都到了巴士狄大監牢。監門已經關緊了。彷彿是你們已經綁赴法場了。你從你的情人接了一封信。這算是謀反麼。倘若你有一箇戀愛的女人。被主教關了監。你要把他放了。這是你同主教的把戲。你爲什麼把祕密事去告訴主教。讓他頑他的。

把戲。我們頑我們的。達特安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們且不管。先叫阿拉密把信讀完了。阿拉密從口袋裏拿出信來。三箇人湊近。他跟人站在酒瓶旁邊。達特安道。你剛纔不過讀了一兩行。請你從頭讀起。阿拉密讀信。信上說道。我的表親。我想到西田尼地方去。我的姊妹。已經把女僕安置在一箇庵裏。他也不想別的。曉得到了別的地方有險。等到那些家事辦好了。就要同他戀愛的人相見。他現在心裏並非不快活。但望某人給他一封信。送信到庵裏。原不是容易的事。不過我還有點本事。可以辦得到。我的姊妹。謝謝你。他很着急了些日子。現在稍放心了。信尾是米桑簽字。達特安聽完了。說道。謝謝你。阿拉密。原來我的康士旦氏邦在西田尼庵裏。西田尼在什麼地方。阿拉密道。在羅連地方。離阿勒塞不遠。打完仗。我們去那裏逛逛。頗圖斯道。仗是快完的了。今早捉着一箇奸細。說拉羅諧爾。什麼都喫完。現在喫的是鞋底皮。阿托士喫了一鍾酒。說道。這些可憐兒的人。他們不曉得。天主教是很好的。然而這班人。總算得有勇。阿拉密。你做什麼。你還要把信收在口袋麼。達特安說道。阿

托士說的不錯。那封信應該燒了的。你可曉得你把信燒了。主教或者還有法子重新把信內的字看出來。阿托士道。也許可以的。頗圖斯道。那封信怎麼樣呢。阿托士道。吉利模你過來。剛纔我並沒叫你說話。你就說話。這是要罰的。罰你把這封信喫了。然而你說得合時候。却應該有賞。我就賞你一鍾酒。信在這裏。吉利模看見要喫信。原不甚踴躍的。看見那好酒。却甚高興。於是當真的把信嚼得很碎。居然吞了。阿托士道。吉利模辦得好。請你喫酒罷。吉利模很高興的。把酒喫了。阿托士道。除非主教想出割吉利模的肚子。那就不必說了。不然的話。那封信是收藏得很好的了。當下主教回去的時候。一路走。一路想道。那四箇人。我一定要設法把他們撥到我自己營裏。

### 第五十二回 蓋禁之第一日

再說。密李狄關在那間房子裏。愁悶得要死。一點脫逃的想法都沒有。他算是第二次被人收拾了。兩次都是達特安辦的。第一次是達特安羞辱了他。把他的戀愛之

事打斷了。第二次把他監禁起來。或者送了性命也未可知。主教叫人行刺巴金汗。是被達特安破了的。假冒狄倭達伯爵去羞辱他。又是達特安他自己的隱事。又被達特安看見了。後來他要挾主教得了公文。可以任意殺人。那張憑據。又被人搶了。大約現在被人監禁。也是達特安想的法子。將來還不曉得。要困敗到什麼地步。他一想這些事體。全是達特安辦的。達特安認得威脫。一定是寫信把一切的祕密事體。告訴了威脫。密李狄想起來。坐在房裏。動也不動。只有兩隻眼。露出心裏的情狀來。他心裏翻來覆去的情狀。同海裏的波濤一樣。他在那裏。一箇人想。想出來殺了邦氏巴金汗的法子。層出不窮。最恨的是達特安。但是去報仇。先要出了監。這所監房的石牆石地。厚的很。窗子攔的都是鐵條。要挖開了牆洞地洞。割斷了鐵條。都不是一日能毀做得到的。況且威脫已經告訴了他。只有十餘日關在這裏。想起來。心裏急的發狂。後來漸漸的氣平了些。拿着鏡子照着臉。說道。我爲什麼這樣不濟。這樣生氣。是沒力量的人做事。我是同男人作對。我一定要使出女人的手段來。去降

伏男人於是對鏡理妝。把頭髮理好了。說道：「只要我的美貌還在。還可以想法子。那時在晚上八點鐘。他想歇息一會。精神風采。還要動人些。後來想起還沒喫晚飯。不久要送飯來的。他就打穩主意。打探情形。還要把看管他的人的舉動脾氣。察看清楚。忽然看見有亮光。侵入房來。知道有人來了。趕快坐在椅子上。頭髮是散了的。露出頸子。一手摩着心口。一手下垂。門閉去了。門開了一箇人走進來。說道：「把桌子擺在這裏。密李狄聽了。認得是費爾頓的聲音。又說道：「拿燈進來。叫把守的人去罷。費爾頓說完。看看密李狄。說道：「他睡着了。等他醒了。請他喫晚飯。一箇看守的人說道：「我看他並沒睡着。費爾頓道：「他沒睡着。他怎麼樣了。那箇人道：「他暈過去了。他臉色很白。呼吸也聽不見了。費爾頓看看密李狄。說道：「你說得不錯。你去告訴威脫世爵。說是密李狄暈過去了。我不知道怎樣好。那箇兵出去了。當下費爾頓離門不遠。坐在椅子上。一語不發。密李狄假裝睡着。去偷看他。看了有十分鐘。費爾頓也不回頭來看他。忽然想起威脫就要來的。就失了機會。於是長歎一口氣。擡起頭來。費爾頓

聽見了回過頭來看。說道：你醒了麼？我沒事了。你要什麼？請搖鈴罷。密李狄說道：老天。我受穀了。說話的聲音。柔脆動人。不論是誰。聽了都要動心的。說完了。坐起來。坐的樣子。也是極動人的。費爾頓站起來說道：每天送飯三次。早上九下鐘。中午一下鐘。晚上八下鐘。你若是要改時刻。請你說就是了。密李狄問道：把我一箇人放在這箇寂寞地方麼？費爾頓道：已經到鄉下去找箇女人來。他明天就到。時時可以陪你。密李狄點點頭。謝他。費爾頓也點頭。向門口走。正要出門。碰見威脫來了。手上拿箇瓶子。後頭跟着剛纔去報信的人。看見密李狄坐在那裏。說道：現在又鬧什麼了？這箇死過去的女人。又活轉過來了。麼？費爾頓我怕你還不知道。這不過是第一段的把戲。費爾頓道：我也是這樣想。不過他究竟是箇女人。我不好十分難爲他。我也知道他不值得可憐的。密李狄聽了這話。曉得費爾頓是箇極難感動的人。不覺渾身打戰。威脫道：原來那樣好看的頭髮。雪白的皮膚。迷人的眼睛。居然不能感動你麼？費爾頓道：爵爺。女人的把戲。動不了我。威脫道：我們去喫晚飯。讓密李狄一箇人在



這裏想想法子罷。我曉得的。那第二段把戲。不久就要來了。威脫說完。同費爾頓手拉手的走了。密李狄咬着牙。心裏說道。這箇穿了軍衣的小道學。我有法子。叫你改過來。威脫出門的時候。說道。你却不要因爲關在這裏。失了胃口。那箇魚同雞。是很好的。並沒放毒藥。我僥倖得很。厨子同我是箇好朋友。因爲他並不想承受我的家產。我倒很相信的。請了我的弟婦。等你再暈的時候。我再來看你。密李狄聽了。真受不住。門關了。在那裏咬牙切齒。氣到狂了。看見桌上的刀子閃光。就跳過去搶。纔知是把銀刀子。一點都不利的。很失所望。忽然門又開了。威脫喊道。哈哈。費爾頓。你看見麼。我同你怎麼說的。這把刀子。既給了他。他就想法子。要作弄我們了。倘若我聽了你的話。用鋼刀子。你同別人都要捱刀子了。你可看見他拿刀子的本事。不很好麼。那時密李狄還把刀子拿在手中。聽了這兩句話。手鬆了。刀子丟在地下。費爾頓說道。爵爺。是你說對了。我却說錯了。兩箇出去了。關好了門。密李狄這次加倍的小心了。聽見他們脚步聲都沒有了。纔自己對自己說道。我完了。我完了。我在這兩箇

人的掌握中了。我一點都不能運動他們。這兩箇人。見直是石人銅人。他們又看出我的意思。心要更很的了。不過還許有法子。逃出這場災難。想到這裏。比從前略爲高興了些。就去喫飯。喝了點酒。完了之後。興致回來了。未有睡覺之前。重新又把這兩箇人的言動行爲。想了又想。以爲兩箇人之中。費爾頓容易入手。威脫剛纔說的。倘若我聽了你的話。這一句話。密李狄想起來。總是費爾頓還有憐憫之意。威脫却不肯聽。密李狄想道。姑且不問這箇人有力量沒力量。他却還有一點憐憫之意。這一點星星之火。我可以煽動了。變成大火。那時他自己就失了把握了。那一箇是無望的了。他害怕我。知道我逃了。他是不得了了。這一箇費爾頓。年紀還輕。閱歷又少。我倒可以去運動他。密李狄去睡了。睡着的時候。臉上還是笑的。別人不知道的。看見了。以爲他是箇無罪無害。極美貌的少年女人。

第五十三回 監禁之第二日

再說密李狄那天晚上。做了一場最痛快的大夢。夢見達特安被他捉着了。他去監

斬。故此臉上帶着笑容。他睡着的情形。同監犯遇赦的一樣。翌日早上。密李狄還沒起來。費爾頓來了。領着了新來的鄉下女人。費爾頓在房外過道等。那箇女人進了房子。去幫忙。密李狄向來臉色帶點白的。從來沒見過的人。是要誤會的。密李狄道。我發一夜的燒。一夜也沒睡。你待我。可會比昨天那兩箇人好點。我只要在牀上歇歇。女人問道。你要醫生來看麼。費爾頓在房外不響。靜聽。密李狄曉得。越人多來。越不便設法。況且醫生會看出他的假病來。說道。不用了。那兩箇人昨天說我是假裝的。假使他們看得是要醫生的。早已請來了。費爾頓在門外說道。你要怎樣呢。請你說罷。密李狄道。我也不能說。我只覺得痛。隨便你們給我什麼東西罷。我也不去的了。費爾頓沒了主意。說道。我只好去請威脫爵爺來。密李狄道。不必了。不必請他來。我不要見他。我好了。我什麼也不要。請你不必請他來。費爾頓聽他說得很認真。很可令人相信的。不由自主的。走進房來。密李狄心裏說道。不管怎樣。他進來了。費爾頓說道。你如果是真病。一定是要請醫生的。如果是假的。我們不能饒你。密李狄

不響。把頭靠着枕。大哭起來。費爾頓起先站着看。一點也不動。後來看見許久。還是不住聲。他就走了。那箇女人也跟他出去。却並沒去告訴威脫。密李狄高興的很。說道。我看我運動他有點意思了。過了兩點鐘。密李狄說道。現在我可以說病好了些。我要起來了。設設法。我眼前只有十天。到了今晚。就算過了兩天了。那天早上。早飯是送來了。他却沒喫。想一想。一會就有人來收東西。費爾頓也許進來的。密李狄就起了牀。去梳洗。果然費爾頓進來。也不管早飯喫了沒有。叫人收了去。費爾頓却留在房裏。手裏拿一本書。密李狄那時候靠着椅背。那種神情。令人看見。實在可憐。費爾頓走上前。說道。威脫。世爵。是奉天主教的。同你是一樣的。叫我送這本經書來。給你。你可以念念。麻斯安。安心。說完了。把書放在密李狄身邊。一張小桌上。密李狄看見他說這幾句話。說得很輕的。很有藐視的意思。心裏很在那裏想。看見他頭髮很短。衣裳很樸實。臉色很嚴厲。就曉得他是奉清淨教。耶穌教之一派的。那時英法兩國很有這種人。密李狄忽然得了一箇主意。說道。什麼。麻斯威脫。曉得我同他是異教。他不

過。設。穿。陷。我。費。爾。頓。很。詫。異。的。問。道。你。奉。的。什。麼。教。密。李。狄。道。等。到。你。看。見。我。爲。教。受。罪。的。時。候。你。就。曉。得。我。奉。的。什。麼。教。了。費。爾。頓。仍。然。不。動。密。李。狄。却。看。見。這。句。話。他。聽。了。臉。色。有。點。不。同。了。就。裝。出。奉。清。淨。教。人。的。說。話。樣。子。說。道。我。現。時。在。仇。人。手。中。我。的。上。帝。要。救。我。的。不。然。我。就。爲。教。而。死。我。對。威。脫。就。只。有。這。兩。句。話。又。指。着。那。本。書。說。道。你。把。那。本。書。拿。去。自。己。用。罷。我。看。你。同。威。脫。是。一。箇。道。路。的。人。你。們。奉。教。是。同。一。條。道。路。的。設。法。去。害。異。教。的。人。也。是。同。一。條。道。路。的。費。爾。頓。聽。了。還。是。不。響。把。書。拿。了。就。出。門。去。了。下。午。五。點。鐘。威。脫。世。爵。進。來。密。李。狄。想。好。了。許。多。法。子。去。對。付。他。威。脫。同。他。對。面。坐。在。椅。子。上。伸。直。兩。條。腿。說。道。你。原。來。是。箇。翻。覆。無。定。的。人。密。李。狄。道。這。句。話。怎。樣。講。威。脫。道。自。從。我。前。次。見。你。之。後。你。改。奉。了。教。難。道。你。嫁。了。第。三。次。這。次。嫁。的。丈。夫。是。奉。耶。穌。教。的。麼。密。李。狄。道。你。的。話。我。是。聽。見。了。你。的。意。思。我。却。不。懂。請。你。解。說。威。脫。道。看。來。你。是。沒。教。的。密。李。狄。道。看。你。作。事。你。纔。是。沒。教。的。威。脫。道。我。老。實。說。我。看。得。却。沒。什。麼。要。緊。密。李。狄。道。你。何。必。告。訴。我。你。平。日。所。作。放。蕩。

犯、法、的、事、多、了。威脫道。你這箇殺人的女犯。你同我講犯法放蕩麼。你却真是放肆了。密李狄道。你同我說的話。不過騙騙看監的人。同劊子手。叫他們恨我罷了。威脫道。你做戲做得很像。說什麼我的看監的人。同我的劊子手。你昨天作的是惹人發笑的小戲。今天作的是悽慘動人的戲。不過再等八天。你就要到別處去了。我的事也完了。密李狄作出爲教殉難人的情形來。喊道。你的兇惡事也完了。威脫站起來說道。這箇女人瘋了。你這箇奉清淨教的女人。安靜些罷。不要吵了。不然我要送你到牢裏去了。我的好酒。恐怕是上了你的頭了。不過酒醉是易醒的。一會就散了。威脫說完。出了房門。費爾頓在門外。那兩箇人說的話。他句句都聽清楚了。密李狄原是說把他聽的。密李狄道。你走罷。你走罷。你設的法子多了。不久自受罰的。等到那時。後悔也遲了。當下密李狄獨自一箇人在房裏。又過了兩點鐘。正送晚飯進去的時候。看見他在那裏禱告。這祈禱的話。都是從他第二箇丈夫的跟人學的那箇跟人是奉清淨教的。密李狄在房裏祈禱。倒出了神。別人在房裏作什麼。彷彿是都不

理會的。費爾頓分付。不許去攪擾他。把晚飯擺好了。同看守的人。一齊出了房。密李狄以爲他們一定在門外竊聽的。什麼都不管。在那裏祈禱。慢慢纔起來。坐在桌邊。喫了一點東西。喝了一點水。再過一點鐘。他們進來收東西。拾桌子。密李狄看見。只有看守的兩箇人進來。費爾頓並沒進來。密李狄曉得他不敢多進來了。歡喜得很。再過半點鐘。那所大房子。寂靜得很。一點聲音也沒有。只聽見海水的聲音。他就唱起清淨教人最好唱的祈禱歌來。那唱的聲調。真是動聽。密李狄聽見看守的人也立住在那裏聽。密李狄更唱得高興了。誰知那看守的人。大約是箇奉天主教的。倒沒被這箇祈禱歌迷住了。敲門說道。不要唱了。我在這裏守監。已經穀寂寞的了。還要聽這種的唱。更難受了。忽然聽見有人對那看監的人說道。別響。密李狄認得是費爾頓的聲音。費爾頓說道。這不是你管的事。誰告訴的。不許被禁的人唱歌的。你是在這裏看守的。他如果要逃走。你就放槍打他。這是你的公事。你只好看管。如果他要逃。你可以放槍。別的事。你不要去管罷。密李狄聽見了。十分高興。恐怕人家疑

他竊聽他又唱起來。加倍的動人。費爾頓聽了着了迷。以爲是仙女在那裏唱。費爾頓聽得入迷。就開門進來。問道。你爲什麼唱到這箇樣。密李狄道。我得罪了。這種教歌。原不應在這裏唱的。我並不是有意得罪你。請你不要見怪。費爾頓此時看見密李狄精神流露。比平時加倍的動人。就像是見了仙女一樣。說道。你不要在這裏唱了。恐怕把別人吵醒了。密李狄做出極柔順的樣子。答道。我不唱就是了。費爾頓道。在晚上。你却不可十分的高聲唱。說完。出了房門。那箇看守的兵說道。你止他不要唱。好的很聽了。叫人翻動腦筋。但是唱的聲音却真好聽。

第五十四回 監禁之第三天

再說密李狄雖能感動費爾頓。但是感動尙淺。還要引他說話。拿話去感動他。密李狄只好常常留心。要等機會。同他交談。至於對付威脫。密李狄故意要惹他生氣。特爲叫費爾頓看見。那天早上。費爾頓照常的進來。快要出門的時候。想要說話。嘴唇略動一動。又不說了。到了中午。威脫進來。那天天氣晴朗。日光從窗子射入。密李狄



向窗外望。威脫進來的時候。他假裝作不理會。威脫說道。叫人發笑的小戲。也演過了。叫人動情的戲。也演過了。今天要演的大約是悶戲了。密李狄聽了不答。威脫道。我曉得了。你想逃出去。跑到船上。不過到了水上。或是在岸上。你總是要想出法子來殺我。你耐煩點。等等罷。還有四天。你就可以到海上了。還有四天。我們就把你弄走了。密李狄合了兩手兩眼。面朝着天說道。我饒了這箇人的罪過。望上天也饒了我的罪過。威脫出去的時候。說道。你只管替我禱告。我是不上你的當的。密李狄看見費爾頓在過道裏。躲在一邊。密李狄就跪在地下。禱告道。上帝在上。你曉得我爲什麼事受罪。給我點力量。叫我去受得起苦。當下聽見有人開門。密李狄不去理會。還在地下禱告道。上帝要我報仇。不要讓此人勝了我。禱告完了。故作一驚。見了進來的人。特爲作出臉紅的樣子來。費爾頓說道。我並不想驚吵你在這裏祈禱。密李狄道。你怎麼樣曉得我在這裏祈禱。你許錯了。費爾頓道。你以爲我來阻你祈禱麼。犯了罪的人。不問犯罪的大小。是要祈禱的。就是犯了罪的人。他祈禱的時候。我

看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密李狄道：犯罪的人，你是曉得的。我並沒犯罪。我曉得有人收拾我。不過上帝知道我是無罪的。費爾頓道：如果你無罪，受人冤枉了，也是要祈禱的。我還要替你祈禱。密李狄雙膝跪在他面前，說道：你是箇奉教很篤的人。你聽着。我恐怕我的膽力心力，不能再受了。我請你帮我一點忙。我一生是感激你不盡了。費爾頓道：你要同我的主人說。我是無權的。密李狄道：不。我要同你說。你不要幫同那箇人來害我。費爾頓道：你若犯了罪，該受苦的。你只好去受。在上帝的眼內，你就可以算無罪了。密李狄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不怕監禁，不怕受罪的。費爾頓道：我不曉得你的意思。密李狄道：你是故意裝作不懂的。費爾頓道：我實在是不懂。密李狄道：你真不曉得。威脫世爵對待我的意思麼？費爾頓道：我真不懂。密李狄道：你是他的心腹。你還不懂麼？費爾頓道：我的確不懂。密李狄道：到了這箇時候，你還不曉得他的用心麼？這却令人難信。費爾頓道：我不去打聽的。我要等他告訴我。除了他在你面前說的話之外，我別的都不曉得。密李狄故作十分詫異的。

樣子說道。看來你並非他的心腹了。你不曉得他要我作丟臉沒廉恥的事麼。這件  
事比監禁比死還要難受。費爾頓臉紅了。說道。你錯了。威脫世爵不是這樣人。不會  
犯這樣的罪。密李狄想道。他說這樣的罪却不曉得究竟是件什麼事。這倒好了。於  
是大聲說道。有箇無耻的人的朋友。是慣作這種事的。費爾頓道。你說無耻的人是  
指誰。密李狄道。通英國只有這一箇人。難道你不知道麼。費爾頓兩眼閃光的說道。  
難道你說巴金汗麼。密李狄道。就是他。費爾頓道。這箇人上帝要罰他的。看官要曉  
得。費爾頓說的這句話。是英國人箇箇嘴裏要說的話。那時英國的奉天主教人罵  
巴金汗是箇強盜。是箇浪子。奉清淨教的人罵他是箇魔鬼。密李狄裝出很氣憤的  
樣子。說道。請上帝赫然震怒。去罰這箇人。我求上帝並不是爲我一箇人報仇。是爲  
全國的人報仇。費爾頓問道。你認得他麼。密李狄想道。好了。這箇人要進我的圈套  
了。於是大聲說道。我認得他。我認得這箇人。是我一輩子最可耻的事。一面說。一面  
裝出痛恨的樣子來。費爾頓看不下去了。自己也沒了把握了。就要出去。密李狄攔

住他喊道。你可憐。我聽我說。威脫世爵。把刀子拿走了。他曉得我要刀子作什麼用。我求你給我。把刀子。只要一分鐘。什麼都完了。也不拖累着你。你給我一把刀子。借我用一分鐘。你在門外等我。從門縫把刀子還你。求你可憐。我叫我保全名節罷。費爾頓嚇了一跳。問道。你要自盡麼。密李狄跪在地下。同自己說道。他知道我的意思了。他都知道。這却怎麼樣。費爾頓站在那裏。同木雞一樣。不曉得怎樣好。密李狄想道。他在那裏狐疑。還不大相信我呢。這時候。聽見過道有腳步聲。兩箇人都認得是威脫世爵。費爾頓就向房門走。密李狄跳到他身邊。低聲說道。你一字也不要告訴他。不然我是毀了。那時腳步的聲音漸近了。密李狄拿手去堵費爾頓的嘴。叫他不要答話。費爾頓輕輕的推開了。密李狄倒在椅子上。威脫世爵過門不入。一直走了。費爾頓臉上變了死白色。站在那裏聽。聽了一會。聽不見回來的腳步聲。呼了一口氣。跑了。密李狄對自己說道。哈。看起來。你是在我掌握中了。等了一會。臉上又發起愁來。說道。倘若他去告訴了威脫。這箇把戲演不成了。我的夫兄是深曉得的。我

並不想自盡。他就許當着費爾頓的面。給我一把刀子。費爾頓就曉得我是假裝要自盡的。密李狄在房裏走了好幾遍。對鏡子照照。看見今天自己的相貌十分美麗。微笑說道。我曉得他不會去告訴的。到了喫晚飯。威脫進房來。密李狄道。你已經把我監禁起來。你還要來看我作什麼。威脫道。這是怎麼講。你不是告訴我。說來英國。要見我的麼。你還說冒了大險來的。現在我們在一處了。你又不中意。況且我還有要緊話同你說。密李狄聽了。十分害怕。渾身打戰。怕的是費爾頓把尋死的話。告訴他。那就大失所望了。那時密李狄坐在椅子上。威脫挪了一把椅子。坐近密李狄。從口袋裏拿出一件公文來。慢慢打開了。說道。你看看。這是張路照。上面說的是。充到某某地方。你要曉得。地名還沒填上。你願意到什麼地方。你可以告訴我。只要這箇地方。離倫敦一萬里。你都可以揀的。再讀把你聽。今有巴格生。密李狄之名在法國犯過大罪。刺了肩膀。後來釋放出來的。今充到某某地方。永遠居留。不得走出該處十里之外。倘若逃脫。再行拏獲。處以死罪。每日用度。定額五箇先令。密李狄道。這箇同我

不相干。寫的不是我的名字。威脫道：你的名字。你有什麼姓名。密李狄道：我有你兄弟的姓名。威脫道：你錯了。我的兄弟是你的第二箇丈夫。你却不能用他的名字。因爲你第一箇丈夫還沒死。你把你第一箇丈夫的姓名告訴我。我就可以改填在公文上頭。就不寫巴格生的字樣。你不響。我看你是不肯的。只好仍填巴格生的了。密李狄害怕得說不出話來。曉得威脫打好了主意。要充他的軍。拿眼去看那件公文。看見尙沒簽字。又放心一點。威脫看出他的意思。說道：你看見公文並沒簽字。以爲是我拿這箇東西來嚇你。你是錯會了。明天就拿去給巴金汗公爵簽字。他簽了字。蓋了印。二十四點鐘之內。就要奉行。我都告訴了你了。沒得別的話說了。密李狄道：拿我的假名。辦我充軍。你未免太作威福了。威脫道：你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用別的名字。不過你曉得的。背夫再嫁英國律例。是很嚴的。是要問絞的。你要玷辱我家的姓名。也可以。我也不怕。只要問你一箇死罪。就是了。密李狄臉上變了死白色。一語也不答。威脫道：我看出來了。你還是願意到外國逛逛去。那也怪不得。性命比什

麼都值錢。故此我不願意你來害了我的性命。我每日只給你五箇先令。覺得少些。不過我不叫你拿錢去買通看管的人。如果你的狐媚手段。同費爾頓還沒得手。你還可以試試別人。密李狄想道。費爾頓並沒把話告訴他。我還有法子想。威脫說道。我要走了。明天我再來告訴你。送公文的人。幾時動身。說完了。站起來。出去了。密李狄呼了一口氣。幸而還有四天。那時費爾頓要盡入他的圈套了。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就同冷水洗背一樣。最怕的是。威脫派費爾頓去送公文。費爾頓走開了。雖有圈套。也是枉然。一片苦心。便要付之東流了。密李狄雖是這樣想。却不讓威脫所說的話去嚇他。仍然坐在那裏。喫他的晚飯。喫完了。又同昨晚一樣。跪在地下。大聲禱告。看管的人。又在門外站住了。聽過了一會。聽見過路有脚步聲。走到門外。停住了。密李狄想道。這是費爾頓。於是又唱起祈禱歌來。唱得淋漓盡致的。這趟却沒人開門。後來他唱完了。彷彿聽見門外有長歎之聲。那聽唱的人慢慢走了。

#### 第五十五回 監禁之第四天

再說翌日。費爾頓進房來。看見密李狄站在椅子上。撕了許多布條。作了一條繩子。看見費爾頓進來。登時跳下椅子去。藏那條繩子。費爾頓臉色很不好看。好像一夜沒睡着的。費爾頓跑到密李狄身邊。看見露出一點繩子來。問道。這是作什麼的。密李狄微笑答道。沒有什麼。我因爲閒得沒事好作。作條繩子頑頑。費爾頓擡頭看看。剛纔密李狄站在椅子的地方。看見上頭有箇鉤子。不禁打箇冷戰。被密李狄看見了。費爾頓問道。你站在椅子上作什麼。密李狄道。你管我作什麼。費爾頓道。我一定要管。密李狄道。你不要問罷。你曉得的。我們奉教的人。是不能說謊的。費爾頓道。我却曉得你要作什麼。你要作你昨日心裏盤算要作的事。你要記得。我們教裏。不許人說謊。也不許人自盡。密李狄道。若是在自盡同失節兩件事體中去挑。我挑了自盡。上帝也是要寬恕我的。這就同爲教殉難一樣的。費爾頓道。我不懂這箇同你本身的事體。有什麼相干。密李狄道。你以爲我都是假裝出來的。我又何必同你說呢。你知道了。是要告訴我的仇人的。我又何必說明了我的用意呢。況且我是箇被禁



的人。同。你。有。什。麼。相。干。的。責。成。只。有。我。的。身。體。你。若。是。只。有。我。的。死。身。體。去。交。代。誰。還。責。備。你。呢。非。但。不。受。責。備。還。許。有。重。賞。呢。費。爾。頓。喊。道。你。想。我。是。拿。你。的。身。體。性。命。去。換。錢。的。麼。密。李。狄。道。費。爾。頓。你。隨。我。去。罷。不。要。干。預。了。不。管。怎。麼。樣。你。的。功。名。富。貴。總。是。有。望。的。了。倘。若。我。死。在。這。裏。那。麼。更。好。了。你。一。定。可。以。升。官。的。了。費。爾。頓。道。你。爲。什。麼。叫。我。擔。這。樣。的。大。責。成。再。過。幾。天。你。就。不。歸。我。管。了。那。時。候。你。要。作。什。麼。都。可。以。的。密。李。狄。道。你。自。己。還。說。是。箇。奉。教。的。人。你。只。曉。得。卸。肩。不。擔。責。成。費。爾。頓。道。我。的。責。任。未。完。我。是。要。保。護。你。的。性。命。的。密。李。狄。道。你。可。曉。得。倘。若。我。真。是。犯。了。罪。你。這。樣。待。我。見。直。是。虐。政。倘。若。我。並。沒。有。犯。罪。你。這。樣。的。行。爲。我。却。叫。不。上。來。費。爾。頓。道。我。在。人。手。下。只。好。聽。上。司。的。號。令。密。李。狄。道。你。倒。願。意。同。人。串。通。要。害。我。的。靈。魂。却。來。攔。阻。我。自。戕。我。自。己。的。身。體。費。爾。頓。說。道。我。再。告。訴。你。眼。前。你。並。沒。什。麼。險。我。可。以。保。威。脫。世。爵。並。沒。這。箇。意。思。密。李。狄。道。你。怎。麼。能。毅。保。別。人。就。是。最。好。最。聰。明。的。人。連。自。己。都。是。保。不。住。的。你。現。在。幫。着。有。強。力。的。人。來。欺。負。一。箇。柔。弱。

女人這是什麼意思。費爾頓聽了。覺得他說話有理。因答道。我不能幫你。叫你逃走。也不能幫你。讓你自盡。密李狄道。你不曉得我所失的。不獨是性命。我所失的是廉恥。將來我失了廉恥。也是你的責成。到了這箇光景。費爾頓雖是箇無情的人。不由得不受了激刺了。他看見這樣一箇美貌的女人。受這樣的折磨。心裏怎樣不動。況且他又是箇奉教最篤的人。密李狄看見說動了他。索性裝出極悽惻動人的樣子。向費爾頓面前走來。唱祈禱歌。費爾頓大驚。問道。到底是天上下降的仙女。抑或是地獄跑來的惡鬼。密李狄道。費爾頓。難道你還不曉得麼。我不是仙女。又不是惡鬼。我是世上的人。是真教裏的一朵花。同你是一樣的。費爾頓道。是的是的。我信你的話。密李狄道。你相信我爲什麼。還同威脫串通來害我。你既相信我爲什麼。還要把我送在上帝的仇人手裏。你既相信我爲什麼。還把我交給巴金汗。這箇人。我們同教都叫他作惡鬼。費爾頓道。你說什麼。你說我把你交給巴金汗麼。密李狄引教書說道。人有眼。不會看。人有耳。不會聽。費爾頓以手加額。說道。是的是的。又說道。我

現在明白了。我看見仙女在我眼前了。我天天晚上夢見仙女告訴我。說道你要救英國。你要救自己。不然是不能見上帝的。你說罷。我明白了。密李狄看見這箇光景很高興。費爾頓看見了。很發抖。彷彿是窺破了他的奸計。想起威脫分付他防備的話來。往後就退。退了一步。兩眼只管看密李狄。密李狄知道他尚在遲疑。就要去降伏他到底。費爾頓尚未答話。密李狄裝出力不能勝的樣子。兩手垂下來。說道。我沒膽力。不能如教書上那箇女人去行刺仇人。我的兩臂無力。不能動刀。只好自己死了。免得失了廉恥。我並不要你放我走。或是同我報仇。我只求你讓我死。我跪在地上。下求你讓我死。我永遠感激你。費爾頓看見這箇情形。自己起首責怪自己。竟被這箇女人迷住了一點。也不遲疑了。說道。咳。我只能殺作一件事。我只能可憐你。但是威脫說你的罪名很重。我們都是同教。我現在覺得可與你表同情。我向來的心。只向着救過我的恩人。現在有點不同了。但是你相貌這樣美。外面看來。你還是箇好人。你一定是犯了極大的罪。不然威脫不會這樣待你的。密李狄裝出很淒涼的樣。

子說道。人有眼。不會看人。有耳。不會聽。費爾頓道。你告訴我。這話怎樣講。密李狄紅了臉。裝出很害羞的樣子道。我自己不體面的事。我怎樣好對你講。男人犯了罪。就是女人受了羞辱。我不能講。我萬不能對你講。說完了。兩手遮着臉。費爾頓道。不能對我講。不能同兄弟講。麼。密李狄很看了他一眼。作出懷疑的樣子。費爾頓彷彿是求他講。到後來。密李狄道。我告訴我的兄弟罷。說到這裏。聽見威脫的腳步聲。到了門口。同看守的人。說了兩句話。開了門。走進來。當威脫在門外說話的時候。費爾頓退後兩步。同密李狄離得遠些。威脫很看了他們兩箇人。從這箇看到那箇。又從那箇看到這箇。說道。費爾頓。你在這間房裏很久了。我曉得的。如果這箇女人在這裏供他的罪狀。那是很長的。費爾頓聽了這幾句話。很有點不安。密李狄看見了。要幫他一箇忙。說道。你是害怕我逃走了。你不妨問問看守的人。我向費爾頓求的什麼。費爾頓也說道。是的。可以問問。威脫道。求的什麼。費爾頓道。他求我借一把刀。說是從門縫還我。威脫問道。這位夫人。要殺那箇閹人。密李狄道。就是我自己。威脫道。我

隨你揀。還是喜歡到美國。還是到太班。地名我看還是太班的好。繩子比刀子還來得穩當些。費爾頓記得進來的時候。密李狄手上原有一條繩子。聽見了。臉色都變了。密李狄道。你說的不錯。我想起來了。我還要再想想。費爾頓聽了。很害怕。威脫看見了。說道。費爾頓。你要小心。我是相信你的。不過你真得小心。我已經分付過你了。好在還有三天。我們就把他送到別處去了。他到了那箇地方。就不能再害人了。密李狄喊道。你聽見麼。費爾頓低了頭。在那裏尋思。威脫拉了費爾頓出去。回頭看看密李狄。彷彿是恐怕他有點不妥的舉動。門關了。密李狄想道。我的進步。還是不甚猛。威脫近來加倍的小心。總爲的是報仇心切了。費爾頓這箇小子。拿不定主意。同那箇達特安是兩樣的。奉清淨教的人。很喜歡女人的。不過是跪在地下喜歡。火槍手也是喜歡女人的。他們却是摟住喜歡。密李狄恐怕費爾頓當天不再來。很着急的等過了一點鐘。聽見有人在門口低聲說話。一會開了門。費爾頓走進來。進來的很快。門也不關。臉上很有着急不安的樣子。擺手叫密李狄不要響。低聲說道。我

把看管的人支走了。現在沒人聽見我們說話了。威脫剛纔告訴我一件頂可怕的事。密李狄搖頭微笑。費爾頓道：「若不是你是箇惡鬼，威脫就是箇妖人。我認得他。愛他有二年了。我認得你。不過是四天。怪不得我遲疑不決。你一定要把實情告訴我。叫我相信。今晚十二點鐘後。我來聽你說。我可以決斷了。」密李狄道：「不必了。我是沒法的了。爲什麼拖累我。我求你讓我死了罷。我死了你就相信了。我說的。你不是相信的。」費爾頓道：「你不要這樣說。我要你發誓。你不去自盡。密李狄道：「我不發這箇誓。發了誓。我是要守的。」費爾頓道：「你只要先應許我。等再見了我。纔去打你的主意。如果你見了我之後。你還是一定要死。我只好隨你的便。我還要借刀子給你。」密李狄道：「既然如此。看你分上。我等就是了。」費爾頓道：「你要發誓。」密李狄道：「我就發誓。」費爾頓道：「很好。請了。晚上再見罷。」說完。出去了。關上門。把看管人的兵器。拿在手裏。替他看管。等到那人來了。交還兵器。密李狄在鑰匙洞往外張。還看見費爾頓畫十字。密李狄走回椅子上。坐下了。說道：「世界上真有這種瘋子。但是我借他的力量。就可

以報仇了。

第五十六回 監禁之第五天

再說密季狄因爲想出的法子。很有進步。就一點不肯放鬆。要做到底。自從他與男人交接以來。並沒碰見有什麼大爲難。因爲他所碰見的人。都是放蕩的。只憑他的美貌。就可以得法。這趟碰着一箇人。却不是用平常的法子。可以贏得過來的。這箇人。信教信得極篤。只好裝出道德同迷信的樣子。加以美貌。纔能動他。密季狄現在曉得費爾頓的用意。就先預備好了。現在只有兩天了。倘若巴金汗簽了字。威脫就要送他出口的了。密季狄也曉得當了罪犯之後。無名無位。無財無產。只靠美貌。是不中用的。逃也逃不了。他流到遠處之後。是要逃走的。不過不知什麼時候。纔逃得脫。等到兩三年。是等不了的。又想到逃回來的時候。主教許已失位了。或是死了。讓王后及達特安這班人出來得意。自己流落無人保護。心裏更氣不過。況且主教爲人多疑。事體既沒辦成。難以空手回報的。若是把被禁的話告訴他。主教是反要責

備的。於是密李狄想好了方法。專候費爾頓來。到了九點鐘。威脫來了。把房門、窗子、地板、煙通、都細細看了一遍。一言不發。等到都看完了。說道。今晚是可保無虞的了。十點鐘。費爾頓來巡查了一次。密李狄認得他的脚步聲。一面心裏是盼望他來。一面因爲他上自己的當。很瞧不起他。過了兩點鐘。看管的人換了班。十分鐘後。費爾頓來了。分付看管的人說道。無論什麼。你不許走開。昨晚看管的人。走開了。我在這裏替他。他受了罰。那看管的人答道。我曉得他受罰。費爾頓又說道。你要小心的看管。我今晚還要進去看看那箇女人。我奉了命。嚴密的看管他。恐怕他要尋死。密李狄聽了。想道。這箇奉清淨教的人。學會說謊了。看管的人說道。你這箇差使。倒也還好。費爾頓聽了。紅了臉。說道。我若是喊你的話。你就進來告訴我。有什麼人來看管的人。答應了。費爾頓進了房。密李狄起來迎他。說道。你來了。費爾頓道。我應許過來的。看見密李狄的神色不對。喊道。你作什麼。密李狄道。你應許帶把刀子來。等我們談完之後。交把我的。費爾頓道。你不必再談這句話了。不管所處的情形。怎樣難受。



都不應該自盡的。我已經想透了。我不能讓你作這件事。密李狄坐下，微笑說道：你想透了麼？我也想透了。打好了主意了。費爾頓道：什麼主意？密李狄道：失信的人。我是不能告訴他的。費爾頓道：我怎麼辦呢？密李狄道：你走罷。我沒話同你說了。費爾頓道：刀子我是帶來了。密李狄道：讓我看。費爾頓道：爲什麼？密李狄道：我看了。就還你。你可以擺在桌子上。你站在桌邊，可以攔我。費爾頓把刀子送給密李狄。他拿手指去試試。利不利？密李狄把刀子還了。費爾頓說道：刀子還利。你說話很靠得住。費爾頓不響。把刀子放在桌上。密李狄道：你聽我說。費爾頓立在他面前，很留神的聽。密李狄道：我把我的。一生歷史告訴你。我從前年輕貌美的時候，上了人家的當。後來我逃出來了。我奉的教。又受人家欺侮。後來有一夜。有人放藥在水裏。我嗅了。就昏迷起來。覺得天翻地覆的。快要倒的時候。我去抓椅子。就倒在地下。後來我就全不知道了。醒過來。是在一間極華麗的房裏。一張牀上。這房子四圍無窗無門。只有一箇天窗。我的頭腦很糊塗。同在夢中一樣。我坐在牀上看。看見我的衣裳在椅

子上。我却記得我自己並沒脫衣裳。我慢慢明白過來。纔曉得我並不在自己家裏。我一想是已經睡了二十四點鐘了。我不曉得睡着的時候。出了什麼事。我就起來穿衣裳。四肢還是很軟弱的。那間房子。鋪陳的十分華麗。不過我不算是第一箇女人。監在那裏的。我四圍的找門。也找不着。我倦了。坐在椅子上。後來天黑了。我更加害怕。我雖是一日沒喫飯。我也不知道餓。四面一點人聲都沒有。到入點鐘的時候。忽然聽見開門的聲音。有一箇極光的火球。從天窗射進光來。照得房子如同白日。看見一箇人。在我面前。離我不過幾步遠。忽然同變戲法一樣的。房中間擺了一張桌子。上面擺着兩人的夜飯。那箇人就告訴我。說是想我一年了。昨天晚上。的事。就是他作的。費爾頓喊道。這箇惡棍。密李狄道。他以爲用了迷藥害我。我後來就依從他了。我只管罵他。他又着兩隻手。只管笑。我罵完了。他走向前來。我就一跳。把桌上的刀子。抓了一把。放在我自己的咽喉。說道。你再走一步。我就死在這裏。我一定是說得很有力的。他聽了。就不敢動。說道。你要死麼。我捉了你。不能輕易饒你的。我等

你心腸改變了。再來見你罷。他說完了。吹箇哨子。那箇火球上去了。房裏黑了。聽見開門關門的聲音。房裏又光了。那箇人不見了。我就明白。我在那箇人掌握中了。費爾頓問道。那箇人是誰。密李狄道。那一夜我坐在椅子上。聽見一點聲響。我就害怕。坐到半夜。房裏又沒了光。一片黑暗。我坐到天亮。桌子是沒了。刀子還在我手裏。我一夜沒閉眼。兩眼發痛。天亮之後。我倒在地上睡。手裏還拿着刀子。睡醒起來。看見又有了桌子。上面擺着早飯。這箇時候。我雖是十分害怕。却是四十八點鐘沒喫東西。覺得餓了。只好喫點麪包鮮果。我因爲喫水上當的。我就不敢喫桌上擺的水。牆上原有出水的龍頭。我就取了點水。喝了。喝過之後。我還是害怕。這趟却並未中毒。我却很小心的。把桌上瓶子的水倒了些。裝作喫了的樣子。那天白天沒事。到了晚上。房裏是一片黑暗。我看慣了。看見桌子從地板沉下去。過了一刻鐘。桌子又上來了。擺着晚飯。再過一會。房子又亮了。我打定主意。不喫可以放藥的東西。只喫了兩箇蛋。一點鮮果。又去龍頭那裏取水解渴。喫過之後。覺得水味不對。我就不敢多喫。

我越想越害怕。出了一身冷汗。大約有人看見我喫牆上龍頭的水。又放了毒。不到半點鐘。又漸漸昏迷起來。同第一晚一樣。好在這趟。只喫了半鐘水。來勢却沒從前。來得猛。人雖昏迷。却沒睡着。眼還能看。四肢却無力。不甚能動了。我慢慢挪到牀邊。枕底下把小刀拿來。穀不着枕頭。就倒在地下。兩手抱住牀脚。動不得了。費爾頓聽到這裏。臉變了。渾身發抖。密李狄道。我雖然動不得。却還看得見。聽得見。我看見燈上去。房子裏黑暗。聽見開門聲。覺得有人到跟前來。我就大聲喊。要站起來。一倒就倒在那箇人手上。費爾頓道。你告訴我。那箇人是誰。密李狄曉得。所述的這段可怕之事。很能感動費爾頓。他就要說得更可怕。激動費爾頓。同他報仇。密李狄說道。我雖然自己是已經失了主動力。我却曉得我所處的地位。十分危險。我拚了命的。同他相持。他很着急。說奉清淨教的人。了不得。但是我萬沒力量。同他相持得久的。我漸漸難支了。後來我暈倒了。落在仇人掌握中。費爾頓聽了。怒氣填胸的說不出話來。密李狄說道。等到我醒過來。我就去枕頭底下找刀子。我雖然不能用刀子去保

護自己。我還可以刀子去自盡雪耻。誰知我把刀子拿在手上。就得了一箇可怕的主意。我發過誓。對你說實話。就是說出來。自己害自己。我也不怕告訴你。費爾頓道。你要報仇。密李狄道。是的。我知道這不是奉教的人該作的事。我現在受的災難。就因爲我要報仇的緣故。費爾頓道。你往下說。我要聽完了。密李狄道。我要趕快的報仇。我知道他晚上還要來的。白天是不怕的。我照常的喫早飯。晚上打算不喫。我把早起的水。收藏了一點。預備晚上用。到了晚上。桌子也擺好了。燈也點了。我坐下喫些鮮果。早上收起來的水。我喝了幾口。喫完晚飯。我裝作昏迷的樣子。慢慢挪到牀邊。倒在牀上。一手拿着刀子。裝睡着了。過了好一會。並沒人來。我以爲他不來了。後來燈上去了。房裏黑了。我就定睛在黑暗裏看。過了有十分鐘。還沒聲響。後來聽見門響。有脚步聲。看見人影走到牀邊。密李狄說到這裏。停住了。兩眼看費爾頓。費爾頓道。你快講。密李狄道。我以爲報仇的時候到了。我把刀子抓緊了。等他走得近了。伸出兩手來抱我。我大聲一喊。用盡力向胸頭刺去。誰知這箇人。彷彿是知道我

的。用意先預備好了。披甲而來。刀子刺他不着。從旁一閃。我的仇人一點也不受傷。那箇人笑道。哈哈。你要我的命麼。你真沒良心。你歇歇。安靜些。我以為你過了這幾天。輾下來了。你若是不願意。我並不監禁。你不忘愛。我我曉得了。明天我就放你走。他一面說。一面把我的手捉住了。搶了刀子。我當時什麼想望都沒有。只盼望他把我登時刺死了。我對他說道。你要小心。我逃得出去。是要播傳你的兇險行爲的。他說道。這是怎麼講。我說道。我一出去。就要逢人便說你的行爲。我要罰你。我把你這間密室的事。去告訴衆人。你的名位。雖然高。你也是要害怕的。因為在你之上。還有王上。世界之在。還有上帝。我說了這幾句話。他很有生氣。我看不見他的臉。他捉着我的那隻手。在那裏發抖。他聽了說道。你若是這樣作法。我永遠不送你出去。我就答道。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這裏。他說道。我以後小心。不留利器在你手上了。我答道。到了沒法的時候。還有一箇法子。只要有膽的人。就敢用。我可以餓死。他答道。算了罷。我們想箇和平辦法罷。我登時放你出去。說明你並沒失身。我說道。我流血

報仇。他說道：你若存了這箇意思，倒不如就住在這裏。你要什麼有什麼。你若是要餓死，那是你自己之過。說完，他走了。我還聽見開門關門的聲音。到了翌日，白天同晚上，他都不來。我只好祈禱上帝求早死。到第二天晚上，聽見門開了，我就起來聽見那人說道：你想好了麼？我看我是很慷慨的了。我原是不大理、奉、清、淨、教、人、的、不、過、我、待、他、們、還、是、公、道、的、臉、上、長、得、好、的、奉、清、淨、的、人、是、更、要、待、他、好、點、了、我、只、要、你、對、着、十、字、架、發、誓、出、去、一、字、都、不、提、我、就、放、了、你、我、聽、見、這、話、氣、極、了、答、道、說、什、麼、十、字、架、我、發、箇、誓、無、論、你、應、許、我、什、麼、無、論、你、怎、樣、恐、嚇、我、無、論、你、用、什、麼、酷、刑、我、是、要、說、的、我、對、着、十、字、架、發、誓、要、到、處、播、揚、你、拐、騙、良、家、子、女、是、箇、殺、人、的、兇、手、是、箇、無、恥、的、懦、夫、我、對、着、十、字、架、發、誓、要、布、告、天、下、人、請、他、們、同、我、報、仇、他、恐、嚇、我、說、道、我、有、一、箇、法、子、叫、你、一、句、也、說、不、出、來、就、是、你、說、了、也、沒、人、相、信、我、聽、了、狂、笑、他、說、道、我、給、你、一、天、一、夜、再、去、細、商、你、只、要、答、應、了、不、說、富、貴、名、位、你、都、可、以、有、你、若、是、要、說、我、要、叫、你、一、生、沒、臉、見、人、我、就、喊、道、你、作、這、種、事、麼、費、爾、頓、我、那、時、

疑他是瘋了。他答道：我要作這件事。我說道：你走罷。不然我要撞牆了。他說道：隨你的便。我給你想到明晚。他走了之後。我倒在地下。生氣得很。沒得好咬。只好咬地。毯。費爾頓很被這番話感動了。密李狄看見十分得意。

第五十七回 末了一段把戲

再說密李狄看了費爾頓一會。又說道：我那時有兩三天沒喫飯。難受到了不得。覺得額上有塊重東西壓住。眼前一片雲霧。人是半迷半醒的。到了晚上。我弱極了。常常暈過去。那時我只盼望死。有一次。我暈倒了。彷彿聽見門響。我又醒過來。要害我的人。又進來了。後頭還跟着一箇人。兩箇人都戴了面具。那一箇人聲音行動。我是認得的。他先說道：我要你應許我的事。你怎麼樣。我答道：我們奉清淨教的人。心腸是不會改變的。我的主意一點也沒變。我心裏記着的仇恨。是忘不掉的。總要在上帝面前。同在人面前。辦你的罪。他說道：你的戾氣。還沒有改麼。我說道：我對天發誓。將來天下都要知道你的罪。我非把你辦了罪不算。他大聲喊道：你是箇妓女。你將



來要受你應得之罪。我把你當作罪犯。刺了花。你還有什麼臉見人。隨即向跟來的人說道。劊子手。辦你的事。費爾頓道。這人是誰。你告訴我。密李狄不去管他。說道。我哭也不中用。我喊也不中用。劊子手捉住我。拿繩子把我捆了。我哭到說不出話來。爭脫也無用。我忽然大喊起來。因為劊子手拿燒紅的鐵。同我刺了花。說到這裏。密李狄露了胸口。同肩膀。指把費爾頓看。說道。費爾頓。你看。這就是他們在一箇柔弱無害的女子肩膀上刺了這朵花。你要會看壞人的心。不然。你就被他們騙了。費爾頓說道。但是這是箇蓮花瓣。法國王室記號密李狄道。他們的手段。毒極了。他們若是刺的英國記號。我自然會去告他們。問他們。這是那一箇公堂刺的。他們刺了法國的記號。叫我何處訴冤。費爾頓聽到這裏。全被密李狄迷住了。登時跪在他面前。刺花不刺花。他也不要。以為這箇女人。真是德性全備。被人陷害。受了折磨的。他跪在地上。說道。你恕我無罪。你恕了我的罪。密李狄一看。就知道這箇人。着了迷。滿臉都是憐憫。戀愛的意思。密李狄道。我想你什麼罪。費爾頓道。恕我無知。幫着人來收拾你。

密李狄伸出手來。費爾頓盡情的親了手。密李狄看着他微笑。費爾頓是箇奉清淨教的人。戀愛之中。却帶點尊敬崇拜之意。親完了手。又去親腳。密李狄裝出醒悟過來的樣子。把胸口遮蓋了。等費爾頓說話。等了一會。費爾頓問道。有一件事。你却沒告訴我。那箇分付劊子手刺花的人是誰。密李狄道。難道你還猜不出。還要我告訴你麼。費爾頓道。難道就是那箇大反叛。麼。密李狄道。是的就是那箇害英國的人。他同真教最反對。專好拐騙婦女的他。現在無緣無故的叫英國去同法國打仗。這箇人。今天保護耶穌教人。改天他又殺他。費爾頓恨極了。喊道。你說的是巴金汗公爵。密李狄故意把頭藏在兩手上。彷彿不要聽這箇名字的樣子。費爾頓喊道。巴金汗謀害這箇無辜的女子。老天呀。難道他還不是罪惡貫盈了麼。還不去叫他死麼。密李狄道。總要自己出力。然後上帝來助力。費爾頓道。用人力先去罰他。然後讓天去罰他。密李狄道。他的權力甚大。人家都怕他。不敢動手。費爾頓道。我不怕他。我一定不饒他。密李狄聽了。覺得十二分的高興。費爾頓道。我的恩人威脫世爵。同這件

事有什麼相干。密李狄道。慷慨好義的人。往往受惡人的騙。我有一箇定了親的丈夫。彼此都很相戀愛的。他的爲人。同你一樣。是箇誠實慷慨不過的人。我脫離之後。就把事體都告訴他。他深知我的爲人。他聽了。很相信我的說話。他原是箇貴族。也敵得過巴金汗。他一言不發。拿了一把劍。穿了一件罩袍。一直就走到巴金汗公爵府。費爾頓道。不錯的。只有這一箇法子。不過他應該拿把小刀去的。密李狄道。誰知巴金汗已往西班牙。去商議兩國結婚的事。我的丈夫就回來了。說道。這箇人暫時走了。我就要同你成親。威脫世爵。是會保護自己及老婆的名譽的。費爾頓喊道。威脫世爵麼。密李狄道。是的。我的丈夫。就是威脫世爵。你現在明白了。巴金汗去了有一年。他回來的前一箇禮拜。我的丈夫威脫世爵死了。家產全留下給我。他怎麼樣死的。只有天知道。我並不說。是有人謀害的。費爾頓道。這件事體太慘了。太慘了。密李狄道。威脫世爵死了。並沒把我們的祕密事告訴他的胞兄。我們夫婦原約好的。等到報仇的時候。纔把那祕密的事體告訴他。你的恩人。就是現在的威脫世爵。很

不願意他的兄弟娶我。因為我是箇窮家女。因為有了我。他爲兄的不能承受家產。我就從來不望他來保護我。我就往法國。原想在法國過日子。但是我的產業。全在英國。英法兩國開了仗。來往不通。不能寄錢來。我只好回到英國。六日之前。我在波士木地方登岸。巴金汗不曉得怎麼樣。就打聽得我回來了。他一定告訴了威脫世爵。我的夫兄。同我很不對。公爵一定告訴了他。說我是箇刺了花的罪犯。咳。可惜我的丈夫死了。不能穀常在我的身邊保護我。威脫世爵聽了別人的話。自然是相信的。故此把我監禁在這裏。後來的事。你是知道的。後天他們就要辦我一箇流罪。流到遠處去了。這箇法子。是想得極周密的。我的名譽。是不能挽回來的了。費爾頓。你想想。看我還有什麼法子。只有死的了。我求你把刀子給我。罷。說到這裏。裝出力不能勝的樣子。來。暈倒在費爾頓手上。費爾頓戀愛得沒主意了。把女人抱得很緊。說道。不要死。不要死。你活着還有戀愛你尊敬你的人呢。你的仇還要報呢。密密狄。一隻手輕輕的去推他。兩隻眼不動的看他。他把密密狄抱得更親近。密密狄閉了。

眼說道。死了。死了。我甯死不受辱。費爾頓我的兄弟。我的朋友。你讓我死罷。費爾頓道。不要死。仇是要報的。密李狄道。費爾頓。我活了。不過叫親近我的人難過。不如死了。費爾頓盡情的同他親嘴。說道。我們兩箇人在一處死。在一處活罷。這箇時候。聽見有人敲門。密李狄把他推開了。說道。別響。有人偷聽我們說話。有人來了。不好了。費爾頓道。不是的。不過是看守的兵來報換班。密李狄道。你去開門。費爾頓開了門。看見是守兵的隊長。問道。有什麼事。守兵道。你分付我。聽見有人喊。叫我開門。我聽見你喊。我就來開門。纔曉得門是在裏頭關了的。我只好去找隊長。隊長說道。他找我。我就來了。費爾頓糊塗了。說不出話來。密李狄看見不妥。趕快裝出箇樣子來。去幫他登時跑到桌子邊。搶了桌上那把刀。喊道。我要尋死。是我的事。你攔我做什麼。費爾頓看見了。大喊起來。忽然聽見過道一片冷笑之聲。威脫穿了睡衣來到門口。手裏拿了一把劍。說道。我們看到最末了一段把戲了。費爾頓你曉得這幾段的戲。果不出我之所料。你們不要害怕。不會流血的。密李狄曉得機會到了。要造作出真。

要尋死的樣給費爾頓看。大喊道：血是要流的，逼死無辜人的仇將來是要報的。說完就拿刀子向自己前胸一刺。費爾頓喊了一聲，走上前去救。已經來不及了。密李狄已經刺了自己。不過他很小心，把刀尖向乳罩的鋼片去刺。刀尖閃開了，只傷了一點皮膚。登時衣裳却沾了血，假裝暈倒地。下費爾頓從他手上奪了刀子，很有怒氣的向威脫說道：爵爺，你叫我看管的女人自刺死了。威脫道：費爾頓，你不要害怕，也不能死得這樣容易。你到我房裏等我。費爾頓還要說話，威脫道：聽我分付你去罷。費爾頓很不願意的出去了。把刀子也拿去了。威脫當下喊了女僕來分付他去伺候密李狄。自己出去了。他雖然不相信，他會自盡，恐怕傷重了，叫人趕快去喊醫生。

第五十八回 逃走

再說威脫說密李狄自刺之傷，不至十分危險，却也不錯。威脫一走之後，密李狄見左右無人，只有伺候他的鄉下女人，他就睜開兩眼看看，裝出受傷甚重的樣子來。

那箇女人被他騙了。一夜在房裏伺候。密李狄一箇人在那裏想。知道費爾頓是相信他受傷很重的了。假使有箇仙女下凡告訴他。說密李狄的行爲。是假裝出來騙人的。他也不能相信的了。只要騙得過費爾頓。就可以望同他串通逃走了。只怕威脫疑心費爾頓。連費爾頓都要看管起來。事體恐怕就有點不妙。早上四下鐘。醫生來了。看見受傷的地方。已經起首合口。脈動如常。知道是並無大險。到了天亮。密李狄裝作一夜沒睡。要去安歇。就叫伺候的女人出去了。盼望費爾頓來看他。到喫早飯的時候。還沒進來。只剩一天了。心裏害怕威脫犯了疑。不許費爾頓來。威脫說過二十三。就要送他上船。今天已是二十二了。早飯沒喫什麼。中飯仍舊送來。看見換了看管的人。心裏又怕。打聽了。纔知道費爾頓一點鐘前。騎馬出門了。又問威脫在那裏看管的人說。威脫分付過。如果密李狄要見他。他就來。密李狄說。覺得很不舒服。不想見他。等到看管的人擺好了中飯。出了房門。密李狄從牀上起來。在房裏走來走去。怒容滿面。倘若那把刀子。還在桌上。他一定是把刀子藏在身上。不是去殺

自己是要殺威脫。六點鐘的時候。威脫進來。身上是披了甲。帶了兵器。看了密李狄一眼。他就曉得密李狄想什麼。說道。你今天不能殺我。你沒有兵器。我是有預備的了。你想法子。去牢籠費爾頓。他已經上你的當了。你再不能看見他的了。你沒什麼法了。你去把東西收拾收拾。明天就要上船。我原想叫你二十四動身的。我看還是早點走好。明天我就請巴金汗簽字。你到船上去的時候。路上若是同人講了一句話。我分付護送的人。把你打死。到了船上之後。船主不准你同人說話。你就不能說。你若犯了這箇規條。是要把你摔在海裏的。我今天沒什麼話同你講了。明天我來同你送行。說完。走了。密李狄聽了。十分發怒。晚飯送進來了。密李狄雖然不想喫。却勉強喫了好些。爲的是若有機會逃走。是要費點精神氣力的。到了晚上。天色很不好。天際浮雲飛動。遠遠的閃電。到了十點鐘。風雷大作。忽然聽見有人敲窗子之聲。電光一閃。彷彿有箇人在鐵條外邊。密李狄走到窗口。喊道。費爾頓。我有救了。費爾頓說道。別響。我要鋸斷鐵條。你要小心。不要讓人在門外看見。密李狄道。房門的鐵



條。今天他們拿板釘了外面。看不見房裏。我在這裏。可以幫你的忙麼。費爾頓道。你不能幫忙。你要把窗子關了。你穿好衣服。倒在牀上。等我預備好了。我再敲窗。你能跟我走麼。密李狄道。能麼。費爾頓道。你的傷。怎樣了。密李狄道。還覺得疼。却還能走。費爾頓道。睡下。留心聽我的暗號罷。密李狄關了窗子。滅了燈。睡在牀上。雖然那時候。是風雷交作。鋸聲還聽得見的一閃電。還看見費爾頓的影子。密李狄睡在牀上。等了一下鐘。聽見門外過道。有點聲響。就十分害怕。等了這一點鐘。彷彿是等了一年。再等一會。聽見敲窗。密李狄從牀上跳下來。開了窗子。看見鋸斷兩條鐵條。一箇人很可以穿過了。費爾頓道。你預備走了麼。密李狄道。預備好了。要帶東西麼。費爾頓道。你如果有錢。可以帶點。密李狄道。幸而還有點錢。費爾頓道。很好。我自己的錢。都花完了。去僱船。密李狄把錢交給他。說道。錢在這裏。費爾頓拿了那口袋錢。摔在牆外地下。說道。你來罷。密李狄站在椅子上。伸出頭。往窗子外一看。看見一箇繩梯。掛在鐵條上。費爾頓懸在那裏。看見底下。一片黑暗。不禁打箇冷戰。費爾頓道。我

就恐怕這一層。密李狄道：不要緊。這不算什麼。我下去的時候。就閉住眼。就不害怕了。費爾頓道：你信得我過麼。密李狄道：信得過之至。費爾頓道：你兩隻手。交加起來。密李狄伸出手來。交了加。費爾頓拿手巾。先把手腕包好了。外用繩子一捆。密李狄很詫異的問道：這是做什麼。費爾頓道：你把膀子摟住我的頸頸子。我背你下去。安穩得很。你別害怕。密李狄道：我身子很重。歪斜一點。我們兩箇人都要摔下去。摔得粉碎的。費爾頓道：我是箇海軍的人。這種事我慣得很。你別害怕。密李狄恐怕耽誤了時候。就如法辦了。掛在費爾頓身上。費爾頓背了這箇女人。一步一步的從繩梯而下。兩箇人掛在繩梯。在狂風中擺來擺去。忽然費爾頓停住了。密李狄問是什麼事。費爾頓道：別響。我聽見脚步声。密李狄道：讓他們窺破了。停了一會。費爾頓道：不相干。密李狄道：什麼聲響。費爾頓道：不過是巡兵巡查。密李狄道：巡兵在那裏。費爾頓道：就在底下。密李狄道：恐怕他們看見。費爾頓道：沒有閃電。是看不見的。密李狄道：他們許碰着繩梯。費爾頓道：繩梯盡頭。離地還有六尺呢。密李狄道：我聽見他們

聲音。費爾頓道。別響。他們兩箇人懸在那裏。離地還有二十尺。動也不敢動。呼吸也不敢。聽見底下的巡兵說話。兩箇人掛在那裏。非常害怕。等了一會。巡兵走得遠了。說話漸漸聽不見了。費爾頓道。好了。我們安穩了。密李狄長歎一聲。暈過去了。費爾頓再往下走。到了繩梯盡頭。原沒立腳的地方。他用兩手抓着繩梯盡頭。落到地下。低下頭。拾錢口袋。用牙咬着。走了出去。走到路上。一會就到海邊。他吹了號哨。等了五分鐘。有隻小船到了。船上有四箇人。小船不能攏岸。費爾頓背着女人涉水。送到小船上。把女人放下來。自己也坐下了。說道。你們趕快搖到大船上。四箇人拚命的搖。那時天色甚黑。岸上看不見這隻小船。費爾頓把繩子解開。丟去。弄點海水。洒密李狄的臉。密李狄長歎一聲。睜開眼。問道。我現刻在那裏。費爾頓道。有了救了。密李狄道。是的。我看見天了。看見海上的波浪了。費爾頓。我謝謝你。費爾頓摟住他。密李狄說道。我兩隻手怎麼樣了。彷彿是擦破了。費爾頓一面看着那兩隻手。一面搖頭。密李狄道。我記得了。不要緊的。回頭四圍的看。費爾頓道。錢口袋在這裏。那時

已快到。大船。密李狄問道。這是箇什麼船。費爾頓道。我替你雇的。密李狄道。送我到那裏。費爾頓道。隨便你要到那裏。我却先要到波士木。密李狄道。你去波士木作什麼。費爾頓笑道。我還要。去辦威脫。分付的事。密李狄道。什麼事。費爾頓道。你還不曉得麼。密李狄道。我不曉得。你講我聽。費爾頓道。威脫很疑心。我要自己去。看管你。打發我送信給巴金汗。請他在那張公文上簽字。密李狄道。倘若威脫不相信你。爲什麼還要叫你去辦這件要緊事呢。費爾頓道。我總算是不曉得信裏講什麼事。只要送給巴金汗。就是了。密李狄道。我明白了。你這就要到波士木去。費爾頓道。不能耽延的。明早就是二十三。巴金汗要帶了兵船動身。密李狄道。他明天動身。往那裏去。費爾頓道。往拉羅諾爾。密李狄道。不能讓他去。費爾頓道。你請放心。他萬去不了。密李狄聽了。滿臉高興。他曉得巴金汗要死在費爾頓手裏。密李狄道。費爾頓。你救了英國了。如果你因爲這件事死了。我同你一道死。費爾頓道。別響。我們到了。到了大船邊。費爾頓扶密李狄上梯子。到了船面。費爾頓說道。船主。我同你談的。就是

這位夫人請你送他到法國去。船主道：要一千箇畢士度。費爾頓道：不錯的。我已經付過五百了。船主道：不錯。密李狄在口袋裏拿錢。說道：這裏還有五百。船主道：那五百就等到了布朗纔付。我先不拿了。密李狄道：我們過海峽。安穩麼。船主道：安穩的很。密李狄道：你若是說話不失信。我給你一千箇畢士度。船主道：夫人慷慨得很。但願我裝的客人。都同你一樣。費爾頓道：你要先把我送到某地方。我先登岸。船主發了號令。早上七下鐘。船就開行。在路上的時候。費爾頓把昨天的事體告訴密李狄。說是原要先到倫敦的。他却並沒去。先雇好了船。晚上回來。爬上牆。把繩梯掛好了。以後的事。是不必說了。密李狄原想再去激動他的。後來想想。這箇少年。是勇往直前的瘋子。可以不必再激動的了。於是兩箇人定了計。那船候他。候到十點鐘。到了時候。還不來。他們先開船走。約到在法國比東地方一箇庵裏相見。

### 第五十九回 行刺

再說費爾頓拿着密李狄的手。親了一嘴。同他辭行。還說了不久相見的話。自外面

看去。費爾頓此時無異常人。留心看他。纔覺得兩眼露出兇光。臉色死白。神色很不安靜。像是要作兇險事的。他在小船上。還不停的兩眼回頭看密李狄。密李狄在大船上。以目相送。兩箇人都曉得。現在不怕了。沒人來追趕了。費爾頓登了岸。把帽子拿下來。擺了幾下。同密李狄辭行。他走了百餘步。下了山。回頭只見大船的桅尖。他就一路向波士木走。一路走。一面想起。近兩年的事體。覺得巴金汗的罪。擢髮難數。專論密李狄一件事。巴金汗就死有餘辜。越想越怒。他想到密李狄。却越想越戀愛。敬之如神。再一想。如果他現在想作的事。萬一失手。密李狄一定又要落在仇人之手了。想到這裏。什麼險他都肯冒了。那天早上八點鐘。他到了波士木。街上的人很多。那些軍隊。都打着鼓。飛着旗。往馬頭走。費爾頓就到海軍衙門。滿身都是塵土。臉色很不安靜。守門的人。原不許他進去的。他拿出威脫世爵的信來。守門的人。知道威脫同巴金汗是最要好的。看見信。就讓他進去。到了大廳。有一箇人進來。好像是連夜騎馬趕到的。纔下了馬。那馬就倒在地下了。他同費爾頓兩箇人。都是立刻

要見公爵的。費爾頓說出威脫的名字來。那箇人不肯說。要見了公爵纔說。白得理先領費爾頓去見。叫那箇人等着。那箇人着急的了不得。白得理領費爾頓到了一間房子。那時巴金汗公爵纔洗澡出來。白得理開了門。說道。費爾頓要來見爵爺。帶了威脫世爵一封要信。公爵道。有威脫的信麼。叫他進來。費爾頓進去了。看見公爵正脫一件長袍。穿上一件珠子作扣的藍絨外衣。公爵道。我請世爵今早來的。爲什麼他不來。費爾頓道。世爵分付我。叫我同爵爺說。他今早有點事。自己不能來了。巴金汗道。是的。我曉得他那裏有箇很要緊的罪犯。費爾頓道。我就是爲這箇罪犯。公爵道。你有什麼說的。費爾頓道。我只能同爵爺一箇人說。公爵道。白得理。你出去。不要走得太遠。我一會還要你來。白得理出去了。公爵道。現在沒人了。你可以說。費爾頓道。有一天。威脫寫信把爵爺爲的是要流一箇女人。名叫巴格生。公爵道。有的。我回信說。他只要把公文送來。我就簽字。費爾頓道。公文在我這裏。公爵就從費爾頓手上。把公文拿過來。看了一眼。擺在桌上。拿起筆來。正要簽字。費爾頓道。我得罪

了。爵爺可曉得。巴格生不是那箇女人的真名姓麼。公爵拿筆沾了墨水。說道。我曉得的。費爾頓道。看來爵爺是曉得他的真名姓。公爵沾好墨。正要在紙上寫。說道。我曉得。費爾頓臉上露出死灰色。問道。爵爺既然曉得他的真名姓。還要簽字麼。公爵道。自然。如果再簽一趟。我也是簽的。費爾頓說道。我不相信爵爺曉得這事。與威脫夫人相干。公爵道。我曉得很清楚的。我倒覺得奇怪。你爲什麼也曉得。費爾頓道。爵爺一點都不遲疑。就要簽字麼。公爵有點不耐煩。很有驕蹇的意思。說道。你問的話。問得很奇怪。我可不答了。費爾頓道。爵爺一定要答我話。事體是很要緊的。巴金汗以爲是威脫叫費爾頓這樣問的。只好同他客氣點。說道。我簽這箇字。是一點都不遲疑的。威脫同我都曉得。這箇女人。犯了死罪。現在只辦他一箇流罪。算便宜他了。說完了。又去簽字。費爾頓走進一步。說道。你不能簽這箇字。公爵道。爲什麼就不能簽。費爾頓道。你問問自己的良心罷。不要冤枉了這箇女人。公爵道。把他送到太班去絞了。那纔算不冤枉。費爾頓道。你曉得的。他是箇最無害的仙女。我要你放了。



公爵道：你瘋了麼？同我說這種話。費爾頓道：爵爺恕罪。我說的話，都是我知道我應該說的。爵爺，你辦了這箇無辜的女人，你要小心呀。巴金汗喊道：你這箇人來恐嚇我麼？費爾頓道：爵爺，不是的。我求你細想想我的話。你曉得，杯子已經裝滿水，再加一滴，就要流出來的。罪惡貫盈的人，再走錯一步，就要受罰的。公爵道：費爾頓，你強去罷。你算是被我拘押了。費爾頓道：你要聽我說到底。你騙了這箇少年女子，你強姦了他。你要盡力的幫他。你放了他，我就不求別的了。公爵很詫異的說道：你不求別的了。費爾頓此時心已亂了。說道：爵爺，你要小心。你犯的罪多了。通國的人，無不恨你。你幾乎篡了王位。天人共怒的了。天自然有罰你的時候。我現在就要罰你。巴金汗向着門走。說道：這箇太難了。費爾頓攔住他。說道：我再求你簽一紙公文，把威脫夫人放了。你要記得。這箇女子，是你害過他的。巴金汗道：我再叫你出去。不然，我喊親兵來，把你鎖了。費爾頓搶上前，站在公爵同手鐘之間，攔住，不許搖鐘。說道：不許你喊人。又說道：你要小心。你在天的掌握中了。巴金汗大聲的喊道：我在惡鬼的

掌握中了。喊得很響。是要親兵知道。費爾頓拿了一張紙遞給公爵。說道：你簽字放了威脫夫人。公爵道：你逼我簽字麼？你瘋了。白得理。你在那裏。費爾頓道：你簽。公爵道：不能簽。費爾頓道：你不簽麼？公爵一手摸劍。一面喊道：外間有人麼？費爾頓動手得快。不讓公爵拔劍。拿了小刀。跳上前。白得理進來。說道：爵爺。法國來一封信。公爵聽了這句話。什麼都忘了。說道：法國來的麼？費爾頓趁這箇機會。一把刀子。就刺去。刺得很深。幾乎刀把都全進去了。巴金汗喊道：哈。反叛。你刺死我了。白得理喊道：殺人呀。殺人呀。費爾頓四圍一看。找路逃走。就從房門逃出去。跑到樓梯口。正碰見威脫。威脫看見他臉白神亂。身上有血跡。一手就叉住他的咽喉。說道：我曉得的。我猜着的。可惜我來遲了一步。費爾頓動也不動。威脫把他交給親兵。就跑到巴金汗房裏。當下那箇走了一夜。同時要見公爵的人。在房外聽見公爵喊。白得理喊。救。也跑到房裏。看見公爵倒在榻上。一手去壓着傷口。公爵看見那人進來。聲音很弱的問道：拉波特。王后叫你來的麼？拉波特說道：是的。我沒來得太遲麼？公爵道：別響。有人

聽見白得理。不要讓許別人進來。老天呀。我快死了。王后同我說什麼話。我恐怕都來不及曉得的了。說完了。靠在榻上。不省人事。當下威脫世爵。還有許多官兵。同公爵的手下人。都進了房。這箇新聞。不到一會。通城都知道了。還放了一口礮。衆人都知道。是出了不測之事。威脫世爵。悔恨得要死。說道。我只來遲了一分鐘。真是不幸得很。原來當天早上七下鐘。就有人報告。說有一道繩梯。掛在窗外。他登時跑到密李狄房裏一看。窗子開了。鐵條鋸斷了。犯人也跑了。他就想起達特安送他的信。恐怕公爵有險。就跑到馬房。騎了一匹馬。跑到海軍衙門來。到了。就跑到樓上。一上樓。就碰見費爾頓。再說公爵那時並沒死。慢慢醒過來。睜開眼。說道。諸位請便。我要同白得理拉波特說話。威脫。你來了麼。今早你派了一箇很古怪的送信人來。你看他把我刺了。威脫道。我永遠不能饒我自己的了。巴金汗道。你說得不對。你先出去。讓我同這箇人說幾句話。威脫滴下許多眼淚來。走出了房。只剩拉波特同白得理。拉波得跪在地下。說道。爵爺。你還可以活。你還可以活。公爵說道。王后同我說什麼話。

你們讀給我聽。不要耽誤了。拉波特拆了封。把信擺在公爵面前。公爵眼看不見。說道。我看不清楚。你們趕快讀給我聽。拉波特讀道。爵爺。如果你還念我。還記憶我。爲你所受之苦。我求你把兵散了。不要打仗。雖然你說是爲宗教動兵。有人說你是爲的戀愛我。我求你聽我所勸。現在這仗。不獨英法兩國受害。連你自己也有性命之憂。你要小心。有人謀害你的性命。只要你不向法國作對。我看得你的性命。是極其貴重的。巴金汗拿出全副精神。來聽這封信。等到聽完了。很有點不滿意。問道。拉波特。王后沒別的口信了麼。拉波特答道。爵爺。有的。王后分付我說。請爵爺小心護衛。王后聽見說。有人要行刺。公爵很不耐煩的問道。沒別的話了麼。拉波特道。王后還分付我說。王后還戀愛爵爺。巴金汗道。謝天謝地。我死了。他不當是死了。箇路人了。回頭對白得理說道。把裝金剛鑽的盒子拿來。白得理拿了盒子來。拉波特認得是王后的東西。公爵又說道。把釘珠花香囊拿來。上面繡了王后名字的。拉波特。王后送我的東西。只有這兩件。同那兩封信。你拿回去送還。王后再拿我一樣東西送去。

作記念。說到這裏。兩眼四圍的看。快要死了。兩眼看不清楚。只看見費爾頓行刺他的那把刀子。血跡模糊。他抓着拉波特的手說道。你就把那刀子拿去罷。他把這幾樣東西擺在一堆。就不能說話了。再等一會。就從榻上倒在地下。白得理喊了一聲。看見公爵臉上却帶着笑容。這時候醫生到了。拿着公爵的手。等了一會。說道。死了。沒得救了。白得理道。死了。死了。衙門的人聽了。箇箇慌張憂懼。威脫找着費爾頓。說道。你這箇人。你曉得你作了什麼事。費爾頓道。我報了仇了。威脫道。你是串通了密李狄作的。我們不能讓這箇女人再犯罪了。費爾頓道。我不懂你的話。我刺死巴金汗公爵。爲的是他不升我的官。你保舉我兩趟。他都不答應。我現在就是報這箇仇。威脫聽了。摸不着頭腦。那時。費爾頓很害怕。怕的是密李狄自己。來出首同他。一路死他兩眼。向海上望。忽然打了一戰。原來他看見遠遠有一條船。就是要送密李狄到法國的那條船。臉上就登時變色。咬牙切齒。他知道上了密李狄的當。說道。我要問一句話。威脫道。什麼話。費爾頓道。現在有幾點鐘。威脫看表。說道。差十分到九點。

原來密李狄比約定的時候早一點半鐘就開船。他因聽見礮響，曉得是行刺的事。成功了，先走為妙。這時候那條船已到天涯，幾乎望不見了。費爾頓說道：「這是天意了。兩眼還只管望那條船。」威脫知道他的意思，說道：「你的夥計不回來同你一處死的了。但是我應許你，他是走不脫的。」威脫下了樓，向馬頭走。

第六十回 找尋邦氏

再說英王查理第一聽見他所最喜歡的大臣被刺死了，就怕拉羅諾爾的人不肯固守。紅衣主教的記載上說：英王得了這信，十分祕密，封了海口，不許船隻出口。預備自己的大兵，先行出海。巴金汗死後，查理自己料理發兵的事。那時丹國的欽差正要出口回國，也不能動身。荷蘭國的欽差也羈留住了。但是封口的號令是公爵死後五點鐘纔頒發的。那時已經有兩條船先出口了一條是送密李狄到法國的。還有一條下文再敘。現在追說法兵圍拉羅諾爾的事。一連好幾天都沒動兵。路易覺得在營裏難受，打算要回去。聖遮猛離宮過路易節，要微服回去，叫主教撥二十

名火槍手護送。主教很願意王上離開大營。自然是照辦的。約好九月十五回來。主教告訴了特拉維。特拉維曉得阿托士他們四箇人。很想回去巴黎。就派了他們四箇。阿拉密接到秘密消息。說密李狄要到比東地方的一箇庵。達特安聽見了。很替邦氏着急。阿拉密就立刻寫信給米桑。請他同王后說。叫邦氏離了那間庵。改到羅連。或是比利時去。一箇禮拜內。接到回信。說道。我的表親信內。有我的姊妹發給的憑據一張。準他出庵。我的姊妹很喜歡邦氏。將來還要幫他忙。的信尾簽着米桑的字。再看那張文憑。上面寫道。掌庵長老。見憑即將我所薦的某氏。交與執持此據之人。底下簽着是王后的字。這箇人聽了之後。都去同阿拉密開頑笑。說他的表親。不過是箇女裁縫。居然稱呼王后是姊妹。內中頗圖斯取笑得最利害。阿拉密急了。說。如果他們還是要取笑。他只好跑開。不幫忙了。他們以後就不提米桑兩箇字了。他們得了這張憑據。因爲在拉羅諾爾打仗。不能走開。也是沒用。達特安正想告假。忽然特統領派他們四箇人護送王上。他們高興得很。先打發跟人們送行李。翌日他

們動身。隨扈主教送到某處。王上原想二十三到巴黎。路上却不時的逗留。臂鷹取樂。火槍營的人都喜歡逗留解悶。達特安他們倒很着急。二十三晚上到了巴黎。王上准了火槍手四天假。却不許他們到公衆的地方去。阿托士他們很高興。隨後特統領又加兩天假。他們二十四下午五點鐘動身。達特安先說道。我們這件事看來還不甚難。只要兩天工夫。蹣跚兩三匹馬。我就趕到比東。交了信。把康士旦領出來。我不送他到比利時。也不送他到羅連。我要領他回巴黎。主教在拉羅諧爾。倒不如把邦氏安置在巴黎的妥當。等到打完仗。王后念起我們的功勞。那時我們所求必應的。我看你們不如就在這裏。不必陪我遠行了。我帶了巴蘭舒。有兩箇人也彀了。阿托士說道。達特安。你要記得。比東是主教同密李狄約會的地方。你曉得密李狄到了那裏。那裏就要出禍的。若是你去。只同四箇男人相敵。也就罷了。你去對敵那箇女人。不是頑的。我們帶了跟人。陪你去。或者還可以敵得住。達特安道。你說得很可怕的。其實有什麼可怕。阿托士道。樣樣都是可怕的。達特安看看他們。他們臉上



都很有不放心的樣子。後來都沒話說。到了二十五的晚上。到了阿拉士地方。下了馬。入店喝酒。見一箇人。從院子裏出來。騎了一匹馬。向巴黎走。雖是八月天氣。他披了罩袍。出門的時候。風吹罩袍。把帽子往上略移一移。那箇人伸手去抓帽子。又戴低了些。達特安登時認得這箇人。臉色變了。把酒鍾放下來。巴蘭舒道。不好。我的主人得急病了。阿托士三箇跑去看。看見達特安正要上馬。阿托士問道。你又要到那裏去。達特安跳上馬說道。那箇人就是他。我一定要趕。阿托士道。是誰。達特安道。就是蒙城人。他來了。總沒好事的。我第一趟碰見他。他就同那一箇兇惡女人在一處。我碰痛阿托士的肩膀。同他吵鬧的那一趟。就爲的這箇人。邦氏被擄的那一天早上。我又碰見這箇人。今日又碰見他。又喊道。我們都上馬。我們一齊去趕他。阿拉密道。等等。你要曉得。他騎的是新馬。走的路是同我們相反的。如何趕得上。由他去罷。我們要救邦氏。毅忙的了。忽然有箇馬夫。跑出來。要追那箇人。說道。他丟了這張紙。達特安說道。你把紙給我。我賞你半箇畢士度。馬夫給了紙。拿了錢。很高興的回馬。

房去了。達特安把紙打開。幾箇朋友。很着急的問道。說些什麼。達特安道。只有一箇字。阿拉密道。那箇字。許是地方名。頗圖斯道。阿們特。我從來沒聽過有這箇地方。阿托士道。筆跡的確是那箇女人的。達特安道。很好。我們記着。這半箇畢士度。花得並不冤枉。我們上馬罷。我們上馬罷。於是四箇人上馬。向比東路上走。

第六十一回 比東庵

再說罪大惡極的人。往往的漏網。密李狄這一趟。從英國逃回來法國。却沒被兩國的巡船拏獲。他打法國去的時候。在英國波士木地方登岸。說是箇避難的英國人。從英國逃回來的時候。在法國布朗登岸。他說是箇法國女人。他身上原帶了最得力的護照。第一件。是美貌。第二件。是名貴態度。第三件。是肯花錢。他到了布朗。那鎮守府。是箇老頭子。見他很美貌。舉止又大方。一點也不留難。讓他登了岸。他先寫了一封信。給主教。說道。大人可以放心。巴金汗公爵。永遠不能動身到法國的了。寫的是二十五的日子。信下又加幾句道。我就要動身到比東。在那裏候你來。當天晚上。

就動身。路上在一箇小店歇了。早上五點鐘又走了。走了三點鐘。到了比東。問到庵的所在。見了掌庵的。交上主教的一件公文。掌庵的女長老。請他到一間房裏。請他喫早飯。密李狄臉上安靜如常的。一點不露兇惡。喫過早飯。長老進去見他。他就使出許多手段。叫長老歡喜。這位長老。原是貴人出身。最喜歡聽宮裏的新聞。密李狄原在法國宮裏。混過五六年的。就把許多宮裏的事體。及王后戀愛巴金汗等事。說得落花流水。要引長老開口。誰知長老聽了。只是聽一語不發。密李狄看見這樣。便換了話柄。談主教。却不曉得長老的意思。同主教怎麼樣。他就先去探聽長老。聽見他說起主教。只是點頭。密李狄大着膽。想法去探聽。就談起主教同代吉隆夫人及洛吾夫人戀愛的事。慢慢有點意思了。密李狄想道。他聽了這些故事。倒沒什麼。即使他是箇主教黨。也不見得是很崇拜主教的。於是密李狄談起主教對待仇人之辣手段。長老聽了。畫箇十字。却還不置可否。密李狄知道長老是王上的黨。不是主教黨。重新又談到主教酷烈政策。長老說道。這些事。我都不大曉得。我雖然離宮裏很

遠。不幸我們庵裏。倒有避難的。內中有一箇。很喫了主教的虧。密李狄道。我倒很可憐他。長老道。是該可憐的。這箇女子。受過監禁。還有許多暴虐的事體。也許主教不是亂來的。這箇女子。面貌倒是無害的。但是看人甚難。密李狄道。原是的。若是上帝生的最好看的人。都會騙人的。我們去相信什麼人呢。我這箇人。總是一生受人騙的了。我看見可憐見的人。我是表同情的。長老道。據你看來。這箇女子。是無罪的了。密李狄道。却有一樣。主教雖然懲辦有罪的人。但是有德之人。他有時也要辦的。長老道。你這句話。說得有點奇怪。我却不大懂。密李狄道。什麼奇怪。長老道。主教派你來的。你是主教的朋友。但是……密李狄道。我還要說他的壞話。長老道。你却沒說他的好話。密李狄道。可惜他不是我的朋友。倒是我的仇人。長老道。這封信裏。主教叫我照應你。密李狄道。他叫我到這裏。不過是把我監禁起來。等他派人來放我。長老道。你爲什麼不逃跑呢。密李狄道。跑到那裏呢。只是主教要尋我。隨便跑到那裏。都是跑不脫的。倘若我是箇男人。自然還有法子好想。我是箇女人。只好罷了。你剛

纔說的那箇女人。他想法子逃跑麼。長老道。這箇女人的事。是兩樣的。他爲的是有戀愛的事。羈留住了。密李狄道。他若是有戀愛的事。那還算不了十分不快活。長老道。看來你也許是有人要收拾的。密李狄歎道。是的。長老忽然想起來。問道。你不是反對真教的人麼。密李狄道。我不是奉耶穌教的。我可以對天發誓。我是箇最相信天主教的人。長老微笑道。你不要害怕。你在這裏。沒有什麼難受的。我們總要想出法子來。叫你過的好日子。況且那箇女人。你總要會着的。他是很招人愛的。總算同你是同病相憐。一定處得來的。密李狄道。他叫什麼名字。長老道。有一位大家夫人。送他來的。喊他作吉第。他別的名字叫什麼。我就不曉得了。密李狄喊道。他叫吉第。當真的麼。長老道。是的。你認得他麼。密李狄想到那箇女人。許是他的女僕。不禁微笑。後來滿面怒容。再過一會。又裝出慈善面貌來。問道。我幾時可以見他。我很着急的要相見。長老道。等等就可以見。不過你跑了四天的路。今早起得又早。你先去歇歇罷。等到喫飯的時候。我再喊你。密李狄原不要睡的。聽了長老的話。只好先去歇

歇養養神。於是同長老告辭出來。倒下去睡。想起拿吉第來報仇。心裏極高興。又記起主教應許他的話。他已經替主教把仇人殺了。達特安的性命。是在他手上的了。只有一件事。他却很放心不下。他以爲德拉費伯爵早已死了。誰知還未有死。伯爵同達特安。是好朋友。一定是兩箇人同謀破主教的密計。收拾達特安的時候。就可以拖累伯爵。想了許多妙計。心裏十分高興。就睡着了。後來有人喊醒他。看見長老站在牀邊。旁邊還有一箇少年女子。長得很細的。密李狄却不認得他。兩箇人的相貌。都是很美的。密李狄却來得名貴些。長老同他們引見了。就出去。那一箇女子也。想出去。密李狄道。你不要去。你陪陪我。我很想同你作朋友。請你等等。同我談談。那女人道。你很乏了。要好好的歇歇。我不要驚吵你。密李狄道。我睡斃了。醒來很舒服。你陪陪我罷。說完伸手去拉他。請他坐下了。那女人說道。真是不幸得很。我在這裏有六箇月了。沒得一箇人談談。你現在來了。我却要出庵了。密李狄道。你要走了麼。那女人很高興的說道。是的。密李狄道。我聽說你是受了主教的害。到這庵裏來的。

我們是同病相憐了。那女人道：你也是受主教的害麼？長老的話不錯了。密李狄道：別響。我們雖在這庵裏，也不好大聲說他。我所以受害，都爲的是同一箇我所親信的女人。話說多了，誰知他反去謀害我。你也是被人謀害的麼？女人道：不是的。我是忠心被害。有一箇女人，我是很忠心於他的。我肯捨性命爲這箇女人。密李狄道：他丟開了你麼？女人道：我當初以爲他忘記了我。丟開我了。前兩三天，我纔知道。他並沒丟開我。不然，我心裏是要很難受的。但是我聽見說，你原可逃跑的。密李狄道：我既無朋友，又無銀錢，叫我跑到那裏。況且這箇地方，我從沒來過。女人道：你心地這樣好，相貌這樣美，隨你跑到什麼地方，都是有朋友的。密李狄道：雖是這麼說，我也還是免不了受人謀害。女人道：你要信天呀。到了時候，你作的好事，自然是有好報的。好在我們見了面，我雖然是不能幫你的忙，我却有幾箇有力量的朋友，等我出了庵，我請他們幫你。密李狄道：我剛纔說，我被人收拾，並不是因爲我沒得朋友。不過這班朋友，都是怕主教的。就是王后自己，也不敢同主教相抗。我曉得的，得罪了

主教的人。王后想救也救不來。女人道。你請放心。王后有時似乎不能相救。等到了機會。王后還要設法的。密李狄道。王后是箇好女人。你說的話。我都很相信。那女人很高興的說道。王后是箇極好極美的女人。你也知道了。密李狄道。我同王后不熟。我却認得王后的幾箇心腹。我認得普唐。在英國會過杜薩特。我還認得特拉維。女人道。你認得特拉維麼。密李狄道。我同他很熟的女人道。火槍營的統領。密李狄道。是的女人道。我同你要作好朋友。你認得特拉維。一定到過他府裏。密李狄道。常去原來他造這箇謊。是要騙那女人多說話。打聽消息。女人道。你常到他府裏。你一定碰見過幾箇火槍手。密李狄覺得漸入佳境了。說道。特統領請到府裏喫飯的。那幾位火槍手。我都碰見過。女人道。你把你碰見的幾箇姓名。說把我聽。也許有我也認得的。密李狄道。我會過的是某人某人。女人道。難道你沒會過阿托士麼。密李狄聽了。臉變了色。渾身的發抖。女人說道。什麼事。我沒說出傷你心的話麼。密李狄道。不是的。你說的這箇名字。原是我的朋友。我覺得奇怪。你也認得他。女人道。我認得他。



還認得他的朋友頗圖斯。阿拉密。密李狄道。我也認得。女人道。他們都是有膽子有義氣的人。你如果認得他們。爲什麼不請他們幫忙呢。密李狄道。我同他們不很熟的。不過我有箇朋友叫達特安。倒同他們很熟。他常同我談起那幾箇人。女人問道。你認得達特安麼。看見密李狄臉上露出怪樣。女人又問道。你同他什麼稱呼。密李狄道。不過朋友罷了。女人道。不是的。你是他的相好。密李狄道。你纔是他的相好。女人道。我麼。密李狄道。是的。你是他的相好。你是邦那素的老婆。女人聽了。害怕起來。往後退。密李狄道。你不必賴了。你是他的相好。是不是。女人道。是的。不錯。我同你是敵手了。邦氏說完了。看見密李狄臉上變得十分兇惡。很害怕。原想走開。但是醋意發作。特爲不走。說道。我要問你。你作過他的相好沒有。你現在還是他的相好。不是。密李狄道。不是的。從來沒作過。他說得很親切的。邦氏也相信了。說道。我信你的話。爲什麼我剛纔談起他。你就叫起來。密李狄道。你還不曉得麼。女人道。我怎麼會曉得。密李狄道。因爲達特安是我的好朋友。他同我說過許多祕話。女人道。是麼。密李

狄道。是的。故此我很知道你的事。從前你如何在聖遮猛被人擄了。他如何的着急。他同他的幾位朋友。如何的各處找尋。我現在無意的碰着你。自然是覺得詫異的。他同我常談你。他戀愛你的很。還叫我戀愛你。康士且。我居然找着你了。說完。就攔住邦氏。邦氏信以爲真。當他是極可靠的朋友了。說道。我得罪你的話。你不要見怪。密李狄原想把邦氏登時就弄死了的。不過這箇地方。不好下手。就裝出笑臉來。說道。我找着你高興極了。讓我看看。達特安對我的面貌神情。一點也不錯。我爲什麼。一見你。還不認得。邦氏却看不出這副笑臉。藏着許多毒計。邦氏道。看來你曉得我所受的苦了。他自己所受的苦。是已經告訴過你的了。不過我爲他受苦。倒還覺得快活。密李狄道。自然是快活。一面說。一面心裏想別的。邦氏道。幸虧我的災難滿了。明天他就來了。也許今晚就到。密李狄聽了。大驚問道。你說什麼。你盼望着接他的信麼。邦氏道。我知道他自己來。密李狄道。達特安自己來麼。邦氏道。是的。密李狄道。沒有的事。他在拉羅譜爾地方打仗。打完仗。纔能殺來。女人道。你自然是這樣想。

不過我的達特安有膽子。沒有辦不來的事。密李狄道。我不相信。邦氏一點都不疑心。高興的很。把信送給他。說道。你看看這封信。密李狄見了信。心裏想道。這是施華洛夫人的筆跡。我常疑心他傳遞消息的。密李狄讀信道。我的好孩子。你預備動身。我們的朋友。就來見你。把你放了。我們有膽子的喀士剛。很可靠。你告訴他。有幾個人因爲他預先送信。很感激他。密李狄道。這是不錯的。你可曉得預先送信的話。是怎麼講。邦氏道。大約說的是主教的詭計。密李狄道。許是的。說完。往後靠。在那裏想。這箇時候。聽見路上有馬蹄聲。邦氏跑到窗子看。說道。許是他來了。密李狄很驚動。一點也動不得。說道。真是他來了麼。邦氏道。不是的。這箇人我從來沒見過。是到這裏來的。搖門鈴了。密李狄從牀上跳下來。問道。當真不是達特安麼。邦氏道。當真不是的。密李狄道。也許你沒看清楚。邦氏道。我只要看見他帽子的烏毛。或是衣裳的一塊。我就認得是他。密李狄趕快穿了衣裳。說道。你說這箇人。來這裏麼。邦氏道。這時候。他已經進來了。密李狄道。不是來看你的。就是來看我的。邦氏道。你爲什麼這

樣不安。密李狄道：「我沒法子。主教是可怕的。」邦氏道：「別響。有人來了。話沒說完。」長老開門進來了。問密李狄道：「你是從布朗來的麼？」密李狄道：「是的。有人找我麼？」長老道：「是的。有一箇人。他不肯報名姓。說是從主教那裏來的。」密李狄道：「他要見我麼？」長老道：「他說他要同從布朗來的人說話。」密李狄道：「請你領他進來罷。」邦氏道：「難道這箇人來送凶信的麼？」密李狄道：「恐怕是的。」邦氏道：「我讓你去會這箇人。等到這箇人走了。你許我進來麼？」密李狄道：「自然。我要你來。」長老同邦氏出去了。只剩密李狄一箇人。兩隻眼不停的看着門。聽見一陣登樓的聲音。脚步慢慢的近了。推開了門。進來一箇人。密李狄見了。很高興。喊了一聲。原來這箇人是主教的偵探。羅時伏伯爵。

第六十二回 密李狄之布置

再說密李狄看見羅時伏進房。喊道：「原來是你麼？」伯爵答道：「是我。」密李狄問道：「你從那裏來？」伯爵道：「我從拉羅諾爾來。你從那裏來？」密李狄道：「我從英國來。」伯爵道：「巴金汗公爵怎麼樣？」密李狄道：「他不是死了。就是受了重傷了。有一箇奉清淨教的瘋子。」

行刺他。羅時伏微笑。說道。哈。這是偶然僥倖的一件事。主教知道。一定高興的。你告訴他了沒有。密李狄道。我在布朗。寫信告訴他了。你來這裏作什麼。伯爵道。主教很不放心你。特爲派我來打聽。密李狄道。我昨天纔到這裏。伯爵道。昨天以前。你辦的什麼。密李狄道。我一點時候都沒躊躇。伯爵道。我曉得的。密李狄道。你曉得我在這裏碰見什麼人。伯爵道。不曉得。密李狄道。你猜猜。伯爵道。我猜不着。密李狄道。就是王后特爲從監裏放出來的。少年女人。伯爵道。難道是達特安的相好麼。密李狄道。那那素的老婆。主教尋不着他的踪跡。羅時伏道。運氣真好。主教是箇走好運的人無疑了。密李狄道。我同他兩面相遇。你說奇怪不奇怪。伯爵道。他曉得你是誰麼。密李狄道。不曉得。伯爵道。他全不認得你。密李狄微笑說道。是的。我們現在是好朋友了。伯爵道。你真是箇奇怪女人。密李狄道。幸虧這樣。你曉得他要怎樣。伯爵道。他要怎樣。密李狄道。王后有命。明天要放他。伯爵道。是麼。誰來接他。密李狄道。就是達特安。同那幾箇朋友。伯爵道。我們總要把這箇人。關在巴士狄大監。纔得了。密李狄道。

我不懂爲什麼還不把他們關起來。伯爵道。主教好像很喜歡這幾箇人。我不曉得什麼意思。密李狄道。有這件事麼。伯爵道。是的。密李狄道。羅時伏。你去告訴主教。就說我同主教在鴿子籠酒店說的話。那四箇人都聽見了。你告訴他。他走過之後。有一箇跑到我房裏。強逼我。搶了我的護照。你告訴他。這四箇人把消息送給威脫世爵。那件事幾乎辦不成。你告訴他。爲首的是阿托士。達特安。兩箇人。你告訴他。阿拉密是施華洛夫人的戀愛人。我們曉得他的祕密事。我們還可以利用他。至於頗圖斯。他不過是箇大獸子。這兩箇人。我們可以不理他的了。伯爵道。他們四箇人。不是隨大軍在拉羅諧爾麼。密李狄道。我原想他們是在那裏的。誰想邦氏得了施華洛夫人的一封信。邦氏這箇獸子。給我看了。我纔曉得那四箇火槍手。要到這裏接邦氏。伯爵道。這却怎麼好呢。密李狄道。主教叫你分付我辦什麼。伯爵道。叫我來取你的報告。你嘴說給我也好。或寫出來也好。我得了報告。馬上就走。主教得了你的報告之後。另外有事分付你去辦。密李狄道。我就在這裏等麼。伯爵道。在這裏也好。在

附近地方也好。密李狄道：我不能同你一道走麼？伯爵道：行不得。營裏許有人認得你。於主教有點不便。密李狄道：我就住在這裏。或在附近地方就是了。伯爵道：你要給我曉得。好送信。密李狄道：我也許不能久在這裏。伯爵道：爲什麼呢？密李狄道：不問什麼時候。我的仇人。都可以到這裏。伯爵道：你若是不住在這裏。那箇女人是要跑了的。你不曉得他跑到那裏。密李狄道：你忘了。我現在是他的最好朋友了。伯爵道：我就可以告訴主教。說這箇女人……密李狄道：請他不用煩心的了。伯爵道：就是這句話麼？密李狄道：他曉得這句話怎樣講。伯爵道：是了。我怎麼樣呢？密李狄道：你趕快回大營去。這些消息。你要趕快報告主教。伯爵道：我的馬車到了某處。車就壞了。密李狄道：這是頂好的事。伯爵道：你聽了。爲什麼高興？密李狄道：我要用車。伯爵道：我怎樣走呢？密李狄道：騎馬。伯爵道：說得容易。有一千多里呢？密李狄道：你可以辦得了。伯爵道：辦是辦得了。還有什麼呢？密李狄道：你到了某地方。可以打發車來。叫你的跟人來。同我帶信。伯爵道：很好。密李狄道：你帶了主教的公文麼？伯爵道：

主教授我全權。密李狄道。你就告訴長老說。或今日。或明日。有人來領我。請他讓我跟你派來的人走。伯爵道。曉得。密李狄道。你同長老說到我。總要詆毀我。伯爵道。這是什麼緣故呢。密李狄道。我裝作主教的反對黨。你這樣纔能堅邦氏相信我之心。伯爵道。我明白了。你把報告寫好了。給我。密李狄道。用不着了。我什麼都告訴你了。你好記性。你回去照說就是了。信件是容易遺失的。伯爵道。也好。你把住地告訴我。不要叫我通國的找你。密李狄道。等等。讓我想。伯爵道。你要地圖麼。密李狄道。用不着。這裏地方。我很熟的。伯爵道。什麼。你到過這裏麼。密李狄道。我。是在這裏。生長的。伯爵道。是麼。密李狄道。有箇生長的地方。是佔點便宜的。伯爵道。我在那裏尋你。密李狄道。讓我想。你在阿們特找我罷。伯爵道。阿們特。在什麼地方。密李狄道。在力斯地方。只要一過河。就是外國了。伯爵道。很好。不過你不是遇着十分危險。你不要過河。密李狄道。那箇自然。伯爵道。你倘若過了河。我在那裏尋你呢。密李狄道。你一定要帶跟人麼。伯爵道。不一定。密李狄道。你的跟人。靠得住麼。伯爵道。很靠得。



住。密李狄道。你把他留下。給我。沒人認得他。他在阿們特地方等。倘若我離開那裏。他可以告訴你。我到什麼地方去了。伯爵道。你把地名寫在紙上。恐怕我忘記了。地方是不會洩漏的。密李狄道。那可難說。你既然要。我就寫給你罷。說完。寫給伯爵。伯爵接了那塊紙。藏在帽子裏。說道。我一路走一路把地名念熟了。紙塊丟了。也不要緊。沒別的事了麼。密李狄道。沒得了。伯爵道。讓我看。看。巴金汗死了。或是受了重傷。四箇火槍手偷聽你同主教的密談。你到波士木。威脫世爵先得了信。阿托士同達特安。要關在巴士狄大監。阿拉密是施華洛夫人的情人。頗圖斯是箇大獸子。邦氏是找着了。你要我的車。還有我的跟人。我去告訴長老。說是你得罪了主教。我去力斯岸邊阿們特地方。去找你。對不對。密李狄道。不錯的。你的記性很好。不過還有句話。伯爵道。什麼話。密李狄道。我看見庵旁花園。同樹林很相近。你告訴長老。讓我在樹林裏走走。將來我許要從後門逃跑的。伯爵道。你什麼都想到了。密李狄道。你却忘了問我一句話。伯爵道。什麼話。密李狄道。你沒問我要錢用不要。伯爵道。你要多

少密李狄道。你所有的金錢。都交給我。伯爵道。我可以給你五百箇畢士度。密李狄道。我也有這箇數。你把你的給了我。我有了一千箇畢士度。可以贖了伯爵道。這就是了。你拿去罷。密李狄道。謝謝你。你幾時走。伯爵道。再過一點鐘。我還要喫東西。我的跟人。還要替我找馬。密李狄道。請了罷。伯爵道。請了。密李狄道。替我候候主教。伯爵大笑道。候候惡鬼。果然過了一點鐘。他就動身。五點鐘之後。在阿拉士地方走過。達特安是在阿拉士地方。遇見他的。

第六十三回 太遲了

再說羅時伏纔走了。邦氏就進來。看見密李狄滿臉高興。很詫異。邦氏說道。我聽說你害怕的事體。就要出來了。不是今晚。就是明早。主教叫你去。密李狄道。我的寶貝。誰告訴你的。邦氏道。我聽見送信的人說的。密狄李道。你過來。坐在我身邊。等等我。看看有人偷聽沒有。密李狄站起來。開了門。看看過道。走回來。坐在邦氏身邊。邦氏道。爲什麼要這樣小心。密李狄道。我告訴你罷。剛纔送信的人。很有點爲難。邦氏道。

你說的是主教打發的人。去見長老的麼。密李狄道。我的寶貝。是的。邦氏道。難道他不是主教打發來的麼。密李狄低聲道。不是的。他是我的親兄弟。邦氏喊道。你的親兄弟麼。密李狄道。是的。你不要告訴別人。別人知道了。我是不得了。你也不得了。邦氏喊了一聲。密李狄道。你聽着我告訴你。我的親兄弟。原是來接我的。要用強硬手段。接我回去。半路上。遇見主教的人。我的兄弟。就緊跟着他。到了無人地方。拔出劍來。要那箇人把公文拿出來。那箇人不肯。我兄弟把他殺了。邦氏聽了。很害怕。說道。可怕得很。密李狄道。他也是沒法。他把公文搶了。就冒名是主教派來的人。再等一兩點鐘。就有車來接我。邦氏道。原來是你的兄弟派車來接的。密李狄道。還有一層。你接的那封信。你以爲是施華洛夫人的。原來是封冒名的假信。邦氏道。假信。沒有的事。密李狄道。特爲作封假信。叫你不要抗拒。邦氏道。達特安自己來呢。密李狄道。沒有這會事。他們都還在拉羅諧爾打仗呢。邦氏道。你怎麼曉得的。密李狄道。我兄弟遇見幾箇主教的人。假裝作火槍手。他們快要來了。你以爲他們是好朋友。他們

就把你捉回巴黎去。邦氏道。我聽見這些詭計。我都糊塗了。我要瘋了。密李狄道。你聽聽。邦氏道。是什麼。密李狄道。馬蹄聲音。我的兄弟就走了。我到窗子上去。同他送箇行。密李狄開了窗子。羅時伏正跑過。密李狄喊了他一聲兄弟。羅時伏擡頭。看見兩箇女人。對着他們擺擺手。密李狄裝出很親愛的樣子。又喊了他一聲。坐下了。在那裏想。邦氏道。我該怎麼辦呢。你的閱歷比我多。你替我想箇法子。我感激不盡了。密李狄道。我也許猜錯的。達特安同他的朋友。也許來的。邦氏道。那是自然更好了。不過我恐怕沒有這箇好運氣。密李狄道。全靠誰先到的了。如果達特安他們先到。你是遇了救了。如果主教的人先到。你可無望了。邦氏道。如果這樣。我是沒得救了。這却怎樣好。密李狄道。你倒不如先藏起來。看看來的是誰再說。邦氏道。我藏在什麼地方呢。密李狄道。這倒不難。我也先到一箇地方躲藏。離這裏有數十里。等我的兄弟。我可以帶你同去。我們同躲在一處。邦氏道。他們不讓我走。我在這裏同監犯一樣的。密李狄道。他們來找我。算是主教派他們來的。人家都不相信你願意同我

一路去的。馬車停在門口。你站在車門。同我送行。我兄弟的跟人是曉得的。他一使手勢。車就走了。邦氏道。倘若當下達特安來了。怎麼樣呢。密李狄道。那箇。我們可以打聽出來的。邦氏道。怎樣打聽。密李狄道。容易的很。我兄弟的跟人。是很靠得住的。我叫他回來。在北東打聽。他自然改了裝。守住這箇庵。若是主教的人來了。他不出來。若是達特安來了。他自然領他們來。邦氏道。他認得達特安他們麼。密李狄道。他在我家裏。見過達特安。邦氏道。是了。我還許有得救。不過我們不要躲得太遠了。密李狄道。我們躲的地方。不過離這裏七八十里。我們緊靠在邊界上。只要風聲不好。我們就過界。跑到外國去。邦氏道。我們現在作什麼呢。密李狄道。只好耐煩的等。就是了。邦氏道。萬一仇人來了。密李狄道。我兄弟的馬車。一定先到的。邦氏道。萬一車到了。我們不在一處。我許去喫飯。怎麼好呢。密李狄道。你要同長老說一聲。說同我一處喫飯。邦氏道。他許我麼。密李狄道。一定許的。邦氏道。只願長老准了我。我就可以常同你在一處。密李狄道。你就去同長老說。我現在有點心煩意亂。我要到園裏

走走。邦氏道：你去罷。告訴我在什麼地方找你。密李狄道：過一點鐘我就回來。邦氏道：你替我費了許多心。我謝謝你。你待我這樣好。我真是感激不盡。達特安知道了。也要很感激你的。密李狄道：什麼事都商妥了。我們下樓罷。邦氏道：你要到園裏去麼。密李狄道：是的。邦氏道：從過道出去。下了小樓梯。一直去就是了。密李狄道：謝謝你。於是兩箇人微笑。分了手。再說密李狄的詭計。是要先把邦氏勸走了。帶在自己身邊。隨後再去騙他。說達特安並沒來比東。再過幾時。羅時伏回來。那時謀害阿托士同達特安的法子。總可想好了。密李狄謀事。彷彿像箇大將。通盤先籌算好。勝則進。敗則退。一絲不漏。他到了花園。先把路徑看好。那一條路可以逃走。以備緩急。過了有一點鐘。聽見邦氏喊他。原來長老許了邦氏。准他同密李狄一處喫飯。兩箇人剛走到院子。聽見馬車之聲。到了庵門口。馬車停了。密李狄很留心的聽。問道：你聽見聲音麼。邦氏道：我聽見有馬車聲音。密李狄道：這就是我兄弟送來的馬車。邦氏道：我害怕的很。密李狄道：來。來。你要壯壯膽。說完了。聽見門口搖鈴的聲音。密李狄

對邦氏道。你到你房裏去。拿點值錢的東西。邦氏道。我房裏只有他的信。密李狄道。你就去拿。隨後到我房裏。我們先喫晚飯。再走。恐怕要走一夜的路。邦氏把手擺在胸口。說道。我心跳得利害。我幾乎不能走了。密李狄道。膽子放大些。再過一刻鐘。我們就平安了。你要記得。你是爲他去作這件事。邦氏道。爲的是他。我什麼事都肯作。想到這裏。我膽子大起來了。你先上去。我隨後就來。密李狄上了樓。看見羅時伏的跟人在房裏等他。密李狄先分付他。叫他在大門等。倘若火槍手來了。他先把馬車趕到樹林那邊的村子等。密李狄自己從花園入樹林。步行到村裏。倘若火槍手不來。密李狄先上車。邦氏同他送行。馬夫登時就打馬快跑。說到這裏。邦氏進了房。密李狄又把等邦氏來送行。快把馬車趕走的話。說了一遍。叫邦氏聽見。密李狄問是什麼馬車。跟人說是三匹馬的車。商量好了。叫跟人騎馬在前。作嚮導。密李狄原先還怕邦氏犯疑。誰知邦氏臉上這樣溫柔。心裏又十分慈善。一點也不疑心。況且密李狄是誰。他一點不曉得。跟人出了房。密李狄說道。這樣事都預備好了。長

老一點也不犯疑。以爲我是真蒙王教放我走的。你喫點酒。喫點菜。我們就動身罷。邦氏道。我們就走麼。兩箇人坐下來。密李狄送邦氏一隻雞翅膀。替他倒了一鍾酒。說道。我們運氣好得很。天快黑了。等不到天亮。我們就到了躲避的地方。那時就沒人疑我們了。邦氏喫了幾口東西。喝了一點酒。密李狄道。來罷。你學學我的榜樣。剛好拿起酒鍾。忽然聽見馬蹄之聲。嚇得同雷打的一般。登時臉上全變了色。跑到窗口去看。邦氏也渾身發抖。站起來。那時只聽見聲音。並看不見人。邦氏喊道。這又是誰呢。密李狄道。不是朋友。便是仇人。你不要動。讓我看看。邦氏站着不動。話也說不出來。同石人一樣。馬蹄之聲。漸漸近了。只離庵門不過幾十碼遠的了。密李狄瞪眼在那裏看。忽然在路轉灣那裏。看見帽子上的烏羽。同金線。數一數。起先是兩箇人。隨後四箇人。共總八箇人。有一箇跑在前頭。離開那幾箇人很遠。密李狄看見爲頭先行的。一箇人。不禁哼了一聲。原來那箇人就是達特安。邦氏也喊了一聲。問道。來的是誰。密李狄道。來的是主教親兵。我認得他們的號衣。不要耽誤了。我們快跑罷。



邦氏道。我們逃罷。說只管說。他却害怕得要死。一步也動不得。那時馬蹄的聲音。已經過了窗子。密李狄牽了邦氏走。說道。我們從花園逃走罷。鑰匙在我身上。快走罷。再過五分鐘。就來不及了。邦氏勉強走了兩步。倒在地下。暈過去了。密李狄要扶他起來。扶不了。聽見馬車先走了。因為馬夫看見了火槍手。就趕馬車走。同時又聽見放來兩三槍的聲音。密李狄說道。你到月底走不走。邦氏道。我恐怕不能了。我一點力也沒有了。你先逃罷。留我一箇人在這裏。密李狄喊道。我逃了。留你一箇人在這裏。麼。我萬萬不來說完了。忽然有了主意。臉上露出極兇惡的樣子來。跑到桌邊。從手上脫下一箇戒指。打開了。搖出點紅色粉子。放在邦氏的酒鍾內。那粉子入了酒。登時化了。密李狄送酒給邦氏道。你喫了這鍾酒。就有力量了。說完。把酒送到唇邊。邦氏就喫了。密李狄心裏想道。我原不想這樣報仇的。現在只好將就了。密李狄微笑。把酒鍾放在桌上。出去了。邦氏看見他走。自己一點力量也沒有。想跟也不能。再過幾分鍾。聽見庵門大吵。邦氏時時刻刻望密李狄回來。永遠不見他回來。額上出了

許多冷汗。倒在地下。幾乎不省人事。隨後聽見開庵門聲。又聽見過道靴子響聲。彷彿還聽見有人喊他的名字。邦氏忽然十分高興。喊了一聲。爬到房門口。喊道。達特安。達特安。是你麼。我在這裏。你進來。罷。達特安喊道。康士且。康士且。你在那裏。同時幾箇人。把門推開了。跑進房來。邦氏倒在榻上。不省人事。達特安看見了。把手槍摔在地下。跪在邦氏跟前。阿托士把手槍放在腰間。頗圖斯。阿拉密。把刀藏好在身邊。邦氏道。達特安。我的戀愛的達特安。你果然來了。達特安道。寶貝。康士且。我們到了。找着你了。邦氏道。那箇女人。還告訴我。說你不來了。我曉得你是要來的。幸虧我沒同他走。我快活得很。達特安道。你說的是什麼女人。邦氏道。我的同伴。一位夫人。同我很要好。還要幫我逃走。他以為你們是主教的親兵。他先逃走了。達特安道。你的同伴。你說的是什麼同伴。邦氏道。他的馬車。停在庵門口。他說是你的好朋友。你還把我們兩箇的事。告訴過他。達特安道。他叫什麼名字。你忘記了麼。邦氏道。我聽見過他的名字。一趨。你等等。這真奇怪。我為什麼覺得天翻地覆的。我眼也看不見了。

達特安道：快幫忙！快幫忙！他兩隻手冰冷了。他暈倒了。頗圖斯去喊人來救。阿拉密跑到桌子拿水。一眼看見阿托士釘着眼。看酒鍾子。臉上十分驚懼的。阿托士說道：難道那箇女人又謀害了一條人命麼？我倒不肯相信。達特安喊道：拿水來。拿水來。阿托士見了。很傷心。斷斷續續的說道：可憐。這箇女子可憐。這箇女子。達特安親邦氏的臉。過了一會。邦氏睜開眼。達特安道：謝天謝地。醒過來了。阿托士向邦氏問道：你趕快說。是誰喫這鍾酒的？邦氏道：我喫的。阿托士道：誰倒酒給你喫的？邦氏道：那箇女人。阿托士道：那箇女人是誰？邦氏道：我記得了。他叫威脫夫人。四箇人聽了。大喊一聲。邦氏的臉變了。死色。氣喘不出來。倒在頗圖斯阿拉密兩箇人手上。達特安捉住阿托士的手。問道：你看是是什麼？難道是……阿托士咬牙切齒道：我看很不好。邦氏喊道：達特安。達特安。你不要走。開我快死了。達特安跑到身邊。看見邦氏眼也直了。渾身大戰。臉上全是死色。達特安喊道：頗圖斯。阿拉密。趕快去求救。阿托士道：也是枉然。不中用的了。那箇女人放的毒。是沒得救的。邦氏聲音很微的。說道：救。

命呀。救命呀。後來伸着兩手。捧着達特安的頭。很戀愛的看着他。同他親親嘴。達特安同瘋了的一樣。喊道。康士旦。康士旦。邦氏長歎了一聲。死了。達特安心如刀割的。叫了一聲。倒在邦氏身邊。頗圖斯滴下淚來。阿拉密兩眼望天。阿托士畫十字。這箇時候。忽然有箇人立在門口。臉上很慌張的問道。這箇是達特安麼。你們就是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麼。三箇火槍手。看見這箇人。很詫異。因爲他們驚魂未定。一時說不出話來。那箇人道。諸位要曉得。我來找的就是你們要找的女人。我看見死屍。我知道那箇女人。一定在這裏走過。那三箇朋友。見這箇人。臉是熟的。好像在那裏見過。一時記不起來。三箇人還是不響。那人說道。你們彷彿是不認得我了。你們却救了我的命。兩趟了。我只好自己引見罷。我就是威脫世爵。是那箇女人的夫兄。阿托士站起來。抓他的手。說道。我們很歡迎你。我曉得你一定肯幫我們的忙的。威脫道。我從波士木動身。不過比那箇女人。遲了三點鐘。到了布朗。也不過落後三點鐘。我到了某處。不過比他遲了二十分鐘。趕到某處。就失了他的踪跡。我一路跑。一路打。

聽。還看見你們跑過。我認得達特安。我喊你們。你們沒聽見。我就跟你們跑。那時我的馬乏了。看起來。你們雖是跑得快。也到得太遲了。阿托士指着邦氏同達特安道。你看看我們到得遲了。威脫道。他們兩箇都死了麼。阿托士道。不是的。幸而達特安不過暈過去了。威脫道。幸虧他沒死在那箇女人手上。這箇時候。達特安睜開眼。慢慢起來。又倒在邦氏身邊。阿托士走上前。很溫和的勸他道。來罷。我的好朋友。你是箇大丈夫。爲死者滴淚。男人要爲死者報仇。達特安道。是的。我們替他報仇。我跟你走。阿托士低聲同阿拉密說。叫他去請長老來。阿拉密在過道。碰見長老。滿臉是慌張之色。長老就喊了庵裏的幾箇尼姑來。阿托士抓着達特安的手。對長老說道。這箇女人的屍首。我們交把你照應。這箇女人。生在世界上。原是箇仙女。現在登天。也是箇仙女。我們將來。還要回來祭他的墓。說完了。領了達特安出去。五箇人上了馬。跟人隨後。走到比東地方。住了客店。達特安先說道。我們不如立刻就去追趕那箇女人。阿托士道。要就動身。不過我先要布置。達特安道。他要逃走了。捉不着他。

是你擔責成。阿托士道：你不要怕。我可以保他逃不了。達特安素來是最相信阿托士的，也就不催。頗圖斯同阿拉密面面相向，不曉得阿托士想什麼法子。威脫以爲阿托士不過是安慰達特安的話。阿托士把房間定了，說道：我們先去歇歇罷。你們放心交把我罷。我布置一切就是了。威脫道：據事體論起來，該應我布置的。爲的是我是那箇女人的夫兄。阿托士道：我是那箇女人的丈夫。達特安聽了微笑。他曉得阿托士直認不諱的。把祕密事說出來，是要自己去報仇的。頗圖斯同阿拉密聽了，很驚異。威脫聽了，以爲阿托士瘋了。阿托士說道：你們都到房裏歇息罷。你們現在都曉得我是那箇女人的丈夫。自然是讓我設法報仇的了。達特安：你把那箇人在阿拉士地方丟的那塊紙給我。你記得麼。那塊紙上寫了一箇地方名。達特安道：是的那箇地方。叫阿們特。我明白了。那箇字是那箇女人的親筆。阿托士道：是的。你知道了。頭頂上還有天。

第六十四回 紅衣人

再說阿托士到了這箇時候。把他平常看得世界冷淡的意思。全沒有了。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報仇。他恐怕對不起幾箇朋友。很在那裏用心。先同店主要了一張地圖。看見從比東到阿們特地方。有四條路。他先分付了四箇跟人。叫他們天黑亮就動身。各人走一條路。去阿們特。巴蘭舒最聰明的。從馬車走過的一條路走。阿托士叫他們先走。是要他們打聽。沒人犯疑。密李狄認得主人。不認得跟人。跟人們却都認得密李狄。預先約好。四箇跟人。翌日早上七點鐘。在阿們特會齊。倘若找出了密李狄躲藏的地方。三箇人在那裏守住。一箇人回來領路。阿托士分付過。叫他們出去。自己站起來。帶了劍。披上罩袍。出了店門。那時快有十點鐘了。街上沒什麼人。阿托士的樣子。是要找箇人打探情形。後來遇着一箇人。他走上前去。問了一句話。那箇人聽了。很有驚怕的樣子。指了一指。阿托士要送他半箇畢士度。要他領路。那箇人不肯。阿托士只好一箇人。問着那箇人所指的方向走。碰見四條路口。阿托士糊塗了。在那裏等。看見人。就要問。等了幾分鐘。來了一箇更夫。阿托士又問他。他也害

怕起來不肯陪他走。只指了方向。阿托士就向這條路走。又糊塗了。站在那裏等。剛好有箇乞兒走來要錢。阿托士給了他一箇柯朗。要他領路。乞兒原先不肯。後來在黑暗裏看見銀錢的光。他就答應了。走到街的轉角。乞兒指一間房子把他看。阿托士去敲門。那乞兒就跑了。那間冷落房子。無燈亮。無人聲。彷彿是沒人住的。敲了三下。聽見屋裏有人答應了。有人出來。半開了門。看見出來的人。身子很高。臉白。髮黑。額下有黑鬚。兩箇人說了幾句話。那箇人就請阿托士進去。關了門。那箇人把阿托士領入試驗房。原來這箇人在房裏。用鐵絲網一副骷髏架子。是細好的了。只餘那箇人頭。還擺在桌上。一看房裏的東西。就知道這箇人是箇博物家。有幾箇黑木的籠子。裝了些乾蜥蜴。還掛了許多乾草藥。這箇人是一箇人住在這裏。連家眷跟人都沒有的。阿托士進了房。看看各種東西。坐下了。先把來意告訴他。還要相煩他幫忙。這箇人只是搖頭。阿托士從懷裏拿出一張紙來。上面有兩行字。簽了字。蓋了印的。這箇人看見了。點頭答應。阿托士站起來。告辭走了。回到客店。天亮的時候。達特



安走進來。問他怎樣辦。阿托士道：你耐煩等了。過了一會。長老打發人來送信。說日中行埋葬禮。那密李狄跑到什麼地方。却沒得消息。只曉得他是從花園跑了。地下有他的足跡。花園門仍關着。鑰匙却不知所往。到了時候。威脫世爵。同那四箇火槍手。走向庵裏來。遠遠聽見鐘聲。教堂門開了。禮壇有欄杆。門未開。壇中間擺着邦氏的屍首。穿了修行的衣裳。欄杆裏是尼姑。在那裏念經。達特安走到教堂門。有點支持不住了。回頭一看。不見阿托士。原來阿托士把報仇的事想得很周到。先到花園去看足跡。尋到花園後門。走入樹林。一看。就知道猜得不錯。馬車走的路。是繞着林子走的。阿托士兩眼釘着路上。跟住走。還看見有點血跡。以爲是拉車的馬受了點傷。走了六七里路。快到非士土村子。看見很大塊的血跡。爲馬蹄所踏。重新又看見密李狄的足跡。看來馬車在這裏停了。一定是在這裏出了樹林。上的馬車。看清楚了。就回到客店。看見巴蘭舒在那裏。很不耐煩的等。巴蘭舒報告的話。很滿意。這箇跟人。也在路上走。也看見血跡。同停馬車的地方。他還到非士土地方。進了客店。打

聽得早一天晚上八點半鐘時候。有一箇受傷的男人。同着一箇女人。坐了馬車。因爲那箇男人不能走了。就歇在客店。說是在樹林裏遇了賊。男人受了傷。只好在店裏歇。女的換了馬。先走了。巴蘭舒找着趕車的馬夫。纔曉得他把女人送到法羅梅地方。女人就向阿門特地方走了。巴蘭舒早上七點鐘。到了阿們特。那裏只有一間客店。巴蘭舒裝作是箇馬夫要找事。過了一會。曉得有箇女客。是昨天晚上七下鐘到的。只自己一箇人來。住了一間房子。告訴店主說。還有幾天住。巴蘭舒打聽了這些消息。跑回頭。告訴那三箇同伴。叫他們守着那間店。他自己回來。送信給阿托士。剛好說完。那三箇火槍手來了。臉上都很有着急。達特安先問道。我們作什麼呢。阿托士道。且等等。他們都回到自己房裏。當天晚上八點鐘。分付備馬。叫人告訴他們三箇同威脫。馬上就動身。不到一會。都預備好了。兵器弄好。火槍都裝好。阿托士最後出來。看見達特安已經上了馬。正要起行。阿托士道。再等一等。還有一箇人還沒來。那四箇人面面相向。露出很詫異的光景。不曉得等什麼人。這時候巴蘭舒把阿

托士的馬牽出來。他跳上馬。分付同伴的等他。他先跑了。不到一刻鐘。又跑回來。有一箇人陪着來。這箇人戴了面具。披了紅罩袍。威脫世爵同達特安幾箇人都不曉得這箇人是誰。看見是阿托士帶來的。只好不問了。到了九點鐘。這一羣人就起行。巴蘭舒作嚮導。跟着馬車走過的路。走各人的心緒。都是悽慘不甯的。一路無話。

### 第六十五回 問罪

再說那天晚上。天色黑暗。刮很大的風。天上黑雲亂飛。遮着星光。未到半夜。月亮還沒上來。路上黑暗得很。有時電光閃過。纔看見路。達特安最不耐煩。一匹馬向前走。阿托士常常的喊他回頭。不要走得太快。他們過了非士土村。靠着大樹林旁邊。走到哈利爾地方。巴蘭舒領路。轉向左走。威脫世爵。頗圖斯。阿拉密。三箇人輪班的。同那紅衣人說話。不管他們問什麼。紅衣人只是點頭不響。他們只好不問了。他們曉得這箇人有點古怪。不肯同他們說話。越走天色越壞。電光不歇的閃。雷聲越響。樹林的風聲。吼得很利害。不久就有極大的風來了。這班人騎馬趕快走。要找地方。

躲避。快要到法羅梅。大風大雨同時來了。各人打開罩袍。披在身上。還有十里路光景。他們只好冒雨前行。達特安一箇人。不披罩袍。連帽子也不戴。因爲他頭上發熱。寧可讓雨淋着。覺得爽快。他們剛到一箇地方。正要往前一站走。看見有一箇人。躲在樹下的。跑出來。站在路中間。把手指放在嘴邊。招呼他們不要響。阿托士認得是吉利模。達特安喊道。怎麼樣了。那箇女人離了阿們特了麼。吉利模點頭。阿托士道。達特安。你不要響。讓我來問他。就問道。那箇女人。向那裏去了。吉利模拿手指向力斯河。阿托士問道。離這裏有多遠。吉利模搖搖頭。屈了半箇指頭。是五里的意思。阿托士道。他一箇人跑的麼。吉利模又點頭。阿托士道。諸位。那箇女人。一箇人跑了。向力斯河走。離這裏有五里路。達特安道。很好。吉利模。你領路罷。吉利模領他們走了五百碼遠。到了一條水邊。他們涉了水。電光一閃。看見安肯汗村。阿托士問道。吉利模。他在這裏麼。吉利模搖頭。阿托士道。我們往前走。却不要響。一班人於是向前走。電光一閃。吉利模伸出手。指着一間單房子。在河隄上。離渡頭有一百碼遠。窗子上

微微有點燈光。阿托士說道。就是這箇地方。說到這裏。有箇人藏在路邊溝裏。跳了出來。原來是摩吉堂。跑上前來。一手指着窗子。低聲說道。他在那裏。阿托士問道。巴星在那裏。摩吉堂道。我看住窗子。他去把門。阿托士道。很好。你們辦得很好。阿托士下了馬。把韁交給吉利樸。自己向窗子走。叫他們去把門。原來這間房子。四圍有道籬笆。有三尺上下高。阿托士跳過去。走向窗子。原來是無窗門的。只有窗簾。蓋了下半段。他從石頭上爬上去。從窗簾上。向房裏看。看見一箇女人。裹了一件黑長袍。坐在小櫓上。旁邊還生了點火。兩隻手靠住一張桌子。頭歇在手上。兩隻手潔白如雪。他雖然看不見這箇女人的臉。他曉得這箇女人。就是他要找尋的人。臉上冷笑了一會。這箇時候。忽然一匹馬嘶起來。密李狄擡起頭來。看見阿托士的臉。就喊了一聲。阿托士曉得他認得他。就用力去推窗子。一聲響。玻璃碎了。窗架也倒了。阿托士一跳。就進了房。密李狄向房門跑。開了門。達特安先站在門口。密李狄看見了。又喊了一聲。往後退。達特安恐怕他逃了。從腰間拔出手槍來。阿托士舉手止住。他說道。你

把槍先收了。這箇女人要過堂審訊的。不可行刺他。你等一等。我們辦他罪。諸位請來罷。達特安聽他的布置。威脫世爵。頗圖斯。同那位紅衣人。都進了房。跟人都在外頭。有把門的。有守窗的。密李狄倒在一把椅子上。兩隻手蓋住臉。是不願意看他的仇人。那班人進來了。他擡起頭來。看見他的夫兄。喊道。你來要什麼。阿托士答道。我們要的是巴格生。又叫德拉費伯爵夫人。又叫威脫夫人。密李狄道。不錯的那就是我。你要我作什麼。阿托士道。我們要開堂。審問你所犯的罪。你自己還有機會。可以辯護。你辯得過來。就只管辯。達特安。你先告狀。達特安走上前。說道。老天在上。諸位在前。我告他用毒藥。害死了那那素的老婆。邦氏是昨晚死的。回頭看看頗圖斯。阿拉密兩箇人。兩箇人齊聲說道。我們作證見。達特安又說道。我告這箇女人。設法用毒酒謀害我。酒是從維洛阿送來的。他假冒別人名字。把酒送來。我幸虧沒中計。有一箇叫畢列士。喫了那酒。毒發死了。頗圖斯阿拉密又說道。我們作證。達特安又說道。我告他叫我去殺狄倭達伯爵。只有我自己可以作證。我說完了。達特安退後。站

在一邊阿托士說道。爵爺輪到你了。威脫走上前說道。我告他主謀把巴金汗公爵刺死。幾箇火槍手。原沒聽見這箇消息。一聽了。齊聲喊道。巴金汗公爵被人刺死了。麼。威脫道。是的。刺死了。我接了你們告警的信。這箇女人。一到了英國。我就把他捉住了。他牢籠了那箇看管的人。把刀子交給看管的。用了許多法子。勸那人去行刺公爵。現在那箇刺客。想已在英國判決死罪了。衆人聽了這番話。打了箇冷戰。威脫道。還有別的。我的兄弟。把家財交给了他。得了一箇極古怪的病。不到三點鐘。就死了。死後身上露出很可疑的形狀來。威脫夫人。你大約可以告訴我。我的兄弟。是患什麼病死的。密李狄不響。威脫又說道。你這箇殺巴金汗公爵的兇手。殺費爾頓的兇手。殺我兄弟的兇手。我請你們要把他正法。不然。我是要自動手的了。密李狄兩隻手捧住頭。在那裏發昏。阿托士聲音發戰的。慢慢說道。輪到我了。我娶他的時候。他年紀還輕。我娶他的時候。我家裏的人。都不以爲然的。我也不管。把我的名位富貴。都給了他。有一天。我纔看見他是刺了花的一箇罪犯。他的左肩膀上。刺了一朵

蓮花瓣。密李狄聽了這句話。站起來。說道。你能覈找出憑據來。說是那一箇公堂刺的花麼。你能覈找出那箇刺花的人來麼。忽然聽見有很深很古怪的聲音。說道。這兩句話。要我來答的。說完了。那箇紅衣人走出來。密李狄問道。你是誰。你是誰。衆人的眼。都看着那紅衣人。惟有阿托士知道這箇人。却也不曉得。他同眼前這件事。也有干涉。紅衣人慢慢的走到密李狄面前。到了桌子邊。把面具脫下來。密李狄睜眼看了一會。喊道。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他。這是箇鬼救命呀。救命呀。一面喊。一面拿手去搥牆。威脫問道。你是誰。紅衣人道。讓那箇女人說。我是誰。他還認得我。呢。密李狄嚇得動不得。緊靠着牆。說道。他是利爾地方的劊子手。衆人聽了。都往後退。只剩劊子手一箇人。站在房中間。密李狄跪在地下。喊道。饒我。饒我。罷過了一會。紅衣人說道。我說過的。他還認得我。不錯的。我是利爾地方的劊子手。我把事體告訴你們聽。衆人很留心的聽他說。他說道。這箇女人少年的時候。是唐博瑪庵裏的一箇尼姑。庵裏的教堂。是一箇少年老成的教士管教務。這箇女人用盡了多少法子。去盡



惑他。居然得了手。這箇女人。連神聖都可以蠱惑的。兩箇人就海誓山盟的。互相戀愛。却也曉得。不久有人曉得他們的事。那箇女子。就勸教士同他逃到遠方。以免被人看破。但是逃走出來。是要錢用的。教士偷了教堂裏幾件的值錢東西。來變賣了。正要逃走的時候。兩箇人雙雙的捉住了。關了監。不到一箇禮拜。這箇女子。把監卒的兒子。蠱惑了。私放女子出監。教士得了箇十年苦工的罪。還要刺花爲記。我那箇時候。就當利爾的劊子手。教士就是我的親兄弟。我氣極了。發了誓。要替兄弟報仇。爲的是我兄弟所犯的事。全是這箇女子主謀。我找尋出這箇女子。躲在什麼地方。把他捉住了。網起來。把他也刺了花。同他也留下箇記號。我回到了利爾的第二天。把我的兄弟也越獄逃走了。官府說是我同兄弟同謀。把我捉去關了監。等到拏獲我的兄弟。纔放我。我的兄弟。並不曉得我替他坐了監。他逃了出來。又去同這箇女子。逃到巴黎。當箇小教士。這箇女人。冒充他的妹子。那箇地方。有位世爵。戀愛這箇女子。要娶了作老婆。這箇女子。背了我的兄弟。就嫁了這箇伯爵。做了德拉費伯爵。

夫人衆人聽了。都看阿托士到了這箇時候。纔曉得他就是德拉費伯爵。紅衣人說道。我的兄弟。看見這箇女人。這樣無恥。打定主意。回到利爾。回來纔曉得我替他坐監。官府知道我兄弟回來了。纔把我放出來。諸位現在曉得我告這箇女人的罪狀。也曉得他因爲什麼刺了花的了。阿托士問道。達特安。你看這箇女人。應該科什麼罪。達特安道。死罪。阿托士道。威脫世爵。這箇女人。應得什麼罪。威脫世爵道。應得死罪。阿托士道。頗圖斯。阿拉密。這箇女人。應得什麼罪。兩人齊聲答道。死罪。密李狄聽了。大喊。跪在地下。阿托士說道。巴格生。又叫德拉費伯爵夫人。又叫威脫世爵夫人。你是罪惡貫盈。天人共怒的了。你若是曉得祈禱的。你趕快祈禱罷。我們定了你的罪。你是要死的了。密李狄聽了這幾句話。想要站起來說話。也站不起來。他曉得抗拒也無益。只好跟了劊子手出去。威脫同火槍手。跟了來。跟人在後。那間房子。窗子也破了。大門開着。裏頭什麼都沒有。只剩一盞殘燈。還在那張小桌子上。

再說那時候已到了半夜。月亮上來。照得遠遠的幾間房很清楚。又照着力斯河的水。那邊河堤之外。是一派樹林。上頭一片黑雲。左邊有一間磨房。那時風已定了。風帆一點也不動。只聽見夜鷹在那裏叫。路的兩旁。全是小樹。在月光裏看見。彷彿像是無數的小鬼。伏在那裏守路的。遠遠還有電光。不時打閃。風已停了。樹葉不動。地下很溼很滑。兩箇跟人。拉了密李狄的兩隻手。在前頭走。後頭跟着的是劊子手。在後就是威脫世爵同四箇火槍手。最後就是巴蘭舒同巴星。密李狄一路沒說話。等到同後頭的人。離得遠了。低聲說道。你們兩箇人。幫我逃走。我給你們。每人一千箇畢士度。你若是把我交給你們主人。你們是要後悔的。我的朋友。快要同我報仇的。吉利模聽了。遲疑起來。摩吉堂渾身發抖。誰知被阿托士聽見了。同威脫世爵跑上前。說道。換兩箇人。他同這兩箇人說了話。這兩箇人不可靠的了。於是巴蘭舒同巴星上去。拉着密李狄。走到河邊。劊子手上前。要把密李狄手脚綁起來。密李狄發怒。喊道。你們這班人。都是懦夫。都是刺客。十箇男人。欺負一箇女人。你要小心。你害了

我自然有人替我報仇的。阿托士道：你不是箇女人。你那裏算是箇女人。你是從地獄跑出來的惡鬼。我們不過請你回到地獄。密李狄道：你要記得。不管是誰害了我的性命。就是箇殺人的兇手。紅衣人手拿刀子。說道：劊子手殺人是辦公事。不算殺人的兇手。只算是行法。說完了。把密李狄綱起來。密李狄叫喊的聲音。入了樹林。也無人聽見。密李狄道：就使我犯了許多罪。你們只該把我送到法堂去。你們並不是執法官。不能定我的罪。威脫世爵道：我原叫你到太班去的。你爲什麼不去。密李狄道：我年紀尙輕。不願意死。威脫世爵道：你在比東庵。毒死的女子。年紀比你還輕。你爲什麼叫他死。密李狄道：我到庵裏去。當尼姑罷。劊子手道：你原是箇尼姑。你還了俗。就害了我的兄弟。密李狄哼了好幾聲。跪在地下。劊子手把他抱起來。往小船走。密李狄道：上帝可憐呀。你要把我溺死麼。密李狄喊得實在可怕。達特安原是最要緊報仇的。聽見了。喊得傷心。支持不住。身子靠着樹。兩隻手掩住耳。說道：我不能。着這箇可怕的事。我不要。這箇女人這樣死法。密李狄聽見了。心裏又有了指望。喊

道。達特安。達特安。你可記得。我戀愛過你。達特安。聽了。立起來。向密李狄那裏走。阿托士拔出劍來。攔住了。說道。達特安。你不要動。不然。我只好不顧交情。同你比劍了。達特安不動。回過頭去看別處。阿托士說道。劊子手。辦你的事。劊子手說道。我預備好了。我殺了這箇女人。是爲世界除害。阿托士走到密李狄身邊。說道。你叫我受了許多禍害。你雖然是把我的前程毀了。把我的聲名也糟蹋了。把我的戀愛也玷辱了。我都饒了你。你好好的死罷。威脫世爵走上前說道。你毒死我的兄弟。叫人刺死了。巴金汗公爵。叫費爾頓去受死罪。你還要想法害死我。你所犯這些罪。我今日都饒了你。你好好的死罷。達特安也走上前說道。我騙了你。求你饒我。你把我的好朋友殺了。你還想出許多法來謀害我。我都饒了你。我還替你哭。你好好的死罷。密李狄說道。我完了。我要死了。說完。四圍一看。是要求救的意思。看見樹林裏。只有一片黑。看不見人。聽不見響。密李狄問。我在什麼地方死。劊子手道。在對岸。說完。把密李狄放在小船裏。自己上了船。阿托士給他一袋錢。說道。這是照例的酬勞。劊子手道。

不錯的。不過我要這箇女人知道。我作這件事。爲的是要辦罪。不是爲的幾箇錢。隨即把錢袋摔在河裏。那條小船。開往對岸。船上只有密李狄。同劊子手。餘人站在初到時地方。河面上月亮照着這條小船。到了對岸。這邊略可看見。當過河的時候。密李狄想出法子。把綁弄鬆了。到了對岸。忽然跳出小船。就跑。岸邊泥滑。到了岸上。跌倒了。動不得。覺得兆頭不好。在那裏垂頭合手。對岸的人。看見劊子手。慢慢把兩手舉起。把那殺人的刀子。在月亮下閃光。俄而兩手下來。聽見刀響。又聽見喊了一聲。有一箇無頭的身子。倒在地下。劊子手把紅衣鋪在地下。把屍身同首級。放在衣上。拿四角打了結。包好了。背在身上。落了小船。走到中流。停了船。把那包屍首。摔在河裏。說道。上帝執法無私。去你的罷。過了三天。四箇火槍手。回到巴黎。幸而未過假期。當天晚上。走到特統領府裏。銷假。特統領問道。你們這趟出去。頑得快活麼。阿托士替衆人答道。頑得很快活。

第六十七回 達特安二次見主教

再說九月六號。路易第十三。從巴黎動身去拉羅諧爾。聽見巴金汗公爵被刺。很動心。王后雖然知道有人要害公爵。起初聽見說是刺死了。還不相信。說道沒有的事。他纔有封信給我。到了第二天。拉波特回來了。因為英國封口。耽擱了些時候。纔能動身。他把巴金汗分付的活。告訴王后。把紀念的東西。也呈交了。王后纔相信。路易第十三。見了王后。作出十分高興的樣子來。得意極了。過了幾天。又不高興。這箇人。是不能長久高興的。因為要到拉羅諧爾。他覺他營裏的日子。過得沒趣。又怕見主教。同鳥見了蛇一樣。飛來飛去。只管害怕。總逃不出圈子。王上回到拉羅諧爾。一路上都沒高興。各人都看見那四箇火槍手。沒一箇打得起興致來。到了之後。王上到了駐蹕的地方。四箇火槍手。無精打彩的。有時到酒店去。有時在寓所。也不賭錢。也不喫酒。四箇人談天。都是很低聲的。有什麼熱鬧。他們都不去。有一天。王上厭煩了臂鷹的日子。四箇火槍手沒得公事。到了大路邊的一箇酒店。他們坐在那裏的時候。忽然看見一箇人。騎了馬。從拉羅諧爾來的。停下來。喫鍾酒。看見他們。那人道。

那位不是達特安麼。達特安擡頭一看。高興得很的喊。原來那人就是蒙城會着的。那人達特安拔出劍來。追出門口。這一趟。蒙城人不躲他了。跳下馬來。達特安道。我這趟同你面面相對。你可逃不了。那人答道。我從來不躲你。我正要找你。我奉了王上之命。來拏你。你先把劍交出來。你若是抗旨。你的性命不保。達特安把劍尖放低了。問道。你是誰。那人道。我是羅時伏。主教的家臣。我奉命帶你去見主教。阿托士說道。我們正要到拉羅諧爾去。你可以拿達特安誓語作保。他馬上就去見主教。羅時伏道。我奉的命。是看管着他。帶他去見主教。阿托士道。我們自己看管着他。我們的意思。是不讓他一箇人去。羅時伏回頭一看。看見頗圖斯同阿拉密兩箇人。站在這裏。羅時伏知道沒法。說道。只要達特安把劍交出來。我就請你們領他到主教那裏去。達特安交劍。說道。這是我自己的劍。我就聽你的分付。羅時伏道。很好。就這樣罷。我還要跑我的路。阿托士道。如果你是要去找尋威脫夫人。我告訴你。你永遠找不着他的了。羅時伏道。怎麼講。他怎麼樣了。阿托士道。你同我們一路回到拉羅諧爾。爾



就曉得了。羅時伏遲疑了一會。後來改了主意。同他們回去。那時主教原約王。上到了一箇地方。雖這裏還有一天路。他一路回去。還可以看管着達特安。於是同一路走。翌日下午三點鐘到了。主教在那裏等王。主教同王上相見的時候。是很親熱的。互相慶賀。說是法國的大仇人死了。從此法國可以太平了。過了一會。主教告辭了。知道把達特安拏了來。就要登時去審問他。回到寓所來。看見達特安在門前。還有三箇火槍手護衛着。此次主教身邊。也有許多護衛。他叫達特安跟他進去。阿托士說道。達特安。我們在這裏等。你說話說得很響。要給主教聽見。主教繃了眉頭。停了一會。要說話。又不肯說。一聲不響進去了。達特安跟了進去。門口有許多人把守。主教進了書房。分付羅時伏。叫達特安進房。羅時伏領了達特安進去。鞠了躬。先出來了。只剩了達特安同主教兩箇人。這是達特安第二次見主教。後來出來對人說。他自己以爲這總是末一次的了。主教站着。先說道。你可曉得。是我分付把你拏來的麼。達特安道。我曉得。主教道。你可曉得。我爲什麼拏你。達特安道。我不曉得。你拏

我或是爲着一件事。不過這件事。你還沒曉得。主教道。是麼。你這句話。怎樣講。達特安道。請主教先把我犯的什麼罪告訴我。我隨後再把我作的事告訴主教。主教道。你所犯的罪。就是名位比你高的人。犯了也是要殺的。達特安道。是什麼罪。主教道。你同法國的仇人通謀。你得了國家的祕密消息。你破了上司的祕計。達特安曉得。一定是密李狄告他的。故意問道。是誰告我這幾條罪狀的。我可猜得着幾分。大約是一箇犯了罪。刺了花的女人。告我的。這箇女人原有男人。活在法國。却在英國。又嫁了人。這箇女人把第二箇丈夫毒死。還僱了刺客殺我。拿毒藥謀害我。主教問道。這是怎樣講。你說的女人是誰。達特安答道。就是威脫夫人。主教是很尊敬他。很信任他的。大約他那些罪狀。主教是不會曉得的。主教道。如果威脫夫人。確是犯了這些罪。我是要辦他的。達特安道。他已經受了罪了。主教道。誰辦他的罪。達特安道。我們辦的。主教道。他現在關了監麼。達特安道。不是的。他已經死了。主教有點不相信。說道。他死了麼。你說他死了麼。達特安道。死了。他三次要害我的性命。我都不去報。

復。他。把。我。所。戀。愛。的。女。人。殺。了。我。們。因。爲。這。一。件。還。有。他。所。犯。別。的。罪。我。們。要。辦。他。故。此。我。同。我的。同。伴。把。他。捉。了。審。問。他。定。了。他的。罪。達。特。安。就。把。邦。氏。如。何。在。比。東。庵。中。毒。密。李。狄。如。何。躲。在。河。邊。那。間。小。房。子。他。們。如。何。把。他。擊。着。了。如。何。在。力。斯。河。邊。叫。劊。子。手。把。他。正。了。法。主。教。聽。了。密。李。狄。所。犯。的。各。種。罪。狀。同。他的。結。果。不。禁。打。箇。冷。戰。說。道。你。們。幾。箇。人。就。做。起。法。司。來。去。定。人。的。罪。你。可。曉。得。你。們。這。樣。無。法。無。天。的。去。殺。人。律。例。是。不。能。容。你。們。的。達。特。安。道。我。現。在。並。不。辯。護。我。們。所。作。的。事。主。教。要。辦。我。們。一。箇。什。麼。罪。我。們。是。甘。受。不。辭。的。性。命。不。算。了。不。得。的。值。錢。我。又。何。必。怕。死。主。教。顏。色。很。溫。和。的。說。道。是。的。我。曉。得。你。是。箇。最。有。膽。的。人。你。將。來。也。要。過。堂。受。審。再。定。你。一。箇。應。得。的。罪。名。達。特。安。道。我。不。妨。告。訴。主。教。我。原。有。赦。罪。的。文。書。在。身。上。但。是。我。還。是。請。主。教。照。律。辦。就。是。了。主。教。很。詫。異。的。問。道。你。身。上。有。什。麼。赦。書。達。特。安。道。是。的。我。身。上。有。簽。過。字。的。赦。書。主。教。露。出。很。藐。視。的。神。氣。說。道。誰。簽。字。的。王。上。簽。字。的。麼。達。特。安。道。不。是。的。是。主。教。簽。的。主。教。道。我。簽。的。字。你。瘋。了。達。特。安。道。

主教還許認得自己的筆跡。說完了。達特安從口袋裏拿出那張公文來。原是阿托士那天晚上在酒店同密李狄硬要來的。拿了出來。送給主教看。主教接在手中一看。認得是一六二八年八月二十三號。在拉羅諧爾大營自己簽的一張赦書。看了一回。在那裏尋思。拿了那張紙。不肯交回。達特安心裏想道。他定在那裏擬我的罪名了。不相干的。我給他看看。大丈夫是不怕死的。主教在那裏很想了一會。不停的使用手指捲那張紙。後來擡起頭。兩眼不停的看達特安。看見他那副聰明坦白的臉。還看出他受過憂愁着急的情形來。他想這箇人不過二十一歲。倒辦有好幾件大事。膽子又大。主意又多。遇險不怕。不論何人。能彀得這箇人幫忙。是極有用的。隨後又想想密李狄的兇惡性情。同所犯的各種大罪。現在死了。擺脫開這種可怕的同謀之人。也是件好事。於是慢慢的把那張紙撕碎了。達特安想道。他一定要辦我的罪了。主教一語不發。走到桌子邊坐下。填寫一張公文。那張公文原已寫了許多字的了。寫完。蓋了印。達特安想道。這一定是把我的罪名填寫好了。大約他不要我去

受審問監禁的了。叫我早日死。不去拖長日子。他的用意也還不錯。主教說道。我剛纔從你手裏拿了一張公文。我現在另外還你一張名字。隨後填罷。你自己可以填的。達特安把公文接過來一看。原來是補火槍營幫統的一張文憑。達特安跪在地上說道。主教從今以後。我是替你出死力的了。我自己不配補這箇缺。我有三箇朋友。他們倒可以補這箇缺。主教看見把這箇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降伏了。十分高興。說道。你真是箇有膽子的人。這張文憑。隨你怎樣用罷。名字却還沒填。你可不要忘了。我是專給你的。達特安道。我永遠不忘大人的恩典。主教回過頭來。大聲的喊羅時。伏羅時。伏進來。主教說道。羅時伏。我要你曉得。達特安是我的好朋友。你們兩箇人拉拉手。從前的仇恨。一切都忘了。主教兩隻眼看住他們。他們兩箇人沒法。只好在主教面前拉手。却是很有點勉強。拉完了手。兩箇人對主教鞠了躬。一同走出來。羅時伏道。我們還要會會。達特安道。什麼時候都可以。羅時伏道。不久就有機會。說到這裏。主教開了門。往外看。兩箇人對着笑。又拉拉手。同主教再鞠躬。就走開了。阿

托士見了達特安。說道：「我們很替你着急。」達特安道：「我出來了，不但是箇自由人，並且很蒙主教關照。」阿托士道：「你見主教的情形，告訴我們聽聽。」達特安道：「我今天晚上告訴你們。」到了晚上，達特安走到阿托士那裏，看見他喫完飯，在那裏喫西班牙好酒，就把同主教見面的情形說了一遍。從袋裏把授官的文憑拿出來，說道：「阿托士，這是給你的。」阿托士微笑，說道：「這張文憑，給了火槍手阿托士，自然是很體面的。」但是德拉費伯爵，却不便受。你自己拿去罷。你是捨了性命換來的。」達特安曉得，無論怎樣勸，阿托士總是不肯要的了。走去找頗圖斯，看見頗圖斯對着鏡子稱讚，自己穿了一身繡花的新號衣。頗圖斯道：「達特安原來是你麼？你看我這一身衣裳，好不好？」達特安道：「好看得很。」我現在來送你一套，還要好看。」頗圖斯道：「是什麼？」達特安道：「是一套火槍營幫統的號衣。」達特安把見主教的情形，告訴他。從口袋裏拿出文憑來，說道：「你只要填了你的名字，你就是我的司令官。」頗圖斯看了一看，還了達特安。達特安很詫異。頗圖斯道：「好是很好，不過我恐怕不能當得久。你可曉得我們到

比東辦事的那幾天。我的公爵夫人的丈夫死了。我要去娶他。他那裏還有一箇錢箱。箱裏頭的錢。我同公爵夫人一齊受用你進來的時候。我正在這裏試試我做新郎的衣裳。我的好朋友。你不如把文憑收起來。自己用罷。達特安沒法。走去找阿拉密。看見阿拉密跪在地下。額枕着一本祈禱書。在那裏祈禱。達特安把見主教的情形告訴了他。又拿出文憑來。說道。阿拉密。你受了罷。我們四箇人之中。你的謀略最好。聽了你的主意。是無不成功的。這張文憑。該是你的。阿拉密歎口氣道。我看見我們作的最後的一件事。我生了厭世之心。我不當軍人了。我這趨打定主意。永遠不改的了。等到軍務完了。我就要出家爲僧了。你把文憑收好罷。當軍人是同你性格最相宜。你將來一定是箇極有特色。極有膽子的司令官。達特安聽了這句恭維話。曉得阿拉密是誠心的。很高興。走回去。找阿托士。看見他還在燈下喫酒。達特安把文憑擺在桌上。說道。他們都不要這張文憑。阿托士道。這爲的是。別人都配不上你。阿托士。隨手執筆。在文憑上填了達特安的名字。然後還了他。達特安道。我曉得了。

我的老朋友都要離開我了。我什麼都丟了。只剩下些淒涼痛心的記念。說完了。兩手捧着頭。滴了好些眼淚。阿托士安慰他道。你年紀還輕。將來只有決心的記念。沒得淒涼的記念了。

第六十八回 結局

再說拉羅諧爾的叛民。看見英國的海軍不甚得力。巴金汗的救兵。又日久不來。前後死守了一年。只好降了。一六二八年十月二十八號。降款簽字。十二月二十三號。路易第十三凱旋。沿路百姓歡迎彷彿是勝了大敵一樣。其實不過是拿全國的兵力打勝了幾箇法國百姓罷了。達特安補了火槍營的幫統。頗圖斯不當軍人了。第二年果然娶了柯氏。打開陪嫁的錢箱數數。原來有八十萬箇利華。頗圖斯是歡喜極了。摩吉堂也鬧起來了。穿着很華麗的號衣。遇着頗圖斯。坐了鍍金的馬車出門。他站在主人背後。洋洋得意。他就算他一生的希望到了極點了。阿拉密到了羅連。有好幾時。幾箇舊朋友都沒接着他的信。後來聽見施華洛夫人說。阿拉密在南息。



地方一箇廟裏爲僧。巴星也得了一箇教裏的一箇小名目。阿托士仍在火槍營裏。當了達特安的部下。到了一六三一年。告假到土爾林地方。隨後出了軍籍。住在洛西倫。因他有些祖上的遺產在那裏。吉利模仍跟着他。達特安同羅時伏比劍。比了三次。羅時伏三次受傷。第三次比劍的時候。羅時伏受傷倒地。達特安扶他起來。說道。比到第四趟。恐怕我要打死你的了。羅時伏道。看起來。我們兩箇人。只好罷手了。你以爲我是你的仇敵。其實並沒這會事。我老實告訴你。我們最初會面的那一次。我只要同主教說一聲。早已把你關在巴士狄監牢的了。羅時伏這句話。原不見得是盡實的。達特安只好同他和解了。以後不再比劍。羅時伏派了巴蘭舒在親兵營。當了把總。那那素永遠不曉得他的老婆在那裏。也不去找尋。有一天。他還去見主教。教說了許多他如何有功的話。想主教幫他。箇忙。主教分付他說。自然要照管你的。第二天晚上七點鐘。那那素走到羅弗宮去。以後就不知所往了。有人曉得的說是他住在一箇堡裏。主教照管着他呢。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各種叢書

第一集

- 佳人奇遇 每本洋七角  
 經國美談前後編 每本洋五角  
 夢遊二十一世紀 每本洋二角  
 補譯華生包探案 每本洋二角  
 小仙源 每本洋一角五分  
 案中案 每本洋二角  
 環遊月球 每本洋三角  
 英國詩人吟邊燕語 每本洋三角五分  
 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 每本洋三角  
 黃金血 每本洋三角  
 第二集  
 金銀島 每本洋二角  
 回頭看 每本洋三角  
 足本迦茵小傳二册 每部洋一元  
 降妖記 每本洋二角五分

第三集

- 珊瑚美人 每本洋三角  
 賣國奴 每本洋四角  
 埃及金塔剖尸記三册 每部洋一元  
 懺情記二册 每部洋五角  
 奪嫡奇冤 每本洋五角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二册 每部洋九角  
 雙指印 每本洋二角五分  
 鬼山狼俠傳二册 每部洋一元  
 曇花夢 每本洋二角  
 指環黨 每本洋三角  
 巴黎繁華記二册 每部洋一元  
 斐洲煙水愁城錄二册 每部洋八角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二册 每部洋一元  
 桑伯勒包探案 每本洋二角  
 一束緣 每本洋二角五分  
 車中毒針 每本洋二角五分

#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各種叢書

## 第四集

- |            |         |
|------------|---------|
| 寒桃記二册      | 每部洋七角   |
| 玉雪留痕       | 每本洋四角五分 |
| 學部魯濱孫飄流記二册 | 每部洋七角   |
| 洪罕女郎傳二册    | 每部洋七角   |
| 白巾人二册      | 每部洋四角五分 |
| 學部澳洲歷險記    | 每本洋一角五分 |
| 秘密電光艇      | 每本洋三角五分 |
| 蠻荒誌異       | 每本洋六角   |
| 阱中花二册      | 每部洋五角   |
| 寒牡丹二册      | 每部洋五角   |
| 第五集        |         |
| 香囊記        | 每本洋二角   |
| 三字獄        | 每本洋二角   |
| 魯濱孫飄流續記二册  | 每部洋五角五分 |
| 紅柳娃        | 每本洋二角   |

## 第六集

- |         |         |
|---------|---------|
| 紅礁畫彙錄二册 | 每部洋八角   |
| 海外軒渠錄   | 每本洋三角五分 |
| 簾外人     | 每本洋三角五分 |
| 煉才爐     | 每本洋二角   |
| 七星寶石    | 每本洋二角   |
| 血蓑衣     | 每本洋二角五分 |
| 第六集     |         |
| 舊金山     | 每本洋二角五分 |
| 俠黑奴     | 每本洋一角   |
| 美人煙草    | 每本洋一角   |
| 天方夜譚四册  | 每部洋一元五角 |
| 鐵鎗手     | 每本洋二角   |
| 霧中人三册   | 每部洋一元   |
| 蠻陬奮跡記   | 每本洋二角   |
| 橡湖仙影三册  | 每部洋一元二角 |
| 波乃齒傳    | 每本洋一角五分 |
| 尸積記     | 每本洋二角五分 |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每部定價大洋壹圓伍角)



原著者

法國 大仲馬

譯述者

中國 君 朔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 橫浜橋西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京師 奉天 天津 開封 濟南 太原  
漢口 長沙 重慶 成都 廣州 福州  
商務印書館分館

